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48n2003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

宋　重顯頌古・克勤評唱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碧巖錄序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  - 6
  - 7
  - 8
  - 9
  - 10
  - 夾山無礙禪師降魔表
  - 11
  - 12
  - 13
  - 14
  - 15
  - 16
  - 17
  - 18
  - 19
  - 20
  - 21
  - 22
  - 23
  - 24
  - 25
  - 26
  - 27
  - 28
  - 29
  - 30

- 31
- 32
- 33
- 34
- 35
- 36
- 37
- 38
- 39
- 40
- 41
- 42
- 43
- 44
- 45
- 46
- 47
- 48
- 49
- 50
- 51
- 52
- 53
- 54
- 55
- 56
- 57
- 58
- 59
- 60
- 61
- 62
- 63
- 64
- 65
- 66
- 67
- 68

- 69
- 70
- 71
- 72
- 73
- 74
- 75
- 76
- 77
- 78
- 79
- 80
- 81
- 82
- 83
- 84
- 85
- 86
- 87
- 88
- 89
- 90
- 91
- 92
- 93
- 94
- 95
- 96
- 97
- 98
- 99
- 100
- 後序
- 重刊圜悟禪師碧巖集疏
- 比丘淨日序
- 比丘希陵序
- 海粟老人馮子振序
- 華園玉桃菴主萬寧玄彙序
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  - 6
  - 7
  - 8
  - 9
  - 10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2003

碧巖錄序

至聖命脈。列祖大機。換骨靈方。頤神妙術。其惟雪竇禪師。具超宗越格正眼。提掇正令。不露風規。秉烹佛煅祖鉗鎚。頌出衲僧向上巴鼻。銀山鐵壁。孰敢鑽研。蚊咬鐵牛。難為下口。不逢大匠。焉悉玄微。粵有佛果老人。住碧巖日。學者迷而請益。老人愍以垂慈。剔抉淵源。剖析底理。當陽直指。豈立見知。百則公案。從頭一串穿來。一隊老漢。次第總將按過。須知趙璧本無瑕纇。相如謾誑秦王。至道實乎無言。宗師垂慈救弊。儻如是見。方知徹底老婆。其或泥句沈言。未免滅佛種族。(普照)幸親師席。得聞未聞。道友集成簡編。鄙拙敘其本末。時建炎戊申。暮春晦日。參學嗣祖比丘(普照)謹序。

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。始知有佛。自達磨至六祖傳衣。始有言句。曰本來無一物為南宗。曰時時勤拂拭為北宗。於是有禪宗頌古行世。其徒有翻案法。呵佛罵祖。無所不為。間有深得吾詩家活法者。然所謂第一義。焉用言句。雪竇圜悟。老婆心切。大慧已一炬丙之矣。嵎中張煒明遠。燃死灰復板行。亦所謂老婆心切者歟。大德四年庚子。四月初八日癸丑。紫陽山方回萬里序。

碧巖集者。圜悟大師之所述也。其大弟子大慧禪師。乃焚棄其書。世間種種法皆忌執著。釋子所歸敬莫如佛。猶有時而罵之。蓋有我而無彼。由我而不由彼也。舍己徇物。必至於失己。夫心與道一。道與萬物一。充滿太虛。何適而非道。第常人觀之。能見其所見。而不見其所不見。求之於人。而人語之。如東坡日喻之說。往復推測。愈遠愈失。自吾夫子體道。猶欲無言。而況佛氏為出世間法。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。雖然亦有不可廢者。智者少而愚者多。已學者少未學者多。大藏經五千餘卷。盡為未來世設。苟可以忘言。釋迦老子便當閉口。何至如是叨叨。天下之理。固有不離尋常之中。而超出於尋常之表。雖若易知。而實未易知者。不求之於人。則終身不可得。古者名世之人。非千人之英。則萬人之傑也。太阿之劍。天下之利劍也。登山則戮虎豹。入水則剸蛟龍。人之知之。盡於是已。然古人有善用之者。乘城而戰。順風而揮之。三軍為之大敗。流血赭乎千里。是豈可以一己之所能。而盡疑之哉。自吾聞有是書。求之甚至。嵎中張氏。始更刻木。來謀於予。遂贊而成之。且為題其首。大德九年歲乙巳。三月吉日。玉岑休休居士。聊城周馳。書於錢唐觀橋寓舍。

或問。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。曰皆是也。齩齶來東單傳心印。不立文字固也。而血脈歸空諸論。果誰為之哉。古謂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者。真知言。已使人人於卷簾聞板竪指觸脚之際。了却大事。文字何有哉。拈花微笑以來。門竿倒却之後。才涉言句。非文字無以傳。是又不可廢者也。嘗謂祖教之書。謂之公案者。倡於唐而盛於宋。其來尚矣。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。其用有三。面壁功成。行脚事了。定槃之星難明。野狐之趣易墮。具眼為之勘辨。一呵一喝。要見實詣。如老吏據獄讞罪。底裏悉見。情欵不遺一也。其次則嶺南初來。西江未吸。亡羊之岐易泣。指海之針必南。悲心為之接引。一棒一痕要令證悟。如廷尉執法平反。出人於死二也。又其次則犯稼憂深。繫驢事重。學弈之志須專。染絲之色易悲。大善知識為之付囑。俾之心死蒲團。一動一參。如官府頒示條令。令人讀律知法。惡念才生。旋即寢滅三也。具方冊。作案底。陳機境。為格令。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書。初何以異。祖師所以立為公案。留示叢林者。意或取此。柰何末法以來。求妙心於瘡紙。付正法於口談。點盡鬼神。猶不離簿。傍人門戶。任喚作郎。劍去矣而舟猶刻。兔逸矣而株不移。滿肚葛藤。能問千轉。其於生死大事。初無干涉。鐘鳴漏盡。將焉用之。烏乎。羚羊掛角。未可以形迹求。而善學下慧者。豈步亦步。趨亦趨哉。知此則二老之心皆是矣。圜悟顧子念孫之心多。故重拈雪竇頌。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。故立毀碧巖集。釋氏說一大藏經。末後乃謂。不曾說一字。豈欺我哉圜悟之心。釋氏說經之心也。大慧之心。釋氏諱說之心也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。推之輓之。主於車行而已。爾來二百餘年。嵎中張明遠。復鏤梓。以壽其傳。豈祖教回春乎。抑世故有數乎。然是書之行。所關甚重。若見水即海。認指作月。不特大慧憂之。而圜悟又將為之去粘解縛矣。昔人寫照之詩曰。分明紙上張公子。盡力高聲喚不應。欲觀此書。先參此語。大德甲辰四月望。三教老人書。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

師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評唱雪竇顯和尚頌古語要

垂示云。隔山見煙。早知是火。隔牆見角。便知是牛。舉一明三。目機銖兩。是衲僧家尋常茶飯。至於截斷眾流。東湧西沒。逆順縱橫。與奪自在。正當恁麼時。且道。是什麼人行履處。看取雪竇葛藤。

【一】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(說這不唧[口*留]漢)如何是聖諦第一義(是甚繫驢橛)磨云。廓然無聖(將謂多少奇特。箭過新羅。可殺明白)帝曰。對朕者誰(滿面慚惶。強惺惺果然。摸索不着)磨云。不識(咄。再來不直半文錢)帝不契(可惜許。却較些子)達磨遂渡江至魏(這野狐精。不免一場懊懶。從西過東。從東過西)帝後舉問志公(貧兒思舊債。傍人有眼)志公

云。陛下還識此人否(和志公趕出國始得。好與三十棒。達磨來也)帝云。不識(却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)志公云。此是觀音大士。傳佛心印(胡亂指注。臂膊不向外曲)帝悔。遂遣使去請(果然把不住。向道不唧[口*留])志公云。莫道陛下發使去取(東家人死。西家人助哀。也好一時趕出國)闔國人去。他亦不回(志公也好與三十棒。不知脚跟下放大光明)。

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器。遂泛海得得而來。單傳心印。開示迷塗。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若恁麼見得。便有自由分。不隨一切語言轉。脫體現成。便能於後頭。與武帝對譚。并二祖安心處。自然見得。無計較情塵。一刀截斷。洒洒落落。何必更分是分非。辨得辨失。雖然恁麼。能有幾人。武帝曾披袈裟。自講放光般若經。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。辨道奉佛。誥詔天下。起寺度僧。依教修行。人謂之佛心天子。達磨初見武帝。帝問。朕起寺度僧。有何功德。磨云。無功德。早是惡水驀頭澆。若透得這箇無功德話。許爾親見達磨。且道。起寺度僧。為什麼都無功德。此意在什麼處。帝與婁約法師傅大士昭明太子。持論真俗二諦。據教中說。真諦以明非有。俗諦以明非無。真俗不二。即是聖諦第一義。此是教家極妙窮玄處。帝便拈此極則處。問達磨。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磨云。廓然無聖。天下衲僧跳不出。達磨與他一刀截斷。如今人多少錯會。却去弄精魂。瞠眼睛云。廓然無聖。且喜沒交涉。五祖先師嘗說。只這廓然無聖。若人透得。歸家穩坐。一等是打葛藤。不妨與他打破漆桶。達磨就中奇特。所以道。參得一句透。千句萬句一時透。自然坐得斷把得定。古人道。粉骨碎身未足酬。一句了然超百億。達磨劈頭與他一拶。多少漏逗了也。帝不省。却以人我見故。再問對朕者誰。達磨慈悲忒殺。又向道不識。直得武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。是何言說。到這裏有事無事。拈來即不堪。端和尚有頌云。一箭尋常落一鵰。更加一箭已相饒。直歸少室峯前坐。梁主休言更去招。復云。誰欲招。帝不契。遂潛出國。這老漢只得懨懨。渡江至魏。時魏孝明帝當位。乃此北人種族姓拓跋氏。後來方名中國。達磨至彼。亦不出見。直過少林。面壁九年。接得二祖。彼方號為壁觀婆羅門。梁武帝後問志公。公云。陛下還識此人否。帝曰。不識。且道與達磨道底。是同是別。似則也似。是則不是。人多錯會道。前來達磨是答他禪。後來武帝是對他志公。乃相識之識。且得沒交涉。當時志公恁麼問。且道作麼生祇對。何不一棒打殺。免見搽胡。武帝却供他欵道不識。志公見機而作。便云。此是觀音大士。傳佛心印。帝悔遂遣使去取。好不唧[口*留]。當時等他道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。亦好擯他出國。猶較些子。人傳。志公天鑒十三年化去。達磨普通元年方來。自隔七年。何故却道同時相見。此必是謬傳。據傳中所載。如今不論這事。只

要知他大綱。且道達磨是觀音。志公是觀音。阿那箇是端的底觀音。既是觀音。為什麼却有兩箇。何止兩箇。成群作隊。時後魏光統律師。菩提流支三藏。與師論議。師斥相指心。而褊局之量。自不堪任。競起害心。數加毒藥。至第六度。化緣已畢。傳法得人。遂不復救。端居而逝。葬於熊耳山定林寺。後魏宋雲奉使。於葱嶺遇師手携隻履而往。武帝追憶。自撰碑文云。嗟夫。見之不見。逢之不逢。遇之不遇。今之古之。怨之恨之。復讚云。心有也。曠劫而滯凡夫。心無也。剎那而登妙覺。且道。達磨即今在什麼處。蹉過也不知。

聖諦廓然(箭過新羅。咦)何當辨的(過也。有什麼難辨)對朕者誰(再來不直半文錢。又恁麼去也)還云不識(三个四个中也。咄)因茲暗渡江(穿人鼻孔不得。却被別人穿。蒼天蒼天。好不大丈夫)豈免生荊棘(脚跟下已深數丈)闔國人追不再來(兩重公案。用追作麼。在什麼處。大丈夫志氣何在)千古萬古空相憶(換手槌胸。望空啟告)休相憶(道什麼。向鬼窟裏作活計)清風匝地有何極(果然。大小雪竇向草裏輥)師顧視左右云。這裏還有祖師麼(爾待番欵那。猶作這去就)。自云有(塌薩阿勞)喚來與老僧洗脚(更與三十棒趕出。也未為分外。作這去就。猶較些子)。

且據雪竇頌此公案。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。向虛空中盤礴。自然不犯鋒鋩。若是無這般手段。纔拈著便見傷鋒犯手。若是具眼者。看他一拈一掇。一褒一貶。只用四句。揩定一則公案。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。拈古大綱據欵結案而已。雪竇與他一拶。劈頭便道。聖諦廓然。何當辨的。雪竇於他初句下。著這一句。不妨奇特。且道。畢竟作麼生辨的。直饒鐵眼銅睛。也摸索不著。到這裏。以情識卜度得麼。所以雲門道。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這箇些子。不落心機意識情想。等爾開口。堪作什麼。計較生時。鷂子過新羅。雪竇道。爾天下衲僧。何當辨的。對朕者誰。著箇還云不識。此是雪竇忒殺老婆。重重為人處。且道。廓然與不識。是一般兩般。若是了底人分上。不言而諭。若是未了底人。決定打作兩橛。諸方尋常皆道。雪竇重拈一遍。殊不知。四句頌盡公案了。後為慈悲之故。頌出事跡。因茲暗渡江。豈免生荊棘。達磨本來茲土。與人解粘去縛。抽釘拔楔。剗除荊棘。因何却道生荊棘。非止當時。諸人即今脚跟下。已深數丈。闔國人追不再來。千古萬古空相憶。可殺不丈夫。且道。達磨在什麼處。若見達磨。便見雪竇末後為人處。雪竇恐怕人逐情見。所以撥轉關捩子。出自己見解云。休相憶。清風匝地有何極。既休相憶。爾脚跟下事。又作麼生。雪竇道。即今箇裏匝地清風。天上天下有何所極。雪竇拈千古萬古之事。拋向面前。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。爾諸人分上亦有何極。他又怕人執在這裏。再著方便高聲云。這裏還有祖師麼。自云有。雪竇到這裏。不妨為

人。赤心片片。又自云。喚來與老僧洗脚。太殺減人威光。當時也好。與本分手脚。且道。雪竇意在什麼處。到這裏。喚作驢則是。喚作馬則是。喚作祖師則是。如何名邈。往往喚作雪竇使祖師去也。且喜沒交涉。且道。畢竟作麼生。只許老胡知。不許老胡會。垂示云。乾坤窄。日月星辰一時黑。直饒棒如雨點。喝似雷奔。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。設使三世諸佛。只可自知。歷代祖師全提不起。一大藏教詮注不及。明眼衲僧自救不了。到這裏。作麼生請益。道箇佛字。拖泥帶水。道箇禪字。滿面慚惶。久參上士不待言之。後學初機直須究取。

【二】舉趙州示眾云(這老漢作什麼。莫打這葛藤)至道無難(非難非易)唯嫌揀擇(眼前是什麼。三祖猶在)纔有語言。是揀擇是明白(兩頭三面。少賣弄。魚行水濁。鳥飛落毛)老僧不在明白裏(賊身已露。這老漢向什麼處去)是汝還護惜也無(敗也。也有一箇半箇)時有僧問。既不在明白裏。護惜箇什麼(也好與一拶。舌拄上齶)州云。我亦不知(拶殺這老漢。倒退三千)僧云。和尚既不知。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(看走向什麼處去。逐教上樹去)州云。問事即得。禮拜了退(賴有這一着。這老賊)。

趙州和尚。尋常舉此話頭。只是唯嫌揀擇。此是三祖信心銘云。至道無難。唯嫌揀擇。但莫憎愛。洞然明白。纔有是非。是揀擇。是明白。纔恁麼會。蹉過了也。鉸釘膠粘。堪作何用。州云。是揀擇。是明白。如今參禪問道。不在揀擇中。便坐在明白裏。老僧不在明白裏。汝等還護惜也無。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。且道。趙州在什麼處。為什麼却教人護惜。五祖先師當說道。垂手來似過爾。爾作麼生會。且道。作麼生是垂手處。識取鉤頭意。莫認定盤星。這僧出來。也不妨奇特。捉趙州空處。便去拶他。既不在明白裏。護惜箇什麼。趙州更不行棒行喝。只道。我亦不知。若不是這老漢。被他拶著。往往忘前失後。賴是這老漢。有轉身自在處。所以如此答他。如今禪和子。問著也道。我亦不知不會。爭奈同途不同轍。這僧有奇特處。方始會問。和尚既不知。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。更好一拶。若是別人。往往分疏不下。趙州是作家。只向他道。問事即得。禮拜了退。這僧依舊無奈這老漢何。只得飲氣吞聲。此是大手宗師。不與爾論玄論妙。論機論境。一向以本分事接人。所以道。相罵饒爾接嘴。相唾饒爾潑水。殊不知。這老漢。平生不以棒喝接人。只以平常言語。只是天下人不奈何。蓋為他平生無許多計較。所以橫拈倒用。逆行順行。得大自在。如今人不理會得。只管道。趙州不答話。不為人說。殊不知。當面蹉過。

至道無難(三重公案。滿口含霜。道什麼)言端語端(魚行水濁。七花八裂。搽胡也)一有多種(分開好。只一般。有什麼了期)二無兩般(何堪。四五六七。打葛藤作什麼)天際日上月下(覿面相呈。頭上漫漫。脚下漫漫。切忌昂

頭低頭)檻前山深水寒(一死更不再活。還覺寒毛卓豎麼)髑髏識盡喜何立(棺木裏瞠眼。盧行者是它同參)枯木龍吟銷未乾(咄。枯木再生花。達磨遊東土)難難(邪法難扶。倒一說。這裏是什麼所在。說難說易)揀擇明白君自看(瞎。將謂由別人。賴值自看。不干山僧事)。

雪竇知他落處。所以如此頌。至道無難。便隨後道。言端語端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。雪竇道。一有多種。二無兩般。似三隅反一。爾且道。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。為什麼一却有多種。二却無兩般。若不具眼。向什麼處摸索。若透得這兩句。所以古人道。打成一片。依舊見。山是山。水是水。長是長。短是短。天是天。地是地。有時喚天作地。有時喚地作天。有時喚山不是山。喚水不是水。畢竟怎生得平穩去。風來樹動。浪起船高。春生夏長。秋收冬藏。一種平懷。泯然自盡。則此四句頌頓絕了也。雪竇有餘才。所以分開結裹算來也。只是頭上安頭道。至道無難。言端語端。一有多種。二無兩般。雖無許多事。天際日上時月便下。檻前山深時水便寒。到這裏。言也端。語也端。頭頭是道。物物全真。豈不是心境俱忘。打成一片處。雪竇頭上太孤峻生。末後也漏逗不少。若參得透見得徹。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。若是情解未忘。便見七花八裂。決定不能會如此說話。髑髏識盡喜何立。枯木龍吟銷未乾。只這便是交加處。這僧恁麼問。趙州恁麼答。州云。至道無難。唯嫌揀擇。纔有語言。是揀擇是明白。老僧不在明白裏。是汝還護惜也無。時有僧便問。既不在明白裏。又護惜箇什麼。州云。我亦不知。僧云。和尚既不知。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。州云。問事即得。禮拜了退。此是古人問道底公案。雪竇拽來一串穿却。用頌至道無難。唯嫌揀擇。如今人不會古人意。只管咬言嚼句。有甚了期。若是通方作者。始能辨得這般說話。不見僧問香嚴。如何是道。嚴云。枯木裏龍吟。僧云。如何是道中人。嚴云。髑髏裏眼睛。僧後問石霜。如何是枯木裏龍吟。霜云。猶帶喜在。如何是髑髏裏眼睛。霜云。猶帶識在。僧又問曹山。如何是枯木裏龍吟。山云。血脈不斷。如何是髑髏裏眼睛。山云乾不盡。什麼人得聞。山云。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。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。山云。不知是何章句。聞者皆喪。復有頌云。枯木龍吟真見道。髑髏無識眼初明。喜識盡時消息盡。當人那辨濁中清。雪竇可謂大有手脚。一時與爾交加頌出。然雖如是。都無兩般。雪竇末後有為人處。更道難難。只這難難。也須透過始得。何故。百丈道一切語言。山河大地。一一轉歸自己。雪竇凡是一拈一掇。到末後須歸自己。且道。什麼處是雪竇為人處。揀擇明白君自看。既是打葛藤頌了。因何却道。君自看。好彩教爾自看。且道。意落在什麼處。莫道諸人理會不得。設使山僧到這裏。也只是理會不得。

垂示云。一機一境。一言一句。且圖有箇入處。好肉上剜瘡。成窠成窟。大用現前不存軌則。且圖知有向上事。蓋天蓋地又摸索不著。恁麼也得。不恁麼也得。太廉纖生。恁麼也不得。不恁麼也不得。太孤危生。不涉二塗。如何即是。請試舉看。

【三】舉馬大師不安(這漢漏逗不少。帶累別人去也)院主問。和尚近日。尊候如何(四百四病一時發。三日後不送亡僧。是好手。仁義道中)大師云。日面佛月面佛(可殺新鮮。養子之緣)。

馬大師不安。院主問。和尚近日尊候如何。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。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。如何得此道光輝。此箇公案。若知落處便獨步丹霄。若不知落處。往往枯木巖前差路去在。若是本分人到這裏。須是有驅耕夫之牛。奪飢人之食底手脚。方見馬大師為人處。如今多有人道。馬大師接院主。且喜沒交涉。如今眾中多錯會瞠眼云。在這裏。左眼是日面。右眼是月面。有什麼交涉。驢年未夢見在。只管蹉過古人事。只如馬大師如此道。意在什麼處。有底云。點平胃散一盞來。有什麼巴鼻。到這裏。作麼生得平穩去。所以道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。學者勞形如猿捉影。只這日面佛月面佛。極是難見。雪竇到此。亦是難頌。却為他見得透。用盡平生工夫。指注他。諸人要見雪竇麼。看取下文。

日面佛月面佛(開口見膽。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影像)五帝三皇是何物(太高生。莫謾他好。可貴可賤)二十年來曾苦辛(自是爾落草。不干山僧事。啞子喫苦瓜)為君幾下蒼龍窟(何消恁麼。莫錯用心好。也莫道無奇特)屈(愁殺人。愁人莫向愁人說)堪述(向阿誰說。說與愁人愁殺人)明眼衲僧莫輕忽(更須子細。咄。倒退三千)。

神宗在位時。自謂此頌諷國。所以不肯入藏。雪竇先拈云。日面佛月面佛。一拈了。却云。五帝三皇是何物。且道。他意作麼生。適來已說了也。直下注他。所以道。垂鉤四海。只釣獰龍。只此一句已了。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以用心參尋。二十年來曾苦辛。為君幾下蒼龍窟。似箇什麼。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。後來打破漆桶。將謂多少奇特。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。且道雪竇語。落在什麼處。須是自家退步看。方始見得他落處。豈不見。興陽剖侍者。答遠錄公問。娑竭出海乾坤震。覿面相呈事若何。剖云。金翅鳥王當宇宙。箇中誰是出頭人。遠云。忽遇出頭。又作麼生。剖云。似鶻捉鳩。君不信。髑髏前驗始知真。遠云。恁麼則屈節當胸退身三步。剖云。須彌座下烏龜子。莫待重遭點額回。所以三皇五帝亦是何物。人多不見雪竇意。只管道諷國。若恁麼會。只是情見。此乃禪月題公子行云。錦衣鮮華手擎鶻。閑行氣貌多輕忽。稼穡艱難總不知。五帝三皇是何物。雪竇道。屈堪述。明眼衲僧莫輕

忽。多少人向蒼龍窟裏。作活計。直饒是頂門具眼。肘後有符。明眼衲僧。照破四天下。到這裏。也莫輕忽。須是子細始得。
垂示云。青天白日。不可更指東劃西。時節因緣。亦須應病與藥。且道。放行好。把定好。試舉看。

【四】舉德山到溈山(擔板漢。野狐精)挾複子於法堂上(不妨令人疑着。納敗缺)從東過西。從西過東(可殺有禪作什麼)顧視云無無。便出(好與三十棒。可殺氣衝天。真師子兒。善師子吼)雪竇著語云。勘破了也(錯。果然。點)德山至門首却云。也不得草草(放去收來。頭上太高生。末後太低生。知過必改。能有幾人)便具威儀。再入相見(依前作這去就。已是第二重敗缺。嶮)溈山坐次(冷眼看這老漢。捋虎鬚。也須是這般人始得)德山提起坐具云。和尚(改頭換面。無風起浪)溈山擬取拂子(須是那漢始得。運籌帷幄之中。不妨坐斷天下人舌頭)德山便喝。拂袖而出(野狐精見解。這一喝。也有權。也有實。也有照。也有用。一等是拏雲攫霧者。就中奇特)雪竇著語云。勘破了也(錯。果然。點)德山背却法堂。著草鞋便行(風光可愛。公案未圓。贏得項上笠。失却脚下鞋。已是喪身失命了也)溈山至晚問首座。適來新到在什麼處(東邊落節。西邊拔本。眼觀東南。意在西北)首座云。當時背却法堂。著草鞋出去也(靈龜曳尾。好與三十棒。這般漢腦後合喫多少)溈山云。此子已後。向孤峯頂上。盤結草庵。呵佛罵祖去在(賊過後張弓。天下衲僧跳不出)雪竇著語云。雪上加霜(錯。果然。點)。

夾山下三箇點字。諸人還會麼。有時將一莖草。作丈六金身用。有時將丈六金身。作一莖草用。德山本是講僧。在西蜀講金剛經。因教中道。金剛喻定。後得智中。千劫學佛威儀。萬劫學佛細行。然後成佛。他南方魔子。便說即心是佛。遂發憤。擔疏鈔行脚。直往南方。破這魔子輩。看他恁麼發憤。也是箇猛利底漢。初到澧州。路上見一婆子賣油糍。遂放下疏鈔。且買點心喫。婆云。所載者是什麼。德山云。金剛經疏鈔。婆云。我有一問。爾若答得。布施油糍作點心。若答不得。別處買去。德山云。但問。婆云。金剛經云。過去心不可得。現在心不可得。未來心不可得。上座欲點那箇心。山無語。婆遂指令去參龍潭。纔跨門便問。久嚮龍潭。及乎到來。潭又不見。龍又不現。龍潭和尚。於屏風後。引身云。子親到龍潭。師乃設禮而退。至夜間入室。侍立更深潭云。何不下去。山遂珍重。揭簾而出。見外面黑却回云。門外黑。潭遂點紙燭度與山。山方接潭便吹滅。山豁然大悟。便禮拜。潭云。子見箇什麼便禮拜。山云。某甲自今後。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頭。至來日。潭上堂云。可中有箇漢。牙如劍樹。口似血盆。一棒打不回頭。他時異日。向孤峯頂上。立吾道去在。山遂取疏鈔。於法堂前。將火炬舉起云。窮諸玄辯。若一毫置於太虛。竭世樞機。似一滴投於巨

壑。遂燒之。後聞溈山盛化。直造溈山。便作家相見。包亦不解。直上法堂。從東過西。從西過東。顧視云無無。便出。且道。意作麼生。莫是顛麼。人多錯會。用作建立。直是無交涉。看他恁麼。不妨奇特。所以道。出群須是英靈漢。敵勝還他師子兒。選佛若無如是眼。假饒千載又奚為。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。方始見得。何故。佛法無許多事。那裏著得情見來。是他心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。所以玄沙道。直似秋潭月影。靜夜鐘聲。隨扣擊以無虧。觸波瀾而不散。猶是生死岸頭事。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。亦無奇特玄妙。既無奇特玄妙。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。從西過東。且道。意作麼生。溈山老漢。也不管他。若不是溈山。也被他折挫一上。看他溈山老作家相見。只管坐觀成敗。若不深辯來風。爭能如此。雪竇著語云。勘破了也。一似鐵橛相似。眾中謂之著語。雖然在兩邊却不住在兩邊。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。什麼處是勘破處。且道勘破德山。勘破溈山。德山遂出到門首。却要拔本。自云。也不得草草。要與溈山掀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。再具威儀却回相見。溈山坐次。德山提起坐具云。和尚溈山擬取拂子。德山便喝。拂袖而出。可殺奇特。眾中多道。溈山怕他有甚交涉。溈山亦不忙。所以道。智過於禽獲得禽。智過於獸獲得獸。智過於人獲得人。參得這般禪。盡大地森羅萬象。天堂地獄。草芥人畜。一時作一喝來。他亦不管掀倒禪床。喝散大眾。他亦不顧。如天之高。似地之厚。溈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。底手脚。時驗他也大難。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。到這裏也分疎不下。溈山是運籌帷幄。決勝千里。德山背却法堂。著草鞋便出去。且道他意作麼生。爾道德山是勝是負。溈山恁麼是勝是負。雪竇著語云。勘破了也。是他下工夫。見透古人聱訛極則處。方能恁麼。不妨奇特。訥堂云。雪竇著兩箇勘破。作三段判。方顯此公案。似傍人斷二人相似。後來這老漢。緩緩地至晚方問首座。適來新到在什麼處。首座云。當時背却法堂。著草鞋出去也。溈山云。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。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。且道他意旨如何。溈山老漢不是好心。德山後來呵佛罵祖。打風打雨。依舊不出他窠窟。被這老漢見透平生伎倆。到這裏喚作溈山與他受記得麼。喚作澤廣藏山。理能伏豹得麼。若恁麼且喜沒交涉。雪竇知此公案落處。敢與他斷更道。雪上加霜又重拈起來教人見。若見得去。許爾與溈山德山雪竇同參。若也不見。切忌妄生情解。

一勘破(言猶在耳。過)　二勘破(兩重公案)　雪上加霜曾嶮墮(三段不同。在什麼處)
飛騎將軍入虜庭(嶮。敗軍之將。無勞再斬。喪身失命)

再得完全能幾箇(死中得活)　急走過(傍若無人。三十六策。盡爾神通。堪作何用)
不放過(理能伏豹。穿却鼻孔)　孤峯頂上草裏坐(果然。穿過鼻孔。也未為奇特。為什麼却在草裏坐)
咄(會麼。兩刃相傷。兩兩三三舊路行。唱拍相隨。便打)

雪竇頌一百則公案。一則則焚香拈出。所以大行於世。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。盤礴得熟。方可下筆。何故。如此。龍蛇易辨。衲子難瞞。雪竇參透這公案。於節角聲訛處。著三句語。撮來頌出。雪上加霜。幾乎嶮墮。只如德山似什麼。一似李廣天性善射。天子封為飛騎將軍。深入虜庭。被單于生獲。廣時傷病。置廣兩馬間。絡而盛臥。廣遂詐死。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。廣騰身上馬推墮胡兒。奪其弓矢。鞭馬南馳。彎弓射退追騎。以故得脫。這漢有這般手段。死中得活。雪竇引在頌中。用比德山再入相見。依舊被他跳得出去。看他古人。見到。說到。行到。用到。不妨英靈。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。方可立地成佛。有立地成佛底人。自然殺人不眨眼。方有自由自在分。如今人有底。問著頭上一似衲僧氣概。輕輕拶著。便腰做段。股做截。七支八離。渾無些子相續處。所以古人道。相續也大難。看他德山溈山如此。豈是滅滅挈挈底見解。再得完全能幾箇。急走過。德山喝便出去。一似李廣被捉後設計。一箭射殺一箇番將。得出虜庭相似。雪竇頌到此。大有工夫。德山背却法堂。著草鞋出去。道得便宜。殊不知。這老漢。依舊不放他出頭在。雪竇道。不放過。溈山至晚間問首座。適來新到在什麼處。首座云。當時背却法堂。著草鞋出去也。溈山云。此子他日。向孤峯頂上。盤結草庵。呵佛罵祖去在。幾曾是放過來。不妨奇特。到這裏。雪竇為什麼道。孤峯頂上草裏坐。又下一喝。且道落在什麼處。更參三十年。
垂示云。大凡扶竪宗教。須是英靈底漢。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。方可立地成佛。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。理事不二。權實並行。放過一著。建立第二義門。直下截斷葛藤。後學初機難為湊泊。昨日恁麼。事不獲已。今日又恁麼。罪過彌天。若是明眼漢。一點謾他不得。其或未然。虎口裏橫身。不免喪身失命。試舉看。
【五】舉雪峯示眾云(一盲引眾盲。不為分外)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(是什麼手段。山僧從來不弄鬼眼睛)拋向面前(只恐拋不下有什麼伎倆)漆桶不會(倚勢欺人。自領出去。莫謾大眾好)打鼓普請看(瞎。打鼓為三軍)。長慶問雲門。雪峯與麼道。還有出頭不得處麼。門云。有。慶云。作麼生。門云。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。雪峯云。匹上不足。匹下有餘。我更與爾打葛藤。拈拄杖云。還見雪峯麼。咄。王令稍嚴。不

許攙奪行市。大溈喆云。我更為諸人。土上加泥。拈拄杖云。看看。雪峯向諸人面前放屙。咄。為什麼屎臭也不知。雪峯示眾云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。古人接物利生。有奇特處。只是不妨辛勤。三上投子。九到洞山。置漆桶木杓。到處作飯頭。也只為透脫此事。及至洞山作飯頭。一日洞山問雪峯。作什麼。峯云。淘米。山云。淘沙去米。淘米去沙。峯云。沙米一齊去。山云。大眾喫箇什麼。峯便覆盆。山云。子緣在德山。指令見之。纔到便問。從上宗乘中事。學人還有分也無。德山打一棒云。道什麼。因此有省。後在鼇山阻雪。謂嵓頭云。我當時在德山棒下。如桶底脫相似。嵓頭喝云。爾不見道。從門入者。不是家珍。須是自己胸中流出。蓋天蓋地。方有少分相應。雪峯忽然大悟。禮拜云。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。如今人只管道。古人特地做作。教後人依規矩。若恁麼。正是謗他古人。謂之出佛身血。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。豈以一言半句。以當平生。若扶竪宗教。續佛壽命。所以吐一言半句。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。無爾著意路作情解。涉道理處。看他此箇示眾。蓋為他曾見作家來。所以有作家鉗鎚。凡出一言半句。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窟裏作活計。直是超群拔萃。坐斷古今。不容擬議。他家用處。盡是如此。一日示眾云。南山有一條鰲鼻蛇。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取。時稜道者出眾云。恁麼則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去在。又云。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。汝等諸人。向什麼處屙。又云。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。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。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。時保福問鵝湖。僧堂前即且置。如何是望州亭。烏石嶺相見處。鵝湖驟步歸方丈。他常舉這般語。示眾。只如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。這箇時節。且道以情識卜度得麼。須是打破羅籠。得失是非一時放下。洒洒落落。自然透得他圈縶。方見他用處。且道。雪峯意在什麼處。人多作情解道。心是萬法之主。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。且喜沒交涉。到這裏。須是箇真實漢。聊聞舉著。徹骨徹髓見得透。且不落情思意想。若是箇本色行脚衲子。見他恁麼。已是郎當為人了也。看他雪竇頌云。

牛頭沒(閃電相似。蹉過了也)馬頭回(如擊石火)　曹溪鏡裏絕塵埃(打破鏡來。與爾相見。須是打破始得)
打鼓看來君不見(刺破爾眼睛。莫輕易好。漆桶有什麼難見處)
百花春至為誰開(法不相饒。一場狼籍。葛藤窟裏出頭來)

雪竇自然見他古人。只消去他命脈上一箚。與他頌出。牛頭沒馬頭回。且道說箇什麼。見得透底。如早朝喫粥。齋時喫飯相似。只是尋常。雪竇慈悲。當頭一鎚擊碎。一句截斷。只是不妨孤峻。如擊

石火似閃電光。不露鋒鋩無爾湊泊處。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。此兩句一時道盡了也。雪竇第三句。却通一線道。略露些風規。早是落草。第四句。直下更是落草。若向言上生言。句上生句。意上生意。作解作會。不唯帶累老僧。亦乃辜負雪竇。古人句雖如此。意不如此。終不作道理繫縛人。曹溪鏡裏絕塵埃。多少人道。靜心便是鏡。且喜沒交涉。只管作計較道理。有什麼了期。這箇是本分說話。山僧不敢不依本分。牛頭沒馬頭回。雪竇分明說了也。自是人不見。所以雪竇如此郎當頌道。打鼓看來君不見。癡人還見麼。更向爾道。百花春至為誰開。可謂豁開戶牖。與爾一時八字打開了也。及乎春來。幽谷野澗。乃至無人處。百花競發。爾且道更為誰開。

【六】舉雲門垂語云。十五日已前不問汝(半河南。半河北。這裏不收舊曆日)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(不免從朝至暮。切忌道著。來日是十六。日月如流)自代云。日日是好日(收。鰕跳不出斗。誰家無明月清風。還知麼。海神知貴不知價)。

雲門初參睦州。州旋機電轉。直是難湊泊。尋常接人。纔跨門便搦住云。道道。擬議不來。便推出云。秦時[車*度]轢鑽。雲門凡去見。至第三回。纔敲門。州云。誰。門云。文偃。纔開門便跳入。州搦住云。道道。門擬議。便被推出門一足在門閫內。被州急合門。拶折雲門脚。門忍痛作聲。忽然大悟。後來語脈接人。一摸脫出睦州。後於陳操尚書宅。住三年。睦州指往雪峯處去。至彼出眾便問。如何是佛。峯云。莫寐語。雲門便禮拜。一住三年。雪峯一日問。子見處如何。門云。某甲見處。與從上諸聖。不移易一絲毫許。靈樹二十年。不請首座。常云。我首座生也。又云。我首座牧牛也。復云。我首座行脚也。忽一日令撞鐘。三門前接首座。眾皆訝之雲門果至。便請入首座寮。解包。靈樹人號曰知聖禪師。過去未來事皆預知。一日廣主劉王。將興兵。躬入院。請師決臧否。靈樹已先知。怡然坐化。廣主怒曰。和尚何時得疾。侍者對曰。師不曾有疾。適封一合子。令俟王來呈之。廣主開合得一帖子云。人天眼目。堂中首座。廣主悟旨。遂寢兵。請雲門出世。住靈樹。後來方住雲門。師開堂說法。有鞠常侍致問。靈樹果子熟也未。門云。什麼年中。得信道生。復引劉王昔為賣香客等因緣。劉王後諡靈樹。為知聖禪師。靈樹生生不失通。雲門凡三生為王。所以失通。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。共數人尊宿。皆受內人問訊說法。唯師一人不言。亦無人親近。有一直殿使。書一偈。貼在碧玉殿上云。大智修行。始是禪。禪門宜默不宜喧。萬般巧說爭如實。輸却雲門總不言。雲門尋常愛說三字禪。顧鑒咦。又說一字禪。僧問殺父殺母。佛前懺悔。殺佛殺祖。向什麼處懺悔。門云。露。又問。如何

是正法眼藏。門云。普。直是不容擬議。到平鋪處。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。如鐵橛子相似。後出四哲。乃洞山初。智門寬。德山密。香林遠皆為大宗師。香林十八年為侍者。凡接他。只叫遠侍者。遠云。喏。門云。是什麼。如此十八年。一日方悟。門云。我今後更不叫汝。雲門尋常接人。多用睦州手段。只是難為湊泊。有抽釘拔楔底鉗鎚。雪竇道。我愛韶陽新定機。一生與人抽釘拔楔。垂箇問頭示眾云。十五日已前不問汝。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。坐斷千差不通凡聖。自代云。日日是好日。十五日已前。這語已坐斷千差。十五日已後。這語也坐斷千差。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。後人只管隨語生解。有什麼交涉他雲門立箇宗風。須是有箇為人處。垂語了。却自代云。日日是好日。此語通貫古今。從前至後。一時坐斷。山僧如此說話。也是隨語生解。他殺不如自殺。纔作道理。墮坑落塹。雲門一句中。三句俱備。蓋是他家宗旨如此。垂一句語。須要歸宗。若不如此。只是杜撰。此事無許多論說。而未透者。却要如此。若透得。便見古人意旨。看取雪竇打葛藤。

去却一(七穿八穴。向什麼處去。放過一着)　拈得七(拈不出。却不放過)
上下四維無等匹(何似生。上是天下是地。東南西北與四維。有什麼等匹。爭奈拄杖在我手裏)
徐行踏斷流水聲(莫問脚跟下。難為體究。打入葛藤窟裏。去了也)
縱觀寫出飛禽跡(眼裏亦無此消息野狐精見解。依前只在舊窠窟裏)　草茸茸(腦後拔箭。是什麼消息。墮在平實處)
煙冪冪(未出這窠窟。足下雲生)　空生巖畔花狼籍(在什麼處。不唧[口*留]漢。勘破了也)
彈指堪悲舜若多(四方八面盡法界。向舜若多鼻孔裏道將一句來。在什麼處)
莫動著(前言何在。動著時如何)
動著三十棒(自領出去。便打)

雪竇頌古。偏能如此。當頭以金剛王寶劍。揮一下了。然後略露些風規。雖然如此。畢竟無有二解。去却一拈得七。人多作算數會道。去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。雪竇驀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。却露出教人見。去却一拈得七。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計。何故胡餅有什麼汁。人多落在意識中。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。會取始得。大用現前。自然見得也。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。於摩竭提國。三七日中。思惟如是事。諸法寂滅相。不可以言宣。我寧不說法。疾入於涅槃。到這裏覓箇開口處不得。以方便力故。為五比丘說已。至三百六十會。說一代時教。只是方便。所以脫珍御服。著弊垢衣。不得已。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之處。誘引諸子。若教他向上全提。盡大

地無一箇半箇。且道。作麼生是第一句。到這裏。雪竇露些意教人見。爾但上不見有諸佛。下不見有眾生。外不見有山河大地。內不見有見聞覺知。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。長短好惡。打成一片。一一拈來更無異見。然後應用不失其宜。方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。上下四維無等匹。若於此句透得。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。森羅萬象。草芥人畜。著著全彰自己家風。所以道。萬象之中獨露身。惟人自肯乃方親。昔年謬向途中覓。今日看來火裏氷。天上天下惟我獨尊。人多逐末不求其本。先得本正。自然風行草偃。水到渠成。徐行踏斷流水聲。徐徐行動時。浩浩流水聲。也應踏斷。縱觀寫出飛禽跡。縱目一觀。直饒是飛禽跡亦如寫出相似。到這裏。鑊湯爐炭吹教滅。劍樹刀山喝便摧。不為難事。雪竇到此。慈悲之故。恐人坐在無事界中。復道。草茸茸煙冪冪。所以蓋覆却直得草茸茸。煙冪冪。且道是什麼人境界。喚作日日是好日得麼。且喜沒交涉。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是。縱觀寫出飛禽跡也不是。草茸茸也不是。煙冪冪也不是。直饒總不恁麼。正是空生巖畔花狼籍。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。豈不見。須菩提巖中宴坐。諸天雨花讚嘆。尊者曰。空中雨花讚嘆。復是何人天曰。我是天帝釋。尊者曰。汝何讚嘆。天曰。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。尊者曰。我於般若。未嘗說一字。汝云何讚歎。天曰。尊者無說。我乃無聞。無說無聞。是真般若。又復動地雨花。雪竇亦曾有頌云。雨過雲凝曉半開。數峯如畫碧崔嵬。空生不解巖中坐。惹得天花動地來。天帝既動地雨花。到這裏。更藏去那裏。雪竇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。大方之外皆充塞。忙忙擾擾知何窮。八面清風惹衣裓。直得淨裸裸赤洒洒。都無纖毫過患。也未為極則。且畢竟如何即是。看取下文云。彈指堪悲舜若多。梵語舜若多。此云虛空神。以虛空為體。無身覺觸。得佛光照方現得身。爾若得似舜若多神時。雪竇正好彈指悲歎。又云。莫動著。動著時如何。白日青天。開眼瞌睡。

垂示云。聲前一句。千聖不傳。未曾親覩。如隔大千。設使向聲前辨得。截斷天下人舌頭。亦未是性燥漢。所以道。天不能蓋。地不能載。虛空不能容。日月不能照。無佛處獨稱尊。始較些子。其或未然。於一毫頭上透得。放大光明七縱八橫。於法自在自由。信手拈來無有不是。且道得箇什麼。如此奇特。復云。大眾會麼。從前汗馬無人識。只要重論蓋代功。即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。看取下文。

【七】舉僧問法眼(道什麼。檐枷過狀)慧超咨和尚。如何是佛(道什麼。眼睛突出)法眼云。汝是慧超(依模脫出。鐵餕餡。就身打劫)。

法眼禪師。有啐啄同時底機。具啐啄同時底用。方能如此答話。所謂超聲越色。得大自在。縱奪臨時。殺活在我。不妨奇特。然而此

箇公案。諸方商量者多。作情解會者不少。不知古人。凡垂示一言半句。如擊石火似閃電光。直下撥開一條正路。後人只管去言句上。作解會道。慧超便是佛。所以法眼恁麼答。有者道。大似騎牛覓牛。有者道。問處便是。有什麼交涉。若恁麼會去。不惟辜負自己。亦乃深屈古人。若要見他全機。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。牙如劍樹。口似血盆。向言外知歸。方有少分相應。若一一作情解。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。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。也是他尋常管帶參究。所以一言之下。如桶底脫相似。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。也不曾參請入室。一日法眼問云。則監院何不來入室。則云。和尚豈不知。某甲於青林處。有箇入頭。法眼云。汝試為我舉看。則云。某甲問如何是佛。林云。丙丁童子來求火。法眼云。好語。恐爾錯會。可更說看則云。丙丁屬火。以火求火。如某甲是佛。更去覓佛。法眼云。監院果然錯會了也。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。法眼云。此人若回可救。若不回救不得也。則到中路自忖云。他是五百人善知識。豈可賺我耶。遂回再參法眼云。爾但問我。我為爾答。則便問。如何是佛。法眼云。丙丁童子來求火。則於言下大悟。如今有者。只管瞠眼作解會。所謂彼既無瘡。勿傷之也。這般公案。久參者。一舉便知落處。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。更不用五位君臣。四料簡。直論箭鋒相拄。是他家風如此。一句下便見。當陽便透。若向句下尋思。卒摸索不著。法眼出世。有五百眾。是時佛法大興。時韶國師久依疎山。自謂得旨。乃集疎山平生文字頂相。領眾行脚。至法眼會下。他亦不去入室。只令參徒隨眾入室。一日法眼陞座。有僧問。如何是曹源一滴水。法眼云。是曹源一滴水。其僧惘然而退。韶在眾聞之忽然大悟。後出世。承嗣法眼。有頌呈云。通玄峯頂。不是人間。心外無法。滿目青山。法眼印云。只這一頌。可繼吾宗。子後有王侯敬重。吾不如汝。看他古人。恁麼悟去。是什麼道理。不可只教山僧說。須是自己二六時中。打辦精神。似恁麼與他承當。他日向十字街頭。垂手為人。也不為難事。所以僧問法眼。如何是佛法。眼云。汝是慧超。有甚相辜負處。不見雲門道。舉不顧。即差互。擬思量何劫悟。雪竇後面頌得。不妨顯赫。試舉看。

江國春風吹不起(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。文彩已彰)　鷓鴣啼在深花裏(喃喃何用。又被風吹別調中。豈有恁麼事)

三級浪高魚化龍(通這一路。莫謾大眾好。踏著龍頭)

癡人猶戽夜塘水(扶籬摸壁。挨門傍戶。衲僧有什麼用處。守株待兔)

雪竇是作家。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角諝訛處。頌出教人見。不妨奇特。雪竇識得法眼關棙子。又知慧超落處。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下。錯作解會。所以頌出這僧如此問。法眼如是答。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。鷓鴣啼在深花裏。此兩句只是一句。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。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。江國春風吹不起。用頌汝是慧超。只這箇消息。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。鷓鴣啼在深花裏。用頌諸方商量這話。浩浩地。似鷓鴣啼在深花裏相似。有什麼交涉。殊不知。雪竇這兩句。只是一句。要得無縫無罅。明明向汝道。言也端語也端。蓋天蓋地。他問如何是佛。法眼云。汝是慧超。雪竇道。江國春風吹不起。鷓鴣啼在深花裏。向這裏薦得去。可以丹霄獨步。爾若作情解。三生六十劫。雪竇第三第四句。忒殺傷慈。為人一時說破。超禪師當下大悟處。如三級浪高魚化龍。癡人猶戽夜塘水。禹門三級浪。孟津即是龍門。禹帝鑿為三級。今三月三。桃花開時。天地所感。有魚透得龍門。頭上生角昂鬃鬣尾。拏雲而去。跳不得者點額而回。癡人向言下咬嚼。似戽夜塘之水求魚相似。殊不知。魚已化為龍也。端師翁有頌云。一文大光錢。買得箇油糍。喫向肚裏了。當下不聞飢。此頌極好。只是太拙。雪竇頌得極巧。不傷鋒犯手。舊時慶藏主愛問人。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。我也不必在。我且問爾。化作龍去。即今在什麼處。

垂示云。會則途中受用。如龍得水。似虎靠山。不會則世諦流布。羝羊觸藩守株待兔。有時一句。如踞地獅子。有時一句。如金剛王寶劍。有時一句。坐斷天下人舌頭。有時一句。隨波逐浪。若也途中受用。遇知音別機宜。識休咎相共證明。若也世諦流布。具一隻眼。可以坐斷十方。壁立千仞。所以道。大用現前。不存軌則。有時將一莖草。作丈六金身用。有時將丈六金身。作一莖草用。且道。憑箇什麼道理。還委悉麼。試舉看。

【八】舉翠嵓夏末示眾云。一夏以來。為兄弟說話(開口焉知恁麼)看翠嵓眉毛在麼(只贏得眼睛也落地。和鼻孔也失了。入地獄如箭射)保福云。作賊人心虛(灼然是賊識賊)長慶云。生也(舌頭落地。將錯就錯。果然)雲門云。關(走在什麼處去。天下衲僧跳不出。敗也)。

古人有晨參暮請。翠嵓至夏末。却恁麼示眾。然而不妨孤峻。不妨驚天動地。且道。一大藏教。五千四十八卷。不免說心說性。說頓說漸。還有這箇消息麼。一等是恁麼時節。翠嵓就中奇特。看他恁麼道。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。古人垂一鉤。終不虛設。須是有箇道理為人。人多錯會道。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。無事生事。夏末先自說過。先自點檢。免得別人點檢他。且喜沒交涉。這般見解。謂之滅胡種族。歷代宗師出世。若不垂示於人。都無利益。圖箇什麼。到這裏見得透。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。奪飢人之食手段。如今人

問著。便向言句下咬嚼。眉毛上作活計。看他屋裏人。自然知他行履處。千變萬化。節角聱訛。著著有出身之路。便能如此與他酬唱。此語若無奇特。雲門保福長慶三人。咂咂地與他酬唱作什麼。保福云。作賊人心虛。只因此語。惹得適來說許多情解。且道保福意作麼生。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。爾若生情起念。則換爾眼睛。殊不知。保福下一轉語。截斷翠嵓脚跟。長慶云。生也。人多道。長慶隨翠嵓脚跟轉。所以道生也。且得沒交涉。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。各有出身處。我且問爾。是什麼處是生處。一似作家面前。金剛王寶劍。直下便用。若能打破常流見解。截斷得失是非。方見長慶與他酬唱處。雲門云。關。不妨奇特。只是難參。雲門大師。多以一字禪示人。雖一字中。須具三句。看他古人。臨機酬唱。自然與今時人迥別。此乃下句底樣子。他雖如此道。意決不在那裏。既不在那裏。且道在什麼處。也須子細自參始得。若是明眼人。有照天照地底手脚。直下八面玲瓏。雪竇為他一箇關字。和他三箇。穿作一串頌出。

翠巖示徒(這老賊。教壞人家男女)　千古無對(千箇萬箇。也有一箇半箇。分一節)
關字相酬(不信道。不妨奇特。若是恁麼人。方解恁麼道)　失錢遭罪(飲氣吞聲。雪竇也不少。和聲便打)
潦倒保福(同行道伴。猶作這去就。兩箇三箇)
抑揚難得(放行把住。誰是同生同死。莫謗他好。且喜沒交涉)　嘮嘮翠巖(這野狐精。合取口好)分明是賊(道著也不妨。捉敗了也)
白圭無玷(還辨得麼。天下人不知價)
誰辨真假(多只是假。山僧從來無眼。碧眼胡僧)　長慶相諳(是精識精。須是他始得。未得一半在)
眉毛生也(在什麼處。從頂門上。至脚跟下。一莖草也無)

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令人見。爭得名善知識。古人如此。一一皆是事不獲已。蓋為後學著他言句。轉生情解。所以不見古人意旨。如今忽有箇出來。掀倒禪床。喝散大眾。怪他不得。雖然如此。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。雪竇道。千古無對。他只道。看翠嵓眉毛在麼。有什麼奇特處。便乃千古無對。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。不是造次。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。雪竇著一言半句。如金剛王寶劍。如踞地獅子。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若不是頂門具眼。爭能見他古人落處。這箇示眾。直得千古無對。過於德山棒臨濟喝。且道雪竇為人意在什麼處。爾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。關字相酬。失錢遭罪。這箇意如何。直饒是具透關底眼。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。

且道是翠巖失錢遭罪。是雪竇失錢遭罪。是雲門失錢遭罪。爾若透得。許爾具眼。潦倒保福。抑揚難得。抑自己揚古人。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。什麼處是揚。嘮嘮翠巖。分明是賊。且道他偷什麼來。雪竇却道是賊。切忌隨他語脈轉却。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。白圭無玷。頌翠巖大似白圭相似。更無些瑕翳。誰辨真假。可謂罕有人辨得。雪竇有大才。所以從頭至尾。一串穿却。末後却方道。長慶相諳。眉毛生也。且道。生也在什麼處。急著眼看。垂示云。明鏡當臺。妍醜自辨。鐍鎒在手。殺活臨時。漢去胡來。胡來漢去。死中得活。活中得死。且道到這裏。又作麼生。若無透關底眼轉身處。到這裏灼然不柰何。且道如何是透關底眼。轉身處。試舉看。

【九】舉僧問趙州。如何是趙州(河北河南。總說不著。爛泥裏有刺。不在河南。正在河北)州云。東門西門南門北門(開也。相罵饒爾接嘴。相唾饒爾潑水。見成公案。還見麼。便打)。

大凡參禪問道。明究自己。切忌揀擇言句。何故不見趙州舉道。至道無難。唯嫌揀擇。又不見雲門道。如今禪和子。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。便道。這箇是上才語句。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。不知古人方便門中。為初機後學。未明心地。未見本性。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。如祖師西來。單傳心印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那裏如此葛藤。須是斬斷語言。格外見諦。透脫得去。可謂如龍得水。似虎靠山。久參先德。有見而未透。透而未明。謂之請益。若是見得透請益。却要語句上周旋。無有凝滯。久參請益。與賊過梯。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。所以雲門道。此事若在言句上。三乘十二分教。豈是無言句。何須達磨西來。汾陽十八問中。此問謂之驗主問。亦謂之探拔問。這僧致箇問頭。也不妨奇特。若不是趙州。也難抵對他。這僧問如何是趙州。趙州是本分作家。便向道。東門西門南門北門。僧云。某甲不問這箇趙州。州云。爾問那箇趙州。後人喚作無事禪。賺人不少。何故他問趙州。州答云。東門西門南門北門。所以只答他趙州。爾若恁麼會。三家村裏漢。更是會佛法去。只這便是破滅佛法。如將魚目比況明珠。似則似是則不是。山僧道。不在河南。正在河北。且道是有事是無事。也須是子細始得。遠錄公云。末後一句。始到牢關。指南之旨不在言詮。十日一風。五日一雨。安邦樂業。鼓腹謳歌。謂之太平時節。謂之無事。不是拍盲便道無事。須是透過關捩子。出得荊棘林。淨裸裸赤灑灑。依前似平常人。由爾有事也得。無事也得。七縱八橫。終不執無定有。有般底人道。本來無一星事。但只遇茶喫茶。遇飯喫飯。此是大妄語。謂之未得謂得。未證謂證。元來不曾參得透。見人說心說性說玄說妙。便道只是狂言。本來無事。可謂一盲引眾盲。殊不知。祖師未

來時。那裏喚天作地。喚山作水。來為什麼祖師更西來。諸方陞堂入室。說箇什麼。盡是情識計較。若是情識計較。情盡方見得透。若見得透。依舊天是天。地是地。山是山。水是水。古人道。心是根。法是塵。兩種猶如鏡上痕。到這箇田地。自然淨裸裸赤灑灑。若極則理論。也未是安穩處在。到這裏。人多錯會。打在無事界裏。佛也不禮。香也不燒。似則也似。爭奈脫體不是。纔問著。却是極則相似纔拶著。七花八裂。坐在空腹高心處。及到臘月三十日。換手搥胸。已是遲了也。這僧恁麼問。趙州恁麼答。且道作麼生摸索。恁麼也不得。不恁麼也不得。畢竟如何。這些子是難處。所以雪竇拈出來。當面示人。趙州一日坐次。侍者報云。大王來也。趙州矍然云。大王萬福。侍者云。未到和尚。州云。又道來也。參到這裏。見到這裏。不妨奇特。南禪師拈云。侍者只知報客。不知身在帝鄉。趙州入草求人。不覺渾身泥水。這些子實處。諸人還知麼。看取雪竇頌。

句裏呈機劈面來(響。魚行水濁。莫謗趙州好)　爍迦羅眼絕纖埃(撒沙撒土。莫帶累趙州。撈天摸地。作什麼)
東西南北門相對(開也。那裏有許多門。背却趙州城。向什麼處去)
無限輪鎚擊不開(自是爾輪鎚不到。開也)

趙州臨機。一似金剛王寶劍。擬議即截却爾頭。往往更當面換却爾眼睛。這僧也敢捋虎鬚致箇問頭。大似無事生事。爭奈句中有機。他既呈機來。趙州也不辜負他問頭。所以亦呈機答。不是他特地如此。蓋為透底人自然合轍。一似安排來相似。不見有一外道。手握雀兒。來問世尊云。且道某甲手中雀兒。是死耶是活耶。世尊遂騎門閫云。爾道我出耶入耶(一本云。世尊竪起拳頭云。開也合也)外道無語。遂禮拜。此話便似這公案。古人自是血脈不斷。所以道。問在答處。答在問處。雪竇如此見得透。便道句裏呈機劈面來。句裏有機。如帶兩意。又似問人。又似問境相似。趙州不移易一絲毫。便向他道。東門西門南門北門。爍迦羅眼絕纖埃。此頌趙州人境俱奪。向句裏呈機與他答。此謂之有機有境。纔轉便照破他心膽。若不如此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。是梵語。此云堅固眼。亦云金剛眼。照見無礙。不唯千里明察秋毫。亦乃定邪決正。辨得失。別機宜識休咎。雪竇云。東西南北門相對。無限輪鎚擊不開。既是無限輪鎚。何故擊不開。自是雪竇見處如此。爾諸人又作麼生。得此門開去。請參詳看。
垂示云。恁麼恁麼。不恁麼不恁麼。若論戰也。箇箇立在轉處。所以道。若向上轉去。直得釋迦彌勒。文殊普賢。千聖萬聖。天下宗

師。普皆飲氣吞聲。若向下轉去。醯雞蠛蠓。蠢動含靈。一一放大光明。一一壁立萬仞。儻或不上不下。又作麼生商量。有條攀條。無條攀例。試舉看。

【一〇】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(探竿影草)僧便喝(作家禪客。且莫詐明頭也解恁麼去)州云。老僧被汝一喝(陷虎之機。猱人作麼)僧又喝(看取頭角。似則似。是則未是。只恐龍頭蛇尾)州云。三喝四喝後作麼生(逆水之波。未曾有一人出得頭。入那裏去)僧無語(果然摸索不著)州便打云(若使睦州盡令而行。盡大地草木。悉斬為三段)這掠虛頭漢(放過一著。落在第二)。大凡扶竪宗教。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。有本分宗師作用。睦州機鋒。如閃電相似。愛勘座主。尋常出一言半句。似箇荊棘叢相似。著脚手不得。他纔見僧來。便道見成公案。放爾三十棒。又見僧云。上座。僧回首。州云。檐板漢。又示眾云。未有箇入頭處。須得箇入頭處。既得箇入頭處。不得辜負老僧。睦州為人多如此。這僧也善雕琢。爭奈龍頭蛇尾。當時若不是睦州。也被他惑亂一場。只如他問近離什麼處。僧便喝。且道他意作麼生。這老漢也不忙。緩緩地向他道。老僧被汝一喝。似領他話在一邊。又似驗他相似。斜身看他如何。這僧又喝。似則似是則未是。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。遂問云。三喝四喝後作麼生。這僧果然無語。州便打云。這掠虛頭漢。驗人端的處。下口便知音。可惜許。這僧無語。惹得睦州道掠虛頭漢。若是諸人。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。合作麼生祇對。免得他道掠虛頭漢。這裏若是識存亡。別休咎。脚踏實地漢。誰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。只為這僧無語。被這老漢便據欵結案。聽取雪竇頌出。

兩喝與三喝(雷聲浩大。雨點全無。自古至今。罕有人恁麼)　作者知機變(若不是作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)

若謂騎虎頭(囚瞎漢。虎頭如何騎。多少人恁麼會。也有人作這見解)

二俱成瞎漢(親言出親口。何止兩箇。自領出去)　誰瞎漢(教誰辨。賴有末後句。洎乎賺殺人)拈來天下與人看(看即不無。覷著即瞎。闍梨若著眼看。則兩手掊空。恁麼舉。且道是第幾機)

雪竇不妨有為人處。若不是作者。只是胡喝亂喝。所以古人道。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。有時一喝却作一喝用。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。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。興化道。我見爾諸人。東廊下也喝。西廊下也喝。且莫胡喝亂喝。直饒喝得興化。上三十三天。却撲下來。氣息一點也無。待我甦醒起來。向汝道未在。何故。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撤真珠。與爾諸人在。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。臨濟道。我聞汝等。總學我喝。我且問爾。東堂有僧出。西堂有僧出。兩箇齊下

喝。那箇是賓。那箇是主。爾若分賓主不得。已後不得學老僧。所以雪竇頌道。作者知機變。這僧雖被睦州收。他却有識機變處。且道什麼處。是這僧識機變處。鹿門智禪師。點這僧云。識法者懼。巖頭道。若論戰也。箇箇立在轉處。黃龍心和尚道。窮則變。變則通。這箇些子。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。爾若識機變。舉著便知落處。有般漢云。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麼。只管喝將去。說什麼三十二十喝。喝到彌勒佛下生。謂之騎虎頭。若恁麼知見。不識睦州則故是。要見這僧太遠在。如人騎虎頭。須是手中有刀。兼有轉變始得。雪竇道。若恁麼。二俱成瞎漢。雪竇似倚天長劍。凜凜全威。若會得雪竇意。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。便見他雪竇後面頌。只是下注脚。又道誰瞎漢。且道是賓家瞎。是主家瞎。莫是賓主一時瞎麼。拈來天下與人看。此是活處。雪竇一時頌了也。為什麼却道。拈來天下與人看。且道作麼生看。開眼也著。合眼也著。還有人免得麼。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(終)

夾山無礙禪師降魔表

慧芳附刊

臣聞。三乘路廣。法界無涯。智海晏清。十方安泰。時有魔軍兢起。侵撓心田。六賊既強。心王驚動。朝生百怪。暮起千邪。撼惑真如。困勞法體。菩提道路。隔絕不通。破壞涅槃。傷殘三寶。無為珠玉。悉被偷將。大藏法財。皆遭劫奪。塵勞翳日。欲火亘天。飄蕩法城。焚燒聖境。臣乃見如斯暴亂。恐佛法以難存。遂與六波羅蜜商量。同為剪滅。遣性空為密使。聽探魔軍。見今屯在五蘊山中。有八萬四千餘眾。既知體勢。計在剎那。遂點十八界雄兵。並立體空為號。人人有無礙之力。箇箇懷勇健之能。直心為見性之功。一正去百邪之亂。擐堅固甲。執三昧鏘。智箭禪弓光明慧劒。向大乘門中訓練。寂滅山內安營。三明嶺上開旗。八正路邊排布。遣大覺性。為捉生之將。遊歷四方。搜求妄想之踪。抄截無明之蹟。復使慈悲王。破三毒之寨。忍辱帥伐嗔怒之城。精進軍除傲慢之妖。喜捨士捉慳貪之賊。逡巡而魔軍大起。殺氣衝天。臣乃部領摩訶。一時齊入。當爾之時。眼不觀色。耳不聽聲。鼻不嗅香。舌不了味。身不受觸。意不攀緣。一志向前。念念不退。倏忽而魔軍大敗。六賊全輸。殺戮無邊。掃除蕩盡。生擒妄想。活捉無明。領向涅槃場中。以慧劒斬為三段。煩惱林當時摧折。人我山化作微塵。癡愛網遭智火焚燒。邪見林被慧風吹竭。因茲三明再朗。四智

重圓。內外無瑕。廓然清淨。心王坐歡喜之殿。真如登解脫之樓。自性遊無礙之堂。三身踞法空之座。從茲法界寧靜。永絕囂塵。共渡生死之河。齊到菩提之岸。魔軍既退。合具奏聞。

垂示云。佛祖大機。全歸掌握。人天命脈。悉受指呼。等閑一句一言。驚群動眾。一機一境。打鎖敲枷。接向上機。提向上事。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。還有知落處麼。試舉看。

【一一】舉黃檗示眾云(打水礙盆。一口吞盡。天下衲僧跳不出)汝等諸人。盡是噇酒糟漢。恁麼行脚(道着。踏破草鞋。掀天搖地)何處有今日(用今日作什麼。不妨驚群動眾)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(老僧不會。一口吞盡。也是雲居羅漢)時有僧出云。只如諸方匡徒領眾。又作麼生(也好與一拶。臨機不得不恁麼)檗云。不道無禪。只是無師(直得分疎不下。瓦解氷消。龍頭蛇尾漢)。

黃檗身長七尺。額有圓珠。天性會禪。師昔遊天台。路逢一僧。與之談笑。如故相識。熟視之目光射人。頗有異相。乃偕行。屬溪水暴漲。乃植杖捐笠而止。其僧率師同渡。師曰。請渡。彼即褰衣。躡波如履平地。回顧云渡來渡來。師咄云。這自了漢。吾早知揑怪。當斫汝脛。其僧歎曰。真大乘法器。言訖不見。初到百丈。丈問云。巍巍堂堂。從什麼處來。檗云。巍巍堂堂從嶺中來。丈云。來為何事。檗云。不為別事。百丈深器之。次日辭百丈。丈云。什麼處去。檗云。江西禮拜馬大師去。丈云。馬大師已遷化去也。儞道黃檗恁麼問。是知來問。是不知來問。却云。某甲特地去禮拜。福緣淺薄。不及一見。未審平日有何言句。願聞舉示。丈遂舉再參馬祖因緣。祖見我來。便竪起拂子。我問云。即此用。離此用。祖遂掛拂子於禪床角良 久。祖却問我。汝已後鼓兩片皮。如何為人。我取拂子竪起。祖云。即此用。離此用。我將拂子。掛禪床角。祖振威一喝。我當時直得三日耳聾。黃檗不覺悚然吐舌。丈云。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。檗云。不然。今日因師舉。得見馬大師大機大用。若承嗣馬師。他日已後喪我兒孫。丈云。如是如是。見與師齊。減師半德。智過於師。方堪傳授。子今見處宛有超師之作。諸人且道。黃檗恁麼問。是知而故問耶。是不知而問耶。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。黃檗一日又問百丈。從上宗乘。如何指示。百丈良 久。檗云。不可教後人斷絕去。百丈云。將謂汝是箇人。遂乃起入方丈。檗與裴相國為方外友。裴鎮宛陵請師至郡。以所解一編。示師。師接置於座。略不披閱。良 久乃云。會麼。裴云。不會。檗云。若便恁麼會得。猶較些子。若也形於紙墨。何處更有吾宗。裴乃以頌贊云。自從大士傳心印。額有圓珠七尺身。掛錫十年棲蜀水。浮盃今日渡漳濱。八千龍象隨高步。萬里香花結勝因。擬欲事師為弟子。不知將法付何人。師亦無喜色云。心如大海無邊際。口吐紅蓮養病身。自有一雙無事手。不曾祇揖等閑人。檗住後。機鋒峭峻。臨濟在會下。睦州為首座。問云。上座在此多時。

何不去問話。濟云。教某甲問什麼話即得。座云。何不去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。濟便去問。三度被打出。濟辭座曰。蒙首座令三番去問。被打出。恐因緣不在這裏。暫且下山。座云。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可。首座預去白檗云。問話上座。甚不可得。和尚何不穿鑿教成一株樹去。與後人為陰涼。檗云。吾已知。濟來辭。檗云。汝不得向別處去。直向高安灘頭。見大愚去。濟到大愚。遂舉前話。不知某甲過在什麼處。愚云。檗與麼老婆心切。為儞徹困。更說什麼有過無過。濟忽然大悟云。黃檗佛法無多子。大愚搊住云。儞適來又道有過。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。濟於大愚脇下。[祝/土]三拳。愚拓開云。汝師黃檗非干我事。一日檗示眾云。牛頭融大師。橫說竪說。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在。是時石頭馬祖下。禪和子浩浩地。說禪說道。他何故却與麼道。所以示眾云。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。恁麼行脚。取笑於人。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。不可只圖熱鬧也。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。何處更有今日事也。唐時愛罵人。作噇酒糟漢。人多喚作黃檗罵人。具眼者自見他落處。大意垂一鉤。釣人問。眾中有不惜身命底禪和。便解恁麼出眾問他道。只如諸方匡徒領眾。又作麼生。也好一拶。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。便却漏逗云。不道無禪。只是無師。且道意在什麼處。他從上宗旨。有時擒。有時縱。有時殺。有時活。有時放。有時收。敢問諸人。作麼生是禪中師。山僧恁麼道。已是和頭沒却了也。諸人鼻孔在什麼處。良久云。穿却了也。

凜凜孤風不自誇(猶自不知有。也是雲居羅漢)　端居寰海定龍蛇(也要別緇素。也要皂白分明)
大中天子曾輕觸(說什麼大中天子任大也須從地起。更高爭奈有天何)
三度親遭弄爪牙(死蝦蟆多口作什麼。未為奇特。猶是小機巧。若是大機大用現前。盡十方世界。乃至山河大地。盡在黃檗處乞命)

雪竇此一頌。一似黃檗真贊相似。人却不得作真贊會。他底句下。便有出身處。分明道。凜凜孤風不自誇。黃檗恁麼示眾。且不是爭人負我。自逞自誇。若會這箇消息。一任七縱八橫。有時孤峯頂獨立。有時鬧市裏橫身。豈可僻守一隅。愈捨愈不歇。愈尋愈不見。愈擔荷愈沒溺。古人道。無翼飛天下。有名傳世間。盡情捨却佛法道理。玄妙奇特。一時放下。却較些子。自然觸處現成。雪竇道。端居寰海定龍蛇。是龍是蛇。入門來便驗取。謂之定龍蛇眼擒虎兕機。雪竇又道。定龍蛇兮眼何正。擒虎兕兮機不全。又道。大中天子曾輕觸。三度親遭弄爪牙。黃檗豈是如今惡脚手。從來如此。大中天子者。續咸通傳中載。唐憲宗有二子。一曰穆宗。一曰宣宗。

宣宗乃大中也。年十三。少而敏黠。常愛跏趺坐。穆宗在位時。因早朝罷。大中乃戲登龍床。作揖群臣勢。大臣見而謂之心風。乃奏穆宗。穆宗見而撫歎曰。我弟乃吾宗英胄也。穆宗於長慶四年。晏駕。有三子。曰敬宗文宗武宗。敬宗繼父位。二年內臣謀易之。文宗繼位。一十四年。武宗即位。常喚大中作癡奴。一日武宗。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。遂打殺致後苑中。以不潔灌。而復甦。遂潛遁在香嚴閑和尚會下。後剃度為沙彌。未受具戒。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。因志閑題瀑布詩云。穿雲透石不辭勞。地遠方知出處高。閑吟此兩句佇思久之。欲釣他語脈看如何。大中續云。溪澗豈能留得住。終歸大海作波濤。閑方知不是尋常人。乃默而識之。後到鹽官會中。請大中作書記。黃檗在彼作首座。檗一日禮佛次。大中見而問曰。不著佛求。不著法求。不著眾求。禮拜當何所求。檗云。不著佛求。不著法求。不著眾求。常禮如是。大中云。用禮何為。檗便掌。大中云。太麁生。檗云。這裏什麼所在。說麁說細。檗又掌。大中後繼國位。賜黃檗為麁行沙門。裴相國在朝。後奏賜斷際禪師。雪竇知他血脈出處。便用得巧。如今還有弄爪牙底麼。便打。

垂示云。殺人刀活人劍。乃上古之風規。亦今時之樞要。若論殺也。不傷一毫。若論活也。喪身失命。所以道。向上一路。千聖不傳。學者勞形。如猿捉影。且道。既是不傳。為什麼。却有許多葛藤公案。具眼者。試說看。

【一二】舉僧問洞山。如何是佛(鐵蒺藜。天下衲僧跳不出)山云。麻三斤(灼然。破草鞋。指槐樹罵柳樹。為秤鎚)。

這箇公案。多少人錯會。直是難咬嚼。無爾下口處。何故淡而無味。古人有多少答佛話。或云。殿裏底。或云。三十二相。或云。杖林山下竹筋鞭。及至洞山。却道麻三斤。不妨截斷古人舌頭。人多作話會道。洞山是時在庫下。秤麻。有僧問。所以如此答。有底道。洞山問東答西。有底道。爾是佛。更去問佛。所以洞山遶路答之。死漢更有一般道。只這麻三斤便是佛。且得沒交涉。爾若恁麼去洞山句下尋討。參到彌勒佛下生。也未夢見在。何故言語只是載道之器。殊不知古人意。只管去句中求。有什麼巴鼻。不見古人道。道本無言。因言顯道。見道即忘言。若到這裏。還我第一機來始得。只這麻三斤。一似長安大路一條相似。舉足下足。無有不是。這箇話。與雲門餬餅話。是一般。不妨難會。五祖先師頌云。賤賣擔板漢。貼秤麻三斤。千百年滯貨。無處著渾身。爾但打疊得情塵意想。計較得失是非。一時淨盡自然會去。

金烏急(左眼半斤。快鷂趕不及。火焰裏橫身)　玉兔速(右眼八兩。姮娥宮裏作窠窟)
善應何曾有輕觸(如鐘在扣。如谷受響)　展事投機見洞山(錯認定盤星。自是閻黎恁麼見)
跛鱉盲龜入空谷(自領出去。同坑無異土。阿誰打爾鷂子死)
花簇簇錦簇簇(兩重公案。一狀領過。依舊一般)　南地竹兮北地木(三重也有。四重公案。頭上安頭)
因思長慶陸大夫(懶兒牽伴。山僧也恁麼。雪竇也恁麼)
解道合笑不合哭(呵呵。蒼天。夜半更添冤苦)
咦(咄是什麼。便打)

雪竇見得透。所以劈頭便道。金烏急玉兔速。與洞山答麻三斤。更無兩般。日出月沒。日日如是。人多情解。只管道。金烏是左眼。玉兔是右眼。纔問著便瞠眼云。在這裏有什麼交涉。若恁麼會。達磨一宗掃地而盡。所以道。垂鉤四海只釣獰龍。格外玄機。為尋知已。雪竇是出陰界底人。豈作這般見解。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。略露些子教爾見。便下箇注脚道。善應何曾有輕觸。洞山不輕酬這僧。如鐘在扣。如谷受響。大小隨應。不敢輕觸。雪竇一時。突出心肝五臟。呈似爾諸人了也。雪竇有靜而善應頌云。覿面相呈。不在多端。龍蛇易辨。衲子難瞞。金鎚影動。寶劍光寒。直下來也。急著眼看。洞山初參雲門。門問。近離甚處。山云。渣渡。門云。夏在甚麼處。山云。湖南報慈。門云。幾時離彼中。山云。八月二十五。門云。放爾三頓棒。參堂去。師晚間入室。親近問云。某甲過在什麼處。門云。飯袋子。江西湖南便恁麼去。洞山於言下。豁然大悟。遂云。某甲他日向無人煙處。卓箇庵子。不蓄一粒米。不種一莖菜。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。盡與伊抽却釘。技却楔。拈却臘脂帽子。脫却鶻臭布衫。各令灑灑落落地。作箇無事人去。門云。身如椰子大。開得許大口。洞山便辭去。他當時悟處。直下穎脫。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機麻三斤語。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。杖林山下竹筋鞭。丙丁童子來求火。只管於佛上作道理。雪竇云。若恁麼作展事與投機會。正似跛鼈盲龜入空谷。何年日月尋得出路去。花簇簇錦簇簇。此是僧問智門和尚。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。智門云。花簇簇錦簇簇。會麼。僧云。不會。智門云。南地竹兮北地木。僧回舉似洞山。山云。我不為汝說。我為大眾說。遂上堂云。言無展事。語不投機。承言者喪。滯句者迷。雪竇破人情見。故意引作一串頌出。後人却轉生情見道。麻是孝服。竹是孝杖。所以道。南地竹兮北地木。花簇簇錦簇簇。是棺材頭邊。畫底花草。還識羞麼。殊不知。南地竹兮北地木。與麻三斤。只是阿爺

與阿爹相似。古人答一轉語。決是意不恁麼。正似雪竇道金烏急玉兔速。自是一般寬曠。只是金鍮難辨。魚魯參差。雪竇老婆心切。要破爾疑情。更引箇死漢。因思長慶陸大夫。解道合笑不合哭。若論他頌。只頭上三句。一時頌了。我且問爾。都盧只是箇麻三斤。雪竇却有許多葛藤。只是慈悲忒殺。所以如此。陸亘大夫。作宣州觀察使。參南泉。泉遷化。亘聞喪入寺下祭。却呵呵大笑。院主云。先師與大夫。有師資之義。何不哭。大夫云。道得即哭。院主無語。亘大哭云。蒼天蒼天。先師去世遠矣。後來長慶聞云。大夫合笑不合哭。雪竇借此意大綱道。爾若作這般情解。正好笑莫哭。是即是。末後有一箇字。不妨聱訛。更道咦。雪竇還洗得脫麼。垂示云。雲凝大野。遍界不藏。雪覆蘆花。難分朕迹。冷處冷如氷雪。細處細如米末。深深處佛眼難窺。密密處魔外莫測。舉一明三即且止。坐斷天下人舌頭。作麼生道。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。試舉看。

【一三】舉僧問巴陵。如何是提婆宗(白馬入蘆花。道什麼點)巴陵云。銀椀裏盛雪(塞斷爾咽喉。七花八裂)。

這箇公案。人多錯會道。此是外道宗。有什麼交涉。第十五祖。提婆尊者。亦是外道中一數。因見第十四祖。龍樹尊者。以針投鉢。龍樹深器之。傳佛心宗。繼為第十五祖。楞伽經云。佛語心為宗。無門為法門。馬祖云。凡有言句。是提婆宗。只以此箇為主。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客。還曾體究得提婆宗麼。若體究得。西天九十六種外道。被汝一時降伏。若體究不得。未免著返披袈裟去在。且道是作麼生。若道言句是。也沒交涉。若道言句不是。也沒交涉。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。後來雲門道。馬大師好言語。只是無人問。有僧便問。如何是提婆宗。門云。九十六種。汝是最下一種。昔有僧辭大隋。隋云。什麼處去。僧云。禮拜普賢去。大隋竪起拂子云。文殊普賢盡在這裏。僧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。又拋向背後。隋云。侍者將一貼茶來。與這僧去。雲門別云。西天斬頭截臂。這裏自領出去。又云。赤旛在我手裏。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旛。負墮者返披袈裟。從偏門出入。西天欲論議。須得奉王勅。於大寺中。聲鐘擊鼓。然後論議。於是外道於僧寺中。封禁鐘鼓。為之沙汰。時迦那提婆尊者。知佛法有難。遂運神通。登樓撞鐘。欲擯外道。外道遂問。樓上聲鍾者誰。提婆云。天。外道云。天是誰。婆云。我。外道云。我是誰。婆云。我是爾。外道云。爾是誰。婆云。爾是狗。外道云。狗是誰。婆云。狗是爾。如是七返。外道自知負墮。伏義遂自開門。提婆於是從樓上持赤旛下來。外道云。汝何不後。婆云。汝何不前。外道云。汝是賤人。婆云。汝是良 人。如是展轉酬問。提婆折以無礙之辯。由是歸伏。時提婆尊者。手持赤旛。義墮

者旛下立。外道皆斬首謝過。時提婆止之。但化令削髮入道。於是提婆宗大興。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。巴陵眾中謂之鑒多口。常縫坐具行脚。深得他雲門脚跟下大事。所以奇特。後出世法嗣雲門。先住岳州巴陵。更不作法嗣書。只將三轉語上雲門。如何是道。明眼人落井。如何是吹毛劍。珊瑚枝枝撐著月。如何是提婆宗。銀椀裏盛雪。雲門云。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。報恩足矣。自後果不作忌辰齋。依雲門之囑。只舉此三轉語。然諸方答此話。多就事上答。唯有巴陵恁麼道。極是孤峻。不妨難會。亦不露些子鋒鋩。八面受敵。著著有出身之路。有陷虎之機。脫人情見。若論一色邊事。到這裏須是自家透脫了。却須是遇人始得。所以道。道吾舞笏同人會。石鞏彎弓作者諳。此理若無師印授。擬將何法語玄談。雪竇隨後拈提為人。所以頌出。

老新開(千兵易得。一將難求。多口阿師)　端的別(是什麼端的。頂門上一着。夢見也未)
解道銀椀裏盛雪(鰕跳不出斗。兩重公案。多少人喪身失命)　九十六箇應自知(兼身在內。闍黎還知麼。一坑埋却)
不知却問天邊月(遠之遠矣。自領出去。望空啟告)
提婆宗。提婆宗(道什麼。山僧在這裏。滿口含霜)
赤旛之下起清風(百雜碎。打云。已着了也。爾且去斬頭截臂來。與爾道一句)

老新開。新開乃院名也。端的別。雪竇讚歎有分。且道什麼處是別處。一切語言。皆是佛法。山僧如此說話。成什麼道理去。雪竇微露些子意道。只是端的別。後面打開云。解道銀椀裏盛雪。更與爾下箇注脚。九十六箇應自知。負墮始得。爾若不知。問取天邊月。古人曾答此話云。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。末後須有活路。有獅子返擲之句。更提起與爾道。提婆宗提婆宗。赤旛之下起清風。巴陵道。銀椀裏盛雪。為什麼雪竇却道赤旛之下起清風。還知雪竇殺人不用刀麼。

【一四】舉僧問雲門。如何是一代時教(直至如今不了。座主不會。葛藤窠裏)雲門云。對一說(無孔鐵鎚。七花八裂。老鼠咬生薑)。

禪家流。欲知佛性義。當觀時節因緣。謂之教外別傳。單傳心印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釋迦老子。四十九年住世。三百六十會。開談頓漸權實。謂之一代時教。這僧拈來問云。如何是一代時教。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。却向他道箇對一說。雲門尋常一句中。須具三句。謂之函蓋乾坤句。隨波逐浪句。截斷眾流句。放去收來。自然奇特。如斬釘截鐵。教人義解卜度他底不得。一大藏教。只消三

箇字。四方八面。無爾穿鑿處。人多錯會。却道對一時機宜之事。故說。又道森羅及萬象。皆是一法之所印。謂之對一說。更有道。只是說那箇一法。有什麼交涉。非唯不會。更入地獄如箭。殊不知。古人意不如此。所以道。粉骨碎身未足酬。一句了然超百億。不妨奇特。如何是一代時教。只消道箇對一說。若當頭薦得。便可歸家穩坐。若薦不得。且伏聽處分。

對一說(活鱍鱍。言猶在耳。不妨孤峻)　太孤絕(傍觀有分。何止壁立千仞。豈有恁麼事)
無孔鐵鎚重下楔(錯會名言也。雲門老漢。也是泥裏洗土塊。雪竇也是粧飾)
閻浮樹下笑呵呵(四州八縣。不會見箇漢。同道者方知。能有幾人知)
昨夜驪龍拗角折(非止驪龍拗折。有誰見來。還有證明麼。啞)　別別(讚歎有分。須是雪竇始得。有什麼別處)
韻陽老人得一橛(在什麼處。更有一橛。分付阿誰。德山臨濟也須退倒三千。那一橛又作麼生。便打)

對一說。太孤絕。雪竇讚之不及。此語獨脫孤危。光前絕後。如萬丈懸崖相似。亦如百萬軍陣。無爾人處。只是忒殺孤危。古人道。欲得親切。莫將問來問。問在答處。答在問端。直是孤峻。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。天下人奈何不得。這僧也是箇作家。所以如此問。雲門又恁麼答。大似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。雪竇使文言。用得甚巧。閻浮樹下笑呵呵。起世經中說。須彌南畔吠琉璃樹。映閻浮洲中皆青色。此洲乃大樹為名。名閻浮提。其樹縱廣七千由旬。下有閻浮壇金聚。高二十由旬。以金從樹下出生故。號閻浮樹。所以雪竇自說。他在閻浮樹下笑呵呵。且道他笑箇什麼。笑昨夜驪龍拗角折。只得瞻之仰之。讚嘆雲門有分。雲門道。對一說似箇什麼。如拗折驪龍一角相似。到這裏若無恁麼事。焉能恁麼說話。雪竇一時頌了。末後却道。別別。韶陽老人得一橛。何不道全得。如何只得一橛。且道那一橛。在什麼處。直得穿過第二人。
垂示云。殺人刀活人劍。乃上古之風規。是今時之樞要。且道。如今那箇是。殺人刀活人劍。試舉看。
【一五】舉僧問雲門。不是目前機。亦非目前事時如何([跳-兆+孛]跳作什麼。倒退三千里)門云。倒一說(平出。款出囚人口。也不得放過。荒草裏橫身)。
這僧不妨是箇作家。解恁麼問。頭邊謂之請益。此是呈解問。亦謂之藏鋒問。若不是雲門。也不奈他何。雲門有這般手脚。他既將問來。不得已而應之。何故作家宗師。如明鏡臨臺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。古人道。欲得親切。莫將問來問。何故。問在答處。答在問

處。從上諸聖。何曾有一法與人。那裏有禪道與爾來。爾若不造地獄業。自然不招地獄果。爾若不造天堂因。自然不受天堂果。一切業緣。皆是自作自受。古人分明向爾道。若論此事。不在言句上。若在言句上。三乘十二分教。豈是無言句。更何用祖師西來。前頭道對一說。這裏却道倒一說。只爭一字。為什麼却有千差萬別。且道。聱訛在什麼處。所以道。法隨法行。法幢隨處建立。不是目前機。亦非目前事時如何。只消當頭一點。若是具眼漢。一點也謾他不得問處既聱訛。答處須得恁麼。其實雲門騎賊馬趕賊。有者錯會道。本是主家話。却是賓家道。所以雲門云倒一說。有什麼死急。這僧問得好。不是目前機。亦非目前事時如何。雲門何不答他別語言。却只向他道倒一說。雲門一時打破他底。到這裏道倒一說。也是好肉上剜瘡。何故。言迹之興白雲萬里。異途之所由生也。設使一時無言無句露柱燈籠。何曾有言句。還會麼。若不會到這裏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。

倒一說(放不下。七花八裂。須彌南畔。卷盡五千四十八)　分一節(在爾邊在我邊。半河南半河北。把手共行)
同死同生為君訣(泥裏洗土塊。著甚來由。放爾不得)
八萬四千非鳳毛(羽毛相似。太殺減人威光。漆桶如麻如粟)　三十三人入虎穴(唯我能知。一將難求。野狐精一隊)
別別(有什麼別處。少賣弄。一任[跳-兆+孛]跳)
擾擾忽忽水裏月(青天白日。迷頭認影。著忙作什麼)

雪竇亦不妨作家。於一句下。便道分一節。分明放過一著。與他把手共行。他從來有放行手段。敢與爾入泥入水。同死同生。所以雪竇恁麼頌。其實無他。只要與爾解粘去縛。抽釘拔楔。如今却因言句。轉生情解。只如巖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生。不與我同條死。若非全機透脫得大自在底人。焉能與爾同死同生。何故。為他無許多得失是非滲漏處。故洞山云。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真偽者。有三種滲漏。情滲漏。見滲漏。語滲漏。見滲漏。機不離位。墮在毒海。情滲漏。智常向背。見處偏枯。語滲漏。體妙失宗。機昧終始。此三滲漏。宜已知之。又有三玄。體中玄。句中玄。玄中玄。古人到這境界。全機大用。遇生與爾同生。遇死與爾同死。向虎口裏橫身。放得手脚。千里萬里。隨爾銜去。何故還他得這一著子。始得。八萬四千非鳳毛者。靈山八萬四千聖眾。非鳳毛也。南史云。宋時謝超宗。陳郡陽夏人。謝鳳之子。博學文才傑俊。朝中無比。當世為之獨步。善為文為王府常侍。王母殷淑儀薨。超宗作誄奏之。武帝見其文。大加嘆賞曰。超宗殊有鳳毛。古詩云。朝罷香煙携滿袖。

詩成珠玉在揮毫。欲知世掌絲綸美。池上如今有鳳毛。昔日靈山會上四眾雲集。世尊拈花。唯迦葉獨破顏微笑。餘者不知是何宗旨。雪竇所以道。八萬四千非鳳毛。三十三人入虎穴。阿難問迦葉云。世尊傳金襴袈裟外。別傳何法。迦葉召阿難。阿難應喏。迦葉云。倒却門前剎竿著。阿難遂悟。已後祖祖相傳。西天此土。三十三人。有入虎穴底手脚。古人道。不入虎穴。爭得虎子。雲門是這般人。善能同死同生。宗師為人須至如此。據曲彔木床上坐。捨得教爾打破。容爾捋虎鬚。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。具七事隨身。可以同生同死。高者抑之。下者舉之。不足者與之。在孤峯者。救令入荒草。落荒草者。救令處孤峯。爾若入鑊湯爐炭。我也入鑊湯爐炭。其實無他。只要與爾解粘去縛。抽釘拔楔。脫却籠頭。卸却角馱。平田和尚。有一頌最好。靈光不昧。萬古徽猷。入此門來。莫存知解。別別。擾擾忽忽水裏月。不妨有出身之路。亦有活人之機。雪竇拈了。教人自去明悟生機。莫隨他語句。爾若隨他。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。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。放過一著。

垂示云。道無橫徑。立者孤危。法非見聞。言思迥絕。若能透過荊棘林。解開佛祖縛。得箇穩密田地。諸天捧花無路。外道潛窺無門。終日行而未嘗行。終日說而未嘗說。便可以自由自在。展啐啄之機。用殺活之劍。直饒恁麼更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。猶較些子。若是本分事上。且得沒交涉。作麼生是本分事。試舉看。

【一六】舉僧問鏡清。學人啐。請師啄(無風起浪。作什麼。爾用許多見解。作什麼)。清云。還得活也無(剳。買帽相頭。將錯就錯。不可總恁麼)僧云。若不活遭人怪笑(相帶累。撐天拄地。檐板漢)。清云。也是草裏漢(果然。自領出去。放過即不可)。

鏡清承嗣雪峯。與本仁玄沙疎山太原孚輩同時。初見雪峯。得旨後。常以啐啄之機。開示後學。善能應機說法。示眾云。大凡行脚人。須具啐啄同時眼。有啐啄同時用。方稱衲僧。如母欲啄。而子不得不啐。子欲啐。而母不得不啄。有僧便出問。母啄子啐。於和尚分上。成得箇什麼邊事。清云。好箇消息。僧云。子啐母啄。於學人分上。成得箇什麼邊事。清云。露箇面目。所以鏡清門下。有啐啄之機。這僧亦是他門下客。會他家裏事。所以如此問。學人啐請師啄。此問洞下謂之借事明機。那裏如此。子啐而母啄。自然恰好同時。鏡清也好。可謂拳踢相應。心眼相照。便答道。還得活也無。其僧也好。亦知機變。一句下有賓有主。有照有用。有殺有活。僧云。若不活遭人怪笑。清云。也是草裏漢。一等是入泥入水。鏡清不妨惡脚手。這僧既會恁麼問。為什麼却道。也是草裏漢。所以作家眼目。須是恁麼。如擊石火似閃電光。構得構不得。未免喪身失命。若恁麼。便見鏡清道草裏漢。所以南院示眾云。諸

方只具啐啄同時眼。不具啐啄同時用。有僧出問。如何是啐啄同時用。南院云。作家不啐啄。啐啄同時失。僧云。猶是學人疑處。南院云。作麼生是爾疑處。僧云。失。南院便打。其僧不肯。院便趕出。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。有一僧云。南院棒折那。其僧豁然有省。且道意在什麼處。其僧却回見南院。院適已遷化。却見風穴。纔禮拜。穴云。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麼。僧云。是。穴云。爾當時作麼生會。僧云。某甲當初時。如燈影裏行相似。穴云。爾會也。且道是箇什麼道理。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初時。如燈影裏行相似。因甚麼風穴便向他道爾會也。後來翠巖拈云。南院雖然運籌帷幄。爭柰土曠人稀。知音者少。風穴拈云。南院當時。待他開口。劈脊便打。看他作麼生。若見此公案。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。諸人作麼生。免得他道草裏漢。所以雪竇愛他道草裏漢。便頌出。

古佛有家風(言猶在耳。千古榜樣。莫謗釋迦老子好)　對揚遭貶剝(鼻孔為什麼。却在山僧手裏。八棒對十三。爾作麼生。放過一著。便打)
子母不相知(既不相知。為什麼却有啐啄。天然)
是誰同啐啄(百雜碎。老婆心切。且莫錯認)
啄覺(道什麼。落在第二頭)　猶在殼(何不出頭來)　重遭撲(錯。便打。兩重公案。三重四重了也)
天下衲僧徒名邈(放過了也。不須舉起。還有名邈得底麼。若名邈得。也是草裏漢。千古萬古黑漫漫。填溝塞壑無人會)

古佛有家風。雪竇一句頌了也。凡是出頭來。直是近傍不得。若近傍著。則萬里崖州。纔出頭來。便是落草。直饒七縱八橫。不消一捏。雪竇道。古佛有家風。不是如今恁麼也。釋迦老子。初生下來。一手指天。一手指地。目顧四方云。天上天下。唯我獨尊。雲門道。我當時若見。一棒打殺。與狗子喫却。貴要天下太平。如此方酬得恰好。所以啐啄之機。皆是古佛家風。若達此道者。便可一拳拳倒黃鶴樓。一踢踢翻鸚鵡洲。如大火聚。近之則燎却面門。如太阿劍。擬之則喪身失命。此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者。方能如此。苟或迷源滯句。決定搆這般說話不得。對揚遭貶剝。則是一賓一主。一問一答。於問答處。便有貶剝。謂之對揚遭貶剝。雪竇深知此事。所以只向兩句下。頌了。末後只是落草。為爾注破。子母不相知。是誰同啐啄。母雖啄。不能致子之啐。子雖啐。不能致母之啄。各不相知。當啐啄之時。是誰同啐啄。若恁麼會。也出雪竇末後句。不得在。何故。不見香嚴道。子啐母啄。子覺無殼。子母俱忘。應緣不錯。同道唱和。妙玄獨脚。雪竇不妨落草。打葛藤道

啄。此一字。頌鏡清答道還得活也無。覺。頌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。為什麼雪竇却便道。猶在殼。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。閃電機裏辨端倪。鏡清道。也是草裏漢。雪竇道。重遭撲。者難處些子。是鏡清道也是草裏漢。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。這句莫是猶在殼麼。且得沒交涉。那裏如此。若會得。繞天下行脚。報恩有分。山僧恁麼說話。也是草裏漢。天下衲僧徒名邈。誰不是名邈者。到這裏。雪竇自名邈不出。却更累他天下衲僧。且道鏡清作麼生是為這僧處。天下衲僧跳不出。

垂示云。斬釘截鐵。始可為本分宗師。避箭隈刀。焉能為通方作者。針芥不入處。則且置。白浪滔天時如何。試舉看。

【一七】舉。僧問香林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(大有人疑著。猶有這箇消息在)林云。坐久成勞(魚行水濁。鳥飛落毛。合取狗口好。作家眼目。鋸解稱鎚)。

香林道。坐久成勞。還會麼。若會得。百草頭上。罷却干戈。若也不會。伏聽處分。古人行脚。結交擇友。為同行道伴。撥草瞻風。是時雲門旺化廣南。香林得得出蜀。與鵝湖鏡清同時。先參湖南報慈。後方至雲門會下。作侍者十八年。在雲門處。親得親聞。他悟時雖晚。不妨是大根器。居雲門左右十八年。雲門常只喚遠侍者。纔應喏。門云是什麼。香林當時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。終不相契。一日忽云。我會也。門云。何不向上道將來。又住三年。雲門室中。垂大機辯。多半為他遠侍者。隨處入作。雲門凡有一言一句。都收在遠侍者處。香林後歸蜀。初住導江水晶宮。後住青城香林。智門祚和尚。本浙人。盛聞香林道化。特來入蜀參禮。祚乃雪竇師也。雲門雖接人無數。當代道行者。只香林一派最盛。歸川住院四十年。八十歲方遷化。嘗云。我四十年。方打成一片。凡示眾云。大凡行脚。參尋知識。要帶眼行。須分緇素。看淺深始得。先須立志。而釋迦老子。在因地時。發一言一念。皆是立志。後來僧問。如何是室內一盞燈。林云。三人證龜成鼈。又問。如何是衲衣下事。林云。臘月火燒山。古來答祖師意甚多。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。無爾計較作道理處。僧問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林云。坐久成勞。可謂言無味句無味。無味之談。塞斷人口。無爾出氣處。要見便見。若不見切忌作解會。香林曾遇作家來。所以有雲門手段。有三句體調。人多錯會道。祖師西來。九年面壁。豈不是坐久成勞。有什麼巴鼻。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。他是脚踏實地。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。臨時應用。所謂法隨法行。法幢隨處建立。雪竇因風吹火。傍指出一箇半箇。

一箇兩箇千萬箇(何不依而行之。如麻似粟。成群作隊作什麼)　脫却籠頭卸角馱(從今日去應須灑灑落落。還休得也未)
左轉右轉隨後來(猶自放不下。影影響響。便打)
紫胡要打劉鐵磨(山僧拗折拄杖子。更不行此令。賊過後張弓。便打。嶮)

雪竇直下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撈出放教爾見。聊聞舉著便會始得。也不妨是他屋裏兒孫。方能恁麼道。若能直下便恁麼會去。不妨奇特。一箇兩箇千萬箇。脫却籠頭卸角馱。灑灑落落。不被生死所染。不被聖凡情解所縛。上無攀仰。下絕己躬。一如他香林雪竄相似。何止只是千萬箇。直得盡大地人。悉皆如此。前佛後佛。也悉皆如此。苟或於言句中作解會。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似。其實纔舉。和聲便打。紫胡參南泉。與趙州岑大蟲同參。時劉鐵磨在溈山下卓庵。諸方皆不柰何他。一日紫胡得得去訪云。莫便是劉鐵磨否。磨云。不敢。胡云。左轉右轉。磨云。和尚莫顛倒。胡和聲便打。香林答這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却云。坐久成勞。若恁麼會得。左轉右轉隨後來也。且道雪竇如此頌出。意作麼生。無事好。試請舉看。

【一八】舉。肅宗皇帝(本是代宗此誤)問忠國師。百年後所須何物(預搔待痒。果然起模畫樣。老老大大作這去就。不可指東作西)國師云。與老僧作箇無縫塔(把不住)帝曰。請師塔樣(好與一剳)國師良 久云。會麼(停囚長智。直得指東劃西。將南作北。直得口似匾檐)帝云。不會(賴值不會。當時更與一拶。教伊滿口含霜。却較些子)國師云。吾有付法弟子耽源。却諳此事。請詔問之(賴值不掀倒禪床。何不與他本分草料。莫搽胡人好。放過一著)國師遷化後(可。惜果然錯認定盤星)帝詔耽源。問此意如何(子承父業去也。落在第二頭第三頭)源云。湘之南潭之北(也是把不住。兩兩三三作什麼。半開半合)雪竇著語云。獨掌不浪鳴(一盲引眾盲。果然隨語生解。隨邪逐惡作什麼)中有黃金。充一國(上是天下是地。無這箇消息。是誰分上事)雪竇著語云。山形拄杖子(拗折了也。也是起模畫樣)無影樹下合同船(祖師喪了也。闍黎道什麼)雪竇著語云。海晏河清(洪波浩渺白浪滔天。猶較些子)瑠璃殿上無知識(咄)雪竇著語云。拈了也(賊過後張弓。言猶在耳)。

肅宗代宗。皆玄宗之子孫。為太子時。常愛參禪。為國有巨盜。玄宗遂幸蜀。唐本都長安。為安祿山僭據。後都洛陽。肅宗攝政。是時忠國師。在鄧州白崖山住庵。今香嚴道場是也。四十餘年不下山。道行聞于帝里。上元二年勅中使。詔入內。待以師禮。甚敬重之。嘗與帝演無上道。師退朝。帝自攀車而送之。朝臣皆有慍色。欲奏其不便。國師具他心通。而先見聖奏曰。我在天帝釋前。見粟散天子。如閃電光相似。帝愈加敬重。及代宗臨御。復延止光宅

寺。十有六載。隨機說法。至大曆十年。遷化。山南府青銼山和尚。昔與國師同行。國師嘗奏帝令詔他。三詔不起。常罵國師耽名愛利。戀著人間。國師於他父于三朝中。為國師。他家父子。一時參禪。據傳燈錄所考。此乃是代宗設問。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。此却是肅宗問也。國師緣終。將入涅槃。乃辭代宗。代宗問曰。國師百年後。所須何物。也只是平常一箇問端。這老漢無風起浪。却道與老僧造箇無縫塔。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。做箇塔便了。為什麼却道。做箇無縫塔。代宗也不妨作家。與爾一拶道。請師塔樣。國師良 久云。會麼。奇怪這些子。最是難參。大小大國師。被他一拶。直得口似匾檐。然雖如此。若不是這老漢。幾乎弄倒了。多少人道。國師不言處。便是塔樣。若恁麼會。遶磨一宗掃地而盡。若謂良 久便是。啞子也合會禪。豈不見外道問佛。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 久。外道禮拜。贊嘆曰。世尊大慈大悲。開我迷雲。令我得入。及外道去後。阿難問佛。外道有何所證。而言得入。世尊云。如世良 馬。見鞭影而行。人多向良 久處會。有什麼巴鼻。五祖先師拈云。前面是珍珠瑪瑙。後面是瑪瑙珍珠。左邊是觀音勢至。右邊是文殊普賢。中間有箇旛子。被風吹著。道胡盧胡盧。國師云。會麼。帝曰。不會。却較些子。且道這箇不會。與武帝不識。是同是別。雖然似則似。是則未是。國師云。吾有付法弟子耽源。却諳此事。請詔問之。雪竇拈云。獨掌不浪鳴。代宗不會則且置。耽源還會麼。只消道箇請師塔樣。盡大地人不柰何。五祖先師拈云。爾是一國之師。為箇什麼不道却推與弟子。國師遷化後。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。源便來為國師。胡言漢語說道理。自然會他國師說話。只消一頌(祖庭事苑出齊時)湘之南潭之北。中有黃金充一國。無影樹下合同船。瑠璃殿上無知識。耽源名應真。在國師處作侍者。後住吉州耽源寺。時仰山來參耽源。源言重性惡不可犯。住不得。仰山先去參性空禪師。有僧問性空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空云。如人在千尺井中。不假寸繩出得此人。即答汝西來意。僧云。近日湖南暢和尚。亦為人東語西話。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(沙彌仰山)山後舉問耽源。如何出得井中人。耽源曰。咄。癡漢。誰在井中。仰山不契。後問溈山。山乃呼慧寂。山應諾。溈云。出了也。仰山因此大悟。云。我在耽源處得體。溈山處得用。也只是這一箇頌子。引人邪解不少。人多錯會道。相是相見。譚是譚論。中間有箇無縫塔。所以道。中有黃金充一國。帝與國師對答。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。帝不會。遂道瑠璃殿上無知識。又有底道。相是相州之南。潭是潭州之北。中有黃金充一國。頌官家眨眼顧視云。這箇是無縫塔。若恁麼會。不出情見。只如雪竇下四轉語。又作麼生會。今人殊不知古人意。且道。湘之南。潭之北。爾作麼生會。

中有黃金充一國。爾作麼生會。無影樹下合同船。爾作麼生會。瑠璃殿上無知識。爾作麼生會。若恁麼見得。不妨慶快平生。湘之南潭之北。雪竇道。獨掌不浪鳴。不得已與爾說。中有黃金充一國。雪竇道。山形拄杖子。古人道。識得拄杖子。一生參學事畢。無影樹下合同船。雪竇道。海晏河清。一時豁開戶牖。八面玲瓏。瑠璃殿上無知識。雪竇道。拈了也。一時與爾說了也。不妨難見。見得也好。只是有些子錯認處。隨語生解。至末後道拈了也。却較些子。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。後面單頌箇無縫塔子。

無縫塔(這一縫。大小大。道什麼)　見還難(非眼可見。瞎)　澄潭不許蒼龍蟠(見麼。洪波浩渺。蒼龍向什處蟠。這裏直得摸索不著)
層落落(莫眼花。眼花作什麼)
影團團(通身是眼。落七落八。兩兩三三舊路行。左轉右轉隨後來)　千古萬古與人看(見麼。瞎漢作麼生看。闍黎覷得見麼)

雪竇當頭道。無縫塔見還難。雖然獨露無私。則是要見時還難。雪竇忒殺慈悲。更向爾道。澄潭不許蒼龍蟠。五祖先師道。雪竇頌古一冊。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。猶較些子。多少人去他國師良 久處作活計。若恁麼會。一時錯了也。不見道。臥龍不鑒止水。無處有月波澄。有處無風浪起。又道。臥龍長怖碧潭清。若是這箇漢。直饒洪波浩渺。白浪滔天。亦不在裏許蟠。雪竇到此頌了。後頭著些子眼目。琢出一箇無縫塔。隨後說道。層落落影團團。千古萬古與人看。爾作麼生看。即今在什麼處。直饒爾見得分明。也莫錯認定盤星。
垂示云。一塵舉大地收。一花開世界起。只如塵未舉花未開時。如何著眼。所以道。如斬一綟絲。一斬一切斬。如染一綟絲。一染一切染。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。運出自己家珍。高低普應。前後無差。各各現成。儻或未然。看取下文。
【一九】舉。俱胝和尚。凡有所問(有什麼消息。鈍根阿師)只竪一指(這老漢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。熱則普天普地熱。寒則普天普地寒。換却天下人舌頭)。
若向指頭上會。則辜負俱胝。若不向指頭上會。則生鐵鑄就相似。會也恁麼去。不會也恁麼去。高也恁麼去。低也恁麼去。是也恁麼去。非也恁麼去。所以道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。一花欲開世界便起。一毛頭獅子。百億毛頭現。圓明道。寒則普天普地寒。熱則普天普地熱。山河大地。下徹黃泉。萬象森羅。上通霄漢。且道。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。若也識得。不消一捏。若識不得。礙塞殺人。俱胝和尚。乃婺州金華人。初住庵時。有一尼名實際。到庵直入。

更不下笠。持錫遶禪床三匝云。道得即下笠。如是三問。俱胝無對。尼便去。俱胝曰。天勢稍晚。且留一宿。尼曰道得即宿。胝又無對。尼便行。胝嘆曰。我雖處丈夫之形。而無丈夫之氣。遂發憤要明此事。擬棄庵往諸方參請。打疊行脚。其夜山神告曰。不須離此。來日有肉身菩薩。來為和尚說法。不須去。果是次日。天龍和尚到庵。胝乃迎禮。具陳前事。天龍只竪一指而示之。俱胝忽然大悟。是他當時鄭重專注。所以桶底易脫。後來凡有所問。只竪一指。長慶道。美食不中飽人喫。玄沙道。我當時若見。拗折指頭。玄覺云。玄沙恁麼道。意作麼生。雲居錫云。只如玄沙恁麼道。是肯伊。是不肯伊。若肯伊。何言拗折指頭。若不肯伊。俱胝過在什麼處。先曹山云。俱胝承當處莽鹵。只認得一機一境。一等是拍手撫掌。見他西園奇怪。玄覺又云。且道俱胝還悟也未。為什麼承當處莽鹵。若是不悟。又道平生。只用一指頭禪不盡。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。當時俱胝實然不會。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。只竪一指。因什麼。千人萬人。羅籠不住。撲他不破。爾若用作指頭會。決定不見古人意。這般禪易參。只是難會。如今人纔問著。也竪指竪拳。只是弄精魂。也須是徹骨徹髓。見透始得。俱胝庵中有一童子。於外被人詰曰。和尚尋常以何法示人。童子竪起指頭。歸而舉似師。俱胝以刀斷其指。童子叫喚走出。俱胝召一聲。童子回首。俱胝却竪起指頭。童子豁然領解。且道見箇什麼道理。及至遷化。謂眾曰。吾得天龍一指頭禪。平生用不盡。要會麼。竪起指頭便脫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云。古人道。俱胝只念三行呪。便得名超一切人。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。深亦竪起一指頭。招云。不因今日。爭識得這瓜州客。且道。意作麼生。祕魔平生。只用一杈。打地和尚凡有所問。只打地一下。後被人藏却他棒。却問如何是佛。他只張口。亦是一生用不盡。無業云。祖師觀此土有大乘根器。唯單傳心印。指示迷塗。得之者不揀愚之與智。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少實。大丈夫漢。即今直下休歇去。頓息萬緣去。超生死流。迥出常格。縱有眷屬莊嚴。不求自得。無業一生凡有所問。只道莫妄想。所以道。一處透。千處萬處一時透。一機明。千機萬機一時明。如今人總不恁麼。只管恣意情解。不會他古人省要處。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處。為什麼只用一指頭。須知俱胝到這裏。有深密為人處。要會得省力麼。還他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。熱則普天普地熱。山河大地。通上孤危。萬象森羅。徹下嶮峻什麼處得一指頭禪來。

對揚深愛老俱胝(癩兒牽伴。同道方知。不免是一機一境)　宇宙空來更有誰(兩箇三箇。更有一箇。也須打殺)

曾向滄溟下浮木(全是這箇。是則是。太孤峻生。破草鞋有什麼用處)
夜濤相共接盲龜(撈天摸地。有什麼了期。接得堪作何用。據令而行。趕向無佛世界。接得闍黎。一箇瞎漢)

雪竇會四六文章。七通八達。凡是諸訛奇特公案。偏愛去頌。對揚深愛老俱胝。宇宙空來更有誰。今時學者。抑揚古人。或賓或主。一問一答。當面提持。有如此為人處。所以道。對揚深愛老俱胝。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麼。自天地開闢以來。更有誰人。只是老俱胝一箇。若是別人須參雜。唯是俱胝老。只用一指頭。直至老死。時人多邪解道。山河大地也空。人也空。法也空。直饒宇宙一時空來。只是俱胝老一箇。且得沒交涉。曾向滄溟下浮木。如今謂之生死海。眾生在業海之中。頭出頭沒。不明自己。無有出期。俱胝老垂慈接物。於生死海中。用一指頭接人。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。令諸眾生得到彼岸。夜濤相共接盲龜。法華經云。如一眼之龜。值浮木孔。無沒溺之患。大善知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。教他向有佛世界。互為賓主。無佛世界坐斷要津。接得箇盲龜。堪作何用。
垂示云。堆山積嶽。撞牆磕壁。佇思停機。一場苦屈。或有箇漢出來掀翻大海。踢倒須彌。喝散白雲。打破虛空。直下向一機一境。坐斷天下人舌頭。無爾近傍處。且道從上來。是什麼人曾恁麼。試舉看。

【二〇】舉。龍牙問翠微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(諸方舊話。也要勘過)微云。與我過禪板來(用禪板作什麼。洎合放過。唸)牙過禪板與翠微(也是把不住。駕與青龍不解騎。可惜許。當面不承當)。微接得便打(着。打得箇死漢濟甚事。也落在第二頭了也)牙云。打即任打。要且無祖師西來意(這漢話在第二頭。賊過後張弓)牙又問臨濟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(諸方舊公案。再問將來。不直半文錢)濟云。與我過蒲團來(曹溪波浪如相似。無限平人被陸沈。一狀領過。一坑埋却)牙取蒲團過與臨濟(依前把不住。依前不伶俐。依俙越國。髣髴揚州)濟接得便打(著。可惜打這般死漢。一模脫出)牙云。打即任打。要且無祖師西來意(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。將謂得便宜。賊過後張弓)。

翠巖芝和尚云。當時如是。今時衲子。皮下還有血麼。溈山喆云。翠微臨濟。可謂本分宗師。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。不妨與後人作龜鑑。住院後有僧問。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。牙云。肯即肯。只是無祖師西來意。龍牙瞻前顧後。應病與藥。大溈則不然。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。明不明。劈脊便打。非惟扶豎翠微臨濟。亦不辜負來問。石門聰云。龍牙無人拶著。猶可。被箇衲子挨著。失却一隻眼。雪竇云。臨濟翠微。只解把住不解放開。我當時如作龍牙。待伊索蒲團禪板。拈起劈面便擲。五祖戒云。和尚得恁麼面

長。或云。祖師土宿臨頭。黃龍新云。龍牙驅耕夫之牛。奪飢人之食。既明則明矣。因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。會麼。棒頭有眼明如日。要識真金火裏看。大凡激揚要妙。提唱宗乘。向第一機下明得。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。儻或躊躇落在第二。這二老漢。雖然打風打雨。驚天動地。要且不曾打著箇明眼漢。古人參禪多少辛苦。立大丈夫志氣。經歷山川。參見尊宿。龍牙先參翠微臨濟。後參德山。遂問學人仗鎮鄆劍。擬取師頭時如何。德山引頸云。囚。牙云。師頭落也。山微笑便休去。次到洞山。洞山問。近離甚處。牙云。德山來。洞山云。德山有何言句。牙遂舉前話。洞山云。他道什麼。牙云。他無語。洞山云。莫道無語。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。牙於此有省。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。德山聞云。洞山老漢不識好惡。這漢死來多少時。救得有什麼用處。從他擔老僧頭遶天下走。龍牙根性聰敏。擔一肚皮禪。行脚。直向長安翠微。便問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微云。與我過禪板來。牙取禪板與微。微接得便打。牙云。打即任打。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又問臨濟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濟云。與我過蒲團來。牙取蒲團與臨濟。濟接得便打。牙云。打即任打。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他致箇問端。不妨要見他曲彔木床上老漢。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。可謂言不虛設。機不亂發。出在做工夫處。不見五洩參石頭。先自約曰。若一言相契。即住。不然即去。石頭據座。洩拂袖而出。石頭知是法器。即垂開示。洩不領其旨。告辭而出至門。石頭呼之云。闍黎。洩回顧。石頭云。從生至死。只是這箇。回頭轉腦。更莫別求。洩於言下大悟。又麻谷持錫到章敬。遶禪床三匝。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。敬云。是是。又到南泉。依前遶床振錫而立。南泉云。不是不是。此是風力所轉。終成敗壞。谷云。章敬道是。和尚為什麼道不是。南泉云。章敬即是。是汝不是。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一件事。如今人纔問著。全無些子用工夫處。今日也只是恁麼。明日也只是恁麼。爾若只恁麼盡未來際。也未有了日。須是抖擻精神。始得有少分相應。爾看龍牙發一問道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翠微云。與我過禪板來。牙過與微。微接得便打。牙當時取禪板時。豈不知翠微要打他。也不得便道他不會。為什麼却過禪板與他。且道當機承當得時。合作麼生。他不向活水處用。自去死水裏作活計。一向作主宰。便道打即任打。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又走去河北參臨濟。依前恁麼問。濟云。與我過蒲團來。牙過與濟。濟接得便打。牙云。打即任打。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且道二尊宿。又不同法嗣。為什麼答處相似。用處一般。須知古人。一言一句。不亂施為。他後來住院。有僧問云。和尚當時見二尊宿。是肯他不肯他。牙云。肯則肯。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爛泥裏有刺。放過與人。已落第二。這老

漢把得定。只做得洞下尊宿。若是德山臨濟門下。須知別有生涯。若是山僧則不然。只向他道。肯即未肯。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不見僧問大梅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梅云。西來無意。鹽官聞云。一箇棺材。兩箇死漢。玄沙聞云。鹽官是作家。雪竇道。三箇也有。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意。却向他道西來無意。爾若恁麼會。墮在無事界裏。所以道。須參活句。莫參死句。活句下薦得。永劫不忘。死句下薦得。自救不了。龍牙恁麼道。不妨盡善。古人道相續也大難。他古人一言一句。不亂施為。前後相照。有權有實。有照有用。賓主歷然。互換縱橫。若要辨其親切。龍牙雖不昧宗乘。爭柰落在第二頭。當時二尊宿。索禪板蒲團。牙不可不知他意。是他要用他胸襟裏事。雖然如是。不妨用得太峻。龍牙恁麼問。二老恁麼答。為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。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。雪竇拈出令人看。

龍牙山裏龍無眼(瞎。謾別人即得。泥裏洗土塊。天下人總知)　死水何曾振古風(忽然活時無奈何。累及天下人出頭不得)
禪板蒲團不能用(教阿誰說。爾要禪板蒲團作什麼。莫是分付闍黎麼)
只應分付與盧公(也則分付不著。漆桶莫作這般見解)

雪竇據欵結案。他雖恁麼頌。且道意在什麼處。甚處是無眼。甚處是死水裏。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。所以道。澄潭不許蒼龍蟠。死水何曾有獰龍。不見道。死水不藏龍。若是活底龍。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。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去。被人打。他却道打即任打。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。雖然如此。且道。雪竇是扶持伊是減他威光。人多錯會道。為什麼。只應分付與盧公。殊不知。却是龍牙分付與人。大凡參請。須是向機上辨別。方見他古人相見處。禪板蒲團不能用。翠微云。與我過禪板來。牙過與他。豈不是死水裏作活計。分明是駕與青龍。只是他不解騎。是不能用也。只應分付與盧公。往往喚作六祖非也。不曾分付與人。若道分付與人要用打人。却成箇什麼去。昔雪竇自呼為盧公。他題晦迹自貽云。圖畫當年愛洞庭。波心七十二峯青。而今高臥思前事。添得盧公倚石屏。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。又恐人錯會。所以別頌要剪人疑解。雪竇復拈云。

這老漢。也未得勦絕。復成一頌(灼然。能有幾人知。自知較一半。賴有末後句)盧公付了亦何憑(盡大地討恁麼人也難得。教誰領話)坐倚休將繼祖燈(草裏漢。打入黑山下坐。落在鬼窟裏去也)堪對暮雲歸未合(一箇半箇。舉著即錯。果然出不得)遠山無限碧層層(塞却爾眼塞却爾耳。沒溺深坑。更參三十年)。

盧公付了亦何憑。有何憑據。直須向這裏恁麼會去。更莫守株待兔。髑髏前一時打破。無一點事在胸中。放教灑灑落落地。又何必要憑。或坐或倚。不消作佛法道理。所以道。坐倚休將繼祖燈。雪竇一時拈了也。他有箇轉身處。末後自露箇消息。有些子好處道。堪對暮雲歸未合。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。暮雲歸欲合未合之時。爾道作麼生。遠山無限碧層層。依舊打入鬼窟裏去。到這裏得失是非。一時坐斷灑灑落落。始較些子。遠山無限碧層層。且道是文殊境界耶。是普賢境界耶。是觀音境界耶。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。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(終)

垂示云。建法幢立宗旨。錦上鋪花。脫籠頭卸角馱。太平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。舉一明三。其或未然。依舊伏聽處分。

【二一】舉。僧問智門。蓮花未出水時如何(鉤在不疑之地。泥裏洗土塊。那裏得這消息來)智門云。蓮花(一二三四五六七。疑殺天下人)僧云。出水後如何(莫向鬼窟裏作活計。又恁麼去也)門云。荷葉(幽州猶自可。最苦是江南。兩頭三面。笑殺天下人)。

智門若是應機接物。猶較些子。若是截斷眾流。千里萬里。且道這蓮花。出水與未出水。是一是二。若恁麼見得。許爾有箇入處。雖然如是。若道是一。顢頇佛性儱侗真如。若道是二。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麼歇期。且道古人意作麼生。其實無許多事。所以投子道爾但莫著名言數句。若了諸事自然不著即無許多位次不同。爾攝一切法。一切法攝爾不得。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與他安立名字。誑謊爾諸人得麼。爾諸人問故所以有言。爾若不問。教我向爾道什麼即得。一切事。皆是爾將得來。都不干我事。古人道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。不見雲門舉僧問靈雲云。佛未出世時如何。雲豎起拂子。僧云。出世後如何。雲亦豎起拂子。雲門云。前頭打著。後頭打不著。又云不說出與不出。何處有伊問時節也。古人一問一答。應時應節無許多事。爾若尋言逐句。了無交涉。爾若能言中透得言。意中透得意。機中透得機。放令閑閑地。方見智門答話處。問佛未出世時如何。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。斑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。父母未生時如何。雲門道。從古至今。只是一段事。無是無非。無得無失。無生與未生。古人到這裏。放一綫道有出有入。若是未了底人。扶籬摸壁。依草附木。或教他放下。又打入莽莽蕩蕩荒然處去。若是得底人。二六時中。不依倚一物。雖不依倚一物。若露一機一境。作麼生摸索他。這僧問道。蓮花未出水時如何。智門云。蓮花。便只攔問一答。不妨奇特。諸方皆謂之顛倒語。那裏如此。不見垂頭道。常貴未開口已前。猶較些子。古人露機處。已是漏逗了也。如今學者。不省古人意。只管去。理論出水與未出水。有什麼交涉。不見僧問智門。如何是般若體。門云。蚌含明月。僧云如何是般若用。門云。兔子懷胎。看他如此對答。天下人討他語脈不得。或有人問夾山道。蓮花未出水時如何。只對他道。露柱燈籠。且道與蓮花是同是別。出水後如何。對他道。杖頭挑日月。脚下太泥深。爾且道是不是。且莫錯認定盤星。雪竇忒殺慈悲。打破人情解。所以頌出。

蓮花荷葉報君知(老婆心切。見成公案。文彩已彰)　出水何如未出時(泥裏洗土塊。分開也好。不可儱侗去也)

江北江南問王老(主人公在什麼處。問王老師作什麼。爾自踏破草鞋)
一狐疑了一狐疑(一坑埋却。自是爾疑。不免疑情未息。打云。會麼)

智門本是浙人。得得入川參香林。既徹。却回住隋州智門。雪竇是他的子。見得好窮玄極妙。直道蓮花荷葉報君知。出水何如未出時。這裏要人直下便會。山僧道。未出水時如何。露柱燈籠。出水後如何。杖頭挑日月。脚下太泥深。爾且莫錯認定盤星。如今人咬人言句者。有甚麼限。爾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。未出水時是什麼時節。若向這裏見得。許爾親見智門。雪竇道。爾若不見。江北江南問王老。雪竇意道。爾只管去江北江南。問尊宿出水與未出水。江南添得兩句。江北添得兩句。一重。添一重。展轉生疑。且道何時得不疑去。如野狐多疑。氷凌上行。以聽水聲。若不鳴方可過河。參學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。幾時得平穩去。
垂示云。大方無外細若隣虛。擒縱非他。卷舒在我。必欲解粘去縛。直須削迹吞聲。人人坐斷要津。箇箇壁立千仞。且道是什麼人境界。試舉看。

【二二】舉雪峯示眾云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(見怪不怪。其怪自壞。大小大怪事。不妨令人疑着)汝等諸人。切須好看(囚。一場漏逗)長慶云。今日堂中。大有人喪身失命(普州人送賊。以己方人)僧舉似玄沙(同坑無異土。奴見婢殷勤。同病相憐)玄沙云。須是稜兄始得。雖然如此。我即不恁麼(不免作野狐精見解。是什麼消息。毒氣傷人)僧云。和尚作麼生(也好拶著這老漢)玄沙云。用南山作什麼(釣魚船上謝三郎。只這野狐精。猶較些子。喪身失命也不知)雲門以拄杖。攛向雪峯面前。作怕勢(怕他作什麼。一子親得。一等是弄精魂。諸人試辨看)。

爾若平展一任平展。爾若打破一任打破。雪峯與巖頭欽山同行。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。後參德山。方打破漆桶。一日率巖頭訪欽山。至鼇山店上阻雪。巖頭每日只是打睡。雪峯一向坐禪。巖頭喝云。噇眠去。每日床上。恰似七村裏土地相似。他時後日。魔魅人家男女去在。峯自點胸云。某甲這裏未穩在。不敢自瞞。頭云。我將謂爾已後。向孤峯頂上。盤結草庵。播揚大教。猶作這箇語話。峯云。某甲實未穩在。頭云。爾若實如此。據爾見處。一一通來。是處我與爾證明。不是處與爾剗却。峯遂舉見鹽官上堂舉色空義。得箇入處。頭云。此去三十年。切忌舉著。峯又舉。見洞山過水頌。得箇入處。頭云。若與麼自救不了。後到德山。問從上宗乘中事。學人還有分也無。山打一棒。道什麼。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。頭遂喝云。爾不聞道。從門入者。不是家珍。峯云。他後如何即是。頭云。他日若欲播揚大教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。與我蓋天蓋地去。峯於言下大悟。便禮拜。起來連聲叫云。今日始是鼇山成道。

今日始是鰲山成道。後回閩中住象骨山。自貽作頌云。人生倏忽暫須臾。浮世那能得久居。出嶺纔登三十二。入閩早是四旬餘。他非不用頻頻舉。已過應須旋旋除。奉報滿朝朱紫貴。閻王不怕佩金魚。凡上堂示眾云。一一蓋天蓋地。更不說玄說妙。亦不說心說性。突然獨露。如大火聚。近之則燎却面門。似太阿劍。擬之則喪身失命。若也佇思停機。則沒干涉。只如百丈問黃檗。甚處去來。檗云。大雄山下採菌去來。丈云。還見大蟲麼。檗便作虎聲。丈便拈斧作斫勢。檗遂打百丈一摑。丈吟吟而。笑便歸陞座謂眾云。大雄山有一大蟲。汝等諸人。切須好看。老僧今日。親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便問曾到此間麼。云曾到。或云不曾到。州總云喫茶去。院主云。和尚尋常問僧。曾到與不曾到。總道喫茶去。意旨如何。州云。院主。主應諾州云。喫茶去。紫胡門下立一牌。牌上書云。紫胡有一狗。上取人頭。中取人腰。下取人脚。擬議則喪身失命。或新到纔相看。師便喝云。看狗。僧纔回首。師便歸方丈。正如雪峯道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。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正當恁麼時。爾作麼生祇對。不躡前蹤。試請道看。到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。一切公案語言。舉得將來。便知落處。看他恁麼示眾。且不與爾說行說解。還將情識測度得麼。是他家兒孫。自然道得恰好。所以古人道。承言須會宗。勿自立規矩。言須有格外。句須要透關。若是語不離。窠窟。墮在毒海中也。雪峯恁麼示眾。可謂無味之談。塞斷人口。長慶玄沙。皆是他家屋裏人。方會他恁麼說話。只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。諸人還知落處麼。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。不見真淨有頌云。打鼓弄琵琶。相逢兩會家。雲門能唱和。長慶解隨邪。古曲無音韻。南山鼈鼻蛇。何人知此意。端的是玄沙。只如長慶恁麼祇對。且道意作麼生。到這裏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方可搆得。若有纖毫去不盡。便搆他底不得。可惜許。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。道堂中纔有聞處。便是喪身失命。有者道。元無一星事。平白地上說這般話疑人。人聞他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爾便疑著。若恁麼會。且得沒交涉。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。既不恁麼會。又作麼生會。後來有僧舉似玄沙。玄沙云。須是稜兄始得。雖然如是。我即不恁麼。僧云。和尚又作麼生。沙云。用南山作什麼。但看玄沙語中便有出身處。便云。用南山作什麼。若不是玄沙。也大難酬對。只如他恁麼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。且道在什麼處。到這裏須是向上人方會恁麼說話。古人道。釣魚船上謝三郎。不愛南山鼈鼻蛇。却到雲門。以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。雲門有弄蛇手脚。不犯鋒鋩。明頭也打著。暗頭也打著。他尋常為人。如舞太阿劍相似。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。有時飛向三千里外取人頭。雲門攛拄

杖作怕勢。且不是弄精魂。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。作家宗師。終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計。雪竇只為愛雲門契證得雪峯意。所以頌出。

象骨巖高人不到(千箇萬箇摸索不著。非公境界)　到者須是弄蛇手(是精識精是賊識賊。成群作隊作什麼。也須是同火始得)
稜師備師不柰何(一狀領過。放過一著)
喪身失命有多少(罪不重科。帶累平人)
韶陽知(猶較些子。這老漢只具一隻眼。老漢不免作伎倆)　重撥草(落草漢有什麼用處。果然在什麼處。便打)
南北東西無處討(有麼有麼。闍黎眼瞎)
忽然突出拄杖頭(看高著眼。便打)　拋對雪峯大張口(自作自受。吞却千箇萬箇濟什麼事。天下人摸索不著)
大張口兮同閃電(兩重公案。果然。賴有末後句)
剔起眉毛還不見(蹉過了也。五湖四海。覓恁麼人也難得。如今在什麼處)
如今藏在乳峯前(向什麼處去也。大小雪竇也作這去就。山僧今日。也遭一口)
來者一一看方便(瞎。莫向脚跟下看。看取上座脚跟下。著一箭了也)
師高聲喝云。看脚下(賊過後張弓。第二頭第三頭。重言不當吃)

象骨巖高人不到。到者須是弄蛇手。雪峯山下有象骨巖。雪峯機鋒高峻。罕有人到他處。雪竇是他屋裏人。毛羽相似。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明。只這鼈鼻蛇。也不妨難弄。須是解弄始得。若不解弄反被蛇傷。五祖先師道。此鼈鼻蛇。須是有不傷犯手脚底機。於他七寸上。一捏捏住。便與老僧把手共行。長慶玄沙。有這般手脚。雪竇道。稜師備師不柰何。人多道長慶玄沙不柰何。所以雪竇獨美雲門。且得沒交涉。殊不知三人中。機無得失。只是有親疎。且問諸人。什麼處。是稜師備師不柰何處。喪身失命有多少。此頌長慶道今日堂中。大有人喪身失命。到這裏。須是有弄蛇手。子細始得。雪竇出他雲門。所以一時撥却。獨存雲門一箇。道韶陽知。重撥草。蓋為雲門知他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落處。所以重撥草。雪竇頌到這裏。更有妙處云。南北東西無處討。爾道在什麼處。忽然突出拄杖頭。元來只在這裏。爾不可便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。雲門以拄杖擲向雪峯面前作怕勢。雲門便以拄杖作鼈鼻蛇用。有時却云。拄杖子化為龍。吞却乾坤了也。山河大地甚處得來。只是一條拄杖子。有時作龍。有時作蛇。為什麼如此。到這裏方知。古人道心隨萬境轉。轉處實能幽。頌道。拋對雪峯大張口。大張口兮同閃電。雪竇有餘才。拈出雲門毒蛇云。只這大張口兮同於閃電相似。爾若擬議。則喪身失命。剔起眉毛還不

見。向什麼處去也。雪竇頌了。須去活處為人。將雪峯蛇自拈自弄。不妨殺活臨時。要見麼。云如今藏在乳峯前。乳峯乃雪竇山名也。雪竇有頌云。石總四顧滄溟窄。寥寥不許白雲白。長慶玄沙雲門。雖弄得了不見。却云。如今藏在乳峯前。來者一一看方便。雪竇猶涉廉纖在。不言便用。却高聲喝云。看脚下。從上來有多少人拈弄。且道還曾傷著人。不曾傷著人師便打。

垂示云。玉將火試。金將石試。劍將毛試。水將杖試。至於衲僧門下。一言一句。一機一境。一出一入。一挨一拶。要見深淺。要見向背。且道將什麼。試請舉看。

【二三】舉。保福長慶遊山次(這兩箇落草漢)福以手指云。只這裏便是妙峯頂(平地上起骨堆。切忌道著。掘地深埋)慶云。是則是。可惜許(若不是鐵眼銅睛幾被惑了。同病相憐。兩箇一坑埋却)雪竇著語云。今日共這漢遊山。圖箇什麼(不妨減人斤兩。猶較些子。傍人按劍)復云。百千年後不道無。只是少(少賣弄。也是雲居羅漢)後舉似鏡清(有好有惡)清云。若不是孫公。便見髑髏遍野(同道者方知。大地茫茫愁殺人。奴見婢慇懃。設使臨濟德山出來。也須喫棒)。

保福長慶鏡清。總承嗣雪峯。他三人同得同證。同見同聞。同拈同用。一出一入。遞相挨拶。蓋為他是同條生底人。舉著便知落處。在雪峯會裏。居常問答。只是他三人。古人行住坐臥。以此道為念。所以舉著便知落處。一日遊山次。保福以手指云。只這裏便是妙峯頂。如今禪和子。恁麼問著。便只口似匾檐。賴值問著長慶。爾道保福恁麼道。圖箇什麼。古人如此。要驗他有眼無眼。是他家裏人。自然知他落處。便對他道。是即是可惜許。且道長慶恁麼道。意旨如何。不可一向恁麼去也。似則似。罕有等閑無一星事。賴是長慶識破他。雪竇著語云。今日共這漢遊山。圖箇什麼。且道落在什麼處。復云。百千年後不道無。只是少。雪竇解點胸正似黃檗道不道無禪。只是無師。雪竇恁麼道。也不妨險峻。若不是同聲相應。爭得如此孤危奇怪。此謂之著語。落在兩邊。雖落在兩邊。却不住兩邊。後舉似鏡清。清云。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遍野孫公乃長慶俗姓也。不見僧問趙州。如何是妙峯孤頂。州云。老僧不答爾這話。僧云。為什麼不答這話。州云。我若答爾。恐落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峯孤頂。德雲比丘。從來不下山。善財去參。七日不逢。一日却在別峯相見。及乎見了。却與他說一念三世。一切諸佛。智慧光明。普見法門。德雲既不下山。因什麼却在別峯相見。若道他下山。教中道。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。常在妙峯孤頂到這裏。德雲與善財。的的在那裏。自後李長者打葛藤。打得好。道妙峯孤頂。是一味平等法門。一一皆真。一一皆全。向無得無失。無是無非處獨露。所以善財不見。到稱性處。如眼不自見。耳不自聞。指不自

觸。如刀不自割。火不自燒。水不自洗。到這裏。教中大有老婆相為處。所以放一線道。於第二義門。立賓立主。立機境立問答。所以道。諸佛不出世。亦無有涅槃。方便度眾生。故現如斯事。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鏡清雪竇恁麼道去。當時不能拍拍相應。所以盡大地人髑髏遍野。鏡清恁麼證將來。那兩箇恁麼用將來。雪竇後面頌出更顯煥。頌云。

妙峯孤頂草離離(和身沒却。脚下已深數丈也)　拈得分明付與誰(用作什麼。大地沒人知。乾屎橛堪作何用。拈得鼻孔失却口)
不是孫公辨端的(錯看箭。著賊了也不知)
髑髏著地幾人知(更不再活。如麻似粟。闍黎拈得鼻孔失却口)

妙峯孤頂草離離。草裏輥有什麼了期。拈得分明付與誰。什麼處是分明處。頌保福道只這裏便是妙峯頂。不是孫公辨端的。孫公見什麼道理。便云。是則是可惜許。只如髑髏著地幾人知。汝等諸人還知麼瞎。
垂示云。高高峯頂立。魔外莫能知。深深海底行。佛眼覷不見。直饒眼似流星。機如掣電。未免靈龜曳尾。到這裏合作麼生。試舉看。

【二四】舉。劉鐵磨到溈山(不妨難湊泊。這老婆不守本分)山云老牸牛。汝來也(點。探竿影草。向什麼處見聱訛)磨云。來日臺山大會齋。和尚還去麼(箭不虛發。大唐打鼓新羅舞。放去太速收來太遲)溈山放身臥(中也。爾向什麼處見溈山。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)磨便出去(過也。見機而作)。

劉鐵磨(尼也)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擬議則喪身失命。禪道若到緊要處。那裏有許多事。他作家相見。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。隔山見煙便知是火。拶著便動。捺著便轉。溈山道。老僧百年後。向山下檀越家。作一頭水牯牛。左脇下書五字云。溈山僧某甲。且正當恁麼時。喚作溈山僧。即是喚作水牯牛。即是。如今人問著。管取分疎不下。劉鐵磨久參機鋒峭峻。人號為劉鐵磨。去溈山十里卓庵。一日去訪溈山。山見來便云。老牸牛。汝來也。磨云。來日臺山大會齋。和尚還去麼。溈山放身便臥。磨便出去。爾看他一如說話相似。且不是禪又不是道。喚作無事會得麼。溈山去臺山。自隔數千里。劉鐵磨因什麼却令溈山去齋。且道意旨如何。這老婆會他溈山說話。絲來線去。一放一收。互相酬唱。如兩鏡相照。無影像可觀。機機相副。句句相投。如今人三搭不迴頭。這老婆一點也瞞他不得。這箇却不是世諦情見。如明鏡當臺。明珠在掌。胡來胡現。漢來漢現。是他知有向上事。所以如此。如今只管做無事會。四祖

演和尚道。莫將有事為無事。往往事從無事生。爾若參得透去。見他恁麼如尋常人說話一般。多被言語隔礙。所以不會。唯是知音方會他底只如乾峯示眾云。舉一不得舉二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。雲門出眾云。昨日有一僧。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。乾峯云。典座今日不得普請。看他兩人。放則雙放。收則雙收。溈仰下謂之境致。風塵草動。悉究端倪。亦謂之隔身句。意通而語隔。到這裏。須是左撥右轉方是作家。

曾騎鐵馬入重城(慣戰作家。塞外將軍。七事隨身)　勅下傳聞六國清(狗銜赦書。寰中天子。爭奈海晏河清)
猶握金鞭問歸客(是什麼消息一條拄杖兩人扶。相招同往又同來)
夜深誰共御街行(君向瀟湘我向秦。且道行作什麼)

雪竇頌。諸方以為極則。一百頌中。這一頌最具理路。就中極妙。貼體分明頌出。曾騎鐵馬入重城。頌劉鐵磨恁麼來。勅下傳聞六國清。頌溈山恁麼問。猶握金鞭問歸客。頌磨云。來日臺山大會齋。和尚還去麼。夜深誰共御街行。頌溈山放身便臥。磨便出去。雪竇有這般才調。急切處向急切處頌。緩緩處向緩緩處頌。風穴亦曾拈。同雪竇意。此頌諸方皆美之。高高峯頂立。魔外莫能知。深深海底行。佛眼覷不見。看他一箇放身臥。一箇便出去。若更周遮。一時求路不見。雪竇頌意最好。是曾騎鐵馬入重城。若不是同得同證。焉能恁麼。且道得箇什麼意。不見僧問風穴。溈山道。老牸牛汝來也。意旨如何。穴云。白雲深處金龍躍。僧云。只如劉鐵磨道。來日臺山大會齋。和尚還去麼。意旨如何。穴云碧波心裏玉兔驚。僧云。溈山便作臥勢。意旨如何。穴云。老倒疎慵無事日。閑眠高臥對青山。此意亦與雪竇同也。
垂示云。機不離位。墮在毒海。語不驚群。陷於流俗。忽若擊石火裏別緇素。閃電光中辨殺活。可以坐斷十方。壁立千仞。還知有恁麼時節麼。試舉看。

【二五】舉。蓮花峯庵主。拈拄杖示眾云(看。頂門上具一隻眼。也是時人窠窟)古人到這裏。為什麼不肯住(不可向虛空裏釘橛。權立化城)眾無語(千箇萬箇如麻似粟。却較些子。可惜許。一棚傻鶻)自代云。為他途路不得力(若向途中辨。猶爭半月程。設使得力堪作什麼。豈可全無一箇)復云。畢竟如何(千人萬人只向箇裏坐却。千人萬人中一箇兩箇會)又自代云。椰[木*栗]橫擔不顧人。直入千峯萬峯去(也好與三十棒。只為他擔板。腦後見腮。莫與往來)。

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峯庵主麼。脚跟也未點地在。國初時在天台蓮花峯卓庵。古人既得道之後。茅茨石室中。折脚鐺兒內。煮野菜根喫

過日。且不求名利。放曠隨緣。垂一轉語。且要報佛祖恩。傳佛心印。纔見僧來。便拈拄杖云。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。前後二十餘年。終無一人答得。只這一問。也有權有實。有照有用。若也知他圈纘。不消一捏。爾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。既是宗師所為。何故只守一橛。若向箇裏見得。自然不向情塵上走。凡二十年中。有多少人。與他平展下語呈見解。做盡伎倆。設有箇道得。也不到他極則處。況此事雖不在言句中。非言句即不能辨。不見道。道本無言因言顯道。所以驗人端的處。下口便知音。古人垂一言半句。亦無他。只要見爾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。所以自代云。為他途路不得力。看他道得。自然契理契機。幾曾失却宗旨。古人云。承言須會宗。勿自立規矩。如今人只管撞將去便了。得則得。爭柰顢頇儱侗。若到作家面前。將三要語印空。印泥印水驗他。便見方木逗圓孔。無下落處。到這裏討一箇同得同證。臨時向什麼處求。若是知有底人。開懷通箇消息。有何不可。若不遇人。且卷而懷之。且問爾諸人。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。因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。古人到此不肯住。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。石室善道和尚。當時遭沙汰。常以拄杖示眾云。過去諸佛也恁麼。未來諸佛也恁麼。現前諸佛也恁麼。雪峯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眾云。這箇只為中下根人。時有僧出問云。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。峯拈拄杖便去。雲門云。我即不似雪峯打破狼籍。僧問未審和尚如何。雲門便打。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。為爾外見有山河大地。內見有見聞覺知。上見有諸佛可求。下見有眾生可度。直須一時吐却。然後十二時中。行住坐臥。打成一片。雖在一毛頭上。寬若大千沙界。雖居鑊湯爐炭中。如在安樂國土。雖居七珍八寶中。如在茅茨蓬蒿下。這般事。若是通方作者。到古人實處。自然不費力。他見無人搆得他底。復自徵云。畢竟如何。又柰何不得。自云。椰[木*栗]橫擔不顧人。直入千峯萬峯去。這箇意又作麼生。且道指什麼處為地頭不妨句中有眼。言外有意。自起自倒。自放自收。豈不見嚴陽尊者。路逢一僧。拈起拄杖云。是什麼。僧云。不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拄杖。地上劄一下云。還識麼。僧云。不識嚴云。土窟子也不識。嚴復以拄杖擔云會麼。僧云不會。嚴云椰[木*栗]橫擔不顧人。直入千峯萬峯去。古人到這裏。為什麼不肯住。雪竇有頌云。誰當機舉不賺。亦還希。摧殘峭峻銷鑠玄微。重關曾巨闢。作者未同歸。玉兔乍圓乍缺。金烏似飛不飛。盧老不知何處去。白雲流水共依依。因什麼山僧道。腦後見腮莫與往來。纔作計較。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。若見得徹信得及。千人萬人。自然羅籠不住。柰何不得。動著拶著。自然有殺有活。雪竇會他意道直入千峯萬峯去。方始成頌。要知落處。看取雪竇頌云。

眼裏塵沙耳裏土(懞憧三百檐。鶻鶻突突有什麼限。更有恁麼漢)　千峯萬峯不肯住(爾向什麼處去。且道是什麼消息)
落花流水太茫茫(好箇消息。閃電之機。徒勞佇思。左顧千生右顧萬劫)
剔起眉毛何處去(脚跟下更贈一對眼。元來只在這裏。還截得庵主脚跟麼。雖然如是。也須是到這田地始得。打云。為什麼只在這裏)

雪竇頌得甚好。有轉身處。不守一隅。便道眼裏塵沙耳裏土。此一句頌蓮花峯庵主。衲僧家到這裏。上無攀仰下絕己躬。於一切時中如癡似兀。不見南泉道。學道之人。如癡鈍者也難得。禪月詩云。常憶南泉好言語。如斯癡鈍者還希。法燈云。誰人知此意。令我憶南泉。南泉又道。七百高僧。盡是會佛法底人。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。只會道。所以得他衣鉢。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。雪竇拈云。眼裏著沙不得。耳裏著水不得。或若有箇漢。信得及把得住。不受人瞞。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。便請高掛鉢囊。拗折拄杖。管取一員無事道人。又云。眼裏著得須彌山。耳裏著得大海水。有一般漢。受人商量。祖佛言教。如龍得水。似虎靠山。却須挑起鉢囊。橫擔拄杖。亦是一員無事道人。復云。恁麼也不得。不恁麼也不得。然後沒交涉。三員無事道人中。要選一人為師。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。何故或遇惡境界。或遇奇特境界。到他面前。悉皆如夢相似。不知有六根。亦不知有旦暮。直饒到這般田地。切忌守寒灰死火。打入黑漫漫處去。也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。不見古人道。莫守寒巖異草青。坐却白雲宗不妙。所以蓮花峯庵主道。為他途路不得力。直須是千峯萬峯去始得。且道喚什麼作千峯萬峯。雪竇只愛他道椰[木*栗]橫擔不顧人。直入千峯萬峯去。所以頌出。且道向什麼處去。還有知得去處者麼。落花流水太茫茫。落花紛紛。流水茫茫。閃電之機。眼前是什麼。剔起眉毛何處去。雪竇為什麼也不知他去處。只如山僧道適來舉拂子。且道即今在什麼處。爾諸人若見得。與蓮花峯庵主同參。其或未然。三條椽下。七尺單前。試去參詳看。

【二六】舉。僧問百丈。如何是奇特事(言中有響。句裏呈機。驚殺人。有眼不曾見)丈云。獨坐大雄峯(凜凜威風四百州。坐者立者二俱敗缺)
僧禮拜(伶俐衲僧。也有恁麼人。要見恁麼事)丈便打(作家宗師。何故來言不豊。令不虛行)。

臨機具眼。不顧危亡。所以道。不入虎穴。爭得虎子。百丈尋常如虎插翅相似。這僧也不避死生。敢捋虎鬚便問。如何是奇特事。這僧也具眼。百丈便與他擔荷云。獨坐大雄峯。其僧便禮拜。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。這僧禮拜。與尋常不同。也須是具眼始

得。莫教平生心膽向人傾。相識還如不相識。只這僧問。如何是奇特事。百丈云。獨坐大雄峯。僧禮拜。丈便打。看他放去則一時俱是。收來則掃蹤滅跡。且道他便禮拜意旨如何。若道是好。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。若道是不好。他禮拜有什麼不得處。到這裏須是識休咎別緇素。立向千峯頂上始得。這僧便禮拜。似捋虎鬚相似。只爭轉身處。賴值百丈頂門有眼。肘後有符。照破四天下。深辨來風。所以便打。若是別人無柰他何。這僧以機投機。以意遣意。他所以禮拜。如南泉云。文殊普賢。昨夜三更。起佛見法見。各與二十棒。貶向二鐵圍山去也。時趙州出眾云。和尚棒教誰喫。泉云。王老師有什麼過。州禮拜。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。纔到當機拈弄處。自然活鱍鱍地。五祖先師常說。如馬前相撲相似。爾但常教見聞聲色一時坐斷。把得定作得主。始見他百丈。且道放過時作麼生。看取雪竇頌出云。

祖域交馳天馬駒(五百年一間生。千人萬人中有一箇半箇。子承父業)　化門舒卷不同途(已在言前。渠儂得自由。還他作家手段)
電光石火存機變(劈面來也。左轉右轉。還見百丈為人處也無)
堪笑人來捋虎鬚(好與三十棒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。不免喪身失命。放過闍黎一著)

雪竇見得透。方乃頌出。天馬駒日行千里。橫行竪走。奔驟如飛。方名天馬駒。雪竇頌百丈於祖域之中。東走向西。西走向東。一來一往。七縱八橫。殊無少礙。如天馬駒相似。善能交馳。方見自由處。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大用。不見僧問馬祖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祖便打云。我若不打爾。天下人笑我去在。又問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祖云。近前來向爾道。僧近前。祖劈耳便掌云。六耳不同謀。看他恁麼得大自在。於建化門中。或卷或舒。有時舒不在卷處。有時卷不在舒處。有時卷舒俱不在。所以道同塗不同轍。此頌百丈有這般手脚。雪竇道。電光石火存機變。頌這僧如擊石火似閃電光。只在些子機變處。巖頭道。却物為上。逐物為下。若論戰也。箇箇立在轉處。雪竇道。機輪曾未轉。轉必兩頭走。若轉不得。有什麼用處。大丈夫漢。也須是識些子機變始得。如今人只管供他欵。彼他穿却鼻孔。有什麼了期。這僧於電光石火中。能存機變。便禮拜。雪竇道堪笑人來捋虎鬚。百丈似一箇大蟲相似。堪笑這僧去捋虎鬚。
垂示云。問一答十。舉一明三見兔放鷹。因風吹火。不惜眉毛則且置。只如入虎穴時如何。試舉看。

【二七】舉。僧問雲門。樹凋葉落時如何(是什麼時節。家破人亡。人亡家破)雲門云。體露金風(撐天拄地。斬釘截鐵。淨裸裸赤灑灑。平步青霄)。

若向箇裏薦得。始見雲門為人處。其或未然。依舊只是指鹿為馬。眼瞎耳聾。誰人到這境界。且道雲門為復是答他話。為復是與他酬唱。若道答他話。錯認定盤星。若道與他唱和。且得沒交涉。既不恁麼。畢竟作麼生。爾若見得透。衲僧鼻孔。不消一揑。其或未然。依舊打入鬼窟裏去。大凡扶竪宗乘。也須是全身擔荷。不惜眉毛。向虎口橫身。任他橫拖倒拽。若不如此。爭能為得人。這僧致箇問端。也不妨嶮峻。若以尋常事看他。只似箇管閑事底僧。若據衲僧門下。去命脈裏覷時。不妨有妙處。且道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。十八問中。此謂之辨主問。亦謂之借事問。雲門不移易一絲毫。只向他道。體露金風。答得甚妙。亦不敢辜負他問頭。蓋為他問處有眼。答處亦端的。古人道。欲得親切。莫將問來問。若是知音底。舉著便知落處。爾若向雲門語脈裏討。便錯了也。只是雲門句中。多愛惹人情解。若作情解會。未免喪我兒孫。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趁賊。不見僧問。如何是非思量處。門云。識情難測。這僧問。樹凋葉落時如何。門云。體露金風。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。須會他舉一明三。舉三明一。爾若去他三句中求。則腦後拔箭。他一句中須具三句。函蓋乾坤句。隨波逐浪句。截斷眾流句。自然恰好。雲門三句中。且道用那句接人。試辨看。頌曰。

問既有宗(深辨來風。箭不虛發)　答亦攸仝(豈有兩般。如鐘待扣。功不浪施)
三句可辨(上中下。如今是第幾句。須是向三句外薦取始得)　一鏃遼空(中。過也。[祝/土]著磕著。箭過新羅)
大野兮涼颸颯颯(普天匝地。還覺骨毛卓竪。麼。放行去也)
長天兮疎雨濛濛(風浩浩。水漫漫。頭上漫漫。脚下漫漫)　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(更有不唧[口*留]漢。帶累殺人。黃河頭上。瀉將過來)
靜依熊耳一叢叢(開眠也著。合眼也著。鬼窟裏作活計。眼瞎耳聾。誰到這境界。不免打折爾版齒)

古人道。承言須會宗。勿自立規矩。古人言不虛設。所以道。大凡問箇事。也須識些子好惡。若不識尊卑去就。不識淨觸。信口亂道。有什麼利濟。凡出言吐氣。須是如鉗如鍼。有鉤有鎖。須是相續不斷始得。這僧問處有宗旨。雲門答處亦然。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。此是極則也。雪竇頌這公案。與頌大龍公案相類。三句可辨。一句中具三句。若辨得則透出三句外。一鏃遼空。鏃乃箭鏃也。射

得太遠。須是急著眼看始得。若也見得分明。可以一句之下。開展大千沙界。到此頌了雪竇有餘才。所以展開頌出道。大野兮涼颸颯颯。長天兮疎雨濛濛。且道是心是境。是玄是妙。古人道。法法不隱藏。古今常顯露。他問樹凋葉落時如何。雲門道體露金風。雪竇意只作一境。如今眼前。風拂拂地。不是東南風。便是西北風。直須便恁麼會始得。爾若更作禪道會。便沒交涉。君不見。少林久坐未歸客。達磨未歸西天時。九年面壁。靜悄悄地。且道是樹凋葉落。且道是體露金風。若向這裏。盡古今凡聖。乾坤大地。打成一片。方見雲門雪竇的的為人處。靜依熊耳一叢叢。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。前山也千叢萬叢。後山也千叢萬叢。諸人向什麼處見。還見雪竇為人處麼。也是靈龜曳尾。

【二八】舉。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。丈問。從上諸聖。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(和尚合知。壁立萬仞。還覺齒落麼)泉云。有(落草了也。孟八郎作什麼。便有恁麼事)丈云。作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(看他作麼生。看他手忙脚亂。將錯就錯。但試問看)泉云。不是心。不是佛。不是物(果然納敗闕。果然漏逗不少)丈云。說了也(莫與他說破。從他錯一平生。不合與他恁麼道)泉云。某甲只恁麼。和尚作麼生(賴有轉身處。與長即長。與短即短。現長則就)丈云。我又不是大善知識。爭知有說不說(看他手忙脚亂。藏身露影。去死十分。爛泥裏有刺。恁麼那。賺我)泉云。某甲不會(乍可恁麼。賴值不會。會即打爾頭破。賴值這漢只恁麼)丈云。我太殺為爾說了也(雪上加霜。龍頭蛇尾作什麼)。

到這裏。也不消即心不即心。不消非心不非心。直下從頂至足。眉毛一莖也無。猶較些子。即心非心。壽禪師謂之表詮遮詮。此是涅槃和尚法正禪師也。昔時在百丈作西堂。開田說大義者。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。只是往諸方決擇。百丈致此一問。也大難酬。云從上諸聖。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。若是山僧。掩耳而出。看這老漢一場懊懶。若是作家。見他恁麼問便識破得他。南泉只據他所見。便道有。也是孟八郎。百丈便將錯就錯。隨後道作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。泉云。不是心。不是佛。不是物。這漢貪觀天上月。失却掌中珠。丈云。說了也。可惜許。與他注破。當時但劈脊便棒。教他知痛痒。雖然如是。爾且道什麼處是說處。據南泉見處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。不曾說著。且問爾諸人。因什麼却道。說了也。他語下又無蹤迹。若道他不說。百丈為什麼却恁麼道。南泉是變通底人。便隨後一拶云。某甲只恁麼。和尚又作麼生。若是別人。未免分疎不下。爭柰百丈是作家。答處不妨奇特。便道。我又不是大善知識。爭知有說不說。南泉便道箇不會。是渠果會來道不會。莫是真箇不會。百丈云。我太殺為爾說了也。且道什麼處是說處。若是弄泥團漢時。兩箇淈淈[泳- 永+盾][泳- 永+盾]。若是二俱作家時。如

明鏡當臺。其實前頭二俱作家。後頭二俱放過。若是具眼漢。分明驗取。且道作麼生驗他。看雪竇頌出云。

祖佛從來不為人(各自守疆界。有條攀條。記得箇元字脚在心。入地獄如箭)
衲僧今古競頭走(踏破草鞋。拗折拄杖。高掛鉢囊)　明鏡當臺列像殊(墮也。破也。打破鏡來與爾相見)
一一面南看北斗(還見老僧騎佛殿出山門麼。新羅國裏曾上堂。大唐國裏未打鼓)
斗柄垂(落處也不知。在什麼處)
無處討(瞎。可惜許。椀子落地。楪子成七八片)　拈得鼻孔失却口(那裏得這消息來。果然恁麼。便打)

釋迦老子出世。四十九年。未曾說一字。始從光耀土。終至跋提河。於是二中間。未嘗說一字。恁麼道。且道是說是不說。如今滿龍宮盈海藏。且作麼生是不說。豈不見修山主道。諸佛不出世。四十九年說。達磨不西來。少林有妙訣。又道諸佛不曾出世。亦無一法與人。但能觀眾生心。隨機應病。與藥施方。遂有三乘十二分教。其實祖佛。自古至今。不曾為人說。只這不為人。正好參詳。山僧常說。若是添一句。甜蜜蜜地。好好觀來。正是毒藥。若是劈脊便棒。驀口便摑。推將出去。方始親切為人。衲僧今古競頭走。到處是也問。不是也問。問佛問祖。問向上問向下。雖然如此。若未到這田地。也少不得。如明鏡當臺列像殊。只消一句。可辨明白。古人道。萬象及森羅。一法之所印。又道。森羅及萬象。總在箇中圓。神秀大師云。身是菩提樹。心如明鏡臺。時時勤拂拭。勿使惹塵埃。大滿云。他只在門外。雪竇恁麼道。且道在門內在門外。爾等諸人。各有一面古鏡。森羅萬象。長短方圓。一一於中顯現。爾若去長短處會。卒摸索不著。所以雪竇道。明鏡當臺列像殊。却須是一一面南看北斗。既是面南。為什麼却看北斗。若恁麼會得。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。此兩句頌百丈挨拶處。丈云我。又不是大善知識。爭知有說不說。雪竇到此頌得。落在死水裏。恐人錯會。却自提起云。即今目前斗柄垂。爾更去什麼處討。爾纔拈得鼻孔失却口。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。
垂示云。魚行水濁。鳥飛毛落。明辨主賓。洞分緇素。直似當臺明鏡。掌內明珠。漢現胡來。聲彰色顯。且道為什麼如此。試舉看。
【二九】舉。僧問大隋。劫火洞然大千俱壞。未審這箇壞不壞(這箇是什麼物。這一句天下衲僧摸索不著。預搔待痒)隋云。壞(無孔鐵鎚當面擲。沒却鼻孔。未開口已前勘破了也)僧云。恁麼則隨他去也(沒量大人語脈裏轉却。果然錯認)隋云。隨他去(前箭猶輕。後箭深。只這箇多少人。摸

索不著。水長船高。泥多佛大。若道隨他去。在什麼處。若道不隨他去。又作麼生。便打)。

大隋真如和尚承嗣大安禪師。乃東川鹽亭縣人。參見六十餘員善知識。昔時在溈山會裏作火頭。一日溈山問云。子在此數年。亦不解致箇問來看如何。隋云。令某甲問箇什麼即得。溈山云。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。隋以手掩溈山口。山云。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。後歸川。先於堋口山路次。煎茶接待往來。凡三年。後方出世。開山住大隋。有僧問。劫火洞然。大千俱壞。未審這箇壞不壞。這僧只據教意來問。教中云。成住壞空。三災劫起。壞至三禪天。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。且道這箇是什麼人。多作情解道。這箇是眾生本性。隋云。壞。僧云。恁麼則隨他去也。隋云。隨他去。只這箇。多少人情解。摸索不著。若道隨他去。在什麼處。若道不隨他去。又作麼生。不見道欲得親切。莫將問來問。後有僧問修山主。劫火洞然大千俱壞。未審這箇壞不壞。山主云。不壞。僧云。為什麼不壞。主云。為同於大千。壞也礙塞殺人。不壞也礙塞殺人。其僧既不會大隋說話。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為念。却持此問。直往舒州投子山。投子問近離甚處。僧云。西蜀大隋。投云。大隋有何言句。僧遂舉前話。投子焚香禮拜云。西蜀有古佛出世。汝且速回。其僧復回至大隋。隋已遷化。這僧一場懊懶。後有唐僧景遵題大隋云了然無別法。誰道印南能。一句隨他語。千山走衲僧。蛩寒鳴砌葉。鬼夜禮龕燈。吟罷孤窓外。徘徊恨不勝。所以雪竇後面引此兩句頌出。如今也不得作壞會。也不得作不壞會。畢竟作麼生會。急著眼看。

劫火光中立問端(道什麼。已是錯了也)　衲僧猶滯兩重關(坐斷此人。如何救得。百匝千重。也有脚頭脚底)

可憐一句隨他語(天下衲僧作這般計較。千句萬句也不消得。有什麼難截斷他脚跟處)

萬里區區獨往還(業識茫茫蹉過也不知。自是他踏破草鞋)

雪竇當機頌出。句裏有出身處。劫火光中立問端。衲僧猶滯兩重關。這僧問處。先懷壞與不壞。是兩重關。若是得底人。道壞也有出身處。道不壞也有出身處。可憐一句隨他語。萬里區區獨往還。頌這僧持此問投子。又復回大隋。可謂萬里區區也。

【三〇】舉。僧問趙州。承聞和尚親見南泉。是否(千聞不如一見。拶眉分八字)州云。鎮州出大蘿蔔頭(撐天拄地。斬釘截鐵。箭過新羅。腦後見腮。莫與往來)。

這僧也是箇久參底。問中不妨有眼。爭奈趙州是作家。便答他道。鎮州出大蘿蔔頭。可謂無味之談。塞斷人口。這老漢大似箇白拈賊相似。爾纔開口。便換却爾眼睛。若是特達英靈底漢。直下向擊石火裏閃電光中。纔聞舉著。剔起便行。苟或佇思停機。不免喪身失命。江西澄散聖判。謂之東問西答。喚作不答話。不上他圈繢。若恁麼會爭得。遠錄公云。此是傍瞥語。收在九帶中。若恁麼會。夢也未夢見在。更帶累趙州去。有者道鎮州從來出大蘿蔔頭。天下人皆知。趙州從來參見南泉。天下人皆知。這僧却更問道。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。所以州向他道。鎮州出大蘿蔔頭。且得沒交涉。都不恁麼會。畢竟作麼生會。他家自有通霄路。不見僧問九峯。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。是否。峯云。山前麥熟也未。正對得趙州答此僧話。渾似兩箇無孔鐵鎚。趙州老漢。是箇無事底人。爾輕輕問著。便換却爾眼睛。若是知有底人。細嚼來嚥。若是不知有底人。一似渾崙吞箇棗。

鎮州出大蘿蔔(天下人知。切忌道著。一回舉著一回新)　天下衲僧取則(爭奈不恁麼。誰用這閑言長語)
只知自古自今(半開半合。如麻似粟。自古也不恁麼。如今也不恁麼)
爭辨鵠白烏黑(全機顯脫。長者自長。短者自短。識得者貴。也不消得辨)
賊賊(咄更不是別。自是擔枷過狀)　衲僧鼻孔曾拈得(穿過了也。裂轉)

鎮州出大蘿蔔。爾若取他為極則。早是錯了也。古人把手上高山。未免傍觀者哂。人皆知道這箇是極則語。却畢竟不知極則處。所以雪竇道。天下衲僧取則。只知自古自今。爭辨鵠。白烏。黑。雖知今人也恁麼答。古人也恁麼答。何曾分得緇素來。雪竇道。也須是去他石火電光中。辨其鵠白烏黑始得。公案到此頌了也。雪竇自出意。向活潑潑處。更向爾道。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。三世諸佛也是賊。歷代祖師也是賊。善能作賊換人眼睛。不犯手脚。獨許趙州。且道什麼處是趙州善做賊處。鎮州出大蘿蔔頭。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(終)

垂示云。動則影現。覺則氷生。其或不動不覺。不免入野狐窟裏。透得徹信得及。無絲毫障翳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。放行也瓦礫生光。把定也真金失色。古人公案。未免周遮。且道評論什麼邊事。試舉看。

【三一】舉。麻谷持錫到章敬。遶禪床三匝。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(曹溪樣子一模脫出。直得驚天動地)敬云。是是(泥裏洗土塊。賺殺一船人。是什麼語話。繫驢橛子)雪竇著語云。錯(放過則不可。猶較一著在)麻谷又到南泉遶禪床三匝。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(依前泥裏洗土塊。再運前來。鰕跳不出斗)泉云。不是不是(何不承當。殺人不眨眼。是什麼語話)雪竇著語云。錯(放過不可)麻谷當時云。章敬道是。和尚為什麼道不是(主人公在什麼處。這漢元來取人舌頭。漏逗了也)泉云。章敬即是是。汝不是(也好。殺人須見血。為人須為徹。瞞却多少人來)此是風力所轉。終成敗壞(果然被他籠罩。爭奈自己何)。

古人行脚。遍歷叢林。直以此事為念。要辨他曲錄木床上老和尚。具眼不具眼。古人一言相契即住。一言不契即去。看他麻谷到章敬。遶禪床三匝。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。章敬云。是是殺人刀活人劍。須是本分作家。雪竇云。錯。落在兩邊。爾若去兩邊會。不見雪竇意。他卓然而立。且道。為什麼事。雪竇為什麼却道錯。什麼處是他錯處。章敬道是。什麼處是是處。雪竇如坐讀判語。麻谷檐箇是字。便去見南泉。依然遶禪床三匝。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。泉云。不是不是。殺人刀活人劍。須是本分宗師。雪竇云。錯。章敬道是是。南泉云。不是不是。為復是同是別。前頭道是。為什麼也錯。後頭道不是。為什麼也錯。若向章敬句下薦得。自救也不了。若向南泉句下薦得。可與祖佛為師。雖然恁麼。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。莫一向取人口辯。他問既一般。為什麼一箇道是。一箇道不是。若是通方作者。得大解脫底人。必須別有生涯。若是機境不忘底。決定滯在這兩頭。若要明辨古今。坐斷天下人舌頭。須是明取這兩錯始得。及至後頭雪竇頌。也只頌這兩錯。雪竇要提活鱍鱍處。所以如此。若是皮下有血底漢。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。不向繫驢橛上作道理。有者道。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。有什麼交涉。殊不知。古人著語。鎖斷要關。這邊也是。那邊也是。畢竟不在這兩頭。慶藏主道。持錫遶禪床是與不是俱錯。其實亦不在此。爾不見。永嘉到曹溪見六祖。遶禪床三匝。振錫一下。卓然而立。祖云。夫沙門者。具三千威儀。八萬細行。大德從何方而來。生大我慢。為什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。此箇也不說是。也不說不是。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。唯有雪竇下兩錯。猶較些子。麻谷云。章敬道是。和尚為什麼道不是。這老漢不惜眉毛。漏逗不少。南泉道章敬

則是是汝不是。南泉可謂見兔放鷹。慶藏主云。南泉忒殺郎當。不是便休。更與他出過道。此是風力所轉。終成敗壞。圓覺經云。我今此身。四大和合。所謂髮毛爪齒。皮肉筋骨。髓腦垢色。皆歸於地。唾涕膿血。皆歸於水。暖氣歸火。動轉歸風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。當在何處。他麻谷持錫遶禪床。既是風力所轉。終成敗壞。且道畢竟。發明心宗底事。在什麼處。到這裏。也須是生鐵鑄就底箇漢始得。豈不見張拙秀才。參西堂藏禪師。問云。山河大地。是有是無。三世諸佛。是有是無藏云。有張拙秀才云。錯。藏云。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。拙云。參見徑山和尚來。某甲凡有所問話。徑山皆言無。藏云。先輩有什麼眷屬。拙云。有一山妻兩箇癡頑。又却問。徑山有甚眷屬。拙云。徑山古佛。和尚莫謗渠好。藏云。待先輩得似徑山時。一切言無。張拙俛首而已。大凡作家宗師。要與人解粘去縛。抽釘拔楔。不可只守一邊。左撥右轉。右撥左轉。但看仰山到中邑處謝戒。邑見來。於禪床上拍手云。和尚。仰山即東邊立。又西邊立。又於中心立。然後謝戒了。却退後立。邑云。什麼處得此三昧來。仰山云。於曹溪印子上。脫將來。邑云。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。仰云。接一宿覺。仰山又復問中邑云。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。邑云。我於馬祖處得此三昧來。似恁麼說話。豈不是舉一明三。見本逐末底漢。龍牙示眾道。夫參學人。須透過祖佛始得。新豐和尚道。見祖佛言教。如生冤家。始有參學分。若透不得。即被祖佛瞞去。時有僧問。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。牙云。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。又云江湖雖無礙人之心。自是時人過不得。所以江湖却成礙人去。不得道江湖不礙人。祖佛雖無瞞人之心。自是時人透不得。祖佛却成瞞人去也。不得道祖佛不瞞人。若透得祖佛過。此人即過却祖佛。也須是體得祖佛意。方與向上。古人同。如未透得。儻學佛學祖。則萬劫無有得期。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瞞去。牙云。直須自悟去。到這裏須是如此始得。何故為人須為徹。殺人須見血。南泉雪竇是這般人。方敢拈弄。頌云。

此錯彼錯(惜取眉毛。據令而行。天上天下。唯我獨尊)　切忌拈却(兩箇無孔鐵鎚。直饒千手大悲也提不起。或若拈去闍黎喫三十棒)
四海浪平(天下人不敢動著。東西南北一等家風。近日多雨水)
百川潮落(淨躶躶赤洒洒。且得自家安穩。直得海晏河清)
古策風高十二門(何似這箇。杖頭無眼。切忌向拄杖頭上作活計)　門門有路空蕭索(一物也無。賺爾平生。覷著即瞎)
非蕭索(果然。賴有轉身處。已瞎了也。便打)
作者好求無病藥(一死更不再活。十二時中為什麼瞌睡。撈天摸地作什麼)

這一箇頌。似德山見溈山公案相似。先將公案。著兩轉語。穿作一串。然後頌出。此錯彼錯。切忌拈却。雪竇意云。此處一錯。彼處一錯。切忌拈却。拈却即乖。須是如此。著這兩錯。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。可殺清風明月。爾若向這兩錯下會得。更沒一星事。山是山水是水。長者自長短者自短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。所以道。四海浪平百川潮落。後面頌麻谷持錫云。古策風高十二門。古人以鞭為策。衲僧家以拄杖為策(祖庭事苑中。古策舉錫杖經)西王母瑤池上。有十二朱門。古策即是拄杖。頭上清風。高於十二朱門。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。亦各有十二朱門。若是會得這兩錯。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著。古人道。識得拄杖子。一生參學事畢。又道不是標形虛事褫。如來寶杖親蹤跡。此之類也。到這裏。七顛八倒。於一切時中。得大自在。門門有路空蕭索。雖有路。只是空蕭索。雪竇到此。自覺漏逗。更與爾打破。然雖如是。也有非蕭索處。任是作者。無病時。也須是先討些藥喫始得。

垂示云。十方坐斷千眼頓開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。還有同死同生底麼。見成公案打疊不下。古人葛藤試請舉看。

【三二】舉。定上座。問臨濟。如何是佛法大意(多少人到此茫然。猶有這箇在。訝郎當作什麼)濟下禪床擒住。與一掌。便托開(今日捉敗。老婆心切。天下衲僧跳不出)定佇立(已落鬼窟裏。蹉過了也。未免失却鼻孔)傍僧云。定上座何不禮拜(冷地裏有人覷破。全得他力。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)定方禮拜(將勤補拙)忽然大悟(如暗得燈。如貧得寶。將錯就錯。且道定上座見箇什麼便禮拜)。

看他恁麼。直出直入。直往直來。乃是臨濟正宗。有恁麼作用。若透得去。便可翻天作地。自得受用。定上座是這般漢。被臨濟一掌。禮拜起來。便知落處。他是向北人。最朴直。既得之後。更不出世。後來全用臨濟機。也不妨頴脫。一日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。巖頭乃問甚處來。定云。臨濟。頭云。和尚萬福。定云。已順世了也。頭云。某等三人。特去禮拜。福緣淺薄。又值歸寂。未審和尚在日。有何言句。請上座舉一兩則看。定遂舉臨濟一日示眾云。赤肉團上。有一無位真人。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。未證據者看看。時有僧出問。如何是無位真人。濟便擒住云。道道。僧擬議。濟便托開云。無位真人。是什麼乾屎橛。便歸方丈。巖頭不覺吐舌。欽山云。何不道非無位真人。被定擒住云。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。相去多少。速道速道。山無語。直得面黃面青。巖頭雪峯。近前禮拜云。這新戒不識好惡。觸忤上座。望慈悲且放過。定云。若不是這兩箇老漢。[祝/土]殺這尿床鬼子。又在鎮州齋回。到橋上歇。逢三人座主。一人問。如何是禪河深處。須窮底。定擒住擬拋向橋下。時二座主。連忙救云。休休。是伊觸忤上座。且望慈

悲。定云。若不是二座。主從他窮到底去。看他恁麼手段。全是臨濟作用。更看雪竇頌出云。

斷際全機繼後蹤(黃河從源頭濁了也。子承父業)　持來何必在從容(在什麼處。爭奈有如此人。無脚手人還得他也無)
巨靈擡手無多子(嚇殺人。少賣弄。打一拂子。更不再勘)
分破華山千萬重(乾坤大地一時露出。墮也)

雪竇頌。斷際全機繼後蹤。持來何必在從容。黃檗大機大用。唯臨濟獨繼其蹤。拈得將來不容擬議。或若躊躇便落陰界。楞嚴經云。如我按指。海印發光。汝暫舉心。塵勞先起。巨靈擡手無多子。分破華山千萬重。巨靈神有大神力。以手擘開太華。放水流入黃河。定上座疑情。如山堆岳積。被臨濟一掌。直得瓦解氷消。
垂示云。東西不辨南北不分。從朝至暮從暮至朝。還道伊瞌睡麼。有時眼似流星。還道伊惺惺麼有時呼南作北。且道是有心是無心。是道人是常人。若向箇裏透得。始知落處。方知古人恁麼不恁麼。且道是什麼時節。試舉看。

【三三】舉。陳操尚書看資福。福見來便畫一圓相(是精識精。是賊識賊。若不蘊藉爭識這漢。還見金剛圈麼)操云。弟子恁麼來。早是不著便。何況更畫一圓相(今日撞著箇瞌睡漢這老賊)福便掩却方丈門(賊不打貧兒家。已入他圈繢了也)雪竇云。陳操只具一隻眼(雪竇頂門具眼。且道他意在什麼處。也好與一圓相。灼然龍頭蛇尾。當時好與一拶。教伊進亦無門退亦無路。且道更與他什麼一拶)。

陳操尚書。與裴休李翺同時。凡見一僧來。先請齋。襯錢三百。須是勘辨。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。儒書中即不問。三乘十二分教。自有座主。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。雲門云。尚書曾問幾人來。操云。即今問上座。門云。即今且置。作麼生是教意。操云。黃卷赤軸。門云。這箇是文字語言。作麼生是教意。操云。口欲談而辭喪。心欲緣而慮亡。門云。口欲談而辭喪。為對有言。心欲緣而慮亡。為對妄想。作麼生是教意。操無語。門云。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。操云是門云。經中道。一切治生產業。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且道非非想天。即今有幾人退位。操又無語。門云。尚書且莫草草。師僧家拋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。十年二十年。尚自不奈何。尚書又爭得會。操禮拜云。某甲罪過。又一日與眾官登樓次。望見數僧來。一官人云。來者總是禪僧。操云。不是。官云。焉知不是。操云。待近來與爾勘過。僧至樓前。操驀召云。上座。僧舉頭。書謂眾官云。不信道。唯有雲門一人。他勘不得。他參見睦州來。一日去參資福。福見來。便畫一圓相。資福乃潙山仰山下尊宿。尋常

愛以境致接人。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相。爭奈操却是作家。不受人瞞。解自點檢云。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。那堪更畫一圓相。福掩却門。這般公案謂之言中辨的句裏藏機。雪竇道。陳操只具。一隻眼。雪竇可謂頂門具眼。且道意在什麼處。也好與一圓相。若總恁麼地。衲僧家如何為人。我且問爾。當時若是諸人作陳操時。堪下得箇什麼語。免得雪竇道他只具一隻眼。所以雪竇踏翻頌云。

團團珠遶玉珊珊(三尺杖子攪黃河。須是碧眼胡僧始得。生鐵鑄就)　馬載驢駝上鐵船(用許多作什麼。有什麼限。且與闍黎看)
分付海山無事客(有人不要。若是無事客也不消得。須是無事始得)
釣鼇時下一圈攣(恁麼來恁麼去。一時出不得。若是蝦蠊堪作什麼。蝦蜆螺蚌怎生奈何。須是釣鼇始得)

雪竇復云。天下衲僧跳不出(兼身在內。一坑埋却。闍黎還跳得出麼)團團珠遶玉珊珊。馬載驢駝上鐵船。雪竇當頭頌出。只頌箇圓相。若會得去。如虎戴角相似。這箇些子。須是桶底脫機關盡。得失是非。一時放却。更不要作道理會。也不得作玄妙會。畢竟作麼生會。這箇須是馬載驢駝上鐵船。這裏看始得。別處則不可分付。須是將去分付海山無事底客。爾若肚裏有些子事。即承當不得。這裏須是有事無事。違情順境。若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。方可承當。若有禪可參。有凡聖情量。決定承當他底不得。承當得了。作麼生會。他道釣鼇時下一圈攣。釣鼇須是圈攣始得。所以風穴云。慣釣鯨鯢澄巨浸。却嗟蛙步碾泥沙。又云。巨鼇莫戴三山去。吾欲逢萊頂上行。雪竇復云。天下衲僧跳不出。若是巨鼇。終不作衲僧見解。若是衲僧。終不作巨鼇見解。

【三四】舉。仰山問僧。近離甚處(天下人一般。也要問過。因風吹火。不可不作常程)僧云。廬山(實頭人難得)山云曾遊五老峯麼(因行不妨掉臂。何曾蹉過)僧云。不曾到(移一步。面赤不如語直。也似忘前失後)山云。闍黎不曾遊山(太多事生。惜取眉毛好。這老漢著甚死急)雲門云。此語皆為慈悲之故。有落草之談(殺人刀活人劒。兩箇三箇。要知山上路。須是去來人)。

驗人端的處。下口便知音。古人道。沒量大人。向語脈裏轉却。若是頂門具眼。舉著便知落處。看他一問一答。歷歷分明。雲門為什麼却道。此語皆為慈悲之故。有落草之談。古人到這裏。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。胡來胡現漢來漢。現一箇蠅子也過他鑑不得。且道作麼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。也不妨險峻。到這田地。也須是箇漢始可提掇。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。因什麼却道。闍黎不曾遊山為山。一日問抑山云。諸方若有僧來。汝將什麼驗他。仰山云。某

甲有驗處。溈山云。子試舉看。仰云。某甲尋常見僧來。只舉拂子向伊道。諸方還有這箇麼。待伊有語只向伊道。這箇即且置。那箇如何。溈山云。此是向上人牙爪。豈不見。馬祖問百丈。什麼處來。丈云。山下來。祖云。路上還逢著一人麼。丈云。不曾。祖云。為什麼不曾逢著。丈云。若逢著。即舉似和尚。祖云。那裏得這消息來。丈云。某甲罪過。祖云。却是老僧罪過。仰山問僧正相類此。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峯麼。這僧若是箇漢。但云禍事。却道不曾到。這僧既不作家。仰山何不據令而行。免見後面許多葛藤。却云。闍黎不曾遊山。所以雲門道。此語皆為慈悲之故。有落草之談。若是出草之談。則不恁麼。

出草入草(頭上漫漫脚下漫漫。半開半合。他也恁麼我也恁麼)　誰解尋討(頂門具一隻眼。闍黎不解尋討)
白雲重重(千重百匝。頭上安頭)　紅日杲杲(破也。瞎。舉眼即錯)
左顧無瑕(瞎漢。依前無事。爾作許多伎倆作什麼)
右盼已老(一念萬年過)　君不見。寒山子(癩兒牽伴)　行太早(也不早)
十年歸不得(即今在什麼處。灼然)　忘却來時道(渠儂得自由。放過一著。便打。莫做這忘前失後好)

出草入草誰解尋討。雪竇却知他落處。到這裏。一手擡一手搦。白雲重重紅日杲杲。大似草茸茸煙冪冪。到這裏無一絲毫屬凡。無一絲毫屬聖。遍界不曾藏。一一蓋覆不得。所謂無心境界。寒不聞寒。熱不聞熱。都盧是箇大解脫門。左顧無瑕右盼已老。懶瓚和尚。隱居衡山石室中。唐德宗聞其名。遣使召之。使者至其室宣言。天子有詔。尊者當起謝恩。瓚方撥牛糞火。尋煨芋而食。寒涕垂頤未嘗答。使者笑曰。且勸尊者拭涕。瓚曰。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。竟不起。使回奏。德宗甚欽嘆之。似這般清寥寥白的的。不受人處分。直是把得定。如生鐵鑄就相似。只如善道和尚。遭沙汰後。更不復作僧。人呼為石室行者。每踏碓忘移步。僧問臨濟。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。濟云。沒溺深坑。法眼圓成實性頌云。理極忘情謂。如何有喻齊。到頭霜夜月。任運落前溪。菓熟兼猿重。山長似路迷。舉頭殘照在。元是住居西。雪竇道。君不見。寒山子行太早。十年歸不得。忘却來時道。寒山子詩云。欲得安身處。寒山可長保。微風吹幽松。近聽聲愈好。下有班白人。嘮嘮讀黃老。十年歸不得。忘却來時道。永嘉又道。心是根法是塵。兩種猶如鏡上痕。痕垢盡時光始現。心法雙忘性即真。到這裏。如癡似兀。方見此公案。若不到這田地。只在語言中走。有甚了曰。

垂示云。定龍蛇分玉石。別緇素決猶豫。若不是頂門上有眼。肘臂下有符。往往當頭蹉過。只如今見聞不昧。聲色純真。且道是皂是白。是曲是直。到這裏作麼生辨。

【三五】舉。文殊問無著。近離什麼處(不可不借問。也有這箇消息)無著云。南方(草窠裏出頭。何必擔向眉毛上。大方無外。為什麼却有南方)殊云。南方佛法。如何住持(若問別人則禍生。猶掛唇齒在)著云。末法比丘。少奉戒律(實頭人難得)殊云。多少眾(當時便與一喝。一拶拶倒了也)著云。或三百或五百(盡是野狐精。果然漏逗)無著問文殊。此間如何住持(拶著。便回轉鎗頭來也)殊云。凡聖同居龍蛇混雜(敗缺不少。直得脚忙手亂)著云。多少眾(還我話頭來。也不得放過)殊云。前三三後三三(顛言倒語。且道是多少。千手大悲數不足)。

無著遊五臺。至中路荒僻處。文殊化一寺。接他宿。遂問。近離甚處。著云。南方。殊云。南方佛法。如何住持。著云。末法比丘。少奉戒律。殊云。多少眾。著云。或三百或五百。無著却問文殊。此間如何住持。殊云。凡聖同居龍蛇混雜。著云。多少眾。殊云。前三三後三三。却喫茶。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。南方還有這箇麼。著云。無。殊云。尋常將什麼喫茶。著無語遂辭去。文殊令均提童子。送出門首。無著問童子云。適來道前三三後三三。是多少。童子云。大德著應喏。童子云。是多少。又問此是何寺。童子指金剛後面。著回首。化寺童子。悉隱不見。只是空谷。彼處後來謂之金剛窟。後有僧問風穴。如何是清涼山中主。穴云。一句不遑無著問。迄今猶作野盤僧。若要參透平平實實。脚踏實地。向無著言下薦得。自然居鑊湯爐炭中。亦不聞熱。居寒氷上亦不聞冷。若要參透使孤危峭峻。如金剛王寶劍。向文殊言下薦取。自然水灑不著風吹不入。不見漳州地藏問僧。近離甚處。僧云。南方。藏云。彼中佛法如何。僧云。商量浩浩地。藏云。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。且道與文殊答處。是同是別。有底道。無著答處不是。文殊答處。也有龍有蛇。有凡有聖。有什麼交涉。還辨明得前三三後三三麼。前箭猶輕後箭深。且道是多少。若向這裏透得。千句萬句。只是一句。若向此一句下。截得斷把得住。相次間到這境界。

千峯盤屈色如藍(還見文殊麼)　誰謂文殊是對談(設使普賢也不顧。蹉過了也)

堪笑清涼多少眾(且道笑什麼。已在言前)　前三三與後三三(試請脚下辨看。爛泥裏有刺。碗子落地楪子成七片)

千峯盤屈色如藍。誰謂文殊是對談。有者道。雪竇只是重拈一遍。不曾頌著。只如僧問法眼。如何是曹源一滴水。眼云。是曹源一滴

水。又僧問瑯琊覺和尚。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。覺云。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。不可也喚作重拈一遍。明招獨眼龍。亦頌其意。有蓋天蓋地之機道。廓周沙界勝伽藍。滿目文殊是對談。言下不知開佛眼。回頭只見翠山巖。廓周沙界勝伽藍。此指草窟化寺。所謂有權實雙行之機。滿目文殊是對談。言下不知開佛眼。回頭只見翠山巖。正當恁麼時。喚作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。要且不是這箇道理。雪竇只改明招底用。却有針線。千峯盤屈色如藍。更不傷鋒犯手。句中有權有實。有理有事。誰謂文殊是對談。一夜對談。不知是文殊。後來無著。在五臺山作典座。文殊每於粥鍋上現。被無著拈攪粥篦便打。雖然如是。也是賊過後張弓。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。如何住持。劈脊便棒。猶較些子。堪笑清涼多少眾。雪竇笑中有刀。若會得這笑處。便見他道前三三與後三三。

【三六】舉。長沙。一日遊山。歸至門首(今日一日。只管落草。前頭也是落草。後頭也是落草)首座問。和尚什麼處去來(也要勘過這老漢。頭過新羅)沙云。遊山來(不可落草。敗缺不少。草裏漢)首座云。到什麼處來(掠。若有所至未免落草。相牽入火坑)沙云。始隨芳草去。又逐落花回(漏逗不少。元來只在荊棘林裏坐)座云。大似春意(相隨來也。將錯就錯。一手擡一手搦)沙云。也勝秋露滴芙蕖(土上加泥。前箭猶輕後箭深有什麼了期)雪竇著語云。謝答話(一火弄泥團漢。三箇一狀領過)。

長沙鹿苑招賢大師。法嗣南泉。與趙州紫胡輩同時。機鋒敏捷。有人問教。便與說教。要頌便與頌。爾若要作家相見。便與爾作家相見。仰山尋常機鋒。最為第一。一日同長沙翫月次。仰山指月云。人人盡有這箇。只是用不得。沙云恰是。便倩爾用那。仰山云。爾試用看。沙一踏踏倒仰山起云。師叔一似箇大蟲。後來人號為岑大蟲。因一日遊山歸。首座亦是他會下人。便問和尚什麼處去來。沙云。遊山來。座云。到什麼處去來。沙云。始隨芳草去。又逐落花回。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。古人出入未嘗不以此事為念。看他賓主互換。當機直截。各不相饒。既是遊山。為什麼却問道。到什麼處去來。若是如今禪和子。便道到夾山亭來。看他古人。無絲毫道理計較。亦無住著處。所以道。始隨芳草去。又逐落花回。首座便隨他意向他道。大似春意。沙云。也勝秋露滴芙蕖。雪竇云。謝答語。代末後語也。也落兩邊。畢竟不在這兩邊。昔有張拙秀才。看千佛名經。乃問百千諸佛。但聞其名。未審居何國土。還化物也無。沙云。黃鶴樓崔顥題詩後。秀才曾題也未。拙云。未曾題。沙云。得閑題取一篇也好。岑大蟲平生為人。直得珠回玉轉。要人當面便會。頌云。

大地絕纖埃(豁開戶牖當軒者誰。盡少這箇不得。天下太平)　何人眼不開(頂門上放大光明始得。撒土撒沙作什麼)
始隨芳草去(漏逗不少。不是一回落草。賴值前頭已道了)
又逐落花回(處處全真。且喜歸來。脚下泥深三尺)　羸鶴翹寒木(左之右之。添一句更有許多閑事在)
狂猿嘯古臺(却因新著力。添一句也不得。減一句也不得)
長沙無限意(便打。末後一句道什麼。一坑埋却。墮在鬼窟裏。咄。草裏漢。賊過後張弓。更不可放過)

且道這公案。與仰山問僧。近離甚處。僧云廬山。仰云。曾到五老峯麼。僧云。不曾到。仰云。闍黎不曾遊山。辨緇素看。是同是別。到這裏。須是機關盡意識忘。山河大地。草芥人畜。無些子滲漏。若不如此。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界。不見雲門道。直得山河大地。無纖毫過患。猶為轉物。不見一切色。始是半提。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向上一竅。始解穩坐。若透得。依舊山是山水是水。各住自位。各當本體。如大拍盲人相似。趙州道。鷄鳴丑。愁見起來還漏逗。裙子褊衫箇也無。袈裟形相些些有。裩無襠袴無口。頭上青灰三五斗。本為修行利濟人。誰知翻成不唧[口*留]。若得真實到這境界。何人眼不開。一任七顛八倒。一切處都是這境界。都是這時節。十方無壁落。四面亦無門。所以道。始隨芳草去。又逐落花回。雪竇不妨巧只去他左邊貼一句。右邊貼一句。一似一首詩相似。羸鶴翹寒木。狂猿嘯古臺。雪竇引到這裏。自覺漏逗。驀云。長沙無限意。咄。如作夢却醒相似。雪竇雖下一喝。未得勦絕。若是山僧即不然。長沙無限意。掘地更深埋。
垂示云。掣電之機徒勞佇思。當空霹靂。掩耳難諧。腦門上播紅旗。耳背後輪雙劍。若不是眼辨手親。爭能搆得。有般底。低頭佇思。意根下卜度。殊不知髑髏前見鬼無數。且道不落意根。不抱得失。忽有箇恁麼舉覺。作麼生祇對。試舉看。

【三七】舉。盤山垂語云。三界無法(箭既離弦無返回勢。月明照見夜行人。中也。識法耆懼。好和聲便打)何處求心(莫瞞人好。不勞重舉。自點檢看。便打云。是什麼)。

向北幽州盤山寶積和尚。乃馬祖下尊宿。後出普化一人。師臨遷化謂眾云。還有人邈得吾真麼。眾皆寫真呈師。師皆叱之。普化出云。某甲邈得。師云。何不呈似老僧。普化便打筋斗而出。師云。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一日示眾云。三界無法。何處求心。四大本空。佛依何住。璿璣不動。寂止無痕。覿面相呈。更無餘事。雪竇拈兩句來頌。直是渾金璞玉。不見道。瘂病不假驢駝藥。山僧為什麼道。和聲便打。只為他擔枷過狀。古人道。聞稱聲外句。莫向

意中求。且道他意作麼生。直得奔流度刃。電轉星飛。若擬議尋思。千佛出世。也摸索他不著。若是深入閫奧。徹骨徹髓。見得透底。盤山一場敗缺。若承言會宗左轉右轉底。盤山只得一橛。若是拕泥帶水。聲色堆裏轉。未夢見盤山在。五祖先師道。透過那邊方有自由分。不見三祖道。執之失度必入邪路。放之自然體無去住。若向這裏。道無佛無法。又打入鬼窟裏去。古人謂之解脫深坑。本是善因而招惡果。所以道。無為無事人。猶遭金鎖難。也須是窮到底始得。若向無言處言得。行不得處行得。謂之轉身處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。爾若作情解。只在他言下死却。雪竇見處。七穿八穴。所以頌出。

三界無法(言猶在耳)　何處求心(不勞重舉。自點檢看。打云。是什麼)
白雲為蓋(頭上安頭。千重萬重)
流泉作琴(聞麼。相隨來也。一聽一堪悲)
一曲兩曲無人會(不落宮商非干角徵。借路經過。五音六律盡分明。自領出去。聽則聾)
雨過夜塘秋水深(迅雷不及掩耳。直得拕泥帶水。在什麼處。便打)

三界無法何處求心。雪竇頌得。一似華嚴境界。有者道。雪竇無中唱出。若是眼皮綻底。終不恁麼會。雪竇去他傍邊。貼兩句道。白雲為蓋。流泉作琴。蘇內翰見照覺。有頌云。溪聲便是廣長舌。山色豈非清淨身。夜來八萬四千偈。他日如何舉似人。雪竇借流泉。作一片長舌頭。所以道。一曲兩曲無人會。不見九峯虔和尚道。還識得命麼。流泉是命。湛寂是身。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。一亘晴空。是普賢境界。流泉作琴。一曲兩曲無人會。這般曲調。也須是知音始得。若非其人。徒勞側耳。古人道。聾人也唱胡家曲。好惡高低總不聞。雲門道。舉不顧即差互。擬思量。何劫悟。舉是體。顧是用。未舉已前。朕兆未分已前見得。坐斷要津。若朕兆纔分見得。便有照用。若朕兆分後見得。落在意根。雪竇忒殺慈悲。更向爾道。却似雨過夜塘秋水深。此一頌曾有人論量。美雪竇有翰林之才。雨過夜塘秋水深。也須是急著眼看。更若遲疑。即討不見。垂示云。若論漸也。返常合道。鬧市裏七縱八橫。若論頓也。不留朕迹。千聖亦摸索不著。儻或不立頓漸。又作麼生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。正恁麼時。誰是作者。試舉看。

【三八】舉。風穴在郢州衙內。上堂云(倚公說禪。道什麼)。祖師心印。狀似鐵牛之機(千人萬人撼不動。諕訛節角在什麼處。三要印開。不犯鋒鋩)去即印住(正令當行。錯)住即印破(再犯不容。看取令行時。拶。便打)只如不去不住(看無頓置處。多少諕訛)印即是不印即是(天下人頭出頭

沒有分。文彩已彰。但請掀倒禪床喝散大眾)時有盧陂長老出問。某甲有鐵牛之機(釣得一箇諳曉得。不妨奇特)請師不搭印(好箇話頭。爭奈諸訛)穴云。慣釣鯨鯢澄巨浸。却嗟蛙步輾泥沙(似鶻捉鳩。寶網漫空。神駒千里)陂佇思(可惜許。也有出身處。可惜放過)穴喝云。長老何不進語(攙旗奪鼓。炒鬧來也)陂擬議(三回死了。兩重公案)穴打一拂子(好打。這箇令須是恁麼。人行始得)穴云。還記得話頭麼。試舉看(何必。雪上加霜)陂擬開口(一死更不再活。這漢鈍置殺人。遭他毒手)穴又打一拂子。牧主云。佛法與王法一般(灼然。却被傍人覷破)穴云。見箇什麼道理(也好與一拶。却回鎗頭來也)牧主云。當斷不斷返招其亂(似則似是則未是。須知傍人有眼。東家人死。西家人助哀)穴便下座(將錯就錯。見機而變。且得參學事畢)。

風穴乃臨濟下尊宿。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栽松次。檗云。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。濟云。一與山門作境致。二與後人作標榜。道了便钁地一下。檗云。雖然如是。子已喫二十棒了也。濟又打地一下云。噓噓。檗云。吾宗到汝大興於世。溈山喆云。臨濟恁麼。大似平地喫交。雖然如是。臨危不變。始稱真丈夫。檗云。吾宗到汝大興於世。大似憐兒不覺醜。後來溈山問仰山。黃檗當時。只囑付臨濟一人。別更有在。仰山云有。只是年代深遠。不欲舉似和尚。溈山。云雖然如是。吾亦要知。但舉看。仰山云。一人指南吳越令行。遇大風即止。此乃讖風穴也。穴初參雪峯五年。因請益。臨濟入堂。兩堂首座齊下一喝。僧問臨濟。還有賓主也無。濟云。賓主歷然。穴云。未審意旨如何。峯云。吾昔與巖頭欽山。去見臨濟。在途中聞已遷化。若要會他賓主話。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。穴後又見瑞巖常自喚主人公。自云喏。復云。惺惺著。他後莫受人瞞却。穴云。自拈自弄。有什麼難。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。廓指他來參南院。穴云。入門須辨主。端的請師分。一日遂見南院。舉前話云。某甲特來親覲。南院云。雪峯古佛。一日見鏡清。清問近離甚處。穴云。自離東來。清云。還過小江否。穴云。大舸獨飄空。小江無可濟。清云。鏡水圖山。鳥飛不渡。子莫盜聽遺言。穴云。滄溟尚怯蒙輪勢。列漢飛帆渡五湖。清竪起拂子云。爭奈這箇何。穴云。這箇是什麼。清云。果然不識。穴云。出沒卷舒。與師同用。清云。杓卜聽虛聲。熟睡饒譫語。穴云。澤廣藏山理能伏豹。清云。赦罪放愆。速須出去。穴云。出即失。乃便出至法堂上。自謂言。大丈夫。公案未了。豈可便休。却回再入方丈。清坐次。便問。某適來輒呈駿見。冒瀆尊顏。伏蒙和尚慈悲。未賜罪責。清云。適來從東來。豈不是翠嚴來。穴云。雪竇親棲寶蓋東。清云。不逐亡羊狂解息。却來這裏念詩篇。穴云。路逢劍客須呈劍。不是詩人莫獻詩。清云。詩速祕却。略借劍峯穴云。梟首甑人携劍去。

清云。不獨觸風化。亦自顯顢頇。穴云。若不觸風化。焉明古佛心。清云。何名古佛心。穴又云再許允容。師今何有清云。東來衲子菽麥不分。穴云。只聞不以而以。何得抑以而以。清云。巨浪湧千尋。澄波不離水。穴云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。穴便禮拜。清以拂子點三點云。俊哉。且坐喫茶。風穴初到南院。入門不禮拜。院云。入門須辨主。穴云。端的請師分。院左手拍膝一下。穴便喝。院右手拍膝一下。穴亦喝。院舉左手云。這箇即從闍黎。又舉右手云。這箇又作麼生。穴云。瞎院遂拈拄杖。穴云。作什麼。某甲奪却拄杖。打著和尚。莫言不道。院便擲下拄杖云。今日被這黃面浙子。鈍置一上。穴云。和尚大似持鉢不得。詐道不飢。院云。闍黎莫曾到此間麼。穴云。是何言歟。院云。好好借問。穴云。也不得放過。院云。且坐喫茶。爾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。南院亦未辨得他。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問云。今夏在什麼處。穴云。鹿門與廓侍者同過夏。院云。元來親見作家來。又云他向爾道什麼。穴云。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。院便打推出方丈云。這般納敗缺底漢。有什麼用處。穴自此服膺。在南院會下作園頭。一日院到園裏問云。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。穴云。作奇特商量。穴云。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。院拈棒起云。棒下無生忍。臨機不讓師。穴於是豁然大悟。是時五代離亂。郢州牧主請師度夏是。時臨濟一宗大盛。他凡是問答垂示。不妨語句尖新。攢花簇錦。字字皆有下落。一日牧主。請師上堂。示眾云。祖師心印。狀似鐵牛之機。去即印住。住即印破。只如不去不住。印即是不印即是。何故。不似石人木馬之機。直下似鐵牛之機。無爾撼動處。爾才去即印住。爾才住即印破。教爾百雜碎。只如不去不住。印即是不印即是。看他恁麼垂示可謂鉤頭有餌。是時座下有盧陂長老。亦是臨濟下尊宿。敢出頭來與他對機。便轉他話頭。致箇問端。不妨奇特。道某甲有鐵牛之機。請師不搭印。爭奈風穴是作家。便答他道。慣釣鯨鯢澄巨浸。却嗟蛙步輾泥沙。也是言中有響。雲門云。垂鉤四海只釣獰龍。格外玄機為尋知已。巨浸乃十二頭水牯牛。為鉤餌。却只釣得一蛙出來。此語且無玄妙。亦無道理計較。古人道。若向事上覷則易。若向意根下卜度則沒交涉。盧陂佇思。見之不取千載難逢。可惜許。所以道。直饒講得千經論。一可臨機下口難。其實盧陂要討好語對他。不欲行令。被風穴一向用攙旗奪鼓底機鋒。一向逼將去。只得沒奈何。俗諺云。陣敗不禁苕帚掃。當初更要討鎗法敵他。等爾討得來。即頭落地。牧主亦久參風穴。解道佛法與王法一般。穴云。爾見箇什麼。牧主云。當斷不斷返招其亂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。如水上葫蘆子相似。捺著便轉。按著便動。解隨機說法。若不隨機翻成妄語。穴便下座。只如臨濟有四賓主話。夫參學之人。大須子細。如賓主

相見。有語論賓主往來。或應物見形。全體作用。或把機權喜怒。或現半身。或乘獅子。或乘象王。如有真正學人便喝。先拈出一箇膠盆子。善知識不辨是境。便上他境上。作模作樣。便學人又喝。前人不肯放下。此是膏肓之病。不堪醫治。喚作賓看主。或是善知識。不拈出物。隨學人問處便奪。學人被奪。抵死不放。此是主看賓。或有學人。應一箇清淨境。出善知識前。知識辨得是境。把他拋向坑裏。學人言。大好善知識。知識即云。咄哉不識好惡。學人禮拜。此喚作主看主。或有學人。披枷帶鎖。出善知識前。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。學人歡喜。彼此不辨。呼為賓看賓。大德山僧所舉。皆是辨魔揀異。知其邪正。不見僧問慈明。一喝分賓主。照用一時行時如何。慈明便喝。又雲居弘覺禪師示眾云。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。捉兔亦全其力。時有僧問。未審全什麼力。雲居云。不欺之力。看他雪竇頌出　梟(堅堯切通作梟斷首倒縣)。

擒得盧陂跨鐵牛(千人萬人中。也要呈巧藝。敗軍之將不再斬)　三玄戈甲未輕酬(當局者迷。受災如受福。受降如受敵)
楚王城畔朝宗水(說什麼朝宗水。浩浩充塞天地。任是四海也須倒流)
喝下曾令却倒流(不是這一喝截却爾舌頭。咄。驚走陝府鐵牛。嚇殺嘉州大象)

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。便頌道。擒得盧陂跨鐵牛。三玄戈甲未輕酬。臨濟下有三玄三要。凡一句中須具三玄。一玄中須具三要。僧問臨濟。如何是第一句。濟云。三要印開朱點窄。未容擬議主賓分。如何是第二句。濟云。妙辨豈容無著問。漚和不負截流機。如何是第三句。濟云。但看棚頭弄傀儡。抽牽全藉裏頭人。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。七事隨身。不輕酬他。若不如此。爭奈盧陂何。後面雪竇要出臨濟下機鋒。莫道是盧陂假饒楚王城畔。洪波浩渺白浪滔天。盡去朝宗。只消一喝。也須教倒流。
垂示云。途中受用底。似虎靠山。世諦流布底。如猿在檻。欲知佛性義。當觀時節因緣。欲煅百鍊精金。須是作家爐韝。且道大用現前底。將什麼試驗。

【三九】舉。僧問雲門。如何是清淨法身(壈坡堆頭見丈六金身。斑斑駁駁是什麼)門云。花藥欄(問處不真。答來鹵莽。[祝/土]著磕著。曲不藏直)僧云。便恁麼去時如何(渾崙吞箇棗。放憨作麼)門云。金毛獅子(也褒也貶。兩采一賽。將錯就錯。是什麼心行)。

諸人還知這僧問處與雲門答處麼。若知得。兩口同無一舌。若不知。未免顢頇。僧問玄沙。如何是清淨法身。沙云。膿滴滴地。具金剛眼。試請辨看。雲門不同別人。有時把定壁立萬仞。無爾湊泊

處。有時與爾開一線道。同死同生。雲門三寸甚密。有者道。是信彩答去。若恁麼會。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。這箇是屋裏事。莫向外卜度。所以百丈道。森羅萬象。一切語言。皆轉歸自己。令轉轆轤地。向活潑潑處便道。若擬議尋思。便落第二句了也。永嘉道。法身覺了無一物。本源自性天真佛。雲門驗這僧。其僧亦是他屋裏人。自是久參。知他屋裏事。進云。便恁麼去時如何。門云。金毛獅子。且道是肯他。是不肯他。是褒他是貶他。巖頭道。若論戰也。箇箇立在轉處。又道他參活句。不參死句。活句下薦得。永劫不忘。死句下薦得。自救不了。又僧問雲門。佛法如水中月是否。門云。清波無透路。進云。和尚從何而得。門云。再問復何來。僧云。正恁麼去時如何。門云。重疊關山路。須知此事。不在言句上。如擊石火似閃電光。構得構不得。未免喪身失命。雪竇是其中人。便當頭頌出。

花藥欄(言猶在耳)　莫顢頇(如麻似粟。也有些子自領出去)　星在秤兮不在盤(太葛藤。各自向衣單下返觀。不免說道理)
便恁麼(渾崙吞箇棗)　太無端(自領出去。灼然。莫錯怪他雲門好)
金毛獅子大家看(放出一箇半箇也是箇狗子。雲門也是普州人送賊)

雪竇相席打令。動絃別曲。一句一句判將去。此一頌。不異拈古之格。花藥欄。便道莫顢頇。人皆道雲門信彩答將去。總作情解會他底。所以雪竇下本分莫料。便道莫顢頇。蓋雲門意。不在花藥欄處。所以雪竇道。星在秤兮不在盤。這一句忒殺漏逗。水中元無月。月在青天。如星在秤不在於槃。且道那箇是秤。若辨明得出。不辜負雪竇。古人到這裏。也不妨慈悲。分明向爾道。不在這裏。在那邊去。且道那邊是什麼處。此頌頭邊一句了。後面頌這僧道便恁麼去時如何。雪竇道。這僧也太無端。且道是明頭合暗頭合。會來恁麼道。不會來恁麼道。金毛獅子大家看。還見金毛獅子麼。瞎。
垂示云。休去歇去。鐵樹開花。有麼有麼黏兒落。節。直饒七縱八橫。不免穿他鼻孔。且道諸訛在什麼處。試舉看。

【四〇】舉。陸亘大夫。與南泉語話次。陸云。肇法師道。天地與我同根。萬物與我一體。也甚奇怪(鬼窟裏作活計。畫餅不可充飢。也是草裏商量)南泉指庭前花(道恁麼。咄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。不干山僧事。咄。大丈夫當時下得一轉語。不唯截斷南泉。亦乃與天下衲僧出氣)召大夫云。時人見此一株花。如夢相似(鴛鴦綉了從君看。莫把金針度與人。莫寐語。引得黃鶯下柳條)。

陸亘大夫久參南泉。尋常留心於理性中。游泳肇論。一日坐次。遂拈此兩句。以為奇特。問云。肇法師道。天地與我同根。萬物與我一體。也甚奇怪。肇法師。乃晉時高僧。與生融叡。同在羅什門下。謂之四哲。幼年好讀莊老。後因寫古維摩經。有悟處。方知莊老猶未盡善。故綜諸經。乃造四論。莊老意謂。天地形之大也。我形亦爾也。同生於虛無之中。莊生大意。只論齊物。肇公大意論性皆歸自己。不見他論中道。夫至人空洞無象。而萬物無非我造。會萬物為自己者。其唯聖人乎。雖有神有人有賢有聖。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。古人道。盡乾坤大地。只是一箇自己。寒則普天普地寒。熱則普天普地熱。有則普天普地有。無則普天普地無。是則普天普地是。非則普天普地非。法眼云。渠渠渠。我我我。南北東西皆可可。不可可。但唯我無不可。所以道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石頭因看肇論。至此會萬物為自己處。豁然大悟。後作一本參同契。亦不出此意。看他恁麼問。且道。同什麼根。同那箇體。到這裏。也不妨奇特。豈同他常人。不知天之高地之厚。豈有恁麼事。陸亘大夫恁麼問。奇則甚奇。只是不出教意。若道教意是極則。世尊何故更拈花。祖師更西來作麼。南泉答處。用衲僧巴鼻。與他拈出痛處。破他窠窟。遂指庭前花。召大夫云。時人見此一株花。如夢相似。如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。令他命斷。爾若平地上推倒彌勒佛下生。也只不解命斷。亦如人在夢。欲覺不覺被人喚醒相似。南泉若是眼目不正。必定被他搽糊將去。看他恁麼說話。也不妨難會。若是眼目定動。活底聞得。如醍醐上味。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藥。古人道。若於事上見。墮在常情。若向意根下卜度。卒摸索不著。巖頭道。此是向上人活計。只露目前些子。如同電拂。南泉大意如此。有擒虎兕定龍蛇底手脚。到這裏也須是自會始得。不見道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。學者勞形如猿捉影。看他雪竇頌出。

聞見覺知非一一(森羅萬象無有一法。七花八裂。眼耳鼻舌身意。一時是箇無孔鐵鎚)
山河不在鏡中觀(我這裏無這箇消息。長者自長短者自短。青是青黃是黃。爾向什麼處觀)
霜天月落夜將半(引爾入草了也。遍界不曾藏。切忌向鬼窟裏坐)
誰共澄潭照影寒(有麼有麼。若不同床睡。焉知被底穿。愁人莫向愁人說。說向愁人愁殺人)

南泉小睡語。雪竇大睡語。雖然作夢却作得箇好夢。前頭說一體。這裏說不同。聞見覺知非一一。山河不在鏡中觀。若道在鏡中觀。然後方曉了。則不離鏡處。山河大地。草木叢林。莫將鏡鑑。若將

鏡鑑。便為兩段。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。法法住法位。世間相常住。山河不在鏡中觀。且道向什麼處觀。還會麼。到這裏。向霜天月落夜將半。這邊與爾打併了也。那邊爾自相度。還知雪竇以本分事為人麼。誰共澄潭照影寒。為復自照。為復共人照。須是絕機絕解。方到這境界。即今也不要澄潭。也不待霜天月落。即今作麼生。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四(終)

垂示云。是非交結處。聖亦不能知。逆順縱橫時。佛亦不能辨。為絕世超倫之士。顯逸群大士之能。向氷凌上行。劍刃上走。直下如麒麟頭角。似火裏蓮花。宛見超方。始知同道。誰是好手者。試舉看。

【四一】舉。趙州問投子。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(有恁麼事賊不打貧兒家。慣曾作客方憐客)投子云。不許夜行。投明須到(看樓打樓。是賊識賊。若不同床臥。焉知被底穿)。

趙州問投子。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。投子對他道。不許夜行。投明須到。且道是什麼時節。無孔笛撞著氈拍版。此謂之驗主問。亦謂之心行問。投子趙州諸方皆美之得逸群之辯。二老雖承嗣不同。看他機鋒相投一船。投子一日為趙州。置茶筵相待。自過蒸餅與趙州。州不管。投子令行者過胡餅與趙州。州禮行者三拜。且道他意是如何。看他盡是向根本上。提此本分事為人。有僧問。如何是道。答云。道。如何是佛。答云。佛。又問。金鎖未開時如何。答云。開。金雞未鳴時如何。答云。無這箇音響。鳴後如何。答云。各自知時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。看趙州問。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。他便道。不許夜行。投明須到。直下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還他向上人始得。大死底人。都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。到這裏只恁麼休去。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。過得荊棘林是好手。也須是透過那邊始得。雖然如是。如今人到這般田地。早是難得。或若有依倚有解會。則沒交涉。喆和尚謂之見不淨潔。五祖先師。謂之命根不斷。須是大死一番。却活始得。浙中永光和尚道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。直須懸崖撒手。自肯承當。絕後再甦。欺君不得。非常之旨。人焉廋哉。趙州問意如此。投子是作家。亦不辜負他所問。只是絕情絕迹。不妨難會。只露面前些子。所以古人道。欲得親切。莫將問來問。問在答處。答在問處。若非投子。被趙州一問。也大難酬對。只為他是作家漢。舉著便知落處。頌云。廋(所留反匿也)。

活中有眼還同死(兩不相知。翻來覆去。若不蘊藉。爭辨得這漢緇素)　藥忌何須鑒作家(若不驗過。爭辨端的。遇著試與一鑒。又且何妨。也要問過)
古佛尚言會未到(賴是有伴。千聖也不傳。山僧亦不知)
不知誰解撒塵沙(即今也不少。開眼也著。合眼也著。闍黎恁麼舉。落在什麼處)

活中有眼還同死。雪竇是知有底人。所以敢頌。古人道。他參活句。不參死句。雪竇道。活中有眼還同於死漢相似。何曾死死。中

具眼如同活人。古人道。殺盡死人方見活人。活盡死人方見死人。趙州是活底人。故作死問。驗取投子。如藥性所忌之物。故將去試驗相似。所以雪竇道。藥忌何須鑒作家。此頌趙州問處。後面頌投子。古佛尚言曾未到。只這大死底人却活處。古佛亦不曾到。天下老和尚亦不曾到。任是釋迦老子。碧眼胡僧也須再參始得。所以道。只許老胡知。不許老胡會。雪竇道。不知誰解撒塵沙。不見僧問長慶。如何是善知識眼。慶云。有願不撒沙。保福云。不可更撒也。天下老和尚據曲彔木床上。行棒行喝竪拂敲床。現神通作主宰。盡是撒沙。且道如何免得。

垂示云。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唱俱行。銀山鐵壁。擬議則髑髏前見鬼。尋思則黑山下打坐。明明杲日麗天。颯颯清風匝地。且道古人還有諱訛處麼。試舉看。

【四二】舉。龐居士辭藥山(這老漢作怪也)山命十人禪客。相送至門首(也不輕他。是什麼境界。也須是識端倪底衲僧始得)居士指空中雪云。好雪片片不落別處(無風起浪指頭。有眼。這老漢言中有響)時有全禪客云。落在什麼處(中也。相隨來也。果然上鉤來)士打一掌(著。果然。勾賊破家)全云。居士也不得草草(棺木裏瞎眼)士云。汝恁麼稱禪客。閻老子未放汝在(第二杓惡水潑了。何止閻老子。山僧這裏也不放過)全云。居士作麼生(驪心不改。又是要喫棒。這僧從頭到尾不著便)士又打一掌(果然。雪上加霜。喫棒了呈欵)云眼見如盲。口說如啞(更有斷和句。又與他讀判語)雪竇別云。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(是則是。賊過後張弓。也漏逗不少。雖然如是要見箭鋒相拄。爭奈落在鬼窟裏了也)。

龐居士。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。初見石頭。便問。不與萬法為侶。是什麼人。聲未斷。被石頭掩却口。有箇省處作頌道。日用事無別。唯吾自偶諧。頭頭非取捨。處處沒張乖。朱紫誰為號。青山絕點埃。神通并妙用。運水及搬柴後參馬祖。又問。不與萬法為侶。是什麼人。祖云。待爾一口吸盡西江水。即向汝道。士豁然大悟。作頌云。十方同聚會。箇箇學無為。此是選佛場。心空及第歸。為他是作家。後列剎相望。所至競譽。到藥山盤桓既久。遂辭藥山。山至重他。命十人禪客相送。是時值雪下。居士指雪云。好雪片片不落別處。全禪客云。落在什麼處。士便掌。全禪客既不能行令。居士令行一半。令雖行。全禪客恁麼酬對。也不是他不知落處。各有機鋒。卷舒不同。然有不到居士處。所以落他架下。難出他彀中。居士打了。更與說道理云。眼見如盲口說如啞。雪竇別前語云。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。雪竇恁麼。要不辜他問端。只是機遲。慶藏主道。居士機如掣電。等爾握雪團。到幾時。和聲便應和聲打。方始勦絕。雪竇自頌他打處云。彀(古豆切。張弓弩也。弓滿也)。

雪團打雪團打(爭奈落在第二機。不勞拈出。頭上漫漫脚下漫漫)　龐老機關沒可把(往往有人不知。只恐不恁麼)
天上人間不自知(是什麼消息。雪竇還知麼)
眼裏耳裏絕瀟灑(箭鋒相拄。眼見如盲。口說如啞)
瀟灑絕(作麼生。向什麼處。見龐老與雪竇)　碧眼胡僧難辨別(達磨出來。向爾道什麼。打云。闍黎道什麼。一坑理却)

雪團打雪團打。龐老機關沒可把雪竇要在居士頭上行。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。雪竇意道。當時若握雪團打時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。亦難搆得。雪竇自誇他打處。殊不知有落節處。天上人間不自知。眼裏耳裏絕瀟灑。眼裏也是雪。耳裏也是雪。正住在一色邊。亦謂之普賢境界一色邊事。亦謂之打成一片。雲門道。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。猶為轉句。不見一色。始是半提。若要全提。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。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。針劄不入。不聽他人處分。所以道。他參活句。不參死句。古人道。一句合頭語。萬劫繫驢橛。有什麼用處。雪竇到此頌殺了。復轉機道。只此瀟灑絕。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辨別。碧眼胡僧尚難辨別。更教山僧說箇什麼。
垂示云。定乾坤句。萬世共遵。擒虎兕機。千聖莫辨。直下更無纖翳。全機隨處齊彰。要明向上鉗鎚。須是作家爐韛。且道從上來還有恁麼家風也無。試舉看。
【四三】舉。僧問洞山。寒暑到來如何迴避(不是這箇時節。劈頭劈面在什麼處)山云。何不向無寒暑處去(天下人尋不得。藏身露影。蕭何賣却假銀城)僧云。如何是無寒暑處(賺殺一船人。隨他轉。也一釣便上)山云。寒時寒殺闍黎。熱時熱殺闍黎(真不掩偽。曲不藏直。臨崖看虎兕。特地一場愁。掀翻大海踢倒須彌。且道洞山在什麼處)。
黃龍新和尚拈云。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剜襟。爭柰這僧不甘。如今有箇出來問黃龍。且道如何支遣。良 久云。安禪不必須山水。滅却心頭火自涼。諸人且道。洞山圈繢落在什麼處。若明辨得。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。不妨奇特。到這向上境界。方能如此。不消安排。自然恰好。所以道。正中偏。三更初夜月明前。莫怪相逢不相識。隱隱猶懷舊日嫌。偏中正失。曉老婆逢古鏡。分明覿面更無真。休更迷頭還認影。正中來。無中有路出塵埃。但能不觸當今諱。也勝前朝斷舌才。偏中至。兩刃交鋒不須避。好手還同火裏蓮。宛然自有衝天氣。兼中到。不落有無誰敢和。人人盡欲出常流。折合還歸炭裏坐。浮山遠錄公。以此公案。為五位之格。若會得一則。餘者自然易會。巖頭道。如水上葫蘆子相似。捺著便轉。殊不消絲毫氣力。曾有僧問洞山。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。山云。趕向水牯牛群裏去。僧云。和尚入地獄如箭。山云。全得他力。洞山

道。何不向無寒暑處去。此是偏中正。僧云。如何是無寒暑處。山云。寒時寒殺闍黎。熱時熱殺闍黎。此是正中偏。雖正却偏雖偏。却圓曹洞錄中。備載子細。若是臨濟下。無許多事。這般公案直下便會。有者道。大好無寒暑。有什麼巴鼻。古人道。若向劍刃上走則快。若向情識上見則遲。不見僧問翠微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微云。待無人來。向爾道。遂入園中行。僧云。此間無人。請和尚道。微指竹云。這一竿竹得恁麼長。那一竿竹得恁麼短其僧忽然大悟。又曹山問僧。恁麼熱。向什麼處迴避。僧云。鑊湯爐炭裏迴避。山云。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。僧云。眾苦不能到。看他家裏人。自然會他家裏人說話。雪竇用他家裏事頌出。

垂手還同萬仞崖(不是作家。誰能辨得。何處不圓融。王勅既行諸侯避道)
正偏何必在安排(若是安排。何處有今日。作麼生兩頭不涉。風行草偃。水到渠成)
琉璃古殿照明月(圓陀陀地切忌認影。且莫當頭)　忍俊韓獹空上階(不是這回。蹉過了也。逐塊作什麼。打云。爾與這僧同參)
獹(龍都切通作盧)。

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。有垂手不垂手。若不出世目視雲霄。若出世便灰頭土面。目視雲霄即是萬仞峯頭。灰頭土面即是垂手邊事。有時灰頭土面即在萬仞峯頭。有時萬仞峯頭即是灰頭土面。其實入鄽垂手。與孤峯獨立一般。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。切忌作兩橛會。所以道。垂手還同萬仞崖。直是無爾湊泊處。正偏何必在安排。若到用時。自然如此。不在安排也。此頌洞山答處。後面道。琉璃古殿照明月。忍俊韓獹空上階。此正頌這僧逐言語走。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底籃。夜明珠。死蛇等十八般。大綱只明正位。如月照琉璃古殿。似有圓影。洞山答道。何不向無寒暑處去。其僧一似韓獹逐塊。連忙上階。捉其月影相似。又問。如何是無寒暑處。山云。寒時寒殺闍黎。熱時熱殺闍黎。如韓獹逐塊走到階上。又却不見月影。韓獹乃出戰國策。云韓氏之獹駿狗也。中山之兔狡兔也。是其獹方能尋其兔。雪竇引以喻這僧也。只如諸人。還識洞山為人處麼。良 久云。討甚兔子。

【四四】舉。禾山垂語云。習學謂之聞。絕學謂之隣(天下衲僧跳不出。無孔鐵鎚一箇鐵橛子)過此二者。是為真過(頂門上具一隻眼作什麼)僧出問。如何是真過(道什麼。一筆勾下。有一箇鐵橛子)山云。解打鼓(鐵橛。鐵蒺藜。確確)又問。如何是真諦(道什麼。兩重公案。又有一箇鐵橛子)山云。解打鼓(鐵橛。鐵蒺藜。確確)又問。即心即佛即不問。如何是非心非佛(道什麼。這箇坵垘堆。三段不同。又一箇鐵蒺藜子)山云。解

打鼓(鐵橛。鐵蒺藜。確確)又問。向上人來時如何接(道什麼。遭他第四杓惡水來也。又有一箇鐵橛子)山云。解打鼓(鐵橛。鐵蒺藜。確確。且道落在什麼處。朝到西天暮歸東土)。

禾山垂示云。習學謂之聞。絕學謂之隣。過此二者。是為真過。此一則語。出寶藏論。學至無學。謂之絕學。所以道。淺聞深悟。深聞不悟。謂之絕學。一宿覺道。吾早年來積學問。亦曾討疏尋經論。習學既盡。謂之絕學無為閑道人。及至絕學。方始與道相近。直得過此二學。是謂真過。其僧也不妨明敏。便拈此語問禾山。山云。解打鼓。所謂言無味語無味。欲明這箇公案。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語不涉理性。亦無議論處。直下便會。如桶底脫相似。方是衲僧安穩處。始契得祖師西來意。所以雲門道。雪峯輥毬。禾山打鼓。國師水碗。趙州喫茶。盡是向上拈提。又問。如何是真諦。山云。解打鼓。真諦更不立一法。若是俗諦萬物俱備。真俗無二。是聖諦第一義。又問。即心即佛即不問。如何是非心非佛。山云。解打鼓。即心即佛即易求。若到非心非佛即難。少有人到。又問。向上人來時如何接。山云。解打鼓。向上人即是透脫灑落底人。此四句語諸方以為宗旨。謂之禾山四打鼓。只如僧問鏡清。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。清云。有。僧云。如何是新年頭佛法。清云。元正啟祚萬物咸新。僧云。謝師答話。清云。老僧今日失利。似此答話。有十八般失利。又僧問淨果大師。鶴立孤松時如何。果云。脚底下一場懺懼。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。果云。日出後一場懺懼。又問。會昌沙汰時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。果云。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懺懼。諸方謂之三懺懼。又保福問僧。殿裏是什麼佛。僧云。和尚定當看。福云。釋迦老子。僧云。莫瞞人好。福云。却是爾瞞我。又問僧云。爾名什麼。僧云。咸澤。福云。或遇枯涸時如何。僧云。誰是枯涸者。福云。我。僧云。和尚莫瞞人好。福云。却是爾瞞我。又問僧。爾作什麼業。喫得恁麼大。僧云。和尚也不小。福作蹲身勢。僧云。和尚莫瞞人好。福云。却是爾瞞我。又問浴主。浴鍋闊多少。主云。請和尚量看。福作量勢。主云。和尚莫瞞人好。福云。却是爾瞞我。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。又如雪峯四漆桶。皆是從上宗師。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機。雪竇後面引一落索。依雲門示眾。頌出此公案。

一拽石(寰中天子勅。癩兒牽伴。向上人恁麼來)　二般土(塞外將軍令。兩箇一狀領過。同病相憐)

發機須是千鈞弩(若是千鈞。也透不得。不可輕酬。豈為死蝦蟆)

象骨老師曾輥毬(也有人曾恁麼來。有箇無孔鐵鎚。阿誰不知)

爭似禾山解打鼓(鐵橛子。須還這老漢始得。一子親得)　報君知(雪竇也未夢見。在雪上加霜。爾還知麼)
莫莽鹵(也有些子。儱儱侗侗)　甜者甜兮苦者苦(謝答話。錯下注脚。好與三十棒。喫棒得也未。便打。依舊黑漫漫)

歸宗一日。普請拽石。宗問維那。什麼處去。維那云。拽石去。宗云。石且從汝拽。即不得動著中心樹子。木平凡有新到至。先令般三轉土。木平有頌。示眾云。東山路窄西山低。新到莫辭三轉泥。嗟汝在途經日久。明明不曉却成迷。後來有僧問云。三轉內即不問。三轉外事作麼生。平云。鐵輪天子寰中勅。僧無語。平便打。所以道。一拽石二般土。發機須是千鈞弩。雪竇以千鈞之弩喻此話。要見他為人處。三十斤為一鈞。一千鈞則三萬斤。若是獰龍虎狼猛獸。方用此弩。若是鷦鷯小可之物。必不可輕發。所以千鈞之弩。不為鼷鼠而發機。象骨老師曾輥毬。即雪峯一日見玄沙來。三箇木毬一齊輥。玄沙便作斫牌勢。雪峯深肯之。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。俱不如禾山解打鼓。多少徑截。只是難會。所以雪竇道。爭似禾山解打鼓。又恐人只在話頭上。作活計不知來由。莽莽鹵鹵。所以道。報君知莫莽鹵。也須是實到這般田地始得。若要不莽鹵。甜者甜兮。苦者苦。雪竇雖然如是拈弄。畢竟也跳不出。
垂示云。要道便道。舉世無雙。當行即行。全機不讓。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疾焰過風。奔流度刃。拈起向上鉗鎚。未免亡鋒結舌。放一線道。試舉看。

【四五】舉。僧問趙州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(拶著這老漢。堆山積嶽。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)州云。我在青州。作一領布衫。重七斤(果然七縱八橫。拽却漫天網。還見趙州麼。衲僧鼻孔曾拈得。還知趙州落處麼。若這裏見得。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水到渠成。風行草偃。苟或未然。老僧在爾脚跟下)。

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。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却。不奈爾何。自然水到渠成。苟或躊躇。老僧在爾脚跟下。佛法省要處。言不在多。語不在繁。只如這僧問趙州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他却答道。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。若向語句上辨。錯認定盤星。不向語句上辨。爭奈却恁麼道。這箇公案。雖難見却易會。雖易會却難見。難則銀山鐵壁。易則直下惺惺。無爾計較是非處。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。更無兩般。一日僧問趙州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州云。庭前柏樹子。僧云。和尚莫將境示人。州云。老僧不曾將境示人。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。自然蓋天蓋地。若轉不得。觸途成滯。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無。若道他有佛法。他又何曾說心說性。說玄說妙。若道他無佛法旨趣。他又不曾辜負爾問頭。

豈不見。僧問木平和尚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平云。這箇冬瓜如許大。又僧問古德。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。還有佛法也無。古德云。有。僧云。如何是深山裏佛法。古德云。石頭大底大小底小。看這般公案。諸訛在什麼處。雪竇知他落處。故打開義路。與爾頌出。

編辟曾挨老古錐(何必拶著這老漢。挨拶向什麼處去)　七斤衫重幾人知(再來不直半分錢。直得口似匾擔。又却被他贏得一籌)
如今拋擲西湖裏(還雪竇手脚始得。山僧也不要)
下載清風付與誰(自古自今。且道雪竇與他酬唱。與他下注脚。一子親得)

十八問中。此謂之編辟問。雪竇道。編辟曾挨老古錐。編辟萬法。教歸一致。這僧要挨拶他趙州。州也不妨作家。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。敢開大口便道。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。重七斤。雪竇道。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。如今拋擲西湖裏。萬法歸一。一亦不要。七斤布衫亦不要。一時拋在西湖裏。雪竇住洞庭翠峯。有西湖也。下載清風付與誰。此是趙州示眾。爾若向北來。與爾上載。爾若向南來。與爾下載。爾若從雪峯雲居來。也是箇擔板漢。雪竇道。如此清風堪付阿誰。上載者。與爾說心說性。說玄說妙。種種方便。若是下載。更無許多義理玄妙。有底擔一擔禪。到趙州處。一點也使不著。一時與他打疊。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。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。如今人盡作無事會。有底道。無迷無悟。不要更求。只如佛未出世時。達磨未來此土時。不可不恁麼也。用佛出世作什麼。祖師更西來作什麼。總如此有什麼干涉。也須是大徹大悟了。依舊山是山水是水。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。方始作。箇無事底人。不見龍牙道學道。先須有悟由。還如曾鬪快龍舟。雖然舊閣閑田地。一度贏來方始休。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。看他古人恁麼道。如金如玉。山僧恁麼說。諸人恁麼聽。總是上載。且道作麼生是下載。三條椽下看取。
垂示云。一槌便成超凡越聖。片言可折。去縛解粘。如氷凌上行。劍刃上走。聲色堆裏坐。聲色頭上行。縱橫妙用則且置。剎那便去時如何。試舉看。
【四六】舉。鏡清問僧。門外是什麼聲(等閑垂一釣。不患聾問什麼)僧云。雨滴聲(不妨實頭。也好箇消息)清云。眾生顛倒迷己逐物(事生也。慣得其便。鐃鈎搭索。還他本分手脚)僧云。和尚作麼生(果然納敗缺。轉槍來也。不妨難當。却把槍頭倒刺人)清云。洎不迷己(咄直得分疎不下)僧云。洎不迷己意旨如何(拶著這老漢。逼殺人。前箭猶輕後箭深)清云。出身猶可易。脫體道應難(養子之緣。雖然如是。德山臨濟向什麼處去。不喚作雨滴聲。喚作什麼聲。直得分疎不下)洎(巨至切及也)。

只這裏也好薦取。古人垂示一機一境。要接人。一日鏡清問僧。門外是什麼聲。僧云。雨滴聲。清云。眾生顛倒迷己逐物。又問。門外什麼聲。僧云。鵝鳩聲。清云。欲得不招為間業。莫謗如來正法輪。又問。門外什麼聲。僧云。蛇咬蝦蟆聲。清云。將謂眾生苦。更有苦眾生。此語與前頭公案。更無兩般。衲僧家於這裏透得去。於聲色堆裏不妨自由。若透不得。便被聲色所拘。這般公案。諸方謂之煅煉語。若是煅煉只成心行。不見他古人為人處。亦喚作透聲色。一明道眼。二明聲色。三明心宗。四明忘情。五明展演。然不妨子細。爭奈有窠臼在。鏡清恁麼問。門外什麼聲。僧云。雨滴聲。却道。眾生顛倒迷己逐物。人皆錯會。喚作故意轉人。且得沒交涉。殊不知鏡清有為人底手脚。膽大不拘一機一境。忒殺不惜眉毛。鏡清豈不知是雨滴聲。何消更問。須知古人以探竿影草。要驗這僧。這僧也善挨拶便道。和尚又作麼生直得。鏡清入泥入水向他道。洎不迷己。其僧迷己逐物。則故是鏡清為什麼也迷己。須知驗他句中便有出身處。這僧太懞懂要勦絕此話。更問道。只箇洎不迷己意旨如何。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棒喝已行。鏡清通一線道。隨他打葛藤。更向他道。出身猶可易。脫體道應難。雖然恁麼。古人道。相續也大難。他鏡清只一句。便與這僧明脚跟下大事。雪竇頌云。

虛堂雨滴聲(從來無間斷。大家在這裏)　作者難酬對(果然不知。山僧從來不是作者。有權有實有放有收。殺活擒縱)
若謂曾入流(刺頭入膠盆。不喚作雨滿聲。喚作什麼聲)
依前還不會(山僧幾曾問爾來。這漆桶。還我無孔鐵鎚來)。
曾不會(兩頭坐斷。兩處不分。不在這兩邊)　南山北山轉[雨/汸]霈(頭上脚下。若喚作雨聲則瞎。不喚作雨聲。喚作什麼聲。到這裏須是脚踏實地始得)

虛堂雨滴聲。作者難酬對。若喚作雨聲。則是迷己逐物。不喚作雨聲。又如何轉物。到這裏。任是作者也難酬對。所以古人道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。見過於師方堪傳授。又南院道。棒下無生忍。臨機不讓師。若謂曾入流。依前還不會。教中道。初於聞中。入流忘所。所入既寂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。若道是雨滴聲。也不是。若道不是雨滴聲。也不是。前頭頌。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。正類此頌。若道是入聲色之流。也不是。若喚作聲色。依前不會他意。譬如以指指月。月不是指。會與不會。南山北山轉[雨/汸]霈也。
垂示云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地何言哉。萬物生焉。向四時行處。可以見體。於萬物生處。可以見用。且道向什麼處見得衲僧。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臥。併却咽喉唇吻。還辨得麼。

【四七】舉。僧問雲門。如何是法身(多少人疑著。千聖跳不出。漏逗不少)門云。六不收(斬釘截鐵。八角磨盤空裏走。靈龜曳尾朕兆未分時薦得。已是第二頭。朕兆已生後薦得。又落第三首。若更向言語上辨得。且喜沒交涉)。

雲門道。六不收。直是難搆。若向朕兆未分時搆得。已是第二頭。若向朕兆已生後薦得。又落第三首。若向言句上辨明。卒摸索不著。且畢竟以何為法身。若是作家底。聊聞舉著。剔起便行。苟或佇思停機。伏聽處分。太原孚上座本為講師。一日登座講次。說法身云。竪窮三際。橫亘十方。有一禪客。在座下聞之失笑。孚下座云。某甲適來有甚短處。願禪者為說看。禪者云。座主只講得法身量邊事。不見法身。孚云。畢竟如何即是。禪者云。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。必得自見。孚如其言。一夜靜坐。忽聞打五更鐘。忽然大悟。遂敲禪者門云。我會也。禪者云。爾試道看。孚云。我從今日去。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。又教中道。佛真法身。猶若虛空。應物現形。如水中月。又僧問夾山。如何是法身。山云。法身無相。如何是法眼。山云。法眼。無瑕。雲門道。六不收。此公案有者道。只是六根六塵六識。此六皆從法身生。六根收他不得。若恁麼情解。且喜沒交涉。更帶累雲門。要見便見。無爾穿鑿處。不見教中道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他答話多惹人情解。所以一句中。須具三句。更不辜負爾問頭。應時應節。一言一句。一點一畫。不妨有出身處。所以道。一句透。千句萬句一時透。且道是法身。是祖師。放爾三十棒。雪竇頌云。

一二三四五六(周而復始。滴水滴凍。費許多工夫作什麼)　碧眼胡僧數不足(三生六十劫。達磨何曾夢見。闍黎為什麼知而故犯)
少林謾道付神光(一人傳虛萬人傳實。從頭來已錯了也)
卷衣又說歸天竺(賺殺一船人。懷懼不少)
天竺茫茫無處尋(在什麼處。始是太平。如今在什麼處)
夜來却對乳峯宿(刺破爾眼睛。也是無風起浪。且道是法身是佛身。放爾三十棒)

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。出眼目頌出教人見。雲門道。六不收。雪竇為什麼却道。一二三四五六。直是碧眼胡僧也數不足。所以道。只許老胡知。不許老胡會。須是還他屋裏兒孫始得。適來道。一言一句。應時應節。若透得去。方知道不在言句中。其或未然。不免作情解。五祖老師道。釋迦牟尼佛。下賤客作兒。庭前柏樹子。一二三四五。若向雲門言句下。諦當見得。相次到這境界。少林謾道付神光。二祖始名神光。及至後來。又道歸天竺。達磨葬於熊耳山之

下。時宋雲奉使西歸。在西嶺見達磨手携隻履歸西天去。使回奏聖。開墳惟見遺下一隻履。雪竇道。其實此事。作麼生分付。既無分付。卷衣又說歸天竺。且道為什麼。此土却有二三。遞相恁麼傳來。這裏不妨譎訛。也須是搆得始可入作。天竺茫茫無處尋。夜來却對乳峯宿。且道即今在什麼處。師便打云。瞎。

【四八】舉。王太傅入招慶煎茶(作家相聚。須有奇特。等閑無事。大家著一隻眼。惹禍來也)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(一火弄泥團漢。不會煎茶。帶累別人)朗翻却茶銚(事生也。果然)太傅見問上座。茶爐下是什麼(果然禍事)朗云。捧爐神(果然中他箭了也。不妨奇特)太傅云。既是捧爐神。為什麼翻却茶銚(何不與他本分草料。事生也)朗云。仕官千日失在一朝(錯指注是什麼語話。杜撰禪和如麻似粟)太傅拂袖便去(灼然作家。許他具一隻眼)明招云。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。却去江外。打野榔(更與三十棒。這獨眼。龍只具一隻眼。也須是明眼人點破始得)朗云。和尚作麼生(拶著。也好與一拶。終不作這般死郎當見解)招云。非人得其便(果然只具一隻眼。道得一半。一手擡一手搦)雪竇云。當時但踏倒茶爐(爭奈賊過後張弓。雖然如是。也未稱德山門下客。一等是潑郎潑賴。就中奇特)榔(椿皆切枯木根)。

欲知佛性義。當觀時節因緣。王太傅知泉州。久參招慶。一日因入寺。時朗上座煎茶次。翻却茶銚。太傅也是箇作家。纔見他翻却茶銚。便問上座。茶爐下是什麼。朗云。捧爐神。不妨言中有響。爭柰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犯手。不惟辜負自己。亦且觸忤他人。這箇雖是無得失底事。若拈起來。依舊有親疎有皂白。若論此事。不在言句上。却要向言句上辨箇活處。所以道。他參活句。不參死句。據朗上座恁麼道。如狂狗逐塊。太傅拂袖便去。似不肯他。明招云。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。却去江外打野榔。野榔即是荒野中。火燒底木橛。謂之野榔。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處行。却向外邊走。朗拶云。和尚又作麼生。招云。非人得其便。明招自然。有出身處。亦不辜負他所問。所以道。俊狗咬人不露牙。溈山哲和尚云。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直得鬚鬢衝冠。蓋明招忍俊不禁難逢其便。大溈若作朗上座。見他太傅拂袖便行。放下茶銚。呵呵大笑。何故。見之不取。千載難逢。不見寶壽問胡釘鉸云。久聞胡釘鉸。莫便是否。胡云。是壽云。還釘得虛空麼。胡云。請師打破將來。壽便打。胡不肯。壽云。異日自有多口阿師。為爾點破在。胡後見趙州。舉似前話。州云爾因什麼被他打。胡云。不知過在什麼處。州云。只這一縫。尚不奈何。更教他打破虛空來。胡便休去。州代云。且釘這一縫。胡於是有省。京兆米七師行脚歸。有老宿問云。月夜斷井索。人皆喚作蛇。未審七師見佛時。喚作什麼。七師云。若有所見即同眾生。老宿云。也是千年桃核。忠國師問紫璘供奉。聞說供奉

解註思益經。是否。奉云。是師云。凡當註經。須解佛意始得。奉云。若不會意。爭敢言註經。師遂令侍者將一椀水七粒米一隻筯在椀上送與供奉。問云。是什麼義。奉云。不會。師云。老師意尚不會。更說甚佛意。王太傅與朗上座。如此話會不一。雪竇末後却道。當時但與踏倒茶爐。明招雖是如此。終不如雪竇。雪峯在洞山會下作飯頭。一日淘米次。山問。作什麼。峯云。淘米。山云。淘米去沙。淘沙去米。峯云。沙米一時去。山云。大眾喫箇什麼。峯便覆却盆。山云。子因緣不在此。雖然恁麼。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。一等是什麼時節。到他用處。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。頌云。

來問若成風(箭不虛發偶爾成文。不妨要妙)　應機非善巧(弄泥團漢有什麼限。方木逗圓孔。不妨撞著作家)
堪悲獨眼龍(只具一雙眼。只得一橛)
曾未呈牙爪(也無牙爪可呈。說什麼牙爪。也不得欺他)　牙爪開(爾還見麼。雪竇却較些子。若有恁麼手脚踏倒茶爐)
生雲雷(盡大地人一時喫棒。天下衲僧無著身處。旱天霹靂)
逆水之波經幾回(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)

來問。若成風。應機非善巧。太傅問處。似運斤成風。此出莊子。郢人泥壁餘一少窾。遂圓泥撊補之。時有少泥。落在鼻端。傍有匠者云。公補窾甚巧。我運斤。為爾取鼻端泥。其鼻端泥若蠅子翼。使匠者斲之。匠者運斤。成風而斲之。盡其泥而不傷鼻。郢人立不失容。所謂二俱巧妙。朗上座雖應其機。語無善巧。所以雪竇道。來問。若成風。應機非善巧。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。明招道得也太奇特。爭奈未有拏雲攫霧底爪牙。雪竇傍不肯。忍俊不禁。代他出氣。雪竇暗去合他意。自頌他踏倒茶爐語。牙爪開生雲雷。逆水之波經幾回。雲門道。不望爾有逆水之波。但有順水之意亦得。所以道。活句下薦得。永劫不妄。朗上座與明招語句似死。若要見活處。但看雪竇踏倒茶爐。
垂示云。七穿八穴。攙鼓奪旗。百匝千重。瞻前顧後。踞虎頭收虎尾。未是作家。牛頭沒馬頭回。亦未為奇特。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。試舉看。

【四九】舉。三聖問雪峯。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(不妨縱橫自在。此問太高生。爾合只自知。何必更問)峯云。待汝出網來。向汝道(減人多少聲價。作家宗師天然自在)聖云。一千五百人善知識。話頭也不識(迅雷霹靂可殺驚群。一任[跳-兆+孛]跳)峯云。老僧住持事繁(不在勝負。放過一著。此語最毒)。

雪峯三聖。雖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拶。未分勝負在。且道這二尊宿具什麼眼目。三聖自臨濟受訣。遍歷諸方。皆以高賓待之。看他致箇問端。多少人摸索不著。且不涉理性佛法。却問道。透網金鱗以何為食。且道他意作麼生。透網金鱗尋常既不食他香餌。不知以什麼為食。雪峯是作家匹似閑。只以一二分酬他。却向他道。待汝出網來。向汝道。汾陽謂之呈解問。洞下謂之借事問。須是超倫絕類得大受用。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。爭奈雪峯是作家。不妨減人聲價。却云。待汝出網來。向汝道。看他兩家。把定封疆。壁立萬仞。若不是三聖。只此一句便去不得。爭奈三聖亦是作家。方解向他道。一千五百人善知識。話頭也不識。雪峯却道。老僧住持事繁。此語得恁麼頑慢。他作家相見。一擒一縱。逢強即弱。遇賤即貴。爾若作勝負會。未夢見雪峯在。看他二人。最初孤危峭峻。末後二俱死郎當。且道還有得失勝負麼。他作家酬唱。必不知此。三聖在臨濟作院主。臨濟遷化垂示云。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。三聖出云。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。濟云。已後有人問爾。作麼生。三聖便喝。濟云。誰知吾正法眼藏。向這瞎驢邊滅却三聖便禮拜。他是臨濟真子。方敢如此酬唱。雪竇末後。只頌透網金鱗。顯他作家相見處。頌云。

透網金鱗(千兵易得。一將難求。何似生。千聖不奈何)　休云滯水(向他雲外立。活潑潑地。且莫鈍置好)
搖乾蕩坤(作家作家。未是他奇特處。放出又何妨)
振鬣擺尾(誰敢辨端倪。做得箇伎倆。賣弄出來。不妨驚群)　千尺鯨噴洪浪飛(轉過那邊去。不妨奇特。盡大地人一口吞盡)
一聲雷震清颸起(有眼有耳。如聾如盲。誰不悚然)
清颸起(在什麼處咄)　天上人間知幾幾(雪峰牢把陣頭。三聖牢把陣脚。撒土撒沙作什麼。打云爾在什麼處)

透網金鱗。休云滯水。五祖道只此一句頌了也。既是透網金鱗。豈居滯水。必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。且道二六時中。以何為食。諸人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。試定當看雪竇道。此事隨分拈弄。如金鱗之類。振鬣擺尾時。直得乾坤動搖。千尺鯨噴洪浪飛。此頌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。話頭也不識。如鯨噴洪浪相似。一聲雷震清颸起。頌雪峯道老僧住持事繁。如一聲雷震清颸起相似。大綱頌他兩箇俱是作家。清颸起。天上人間知幾幾。且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。颸者風也。當清颸起時。天上人間。能有幾人知。
垂示云。度越階級超絕方便。機機相應。句句相投。儻非入大解脫門。得大解脫用。何以權衡佛祖。龜鑑宗乘。且道當機直截。逆順

縱橫。如何道得出身句。試請舉看。

【五〇】舉。僧問雲門。如何是塵塵三昧(天下衲僧盡在這裏作窠窟。滿口含霜。撒沙撒土作什麼)門云。鉢裏飯桶裏水(布袋著盛錐。金沙混雜。將錯就錯。含元殿裏不問長安)。

還定當得麼。若定當得雲門鼻孔。在諸人手裏。若定當不得。諸人鼻孔。在雲門手裏。雲門有斬釘截鐵句。此一句中具三句。有底問著。便道鉢裏飯。粒粒皆圓。桶裏水。滴滴皆顯。若恁麼會。且不見雲門端的為人處。頌云。

鉢裏飯桶裏水(露也。撒沙撒土作什麼。漱口三年始得)　多口阿師難下嘴(縮却舌頭。識法者懼。為什麼却恁麼舉)

北斗南星位不殊(喚東作西作什麼。坐立儼然。長者長法身。短者短法身)

白浪滔天平地起(脚下深數丈。賓主互換。驀然在爾頭上。爾又作麼生。打)

擬不擬(蒼天蒼天咄)止不止(說什麼。更添怨苦)

箇箇無裩長者子(郎當不少。傍觀者哂)

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。對一說太孤絕。無孔鐵鎚重下楔。後面又頌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道。藏頭白海頭黑。明眼衲僧會不得。若於此公案透得。便見這箇頌。雪竇當頭便道。鉢裏飯桶裏水。言中有響句裏呈機。多口阿師難下嘴。隨後便與爾下注脚也。爾若向這裏要求玄妙道理。計較轉難下嘴。雪竇只到這裏也得。他愛恁麼頭上先把定。恐眾中有具眼者覷破也。到後面須放過一著。俯為初機。打開頌出教人見。北斗依舊在北。南星依舊只在南。所以道。北斗南星位不殊。白浪滔天平地起。忽然平地上起波瀾。又作麼生若向事上覷則易。若向意根下尋。卒摸索不著。這箇如鐵橛子相似。擺撥不得。插嘴不得。爾若擬議欲會而不會。止而不止。亂呈懞袋。正是箇箇無裩長者子。寒山詩道。六極常嬰苦。九維徒自論。有才遺草澤。無勢閉蓬門。日上巖猶暗。煙消谷尚昏。其中長者子。箇箇總無裩。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(終)

此集自大慧一炬之後。而又重罹兵燹。世鮮善刻。今得蜀本。校正頗完。猶恐中間亥豕魯魚不無一二。四方具眼高人為是正之抄錄。見教當復改竄。俾成金美。禪宗幸甚。

嵎中書隱白

垂示云。纔有是非。紛然失心。不落階級。又無摸索。且道放行即是。把住即是。到這裏。若有一絲毫解路。猶滯言詮。尚拘機境。盡是依草附木。直饒便到獨脫處。未免萬里望鄉關。還搆得麼。若未搆得。且只理會箇理成公案。試舉看。

【五一】舉。雪峯住庵時。有兩僧來禮拜(作什麼。一狀領過)峯見來。以手托庵門。放身出云。是什麼(鬼眼睛。無孔笛子。擎頭戴角)僧亦云。是什麼(泥彈子氈拍板。箭鋒相拄)峯低頭歸庵(爛泥裏有刺。如龍無足。似蛇有角。就中難為措置)僧後到巖頭(也須是問過始得。同道方知)頭問。什麼處來(也須是作家始得。這漢往往納敗闕。若不是同參。洎乎放過)僧云。嶺南來(傳得什麼消息來。也須是通箇消息。還見雪峯麼)頭云。曾到雪峯麼(勘破了多時。不可道不到)僧云。曾到(實頭人難得。打作兩橛)頭云。有何言句(便恁麼去也)僧舉前話(便恁麼去也。重重納敗闕)頭云。他道什麼(好劈口便打。失却鼻孔了也)僧云。他無語低頭歸庵(又納敗闕。爾且道他是什麼)頭云。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(洪波浩渺白浪滔天)若向伊道。天下人不奈雪老何(癩兒牽伴。不必。須彌也須粉碎。且道他圈繢在什麼處)僧至夏末。再舉前話請益(已是不惺惺。正賊去了多時。賊過後張弓)頭云。何不早問(好與掀倒禪床。過也)僧云。未敢容易(這棒本是這僧喫。穿却鼻孔。停囚長智。已是兩重公案)頭云。雪峯雖與我同條生。不與我同條死(漫天網地)要識末句後。只這是(賺殺一船人。我也不信。洎乎分疎不下)。

大凡扶竪宗教。須是辨箇當機。知進退是非。明殺活擒縱。若忽眼目迷黎麻羅。到處逢問便問。逢答便答。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。只如雪峯巖頭。同參德山。此僧參雪峯。見解只到恁麼處。及乎見巖頭。亦不曾成得一事。虛煩他二老宿。一問一答。一擒一縱。直至如今。天下人成節角諝訛。分疎不下。且道節角諝訛。在什麼處。雪峯雖遍歷諸方。末後於鼇山店。巖頭因而激之。方得勦絕大徹。巖頭後值沙汰。於湖邊作渡子。兩岸各懸一板。有人過敲板一下。頭云。爾過那邊。遂從蘆葦間。舞棹而出。雪峯歸嶺南住庵。這僧亦是久參底人。雪峯見來。以手托庵門。放身出云。是什麼。如今有底。恁麼問著。便去他語下咬嚼。這僧亦怪。也只向他道是什麼。峯低頭歸庵。往往喚作無語會去也。這僧便摸索不著。有底道。雪峯被這僧一問直得。無語歸庵。殊不知雪峯意有毒害處。雪峯雖得便宜。爭奈藏身露影。這僧後辭雪峯。持此公案。令巖頭判。既到彼。巖頭問。什麼處來。僧云。嶺南來。頭云。曾到雪峯麼。若要見雪峯。只此一問。也好急著眼看。僧云。曾到。頭云。有何言句。此語亦不空過。這僧不曉。只管逐他語脈轉。頭云。他道什麼。僧云。他低頭無語歸庵。這僧殊不知。巖頭著草鞋。在他

肚皮裏行。幾回了也。巖頭云。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。若向他道。天下人不奈雪老何。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。這僧依舊黑漫漫地。不分緇素。懷一肚皮疑。真箇道。雪峯不會。至夏末。再舉前話。請益巖頭。頭云。何不早問。這老漢。計較生也。僧云。未敢容易。頭云。雪峯雖與我同條生。不與我同條死。要識末後句。只這是巖頭太殺不惜眉毛。諸人畢竟作麼生會。雪峯在德山會下作飯頭。一日齋晚。德山托鉢下至法堂。峯云。鐘未鳴鼓未響。這老漢。托鉢向什麼處去。山無語低頭歸方丈。雪峯舉似巖頭。頭云。大小德山。不會末後句。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。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語。山至來日上堂。與尋常不同。頭於僧堂前。撫掌大笑云。且喜老漢會末後句。他後天下人。不奈他何。雖然如是。只得三年。此公案中。如雪峯見德山無語。將謂得便宜。殊不知著賊了也。蓋為他曾著賊來。後來亦解做賊。所以古人道。末後一句。始到牢關。有者道。巖頭勝雪峯。則錯會了也。巖頭常用此機示眾云。明眼漢沒窠臼。却物為上。逐物為下。這末後句。設使親見祖師來。也理會不得。德山齋晚。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。巖頭道。大小德山。未會末後句在。雪竇拈云。曾聞說箇獨眼龍。元來只具一隻眼。殊不知。德山是箇無齒大蟲。若不是巖頭識破。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。諸人要會末後句麼。只許老胡知。不許老胡會。自古及今。公案萬別千差。如荊棘林相似。爾若透得去。天下人不奈何。三世諸佛。立在下風。爾若透不得。巖頭道。雪峯雖與我同條生。不與我同條死。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。雪竇頌云。

末後句(已在言前。將謂真箇。覷著則瞎)　為君說(舌頭落也。說不著。有頭無尾有尾無頭)
明暗雙雙底時節(葛藤老漢。如牛無角似虎有角。彼此是恁麼)
同條生也共相知(是何種族。彼此沒交涉。君向瀟湘我向秦)　不同條死還殊絕(拄杖子在我手裏。爭怪得山僧。爾鼻孔為什麼在別人手裏)
還殊絕(還要喫棒麼。有什麼摸索處)
黃頭碧眼須甄別(盡大地人亡鋒結舌。我也恁麼。他人却不恁麼。只許老胡知。不許老胡會)
南北東西歸去來(收。脚跟下。猶帶五色線在。乞爾一條拄杖子)
夜深同看千巖雪(猶較半月程。從他大地雪漫漫。填溝塞壑無人會。也只是箇瞎漢。還識得末後句麼。便打)

末後句為君說。雪竇頌此末後句。他意極有落草相為。頌則殺頌。只頌毛彩些子。若要透見也未在。更敢開大口便道。明暗雙雙底時節。與爾開一綫路。亦與爾一句打殺了也。末後更與爾注解。只如

招慶一日問羅山云。巖頭道。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。意旨如何。羅山召云。大師。師應諾。山云。雙明亦雙暗。慶禮謝而去。三日後又問。前日蒙和尚垂慈。只是看不破。山云。盡情向爾道了也。慶云。和尚是把火行。山云。若恁麼據大師疑處問將來。慶云。如何是雙明亦雙暗。山云。同生亦同死。慶當時禮謝而去。後有僧問招慶。同生亦同死時如何。慶云。合取狗口。僧云。大師收取口喫飯。其僧却來問羅山云。同生不同死時如何。山云。如牛無角。僧云。同生亦同死時如何。山云。如虎戴角。末後句。正是這箇道理。羅山會下有僧。便用這箇意。致問招慶。慶云。彼此皆知。何故我若東勝身洲道一句。西瞿耶尼洲也知。天上道一句。人間也知。心心相知。眼眼相照。同條生也則猶易見。不同條死也還殊絕。釋迦達磨也摸索不著。南北東西歸去來。有些子好境界。夜深同看千巖雪。且道是雙明雙暗。是同條生是同條死。具眼衲僧試甄別看。

【五二】舉。僧問趙州。久響趙州石橋。到來只見略彴(也有人來捋虎鬚。也是衲僧本分事)州云。汝只見略彴。且不見石橋(慣得其便。這老漢賣身去也)僧云。如何是石橋(上釣來也。果然)州云。渡驢渡馬(一網打就。直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。一死更不再活)彴(實若切)。

趙州有石橋。蓋李膺造也。至今天下有名。略彴者。即是獨木橋也。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他道。久響趙州石橋。到來只見略彴。趙州便道。汝只見略彴。且不見石橋。據他問處。也只是平常說話相似。趙州用去釣他。這僧果然上鉤。隨後便問。如何是石橋。州云。渡驢渡馬。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。趙州不似臨濟德山。行棒行喝。他只以言句殺活。這公案好好看來。只是尋常鬪機鋒相似。雖然如是。也不妨難湊泊。一日與首座看石橋。州乃問首座。是什麼人造。座云。李膺造。州云。造時向什麼處下手。座無對。州云。尋常說石橋。問著下手處也不知。又一日州掃地次。僧問。和尚是善知識。為什麼有塵。州云。外來底。又問。清淨伽藍。為什麼有塵。州云。又有一點也。又僧問。如何是道。州云。牆外底。僧云。不問這箇道。問大道。州云。大道透長安。趙州偏用此機。他到平實安穩處。為人更不傷鋒犯手。自然孤峻。用得此機甚妙。雪竇頌云。

孤危不立道方高(須是到這田地始得。言猶在耳。還他本分草料)　入海還須釣巨鼇(坐斷要津不通凡聖。蝦蜆螺蚌不足問。大丈夫漢。不可兩兩三三)
堪笑同時灌溪老(也有恁麼人曾恁麼來。也有恁麼用機關底手脚)
解云劈箭亦徒勞(猶較半月程。似則似是則未是)

孤危不立道方高。雪竇頌趙州尋常為人處。不立玄妙。不立孤危。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。擊碎須彌。海底生塵。須彌鼓浪。方稱他祖師之道。所以雪竇道。孤危不立道方高。壁立萬仞。顯佛法奇特靈驗。雖然孤危峭峻。不如不立孤危。但平常自然轉轆轤地。不立而自立。不高而自高。機出孤危方見玄妙。所以雪竇云。入海還須釣巨鼇。看他具眼宗師等閑垂一語。用一機不釣鰕蜆螺蚌。直釣巨鼇。也不妨是作家。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。堪笑同時灌溪老。不見僧問灌溪。久響灌溪。及乎到來。只見箇漚麻池。溪云。汝只見漚麻池。且不見灌溪。僧云。如何是灌溪。溪云。劈箭急。又僧問黃龍。久響黃龍。及乎到來。只見箇赤斑蛇。龍云。子只見赤斑蛇。且不見黃龍。僧云。如何是黃龍。龍云。拕拕地。僧云。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。龍云。性命難存。僧云。恁麼則遭他食噉去也。龍云。謝子供養。此總是立孤危。是則也是不免費力。終不如趙州尋常用底。所以雪竇道。解云劈箭亦徒勞。只如灌溪黃龍即且致。趙州云。波驢渡馬。又作麼生會。試辨看。

垂示云。遍界不藏。全機獨露。觸途無滯。著著有出身之機。句下無私。頭頭有殺人之意。且道古人。畢竟向什麼處休歇。試舉看。

【五三】舉。馬大師與百丈行次。見野鴨子飛過(兩箇落草漢草裏輥。驀顧作什麼)大師云。是什麼(和尚合知。這老漢鼻孔也不知)丈云。野鴨子(鼻孔已在別人手裏。只管供欵。第二杓惡水更毒)大師云。什麼處去也(前箭猶輕後箭深。第二回啗啄。也合自知)丈云。飛過去也(只管隨他後轉。當面蹉過)大師遂扭百丈鼻頭(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裏。捩轉鎗頭。裂轉鼻孔來也)丈作忍痛聲(只在這裏。還喚作野鴨子得麼。還識痛痒麼)大師云。何曾飛去(莫瞞人好。這老漢元來只在鬼窟裏作活計)。

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。馬大師無風起浪。諸人要與佛祖為師。參取百丈。要自救不了。參取馬祖大師。看他古人二六時中。未嘗不在箇裏。百丈丱歲離塵。三學該練。屬大寂闡化南昌 。乃傾心依附。二十年為侍者。及至再參。於喝下方始大悟。而今有者道。本無悟處。作箇悟門建立此事。若恁麼見解。如獅子身中蟲。自食獅子肉不見古人道。源不深者流不長。智不大者見不遠。若用作建立會。佛法豈到如今。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。見野鴨子飛過。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。為什麼却恁麼問。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。百丈只管隨他後走。馬祖遂扭他鼻孔。丈作忍痛聲馬祖云。何曾飛去百丈便省。而今有底錯會。纔問著便作忍痛聲。且喜跳不出。宗師家為人須為教徹。見他不會。不免傷鋒犯手。只要教他明此事。所以道。會則途中受用。不會則世諦流布。馬祖當時若不扭住。只成世諦流布。也須是逢境遇緣。宛轉教歸自己。十二時中。無空缺處。謂之性地明白。若只依草附木。認箇驢前馬後。有何用處。看他馬

祖百丈恁麼用。雖似昭昭靈靈。却不住在昭昭靈靈處。百丈作忍痛聲。若恁麼見去。遍界不藏頭頭成現。所以道。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。馬祖次日陞堂眾纔集。百丈出卷却拜蓆。馬祖便下座。歸方丈次問百丈。我適來上堂。未曾說法。爾為什麼。便卷却蓆丈云。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。祖云。爾昨日向甚處留心。丈云。今日鼻頭又不痛也。祖云。爾深知今日事。丈乃作禮。却歸侍者寮哭。同事侍者問云。爾哭作什麼。丈云。爾去問取和尚。侍者遂去問馬祖。祖云。爾去問取他看。侍者却歸寮問百丈。丈却呵呵大笑。侍者云。爾適來哭。而今為什麼却笑。丈云。我適來哭。如今却笑。看他悟後。阿轆轆地。羅籠不住。自然玲瓏。雪竇頌云。

野鴨子(成群作隊又有一隻)　知何許(用作什麼。如麻似粟)　馬祖見來相共語(打葛藤有什麼了期。說箇什麼。獨有馬祖識箇俊底)
話盡山雲海月情(東家杓柄長。西家杓柄短。知他打葛藤多少)
依前不會還飛去(囫。莫道他不會言。飛過什麼處去)
欲飛去(鼻孔在別人手裏。已是與他下注脚了也)
却把住(老婆心切。更道什麼)　道道(什麼道。不可也教山僧道。不可作野鴨子叫。蒼天蒼天。脚跟下好與三十棒。不知向什麼處去)

雪竇劈頭便頌道。野鴨子知何許。且道有多少。馬祖見來相共語。此頌馬祖問百丈云。是什麼。丈云。野鴨子。語盡山雲海月情。頌再問百丈什麼處去。馬大師為他意旨自然脫體。百丈依前不會。却道飛過去也。兩重蹉過欲飛去。却把住。雪竇據欵結案。又云。道道。此是雪竇轉身處。且道。作麼生道。若作忍痛聲則錯。若不作忍痛聲。又作麼生會。雪竇雖然頌得甚妙。爭奈也跳不出。垂示云。透出生死。撥轉機關。等閑截鐵斬釘。隨處蓋天蓋地。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。試舉看。

【五四】舉。雲門問僧近離甚處(不可也道西禪。探竿影草。不可道東西南北)僧云。西禪(果然。可殺實頭。當時好與本分草料)門云。西禪近日有何言句(欲舉恐驚和尚。深辨來風。也似和尚相似寐語)僧展兩手(敗闕了也。勾賊破家。不妨令人疑著)門打一掌(據令而行。好打。快便難逢)僧云。某甲話在(爾待要翻欵那。却似有攙旗奪鼓底手脚)門却展兩手(嶮駕與青龍不解騎)僧無語(可惜)門便打(不可放過。此棒合是雲門喫。何故。當斷不斷返招其亂。闍黎合喫多少。放過一著。若不放過合作麼生)。

雲門問這僧。近離甚處。僧云。西禪。這箇是當面話。如閃電相似。門云。近日有何言句。也只是平常說話。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。却倒去驗雲門。便展兩手。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。便見手忙脚亂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。便打一掌。僧云。打即故是。爭奈某

甲話在。這僧有轉身處。所以雲門放開。却展兩手。其僧無語。門便打。看他雲門自是作家。行一步知一步落處。會瞻前亦解顧後。不失蹤由。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。頌云。

虎頭虎尾一時收(殺人刀活人劍。須是這僧始得。千兵易得一將難求)　凜凜威風四百州(坐斷天下人舌頭。蓋天蓋地)
却問不知何太嶮(不可盲枷瞎棒。雪竇元來未知在。闍黎相次著也)
師云。放過一著(若不放過又作麼生。盡天下人一時落節。擊禪床一下)

雪竇頌得此話極易會。大意只頌雲門機鋒。所以道。虎頭虎尾一時收。古人云。據虎頭收虎尾。第一句下明宗旨。雪竇只據欵結案。愛雲門會據虎頭。又能收虎尾。僧展兩手。門便打。是據虎頭。雲門展兩手。僧無語。門又打。是收虎尾。頭尾齊收。眼似流星。自然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。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。却問。不知何太嶮。不妨有嶮處。雪竇云。放過一著。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。盡大地人。總須喫棒。如今禪和子。總道等他展手時。也還他本分草料。似則也似。是則未是。雲門不可只恁麼教爾休。也須別有事在。
垂示云。穩密全真。當頭取證。涉流轉物。直下承當。向擊石火閃電光中。坐斷諸訛。於據虎頭收虎尾處。壁立千仞。則且置。放一線道。還有為人處也無。試舉看。

【五五】舉。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。源拍棺云。生邪死邪(道什麼。好不惺惺。這漢猶在兩頭)吾云。生也不道。死也不道(龍吟霧起。虎嘯風生。買帽相頭。老婆心切)源云。為什麼不道(蹉過了也。果然錯會)吾云。不道不道(惡水驀頭澆。前箭猶輕後箭深)回至中路(太惺惺)源云。和尚快與某甲道。若不道。打和尚去也(却較些子。罕逢穿耳客。多遇刻舟人。似這般不唧[口*留]漢。入地獄如箭)吾云。打即任打。道即不道(再三須重事。就身打劫。這老漢滿身泥水。初心不改)源便打(好打且道。打他作什麼。屈棒元來有人喫在)後道吾遷化。源到石霜舉似前話(知而故犯。不知是不是。是則也大奇)霜云。生也不道。死也不道(可殺新鮮。這般茶飯却元來有人喫)源云。為什麼不道(語雖一般。意無兩種。且道與前來問是同是別)霜云。不道不道(天上天下。曹溪波浪如相似。無限平人被陸沈)源於言下有省(瞎漢。且莫瞞山僧好)源一日將鍬子。於法堂上。從東過西。從西過東(也是死中得活。好與先師出氣。莫問他。且看這漢一場懺懺)霜云。作什麼(隨後婁藪也)源云。覓先師靈骨(喪車背後懸藥袋。悔不慎當初。爾道什麼)霜云。洪波浩渺白浪滔天。覓什麼先師靈骨(也須還他作家始得。成群作隊作什麼)雪竇著語云。蒼天蒼天(太遲生。賊過後張弓。好與一坑埋却)源云。正好著力(且道落在什麼處。先師曾向爾道什

麼。這漢從頭到尾。直至如今。出身不得)太原孚云。先師靈骨猶在(大眾見麼。閃電相似。是什麼破草鞋。猶較些子)。

道吾與漸源。至一家弔慰。源拍棺木云。生邪死邪。吾曰生也不道。死也不道。若向句下便入得。言下便知歸。只這便是透脫生死底關鍵。其或未然。往往當頭蹉過。看他古人行住坐臥。不妨以此事為念。纔至人家弔慰。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。生邪死邪。道吾不移易一絲毫。對他道。生也不道。死也不道。漸源當面蹉過。逐他語句走更云。為什麼不道。吾云。不道不道。吾可謂赤心片片。將錯就錯。源猶自不惺惺。回至中路又云。和尚快與某甲道。若不道。打和尚去也。這漢識什麼好惡。所謂好心不得好報。道吾依舊老婆心切更向他道。打即任打。道即不道。源便打。雖然如是。却是他贏得一籌。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為他。漸源得恁麼不瞥地。道吾既被他打。遂向漸源云。汝且去。恐院中知事探得。與爾作禍。密遣漸源出去。道吾忒殺傷慈。源後來至一小院。聞行者誦觀音經云。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。忽然大悟云。我當時錯怪先師。爭知此事。不在言句上。古人道。沒量大人。被語脈裏轉却。有底情解道。道吾云。不道不道。便是道了也。喚作打背翻筋斗。教人摸索不著。若恁麼會。作麼生得平穩去。若脚踏實地。不隔一絲毫。不見七賢女遊屍陀林。遂指屍問云。屍在這裏。人在什麼處。大姊云。作麼作麼。一眾齊證無生法忍。且道有幾箇。千箇萬箇。只是一箇。漸源後到石霜。舉前話。石霜依前云。生也不道。死也不道。源云。為什麼不道。霜云。不道不道。他便悟去。一日將鍬子。於法堂上。從東過西。從西過東。意欲呈己見解。霜果問云。作什麼。源云。覓先師靈骨。霜便截斷他脚跟云。我這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。覓什麼先師靈骨。他既是覓先師靈骨。石霜為什麼却恁麼道。到這裏。若於生也不道。死也不道處。言下薦得。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。爾若作道理。擬議尋思。直是難見。漸源云。正好著力。看他悟後道得自然奇特。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。擊時作銅聲。雪竇著語云。蒼天蒼天。其意落在兩邊。太原孚云。先師靈骨猶在。自然道得穩當。這一落索。一時拈向一邊。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。作麼生是著力處。不見道。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。若向不道不道處透得去。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。若透不得。也須是自參自悟。不可容易過日。可惜許時光。雪竇頌云。

兔馬有角(斬可殺奇特。可殺新鮮)　牛羊無角(斬。成什麼模樣。瞞別人即得)

絕毫絕氂(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爾向什麼處摸索)　如山如嶽(在什麼處。平地起波瀾。[祝/土]著爾鼻孔)

黃金靈骨今猶在(截却舌頭。塞却咽喉。拈向一邊。只恐無人識得伊)
白浪滔天何處著(放過一著。脚跟下蹉過。眼裏耳裏著不得)
無處著(果然。却較些子果然沒溺深坑)　隻履西歸曾失却(祖禰不了。累及兒孫。打云。為什麼却在這裏)

雪竇偏會下注脚。他是雲門下兒孫。凡一句中。具三句底鉗鎚。向難道處道破。向撥不開處撥開。去他緊要處頌出。直道兔馬有角。牛羊無角。且道兔馬為什麼有角。牛羊為什麼却無角。若透得前話。始知雪竇有為人處。有者錯會道。不道便是道。無句是有句。兔馬無角。却云有角。牛羊有角。却云無角。且得沒交涉。殊不知。古人千變萬化。現如此神通。只為打破爾這精靈鬼窟。若透得去。不消一箇了字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。絕毫絕氂。如山如嶽。這四句。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。雪竇渾淪地。吐在爾面前了也。末後皆是據欵結案。黃金靈骨。今猶在。白浪滔天何處著。此頌石霜與大原孚語。為什麼無處著。隻履西歸曾失却。靈龜曳尾。此是雪竇轉身為人處。古人道。他參活句不參死句。既是失却。他一火為什麼。却競頭爭。
垂示云。諸佛不曾出世。亦無一法與人。祖師不曾西來。未嘗以心傳授。自是時人不了。向外馳求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。一段大事因緣。千聖亦摸索不著。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。說不說知不知。從什麼處得來。若未能洞達。且向葛藤窟裏會取。試舉看。
【五六】舉。良 禪客問欽山。一鏃破三關時如何(嶮不妨奇特。不妨是箇猛將)山云。放出關中主看(劈面來也。也要大家知。主山高按山低)良云。恁麼則知過必改(見機而作。已落第二頭)山云。更待何時(有擒有縱。風行草偃)良 云。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(果然。擬待翻欵那。第二棒打人不痛)山云。且來闍黎(呼則易遣則難。喚得回頭。堪作什麼)良 回首(果然把不住。中也)山把住云。一鏃破三關即且止。試與欽山發箭看(虎口裏橫身。逆水之波。見義不為無勇也)良 擬議(果然摸索不著。打云。可惜許)山打七棒云。且聽這漢疑三十年(令合恁麼。有始有終。頭正尾正。這箇棒合是欽山喫)。
良 禪客也不妨是一員戰將。向欽山手裏。左盤右轉。墜鞭閃鐙。末後可惜許。弓折箭盡。雖然如是。李將軍自有嘉聲在。不得封侯也是閑。這箇公案。一出一入。一擒一縱。當機覿面提。覿面當機疾。都不落有無得失。謂之玄機。稍虧些子力量。便有顛蹶。這僧亦是箇英靈底衲子。致箇問端。不妨驚群。欽山是作家宗師。便知他問頭落處。鏃者箭鏃也。一箭射透三關時如何。欽山意道。爾射透得則且置。試放出關中主看。良 云。恁麼則知過必改。也不妨奇特。欽山云。更待何時。看他恁麼祇對。欽山所問。更無些子空缺

處。後頭良 禪客却道。好箭放不著所在。拂袖便出。欽山纔見他恁麼道。便喚云。且來闍黎。良 禪客果然把不住。便回首。欽山擒住云。一鏃破三關則且止。試與欽山發箭看。良 擬議。欽山便打七棒。更隨後與他念一道呪云。且聽這漢疑三十年。如今禪和子盡道。為什麼不打八下。又不打六下。只打七下。不然等他問道試與欽山發箭看。便打。似則也似。是則未是在。這箇公案。須是胸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。超出語言之外。方能有一句下破三關。及有放箭處。若存是之與非。卒摸索不著。當時這僧。若是箇漢。欽山也大嶮。他既不能行此令。不免倒行。且道關中主。畢竟是什麼人。看雪竇頌云。

與君放出關中主(中也。當頭蹉過。退後退後)　放箭之徒莫莽鹵(一死不再活。大諝訛過了)
取箇眼兮耳必聾(左眼半斤。放過一著。左邊不前右邊不後)
捨箇耳兮目雙瞽(右眼八兩。只得一路。進前則墮坑落塹。退後則猛虎銜脚)
可憐一鏃破三關(全機恁麼來時如何。道什麼。破也。墮也)
的的分明箭後路(死漢。咄。打云。還見麼)　君不見(癩兒牽伴。打葛藤去也)
玄沙有言兮(那箇不是玄沙)　大丈夫先天為心祖(一句截流萬機寢削。鼻孔在我手裏。未有天地世界已前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)

此頌數句。取歸宗頌中語。歸宗昔日。因作此頌。號曰歸宗。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。後來同安聞之云。良 公善能發箭。要且不解中的。有僧便問。如何得中的。安云。關中主是什麼人。後有僧舉似欽山。山云。良 公若恁麼。也未免得欽山口。雖然如是。同安不是好心。雪竇道。與君放出關中主。開眼也著。合眼也著。有形無形。盡斬為三段。放箭之徒莫莽鹵 。若善能放箭。則不莽鹵 。若不善放。則莽鹵 可知。取箇眼兮耳必聾。捨箇耳兮目雙瞽。且道取箇眼。為什麼却耳聾。捨箇耳。為什麼却雙瞽。此語無取捨。方能透得。若有取捨則難見。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。良 禪客問。一鏃破三關時如何。欽山云。放出關中主看。乃至末後同安公案。盡是箭後路。畢竟作麼生。君不見。玄沙有言兮。大丈夫先天為心祖。尋常以心為祖宗極則。這裏為什麼。却於天地未生已前。猶為此心之祖。若識破這箇時節。方識得關中主。的的分明箭後路。若要中的。箭後分明有路。且道作麼生是箭後路。也須是自著精彩始得。大丈夫先天為心祖。玄沙常以此語示眾。此乃是歸宗有此頌。雪竇誤用為玄沙語。如今參學者。若以此心為祖宗。參到彌

勒佛下生。也未會在若。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。天地未分已是第二頭。且道正當恁麼時。作麼生是先天地。

垂示云。未透得已前。一似銀山鐵壁。及乎透得了。自己元來是鐵壁銀山。或有人問且作麼生。但向他道。若尚箇裏。露得一機。看得一境。坐斷要津不通凡聖。未為分外。苟或未然。看取古人樣子。

【五七】舉。僧問趙州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。如何是不揀擇(這鐵蒺藜。多少人吞不得。大有人疑著在。滿口含霜)州云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(平地上起骨堆。衲僧鼻孔一時穿却。金剛鑄鐵券)僧云。此猶是揀擇(果然隨他轉了也。拶著這老漢)州云。田厙奴。什麼處是揀擇(山高石裂)僧無語(放爾三十棒。直得目瞪口呿)厙(式夜切音舍)。

僧問趙州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。三祖信心銘劈頭便道這兩句。有多少人錯會。何故至道本無難。亦無不難。只是唯嫌揀擇。若恁麼會。一萬年也未夢見在。趙州常以此語問人。這僧將此語。倒去問他。若向語上覓。此僧却驚天動地。若不在語句上。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。這箇些子關捩子。須是轉得始解。捋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始得。這僧也不顧危亡。敢捋虎鬚便道。此猶是揀擇。趙州劈口便塞道。田厙奴。什麼處是揀擇。若問著別底。便見脚忙手亂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。向動不得處動。向轉不得處轉。爾若透得一切惡毒言句。乃至千差萬狀。世間戲論。皆是醍醐上味。若到著實處。方見趙州赤心片片。田厙奴。乃福唐人。鄉語罵人。似無意智相似。這僧道此猶是揀擇。趙州道田厙奴。什麼處是揀擇。宗師眼目。須至恁麼。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。雪竇頌云。

似海之深(是什麼度量。淵源難測。也未得一半在)　如山之固(什麼人撼得。猶在半途)

蚊虻弄空裏猛風(也有恁麼底。果然不料力。可殺不自量)

螻蟻撼於鐵柱(同坑無異土。且得沒交涉。闍黎與他同參)　揀兮擇兮(擔水河頭賣。道什麼趙州來也)

當軒布鼓(已在言前一坑埋却。如麻似粟打云。塞却爾咽喉)

雪竇注兩句云。似海之深如山之固。僧云。此猶是揀擇。雪竇道。這僧一似蚊虻弄空裏猛風。螻蟻撼於鐵柱。雪竇賞他膽大。何故此是上頭人用底。他敢恁麼道。趙州作不放他。便云。田厙奴。什麼處是揀擇。豈不是猛風鐵柱。揀兮擇兮。當軒布鼓。雪竇末後提起教活。若識得明白。十分爾自將來了也。何故不見道。欲得親切。莫將問來問。是故當軒布鼓。

【五八】舉。僧問趙州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。是時人窠窟否(兩重公案。也是疑人處。踏著秤鎚硬似鐵。猶有這箇在。莫以己妨人)州云。曾有人問我。直得五年分疎不下(面赤不如語直。胡孫喫毛蟲。蚊子咬鐵牛)。趙州平生不行棒喝。用得過於棒喝。這僧問得來。也甚奇怪。若不是趙州。也難答伊。蓋趙州是作家。只向伊道。曾有人問我。直得五年分疎不下。問處壁立千仞。答處亦不輕他。只恁麼會直是當頭。若不會。且莫作道理計較。不見投子宗道者。在雪竇會下作書記。雪竇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。於此有省。一日雪竇問他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。意作麼生。宗云。畜生畜生。後隱居投子。凡去住持。將袈裟裹草鞋與經文。僧問。如何是道者家風。宗云。袈裟裹草鞋。僧云。未審意旨如何。宗云。赤脚下桐城。所以道。獻佛不在香多。若透得脫去。縱奪在我。既是一問一答。歷歷現成。為什麼趙州却道。分疎不下。且道是時人窠窟否。趙州在窠窟裏答他。在窠窟外答他。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。或有箇漢徹骨徹髓。信得及去。如龍得水。似虎靠山。頌云。

象王嘲呻(富貴中之富貴。誰人不悚然。好箇消息)　獅子哮吼(作家中作家。百獸腦裂。好箇入路)
無味之談(相罵饒爾接嘴。鐵橛子相似。有什麼咬嚼處。分疎不下五年強。一葉舟中載大唐。渺渺兀然波浪起。誰知別有好思量)
塞斷人口(相唾饒爾潑水。咦闍黎道甚麼)
南北東西(有麼有麼。天上天下。蒼天蒼天)　烏飛兔走(自古自今一時活埋)

趙州道。曾有人問我。直得五年分疎不下。似象王嘲呻獅子哮吼。無味之談。塞斷人口。南北東西。烏飛兔走。雪竇若無末後句。何處更有雪竇來。既是烏飛兔走。且道趙州雪竇山僧畢竟落在什麼處。
垂示云。該天括地。越聖超凡。百草頭上指出涅槃妙心。干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脈。且道承箇什麼人恩力。便得恁麼。試舉看。
【五九】舉。僧問趙州。至道無難。唯嫌揀擇(再運前來。道什麼。三重公案)纔有語言是揀擇(滿口含霜)和尚如何為人(拶著這老漢。囚)州云。何不引盡這語(賊是小人智過君子。白拈賊。騎賊馬趁賊)僧云。某甲只念到這裏(兩箇弄泥團漢。逢著箇賊。垛根難敵手)州云。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(畢竟由這老漢。被他換却眼睛。捉敗了也)。
趙州道。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。如擊石火似閃電光。擒縱殺活。得恁麼自在。諸方皆謂。趙州有逸群之辯。趙州尋常示眾。有此一篇云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。纔有語言。是揀擇。是明白。老僧不在明白裏。是汝等還護惜也無。

時有僧問云。既不在明白裏。護惜箇什麼。州云。我亦不知。僧云。和尚既不知。為什麼道。不在明白裏。州云。問事即得。禮拜了退。後來這僧只拈他釁罅處去問他。問得也不妨奇特。爭奈只是心行。若是別人奈何他不得。爭奈趙州是作家。便道何不引盡這語。這僧也會轉身吐氣。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。一似安排相似。趙州隨聲拈起便答。不須計較。古人謂之相續也大難。他辨龍蛇別休咎。還他本分作家。趙州換却這僧眼睛。不犯鋒鋩。不著計較。自然恰好。爾喚作有句也不得。喚作無句也不得。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。離四句絕百非。何故。若論此事。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急著眼看方見。若或擬議躊躇。不免喪身失命。雪竇頌云　躊躇(上音躊。下音除。猶豫不進也)。

水灑不著(說什麼太深遠生。有什麼共語處)　風吹不入(如虛空相似。硬剝剝地。望空啟告)
虎步龍行(他家得自在。不妨奇特)　鬼號神泣(大眾掩耳。草偃風行。闍黎莫是與他同參)
頭長三尺知是誰(怪底物。何方聖者。見麼見麼)
相對無言獨足立(咄。縮頭去。放過一著。山魈。放過即不可。便打)

水灑不著。風吹不入。虎步龍行。鬼號神泣。無爾啗啄處。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驟。這僧只得一場懨懶。非但這僧。直得鬼也號神也泣。風行草偃相似。末後兩句。可謂一子親得。頭長三尺知是誰。相對無言獨足立。不見僧問古德。如何是佛。古德云。頭長三尺頸長二寸。雪竇引用。未審諸人還識麼。山僧也不識。雪竇一時脫體畫却趙州。真箇在裏了也。諸人須子細著眼看。
垂示云。諸佛眾生本來無異。山河自己寧有等差。為什麼却渾成兩邊去也。若能撥轉話頭。坐斷要津。放過即不可。若不放過。盡大地不消一揑。且作麼生是撥轉話頭處。試舉看。

【六〇】舉。雲門以拄杖示眾云(點化在臨時。殺人刀活人劍。換却爾眼睛了也)拄杖子化為龍(何用周遮。用化作什麼)吞却乾坤了也(天下衲僧性命不存。還礙著咽喉麼。闍黎向什麼處安身立命)山河大地甚處得來(十方無壁落。四面亦無門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。爭奈這箇何)。

只如雲門道。挂杖子化為龍。吞却乾坤了也。山河大地甚處得來。若道有則瞎。若道無則死。還見雲門為人處麼。還我拄杖子來。如今人不會他雲門獨露處。却道即色明心。附物顯理。且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。不可不知此議論。何故。更用拈花。迦葉微笑。這老漢便搽胡道。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。分付摩訶大迦葉。更何必單傳心印。諸人既是祖師門下客。還明得單傳底心麼。胸中若有一

物。山河大地。摠然現前胸中若無一物。外則了無絲毫。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神會。何故一會一切會。一明一切明。長沙道。學道之人不識真。只為從前認識神。無量劫來生死本。癡人喚作本來人。忽若打破陰界。身心一如身外無餘。猶未得一半在。說什麼即色明心附物顯理。古人道。一塵纔起。大地全收。且道是那箇一塵。若識得這一塵。便識得拄杖子。纔拈起拄杖子。便見縱橫妙用。恁麼說話。早是葛藤了也。何況更化為龍。慶藏主云。五千四十八卷。還曾有恁麼。說話麼。雲門每向拄杖處。拈掇全機大用。活潑潑地為人。芭蕉示眾云。衲僧巴鼻。盡在拄杖頭上。永嘉亦云。不是標形虛事裪。如來寶杖親蹤跡。如來昔於然燈佛時。布髮掩泥。以待彼佛。然燈曰。此處當建梵剎。時有一天子。遂標一莖草云。建梵剎竟。諸人且道。這箇消息。從那裏得來。祖師道。棒頭取證。喝下承當。且道承當箇什麼。忽有人問。如何是拄杖子。莫是打筋斗麼。莫是撫掌一下麼。總是弄精魂。且喜沒交涉。雪竇頌云　裪(音馳)。

拄杖子吞乾坤(道什麼。只用打狗)　徒說桃花浪奔(撥開向上一竅。千聖齊立下風。也不在拏雲攫霧處。說得千遍萬遍。不如手脚羅籠一遍)
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(左之右之。老僧只管看。也只是一箇乾柴片)
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(人人氣宇如王。自是爾千里。萬里。爭奈悚然)
拈了也(謝慈悲。老婆心切)
聞不聞(不免落草。用聞作什麼)　直須灑灑落落(殘羹餿飯乾。坤大地甚處得來)
休更紛紛紜紜(舉令者先犯。相次到爾頭上。打云放過則不可)
七十二棒且輕恕(山僧不曾行此令。據令而行。賴值得山僧)　一百五十難放君(正令當行。豈可只恁麼了。直饒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堪作什麼)
師驀拈拄杖下座。大眾一時走散(雪竇龍頭蛇尾作什麼)
曝(音僕日乾也。通作暴。又薄報切)

雲門委曲為人。雪竇截徑為人。所以撥却化為龍。不消恁麼道。只是拄杖子吞乾坤。雪竇大意免人情解。更道徒說桃花浪奔。更不必化為龍也蓋禹門有三級浪。每至三月。桃花浪漲。魚能逆水。而躍過浪者即化為龍。雪竇道縱化為龍。亦是徒說。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。魚過禹門。自有天火燒其尾。拏雲攫霧而去。雪竇意道。縱化為龍。亦不在拏雲攫霧也。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。清涼疏序云。積行菩薩。尚乃曝腮於龍門。大意明華嚴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。獨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。點額而回。困於死水沙磧中。曝其腮也。雪竇意道。既點額而回。必喪膽亡魂拈了也。聞不聞。重下注脚。

一時與爾掃蕩了也。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。休更紛紛紜紜。爾若更紛紛紜紜。失却拄杖子了也。七十二棒且輕恕。雪竇為爾捨重從輕。古人道七十二棒。翻成一百五十。如今人錯會。却只算數目。合是七十五棒。為什麼。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。古人意在言外。所以道。此事不在言句中。免後人去穿鑿。雪竇所以引用。直饒真箇灑灑。落落正好與爾七十二棒。猶是輕恕直饒總。不如此一百五十難放君。一時頌了也。却更拈拄杖。重重相為雖然恁麼。也無一箇皮下有血。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終

嵎中書隱鼎刊圜悟碧巖錄。幸已訖事。四方禪友或收得祖庭事苑萬善同歸錄及禪宗文字。世罕刊本者。幸乞見示當為繡梓。以廣禪學。此亦方便接引之一端也。告毋舍玉幸甚　稟白。

垂示云。建法幢立宗旨。還他本分宗師。定龍蛇別緇素。須是作家知識。劍刃上論殺活。棒頭上別機宜。則且置。且道獨據寰中事一句作麼生商量。試舉看。

【六一】舉。風穴垂語云(興雲致雨。也要為主為賓)若立一塵(我為法王於法自在。花簇簇錦簇簇)家國興盛(不是他屋裏事)不立一塵(掃蹤滅跡。失却眼睛。和鼻孔失也)家國喪亡(一切處光明。用家國作什麼。全是他家屋裏事)雪竇拈拄杖云(須是壁立千仞始得。達磨來也)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(還我話頭來。雖然如是。要平不平之事。須於雪竇商量始得還知麼。若知許爾自由自在。若不知朝打三千暮打八百)。

只如風穴示眾云。若立一塵。家國興盛。不立一塵。家國喪亡。且道立一塵即是。不立一塵即是。到這裏。須是大用現前始得。所以道。設使言前薦得。猶是滯殼迷封。直饒句下精通。未免觸途狂見。他是臨濟下尊宿。直下用本分草料。若立一塵。家國興盛野老顰蹙。意在立國安邦。須藉謀臣猛將。然後麒麟出鳳凰翔。乃太平之祥瑞也。他三家村裏人。爭知有恁麼事。不立一塵。家國喪亡。風颯颯地。野老為什麼。出來謳歌。只為家國喪亡。洞下謂之轉變處。更無佛無眾生。無是無非。無好無惡。絕音響蹤跡。所以道。金屑雖貴。落眼成翳。又云。金屑眼中翳。衣珠法上塵。已靈猶不重。佛祖是何人。七穿八穴。神通妙用。不為奇特。到箇裏。衲被蒙頭萬事休。此時山僧都不會。若更說心說性。說玄說妙。都用不著。何故。他家自有神仙境。南泉示眾云。黃梅七百高僧。盡是會佛法底人。不得他衣鉢。唯有盧行者。不會佛法。所以得他衣鉢。又云。三世諸佛不知有。狸奴白牯却知有。野老或顰蹙。或謳歌且道作麼生會。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。須知野老門前。別有條章。雪竇雙拈了。却拈拄杖云。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。當時若有箇漢出來。道得一句。互為賓主。免得雪竇這老漢後面自點胸。

野老從教不展眉(三千里外有箇人。美食不中飽人喫)　且圖家國立雄基(太平一曲大家知。要行即行要住。即住盡乾坤大地是箇解脫門。爾作麼生立)
謀臣猛將今何在(有麼有麼。土曠人稀相逢者少。且莫點胸)
萬里清風只自知(旁若無人。教誰掃地。也是雲居羅漢)

適來雙提了也。這裏却只拈一邊。放一邊裁長補短。捨重從輕。所以道。野老從教不展眉。我且圖家國立雄基。謀臣猛將今何在。雪竇拈拄杖云。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。一似道還有謀臣猛將麼。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。所以道。土曠人稀相逢者少。還有相知者麼。出來一坑埋却。萬里清風只自知便。是雪竇點胸處也。

垂示云。以無師智。發無作妙用。以無緣慈。作不請勝友。向一句下。有殺有活。於一機中。有縱有擒。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。試舉看。

【六二】舉。雲門示眾云。乾坤之內(土曠人稀。六合收不得)宇宙之間(休向鬼窟裏作活計蹉過了也)中有一寶(在什麼處。光生也。切忌向鬼窟裏覓)祕在形山(拶點)拈燈籠向佛殿裏(猶可商量)將三門來燈籠上(雲門大師是即是不妨諸訛。猶較些子。若子細撿點將來。未免屎臭氣)。

雲門道。乾坤之內。宇宙之間。中有一寶。祕在形山。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。意在燈籠上。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句。雲門拈來示眾。肇公時於後秦逍遙園造論。寫維摩經。方知莊老未盡其妙。肇乃禮羅什為師。又參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。從西天二十七祖處。傳心印來。肇深造其堂奧。肇一日遭難。臨刑之時。乞七日假。造寶藏論。雲門便拈論中四句。示眾。大意云。如何以無價之寶。隱在陰界之中。論中語言。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。不見鏡清問曹山。清虛之理。畢竟無身時如何。山云。理即如是。事作麼生。清云。如理如事。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。爭柰諸聖眼。何清。云若無諸聖眼。爭知不恁麼。山云。官不容針。私通車馬。所以道。乾坤之內。宇宙之間。中有一寶。祕在形山。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。雲門便拈來示眾。已是十分現成。不可更似座主相似。與爾注解去。他慈悲更與爾下注脚道。拈燈籠向佛殿裏。將三門來燈籠上。且道雲門恁麼道。意作麼生。不見古人云。無明實性即佛性。幻化空身即法身。又云。即凡心而見佛心。形山即是四大五蘊也。中有一寶。祕在形山。所以道。諸佛在心頭。迷人向外求。內懷無價寶不識。一生休。又道。佛性堂堂顯現。住相有情難見。若悟眾生無我。我面何殊佛面。心是本來心。面是娘生面。劫石可移動。箇中無改變。有者。只認箇昭昭靈靈為寶。只是不得其用。亦不得其妙。所以動轉不得。開撥不行。古人道。窮則變。變則通。拈燈籠向佛殿裏。若是常情可測度得。將三門來燈籠上。還測度得麼。雲門與爾一時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也。雪竇道。我愛韶陽新定機。一生與人抽釘拔楔。又云。曲木據位知幾何。利刃剪却令人愛。他道。拈燈籠向佛殿裏。這一句已截斷了也。又將三門來燈籠上。若論此事。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雲門道。汝若相當去。且覓箇入路。微塵諸佛在爾脚跟下。三藏聖教。在爾舌頭上。不如悟去好。和尚子莫妄想。天是天地是地。山是山水是水。僧是僧俗是俗。良久云。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。便有僧出問云。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。門云。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。恐爾死却。遂以手劃一劃云。識得時。是醍醐上味。若識不得。反為毒藥也。所以道。了了了時無可了。玄玄玄處直須呵。雪竇又拈云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。中有一

寶。祕在形山。掛在壁上。達磨九年。不敢正眼覷著。而今衲僧要見。劈脊便棒。看他本分宗師。終不將實法繫綴人。玄沙云。羅籠不肯住。呼喚不回頭。雖然恁麼。也是靈龜曳尾。雪竇頌云。

看看(高著眼。用看作什麼。驪龍玩珠)　古岸何人把釣竿(孤危甚孤危。壁立甚壁立。賊過後張弓。腦後見腮。莫與往來)
雲冉冉(打斷始得。百匝千重。炙脂帽子鶻臭布衫)
水漫漫(左之右之。前遮後擁)　明月蘆花君自看(看著則瞎。若識得雲門語。便見雪竇末後句)

若識得雲門語。便見雪竇為人處。他向雲門示眾後面兩句。便與爾下箇注脚云。看看。爾便作瞠眉瞠眼會。且得沒交涉。古人道。靈光獨耀。逈脫根塵。體露真常。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。本自圓成。但離妄緣。即如如佛。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殺。豈能脫得根塵。雪竇道。看看。雲門如在古岸把釣竿相似。雲又冉冉。水又漫漫。明月映蘆花。蘆花映明月。正當恁麼時。且道是何境界。若便直下見得。前後只是一句相似　瞠(抽庚切。直視也)。
垂示云。意路不到。正好提撕。言詮不及。宜急著眼。若也電轉星飛。便可傾湫倒嶽。眾中莫有辨得底麼。試舉看。

【六三】舉。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(不是今日合鬧。也一場漏逗)
南泉見遂提起云。道得即不斬(正令當行。十方坐斷。這老漢有定龍蛇手脚)眾無對(可惜放過。一隊漆桶堪作什麼。杜撰禪和如麻似粟)泉斬猫兒為兩段(快哉快哉。若不如此。盡是弄泥團漢。賊過後張弓。已是第二頭未舉起時好打)。

宗師家。看他一動一靜。一出一入。且道意旨如何。這斬猫兒話。天下叢林。商量浩浩地。有者道。提起處便是。有底道。在斬處。且得都沒交涉。他若不提起時。亦匝匝地作盡道理。殊不知。他古人。有定乾坤底眼。有定乾坤底劍。爾且道。畢竟是誰斬猫兒。只如南泉提起云。道得即不斬。當時忽有人道得。且道南泉斬不斬。所以道。正令當行十方坐斷。出頭天外看。誰是箇中人。其實當時元不斬。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。此事軒知。如此分明。不在情塵意見上討。若向情塵意見上討。則辜負南泉去。但向當鋒劍刃上看。是有也得無也得。不有不無也得。所以古人道。窮則變變則通。而今人不解變通。只管向語句上走。南泉恁麼提起。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。只要教人自薦。各各自用自知。若不恁麼會。卒摸索不著。雪竇當頭頌云。

兩堂俱是杜禪和(親言出親口。一句道斷。據欵結案)　撥動煙塵不柰何(看爾作什麼折合。現成公案。也有些子)
賴得南泉能舉令(舉拂子云。一似這箇。王老師猶較些子。好箇金剛王寶劍。用切泥去也)
一刀兩段任偏頗(百雜碎。忽有人按住刀。看他作什麼。不可放過也。便打)
頗(普禾切偏也音坡)

兩堂俱是杜禪和。雪竇不向句下死。亦不認驢前馬後。有撥轉處。便道撥動煙塵不柰何。雪竇與南泉把手共行。一句說了也。兩堂首座。沒歇頭處。到處只管撥動煙塵。柰何不得。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。收得淨盡。他爭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。所以道。賴得南泉能舉令。一刀兩段任偏頗。直下一刀兩段。更不管有偏頗。且道南泉據什麼令。

【六四】舉南泉復舉前話。問趙州(也須是同心同意始得。同道者方知)州便脫草鞋。於頭上戴出(不免拖泥帶水)南泉云。子若在。恰救得猫兒(唱拍相隨。知音者少。將錯就錯)。

趙州乃南泉的子。道頭會尾。舉著便知落處。南泉晚間復舉前話問趙州。州是老作家。便脫草鞋。於頭上戴出。泉云。子若在却救得猫兒。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。南泉云。道得即不斬。如擊石火似閃電光。趙州便脫草鞋。於頭上戴出。他參活句。不參死句。日日新時時新。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。須是運出自己家珍。方見他全機大用。他道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。人多錯會道。趙州權將草鞋。作猫兒。有者道。待他云道得即不斬。便戴草鞋出去。自是爾斬猫兒。不干我事。且得沒交涉。只是弄精魂。殊不知。古人意。如天普蓋。似地普擎。他父子相投。機鋒相合。那箇舉頭。他便會尾。如今學者。不識古人轉處。空去意路上卜度。若要見。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。頌云。

公案圓來問趙州(言猶在耳。不消更斬。喪車背後懸藥袋)　長安城裏任閑遊(得恁麼快活。得恁麼自在。信手拈來草。不可不教爾恁麼去也)
草鞋頭戴無人會(也有一箇半箇。別是一家風。明頭也合暗頭也合)
歸到家山即便休(脚跟下好與三十棒。且道過在什麼處。只為爾無風起浪。彼此放下只恐不恁麼。恁麼也太奇)
[祝/土](側六切塞也)　磕(克盍切石聲同音榼)

公案圓來問趙州。慶藏主道。如人結案相似。八棒是八棒。十三是十三。已斷了也。却拈來問趙州。州是他屋裏人。會南泉意旨。他是透徹底人。[祝/土]著磕著便轉。具本分作家眼腦。纔聞舉著。

剔起便行。雪竇道。長安城裏任閑遊。漏逗不少。古人道。長安雖樂。不是久居。又云。長安甚鬧。我國晏然也。須是識機宜別休咎始得。草鞋頭戴無人會。戴草鞋處。這些子。雖無許多事。所以道。唯我能知。唯我能證。方見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。且道而今作麼生會。歸到家山即便休。什麼處是家山。他若不會。必不恁麼道。他既會。且道家山在什麼處。便打。

垂示云。無相而形。充十虛而方廣。無心而應。遍剎海而不煩。舉一明三目機銖兩。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。也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。且道作麼生。是向上人事。試舉。

【六五】舉。外道問佛。不問有言。不問無言(雖然如是。屋裏人也有些子香氣。雙劍倚空飛。賴是不問)世尊良 久(莫謗世尊。其聲如雷。坐者立者皆動他不得)外道讚歎云。世尊大慈大悲。開我迷雲。令我得入(伶俐漢一撥便轉。盤裏明珠)外道去後阿難問佛。外道有何所證。而言得入(不妨令入疑著。也要大家知。錮鑄著生鐵)佛云。如世良 馬見鞭影而行(且道喚什麼作鞭影。打一拂子。棒頭有眼明如日。要識真金火裏看。拾得口喫飯)。

此事若在言句上。三乘十二分教。豈是無言句。或道無言便是。又何消祖師西來作什麼。只如從上來。許多公案。畢竟如何見其下落。這一則公案。話會者不少。有底喚作良 久。有底喚作據坐。有底喚作默然不對。且喜沒交涉。幾曾摸索得著來。此事其實。不在言句上。亦不離言句中。若稍有擬議。則千里萬里去也。看他外道省悟後。方知亦不在此。亦不在彼。亦不在是。亦不在不是。且道是箇什麼。天衣懷和尚頌云。維摩不默不良 久。據坐商量成過咎。吹毛匣裏冷光寒。外道天魔皆拱手。百丈常和尚參法眼。眼令看此話。法眼一日問。爾看什麼因緣。常云。外道問佛話。眼云。爾試舉看。常擬開口。眼云。住住。爾擬向良 久處會那。常於言下。忽然大悟。後示眾云。百丈有三訣。喫茶珍重。歇。擬議更思量。知君猶未徹。翠巖真點胸拈云。六合九。有青黃赤白。一一交羅外道會四維陀典論。自云。我是一切智人。在處索人論議。他致問端。要坐斷釋迦老子舌頭。世尊不費纖毫氣力。他便省去。讚歎云。世尊大慈大悲。開我迷雲。令我得入且道作麼生。是大慈大悲處。世尊隻眼通三世。外道雙眸貫五天。溈山真如拈云。外道懷藏至寶。世尊親為高提。森羅顯現。萬象歷然。且畢竟外道悟箇什麼。如趁狗逼牆。至極則無路處。他須回來。便乃活鱍鱍地。若計較是非。一時放下情盡見除。自然徹底分明。外道去後。阿難問佛云。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。佛云。如世良 馬見鞭影而行。後來諸方便道。又被風吹別調。中又云。龍頭蛇尾。什麼處是世尊鞭影。什麼處是見鞭影處。雪竇云。邪正不分。過由鞭影。真如云。阿難金鐘再

擊。四眾共聞。雖然如是。大似二龍爭珠。長他智者威獰。雪竇頌云。

機輪曾未轉(在這裏。果然不動一絲毫)　轉必兩頭走(不落有必落無。不東則西。左眼半斤右眼八兩)
明鏡忽臨臺(還見釋迦老子麼。一撥便轉破也破也。敗也敗也)
當下分妍醜(盡大地是箇解脫門。好與三十棒。還見釋迦老子麼)　妍醜分兮迷雲開(放一線道。許爾有箇轉身處。爭奈只是箇外道)
慈門何處生塵埃(遍界不曾藏。退後退後。達磨來也)
因思良 馬窺鞭影(我有拄杖子。不消爾與我。且道什麼處是鞭影處。什麼處是良 馬處)
千里追風喚得回(騎佛殿出三門去也。轉身即錯。放過即不可。便打)
喚得回鳴指三下(前不搆村。後不迭店。拗折拄杖子。向什麼處去。雪竇雷聲甚大。雨點全無)

機輪曾未轉。轉必兩頭走。機乃千聖靈機。輪是從本已來諸人命脈。不見古人道。千聖靈機不易親。龍生龍子莫因循。趙州奪得連城璧。秦王相如總喪身。外道却是把得住作得主。未曾動著。何故他道。不問有言。不問無言。豈不是全機處。世尊會看風使帆。應病與藥。所以良 久。全機提起。外道全體會去。機輪便阿轆轆地轉。亦不轉向有。亦不轉向無。不落得失。不拘凡聖。二邊一時坐斷。世尊纔良 久。他便禮拜。如今人多落在無。不然落在有。只管在有無處。兩頭走。雪竇道。明鏡忽臨臺。當下分妍醜。這箇不曾動著。只消箇良 久。如明鏡臨臺相似。萬象不能逃其形質。外道云。世尊大慈大悲。開我迷雲。令我得入。且道是什麼處。是外道入處。到這裏。須是箇箇自參自究。自悟自會始得。便於一切處。行住坐臥。不問高低。一時現成。更不移易一絲毫。纔作計較。有一絲毫道理。即礙塞殺人。更無入作分也。後面。頌世尊大慈大悲。開我迷雲。令我得入。當下忽然分妍醜。妍醜分兮迷雲開。慈門何處生塵埃。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。爾若透得。不消一捏。此亦是放開底門戶。不見世尊。於三七日中。思惟如是事。我寧不說法。疾入於涅槃。因思良 馬窺鞭影。千里追風喚得回。追風之馬。見鞭影而便過千里。教回即回。雪竇意賞他道。若得俊流。方可一撥便轉。一喚便回。若喚得回。便鳴指三下。且道是點破。是撒沙。
垂示云。當機覿面。提陷虎之機。正按傍提。布擒賊之略。明合暗合。雙放雙收解弄死蛇。還他作者。

【六六】舉。巖頭問僧什麼處來(未開口時納敗缺了也。穿過髑髏。要知來處也不難)僧云。西京來(果然一箇小賊)頭云。黃巢過後。還收得劍麼(平生不曾做草賊。不懼頭落。便恁麼問。好大膽)僧云。收得(敗也。未識轉身處。茅廣漢如麻似粟)巖頭引頸近前云。囚(也須識機宜始得。陷虎之機。是什麼心行)僧云。師頭落也(只見錐頭利。不見鑿頭方。識甚好惡。著也)巖頭呵呵大笑(盡天下衲僧不奈何。欺殺天下人。尋這老漢頭落處不得)僧後到雪峯(依前顢頇懞懂。這僧往往十分納敗缺去)峯問。什麼處來(不可不說來處。也要勘過)僧云。巖頭來(果然納敗缺)峯云。有何言句(舉得不免喫棒)僧舉前話(便好趕出)雪峯打三十棒趕出(雖然斬釘截鐵。因甚只打三十棒。拄杖子也未到折在。且未是本分。何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。若不是同參。爭辨端的。雖然如是。且道雪峯巖頭落在什麼處)。

大凡挑囊負鉢。撥草瞻風。也須是具行脚眼始得。這僧眼似流星。也被巖頭勘破了一串穿却。當時若是箇漢。或殺或活。舉著便用。這僧砑郎當。却道收得。似恁麼行脚。閻羅老子問爾。索飯錢在。知他踏破多少草鞋。直到雪峯。當時若有些子眼筋。便解瞥地去。豈不快哉。這箇因緣。有節角諝訛處。此事雖然無得失。得失甚大。雖然無揀擇。到這裏。却要具眼揀擇。看他龍牙行脚時。致箇問端。問德山。學人仗鎮鄽劍。擬取師頭時如何。德山引頸近前云。囚。龍牙云。師頭落也。山便歸方丈。牙後舉似洞山。洞山云。德山當時道什麼。牙云。他無語。洞山云。他無語則且置。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。牙於言下大悟。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。有僧傳到德山處。德山云。洞山老漢。不識好惡。這漢死來多少時也。救得有什麼用處。這箇公案。與龍牙底一般。德山歸方丈。則暗中最妙。巖頭大笑。他笑中有毒。若有人辨得。天下橫行。這僧當時若辨得出。千古之下。免得檢責。於巖頭門下。已是一場蹉過。看他雪峯老人是同參。便知落處。也不與他說破。只打三十棒趕出院。可以光前絕後。這箇是拈作家衲僧鼻孔。為人底手段。更不與他如之若何。教他自悟去。本分宗師為人。有時籠罩。不教伊出頭。有時放令死郎當地。却須有出身處。大小大巖頭雪峯倒被箇喫飯禪和勘破。只如巖頭道。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。諸人且道。這裏合下得什麼語。免得他笑。又免得雪峯行棒趕出。這裏諝訛。若不曾親證親悟。縱使口頭快利。至究竟透脫生死不得。山僧尋常教人覷這機關轉處。若擬議則遠之遠矣。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。黃巢過後。收得劍麼。僧以手指地。投子云。三十年弄馬騎。今日却被驢子撲。看這僧。也不妨是箇作家。也不道收得。也不道收不得。與西京僧。如隔海在。真如拈云。他古人。一箇做頭。一箇做尾定也。雪竇頌云。

黃巢過後曾收劍(孟八郎漢有什麼用處。只是錫刀子一口)　大笑還應作者知(一子親得。能有機箇。不是渠儂爭得自由)
三十山藤且輕恕(同條生同條死。朝三千暮八百。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。却與救得活)
得便宜是落便宜(據欵結案。悔不慎當初。也有些子)

黃巢過後曾收劍。大笑還應作者知。雪竇便頌這僧與巖頭大笑處。這箇些子。天下人摸索不著。且道他笑箇什麼。須是作家方知。這笑中有權有實。有照有用。有殺有活。三十山藤且輕恕。頌這僧後到雪峯面前。這僧依舊莽鹵。峯便據令而行。打三十棒趕出。且道為什麼却如此。爾要盡情會這話麼。得便宜是落便宜。

【六七】舉。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(達磨兄弟來也。魚行酒肆即不無。衲僧門下即不可。這老漢老老大大作這般去就)大士便於座上。揮案一下。便下座(直得火星迸散。似則似是則未是。不煩打葛藤)武帝愕然(兩回三度被人瞞。也教他摸索不著)誌公問。陛下還會麼(黨理不黨情。盻膊不向外。也好與三十棒)帝云。不會(可惜許)誌公云。大士講經竟(也須逐出國始得。當時和誌公。一時與趕出國。始是作家。兩箇漢同坑無異土)。

梁高祖武帝。蕭氏。諱衍。字叔達。立功業。以至受齊禪。即位後。別註五經講議。奉黃老甚篤。而性至孝。一日思得出世之法。以報劬勞。於是捨道事佛。廼受菩薩戒。於婁約法師處。披佛袈裟。自講放光般若經。以報父母。時誌公大士。以顯異惑眾。繫於獄中。誌公乃分身。遊化城邑。帝一日知之。感悟極推重之。誌公數行遮護。隱顯逮不可測。時婺州有大士者。居雲黃山。手栽二樹。謂之雙林。自稱當來善慧大士。一日修書。命弟子。上表聞於帝。時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。傅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魚。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經。誌公曰。貧道不能講。市中有傅大士者。能講此經。帝下詔召之入禁中。傅大士既至。於講座上。揮案一下。便下座。當時便與推轉。免見一場狼籍。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。帝云。不會。誌公云。大士講經竟也。是一人作頭。一人作尾。誌公恁麼道。還夢見傅大士麼。一等是弄精魂。這箇就中奇特。雖是死蛇。解弄也活。既是講經為甚。却不大分為二。一如尋常座主道。金剛之體堅固。物物不能壞。利用故能摧萬物。如此講說。方喚作講經。雖然如是。諸人殊不知。傅大士只拈向上關捩子。略露鋒鋩。教人知落處。直截與爾。壁立萬仞。恰好被誌公不識好惡。却云大士講經竟。正是好心不得好報。如美酒一盞。却被誌公以水攙過。如一釜羹。被誌公將一顆鼠糞污了。且道既不是講經。畢竟喚作什麼。頌云。

不向雙林寄此身(只為他把不住。囊裏豈可藏錐)　却於梁土惹埃塵(若不入草。爭見端的。不風流處也風流)
當時不得誌公老(作賊不須本。有牽伴底癩兒)
也是栖栖去國人(正好一狀領過。便打)

不向雙林寄此身。却於梁土惹埃塵。傅大士與沒板齒老漢。一般相逢。達磨初到金陵。見武帝。帝問。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磨云。廓然無聖。帝云。對朕者誰。磨云。不識。帝不契。遂渡江至魏。武帝舉問誌公。公云。陛下還識此人否。帝云。不識。誌公云。此是觀音大士。傳佛心印。帝悔。遂遣使去取。誌公云。莫道陛下。發使去取。合國人去。他亦不回。所以雪竇道。當時不得誌公老。也是栖栖去國人。當時若不是誌公。為傅大士出氣。也須是趕出國去。誌公既饒舌。武帝却被他熱瞞一上。雪竇大意道。不須他來梁土。講經揮案。所以道。何不向雙林寄此身。喫粥喫飯。隨分過時。却來梁土。恁麼指注揮案一下。便下座。便是他惹埃塵處。既是要殊勝。則目視雲霄。上不見有佛。下不見有眾生。若論出世邊事。不免灰頭土面。將無作有。將有作無。將是作非。將麁作細。魚行酒肆。橫拈倒用。教一切人明此箇事。若不恁麼放行。直到彌勒下生。也無一箇半箇。傅大士既是拖泥帶水。賴是有知音。若不得誌公老。幾乎趕出國了。且道即今在什麼處。
垂示云。掀天關翻地軸。擒虎兕辨龍蛇。須是箇活鱍鱍漢。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。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。請舉看。
【六八】舉。仰山問三聖。汝名什麼(名實相奪。勾賊破家)聖云。惠寂(坐斷舌頭。攙旗奪鼓)仰山云。惠寂是我(各自守封疆)聖云。我名惠然(鬧市裏奪。去彼此却守本分)仰山呵呵大笑(可謂是箇時節。錦上鋪花。天下人不知落處。何故土廣人。稀相逢者少。一似巖頭笑。又非巖頭笑。一等是笑。為什麼却作兩段。具眼者始定當看)。
三聖是臨濟下尊宿。少具出群作略。有大機有大用。在眾中。昂昂藏藏。名聞諸方。後辭臨濟。遍遊淮海。到處叢林。皆以高賓待之。自向北至南方。先造雪峯便問。透網金鱗。未審以何為食。峯云。待汝出網來。即向汝道。聖云。一千五百人善知識。話頭也不識。峯云。老僧住持事繁。峯往寺莊。路逢獼猴。乃云。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鏡。聖云。歷劫無名。何以彰為古鏡。峯云。瑕生也。聖云。一千五百人善知識。話頭也不識。峯云。罪過。老僧住持事繁。後至仰山。山極愛其俊利。待之於明窓下。一日有官人來參仰山。山問。官居何位。云推官。山豎起拂子云。還推得這箇麼。官人無語。眾人下語。俱不契仰山意。時三聖病在延壽堂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。聖云。和尚有事也。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。聖

云。再犯不容。仰山深肯之。百丈當時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。拄杖拂子付溈山。溈山後付仰山。仰山既大肯三聖。聖一日辭去。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聖。聖云。某甲已有師。仰山詰其由。乃臨濟的子也。只如仰山問三聖。汝名什麼。他不可不知其名。何故更恁麼問。所以作家。要驗人得知子細。只似等閑。問云。汝名什麼。更道無計較。何故三聖不云惠然。却道惠寂。看他具眼漢。自然不同。三聖恁麼。又不是顛。一向攙旗奪鼓。意在仰山語外。此語不墮常情。難為摸索。這般漢手段。却活得人。所以道。他參活句。不參死句。若順常情。則歇人不得。看他古人念道如此。用盡精神。始能大悟。既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。隨分一言半句。不得落常情。三聖知他仰山落處。便向他道。我名惠寂。仰山要收三聖。三聖倒收仰山。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。惠寂是我。是放行處。三聖云。我名惠然。亦是放行。所以雪竇後面頌云。雙收雙放若為宗。只一句內一時頌了。仰山呵呵大笑。也有權有實。也有照有用。為他八面玲瓏。所以用處得大自在。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。巖頭笑有毒藥。這箇笑。千古萬古。清風凜凜地。雪竇頌云。

雙收雙放若為宗(知他有幾人。八面玲瓏。將謂真箇有恁麼事)　騎虎由來要絕功(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。爭得到這裏。騎則不妨。只恐爾下不得。不是恁麼人。爭明恁麼事)
笑罷不知何處去(盡四百軍州覓恁麼人。也難得。言猶在耳。千古萬古有清風)
只應千古動悲風(如今在什麼處。咄。既是大笑。為什麼却動悲風。大地黑漫漫)

雙收雙放若為宗。放行互為賓主。仰山云。汝名什麼。聖云。我名惠寂是雙放。仰山云。惠寂是我。聖云。我名惠然是雙收。其實是互換之機。收則大家收。放則大家放。雪竇一時頌盡了也。他意道。若不放收。若不互換。爾是爾我是我。都來只四箇字。因甚却於裏頭。出沒卷舒。古人道。爾若立我便坐。爾若坐我便立。若也同坐同立。二俱瞎漢。此是雙收雙放。可以為宗要。騎虎由來要絕功。有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要。要騎便騎。要下便下。據虎頭亦得。收虎尾亦得。三聖仰山。二俱有此之風。笑罷不知何處去。且道他笑箇什麼。直得清風凜凜為什麼。末後却道。只應千古動悲風。也是死而不弔。一時與爾注解了也。爭柰天下人啗啄不入。不知落處。縱是山僧。也不知落處。諸人還知麼。
垂示云。無啗啄處。祖師心印。狀似鐵牛之機。透荊棘林。衲僧家。如紅爐上一點雪。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止。不落寅緣。又作麼

生。試舉看。

【六九】舉。南泉歸宗麻谷。同去禮拜忠國師。至中路(三人同行必有我師。有什麼奇特。也要辨端的)南泉於地上。畫一圓相云。道得即去(無風起浪。也要人知。擲却陸沈船。若不驗過。爭辨端的)歸宗於圓相中坐(一人打鑼。同道方知)麻谷便作女人拜(一人打鼓。三箇也得)泉云。恁麼則不去也(半路抽身是好人。好一場曲調作家作家)歸宗云。是什麼心行(賴得識破。當時好與一掌。孟八郎漢)。

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。石頭道行於湖湘。忠國師道化於長安。他親見六祖來。是時南方擎頭帶角者。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。若不爾。為人所恥。這老漢三箇。欲去禮拜忠國師。至中路。做這一場敗缺。南泉云。恁麼則不去也。既是一一道得。為什麼却道不去。且道古人意作麼生。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。劈耳便掌。看他作什麼伎倆。萬古振綱宗。只是這些子機要。所以慈明道。要牽只在索頭邊。撥著點著便轉。如水上捺葫蘆子相似。人多喚作不相肯語。殊不知。此事到極則處。須離泥離水。拔楔抽釘。爾若作心行會。則沒交涉。古人轉變得好。到這裏。不得不恁麼。須是有殺有活。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。一人作女人拜。也甚好。南泉云。恁麼則不去也。歸宗云。是什麼心行。孟八郎漢。又恁麼去也。他恁麼道。大意要驗南泉。南泉尋常道。喚作如如。早是變了也。南泉歸宗麻谷。却是一家裏人。一擒一縱。一殺一活。不妨奇特。雪竇頌云。

由基箭射猿(當頭一路誰敢向前。觸處得妙。未發先中)　遶樹何太直(若不承當爭敢恁麼。東西南北一家風。已周遮多時也)

千箇與萬箇(如麻似粟。野狐精一隊。爭奈得南泉何)

是誰曾中的(一箇半箇。更洛一箇。一箇也用不得)　相呼相喚歸去來(一隊弄泥團漢。不如歸去好。却較些子)

曹溪路上休登陟(大勞生想料。不是曹溪門下客。低低處平之有餘。高高處觀之不足)。

復云。曹溪路坦平。為什麼休登陟(不唯南泉半路抽身。雪竇亦乃半路抽身。好事不如無。雪竇也患這般病痛)

由基箭射猿。遶樹何太直。由基乃是楚時人。姓養。名叔。字由基。時楚莊王出獵。見一白猿。使人射之。其猿捉箭而戲。勅群臣射之。莫有中者。王遂問群臣。群臣奏曰。由基者善射。遂令射之。由基方彎弓。猿乃抱樹悲號。至箭發時。猿遶樹避之。其箭亦遶樹中殺。此乃神箭也。雪竇何故却言太直。若是太直則不中。既是遶樹。何故却云太直。雪竇借其意。不妨用得好。此事出春秋。

有者道。遶樹是圓相。若真箇如此。蓋不識語之宗旨。不知太直處。三箇老漢。殊途而同歸一揆。一齊太直。若是識得他去處。七縱八橫。不離方寸。百川異流。同歸大海。所以南泉道。恁麼則不去也。若是衲僧正眼覷著。只是弄精魂。若喚作弄精魂。却不是弄精魂。五祖先師道。他三人是慧炬三昧。莊嚴王三昧。雖然如此。作女人拜。他終不作女人拜會。雖畫圓相。他終不作圓相會。既不恁麼會。又作麼生會。雪竇道。千箇與萬箇。是誰曾中的。能有幾箇。百發百中。相呼相喚歸去來。頌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。南泉從此不去。故云。曹溪路上休登陟。滅却荊棘林。雪竇把不定。復云。曹溪路坦平。為什麼休登陟。曹溪路絕塵絕迹。露裸裸赤灑灑。平坦坦儻然地。為什麼却休登陟。各自看脚下。

垂示云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。萬年一念一念萬年。要知直截。未舉已前。且道未舉已前。作麼生摸索。請舉看。

【七〇】舉。溈山五峯雲巖。同侍立百丈(阿呵呵。終始譎訛。君向西秦我之東魯)百丈問溈山。併却咽喉唇吻。作麼生道(一將難求)溈山云。却請和尚道(借路經過)丈云。我不辭向汝道。恐已後喪我兒孫(不免老婆心切。面皮厚三寸。和泥合水。就身打劫)。

溈山五峯雲巖。同侍立百丈。百丈問溈山。併却咽喉唇吻。作麼生道。山云。却請和尚道。丈云。我不辭向汝道。恐已後喪我兒孫。百丈雖然如此。鍋子已被別人奪去了也。丈復問五峯。峯云。和尚也須併却。丈云。無人處斫額望汝。又問雲巖。巖云。和尚有也未。丈云。喪我兒孫。三人各是一家。古人道。平地上死人無數。過得荊棘林者。是好手。所以宗師家。以荊棘林驗人。何故若於常情句下。驗人不得。衲僧家須是句裏呈機。言中辨的。若是擔板漢。多向句中死却。便道。併却咽喉唇吻。更無下口處。若是變通底人。有逆水之波。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。不傷鋒犯手。溈山云。却請和尚道。且道他意作麼生。向箇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。拶他問處便答。自有出身之路。不費纖毫氣力。所以道。他參活句。不參死句。百丈却不采他。只云。不辭向汝道。恐已後喪我兒孫。大凡宗師為人。抽釘拔楔。若是如今人便道。此答不肯他不領話。殊不知。箇裏一路生機處。壁立千仞。賓主互換。活鱍鱍地。雪竇愛他此語風措。宛轉自在。又能把定封疆。所以頌云。

却請和尚道(函蓋乾坤。已是傷鋒犯手)　虎頭生角出荒草(可殺驚群。不妨奇特)

十洲春盡花凋殘(觸處清涼讚歎也不及)　珊瑚樹林日杲杲(千重百匝。爭柰百草頭上尋他不得。答處蓋天蓋地)

此三人答處。各各不同。也有壁立千仞。也有照用同時。也有自救不了。却請和尚道。雪竇便向此一句中。呈機了也。更就中輕輕拶。令人易見云。虎頭生角出荒草。溈山答處。一似猛虎頭上安角。有什麼近傍處。不見僧問羅山。同生不同死時如何。山云。如牛無角。僧云。同生亦同死時如何。山云。如虎戴角。雪竇只一句頌了也。他有轉變餘才。更云。十洲春盡花凋殘。海上有三山十洲。以百年為一春。雪竇語帶風措。宛轉盤礴。春盡之際。百千萬株花。一時凋殘。獨有珊瑚樹林。不解凋落。與大陽相奪。其光交映。正當恁麼時。不妨奇特。雪竇用此。明他却請和尚道。十洲皆海外諸國之所附。一祖洲。出反魂香。二瀛洲。生芝草玉石泉如酒味。三玄洲。出仙藥。服之長生。四長洲。出木瓜玉英。五炎洲。出火浣布。六元洲。出靈泉如蜜。七生洲。有山川無寒暑。八鳳麟洲。人取鳳喙麟角。煎續弦膠。九聚窟洲。出獅子銅頭鐵額之獸。十檀洲(一作流洲)出琨吾石。作劍切玉如泥。珊瑚外國雜傳云。大秦西南。漲海中。可七八百里。到珊瑚洲。洲底盤石。珊瑚生其石上。人以鐵網取之。又十洲記云。珊瑚生南海底。如樹高三二尺。有枝無皮。似玉而紅潤。感月而生。凡枝頭皆有月暈(此一則與八卷首公案同看)。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(終)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

【七一】舉。百丈復問五峯。併却咽喉唇吻。作麼生道(阿呵呵。箭過新羅國)峯云和尚也須併却(攙旗奪鼓。一句截流。萬機寢削)丈云。無人處斫額望汝(土曠人稀相逢者少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)。

溈山把定封疆。五峯截斷眾流。這些子。要是箇漢當面提掇。如馬前相撲。不容擬議。直下便用緊迅危峭。不似溈山盤礴滔滔地。如今禪和子。只向架下行。不能出他一頭地。所以道。欲得親切。莫將問來問。五峯答處。當頭坐斷。不妨快俊。百丈云。無人處斫額望汝。且道是肯他。是不肯他。是殺是活。見他阿轆轆地。只與他一點。雪竇頌云。

和尚也併却(已在言前了。截斷眾流)　龍蛇陣上看謀略(須是金牙始解七事隨身。慣戰作家)

令人長憶李將軍(妙手無多子。匹馬單鎗。千里萬里。千人萬人)

萬里天邊飛一鶚(大眾見麼。且道落在什麼處。中也。打云。飛過去也)

和尚也併却。雪竇於一句中。拶一拶云。龍蛇陣上看謀略。如排兩陣突出突入。七縱八橫。有鬪將底手脚。有大謀略底人。匹馬單鎗。向龍蛇陣上。出沒自在。爾作麼生圍繞得他。若不是這箇人。爭知有如此謀略。雪竇此三頌。皆就裏頭。狀出底語如此。大似李廣神箭。萬里天邊飛一鶚。一箭落一雕定也。更不放過。雪竇頌百丈問處如一鶚。五峯答處如一箭相似。山僧只管讚歎五峯。不覺渾身入泥水了也。

【七二】舉。百丈又問雲巖。併却咽喉唇吻。作麼生道(蝦蟆窟裏出來。道什麼)巖云。和尚有也未(粘皮著骨。拖泥帶水。前不搆村後不迭店)丈云。喪我兒孫(灼然有此答得半前落後)。

雲巖在百丈。二十年作侍者。後同道吾至藥山。山問云。子在百丈會下。為箇什麼事。巖云。透脫生死。山云。還透脫也未。巖云。渠無生死。山云。二十年在百丈。習氣也未除。巖辭去見南泉。後復歸藥山。方契悟。看他古人。二十年參究。猶自半青半黃。粘皮著骨。不能頴脫。是則也是。只是前不搆村。後不迭店。不見道。語不離窠臼。焉能出蓋纏。白雲橫谷口。迷却幾人源。洞下謂之觸破。故云。躍開仙仗鳳凰樓。時人嫌觸當今號。所以道。荊棘林須是透過始得。若不透過。終始涉廉纖。斬不斷。適來道。前不搆村。後不迭店。雲巖只管去。點檢他人底。百丈見他如此。一時把來打殺了也。雪竇頌云。

和尚有也未(公案現成。隨波逐浪。和泥合水)　金毛獅子不踞地(灼然。有什麼用處。可惜許)
兩兩三三舊路行(併却咽喉唇吻。作麼生道。轉身吐氣。脚跟下蹉過了也)
大雄山下空彈指(一死更不再活。可悲可痛。蒼天中更添怨苦)

和尚有也未。雪竇據欵結案。是則是。只是金毛獅子。爭柰不踞地。獅子捉物。藏牙伏爪。踞地返擲。物無大小。皆以全威。要全其功。雲巖云。和尚有也未。只是向舊路上行。所以雪竇云。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。
垂示云。夫說法者。無說無示。其聽法者。無聞無得。說既無說無示。爭如不說。聽既無聞無得。爭如不聽。而無說又無聽。却較些子。只如今諸人。聽山僧在這裏說。作麼生免得此過。具透關眼者。試舉看。
【七三】舉。僧問馬大師。離四句絕百非。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(什麼處得這話頭來。那裏得這消息)馬師云。我今日勞倦。不能為汝說。問取智藏去(退身三步蹉過也不知。藏身露影。不妨是這老漢推過。與別人)僧問智藏(也須與他一拶。蹉過也不知)藏云。何不問和尚(草裏焦尾大蟲出來也。道什麼。直得草繩自縛。去死十分)僧云。和尚教來問(愛人處分。前箭猶輕後箭深)藏云。我今日頭痛。不能為汝說。問取海兄去(不妨是八十四員善知識。一樣患這般病痛)僧問海兄(轉與別人。抱贓叫屈)海云。我到這裏却不會(不用忉忉。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)僧舉似馬大師(這僧却有些子眼睛)馬師云。藏頭白海頭黑(寰中天子勅。塞外將軍令)。
這箇公案。山僧舊日。在成都參真覺。覺云。只消看馬祖第一句。自然一時理會得。且道這僧。是會來問。不會來問。此問不妨深遠。離四句者。有。無。非有。非無。非非有。非非無。離此四句。絕其百非。只管作道理。不識話頭。討頭腦不見。若是山僧。待馬祖道了。也便與展坐具。禮三拜。看他作麼生道。當時馬祖。若見這僧來。問離四句絕百非。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。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。看他省不省。馬大師只管與他打葛藤。以至這漢。當面蹉過。更令去問智藏。殊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辨。這僧懵懂。走去問智藏。藏云。何不問和尚。僧云。和尚教來問。看他這些子。拶著便轉。更無閑暇處。智藏云。我今日頭痛。不能為汝說得。問取海兄去。這僧又去問海兄。海兄云。我到這裏却不會。且道為什麼。一人道頭痛。一人云不會。畢竟作麼生。這僧却回來。舉似馬大師。師云。藏頭白海頭黑。若以解路卜度。却謂之相瞞。有者道。只是相推過。有者道。三箇總識他問頭。所以不答。總是拍盲地。一時將古人醍醐上味。著毒藥在裏許。所以馬祖道。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。即向汝道。與此公案一般。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。便會西

江水話。這僧將一檐懞懂。換得箇不安樂。更勞他三人尊宿。入泥入水。畢竟這僧不瞥地。雖然一恁麼。這三箇宗師。却被箇擔板漢勘破。如今人只管去語言上。作活計云。白是明頭合。黑是暗頭合。只管鑽研計較。殊不知。古人一句截斷意根。須是向正脈裏。自看始得穩當。所以道。末後一句。始到牢關。把斷要津。不通凡聖。若論此事。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。擬議則喪身失命。又道。譬如擲劍揮空。莫論及之不及。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。不見古人道。這漆桶。或云。野狐精。或云。瞎漢。且道與一棒一喝。是同是別。若知千差萬別。只是一般。自然八面受敵。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。五祖先師道。封后先生。雪竇頌云。

藏頭白海頭黑(半合半開。一手擡一手搦。金聲玉振)　明眼衲僧會不得(更行脚三十年。終是被人穿却爾鼻孔。山僧故是口似匾檐)
馬駒踏殺天下人(叢林中也須是這老漢始得。放出這老漢)
臨濟未是白拈賊(癩兒牽伴。直饒好手。也被人捉了也)
離四句絕百非(道什麼。也須是自點檢看。阿爺似阿爹)
天上人間唯我知(用我作什麼。奪却拄杖子。或若無人無我無得無失。將什麼知)

藏頭白海頭黑。且道意作麼生。這些子。天下衲僧跳不出。看他雪竇。後面合殺得好。道直饒是明眼衲僧。也會不得。這箇些子消息。謂之神仙祕訣父子不傳。釋迦老子。說一代時教。末後單傳心印。喚作金剛王寶劍。喚作正位。恁麼葛藤。早是事不獲已。古人略露些子鋒鋩。若是透得底人。便乃七穿八穴。得大自在。若透不得。從前無悟入處。轉說轉遠也。馬駒踏殺天下人。西天般若多羅。讖達磨云。震旦雖闊無別路。要假兒孫脚下行。金雞解銜一粒粟。供養十方羅漢僧。又六祖謂讓和尚曰。向後佛法。從汝邊去。已後出一馬駒。踏殺天下人。厥後江西法嗣。布於天下。時號馬祖焉。達磨六祖。皆先讖馬祖。看他作略。果然別。只道藏頭白海頭黑。便見踏殺天下人處。只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。臨濟未是白拈賊。臨濟一日示眾云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。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。未證據者看看。時有僧出問。如何是無位真人。臨濟下禪床搦住云。道道。僧無語。濟托開云。無位真人。是什麼乾屎橛。雪峯後聞云。臨濟大似白拈賊。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。觀馬祖機鋒。尤過於臨濟。此正是白拈賊。臨濟未是白拈。賊也。雪竇一時穿却了也。却頌這僧道。離四句絕百非。天上人間唯我知。且莫向鬼窟裏作活計。古人云。問在答處。答在問處。早是奇特。爾作麼生。離得四句。絕得百非。雪竇道。此事唯我能知。直饒三世諸

佛。也覿不見。既是獨自箇知。諸人更上來求箇什麼。大溈真如拈云。這僧恁麼問。馬祖恁麼答。離四句絕百非。智藏海兄都不知。要會麼。不見道。馬駒踏殺天下人搦(初尤切拘也)。

垂示云。鏌鋣橫按。鋒前剪斷葛藤窠。明鏡高懸。句中引出毘盧印。田地穩密處。著衣喫飯。神通遊戲處。如何湊泊。還委悉麼。看取下文。

【七四】舉。金牛和尚每至齋時。自將飯桶。於僧堂前作舞。呵呵大笑云。菩薩子喫飯來(竿頭絲線從君弄。不犯清波意自殊。醍醐毒藥一時行。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羅列。爭奈相逢者少)雪竇云。雖然如此。金牛不是好心(是賊識賊。是精識精。來說是非者。便是是非人)僧問長慶。古人道。菩薩子喫飯來。意旨如何(不妨疑著。元來不知落處。長慶道什麼)慶云。大似因齋慶讚(相席打令。據欵結案)。

金牛乃馬祖下尊宿。每至齋時。自將飯桶。於僧堂前作舞。呵呵大笑云。菩薩子喫飯來。如此者二十年。且道他意在什麼處。若只喚作喫飯。尋常敲魚擊鼓。亦自告報矣。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。作許多伎倆。莫是他顛麼。莫是提唱建立麼。若是提唱此事。何不去寶華王座上。敲床竪拂。須要如此作什麼。今人殊不知。古人意在言外。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。分明說道。教外別傳。單傳心印。古人方便。也只教爾直截承當去。後來人妄自卜度。便道那裏有許多事。寒則向火。熱則乘涼。飢則喫飯。困則打眠。若恁麼以常情。義解詮註。達磨一宗。掃土而盡。不知古人。向二六時中。念念不捨。要明此事。雪竇云。雖然如此。金牛不是好心。只這一句。多少人錯會。所謂醍醐上味。為世所珍。遇斯等人。翻成毒藥。金牛既是落草為人。雪竇為什麼道。不是好心。因什麼却恁麼道。衲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。今人不到古人田地。只管道見什麼心。有什麼佛。若作這見解。壞却金牛老作家了也。須是子細看始得。若只今日明日。口快些子。無有了期。後來長慶上堂。僧問。古人道。菩薩子喫飯來。意旨如何。慶云。大似因齋慶讚。尊宿家忒殺慈悲。漏逗不少。是則是。因齋慶讚。爾且道。慶讚箇什麼。看他雪竇頌云。

白雲影裏笑呵呵(笑中有刀。熱發作什麼。天下衲僧不知落處)　兩手持來付與他(豈有恁麼事。莫謗金牛好。喚作飯桶得麼。若是本分衲僧。不喫這般茶飯)

若是金毛獅子子(須是他格外始得。許他具眼。只恐眼不正)　三千里外見譖訛(不直半文錢。一場漏逗。譖訛在什麼處。瞎漢)

白雲影裏笑呵呵。長慶道。因齋慶讚。雪竇道。兩手持來付與他。且道只是與他喫飯。為當別有奇特。若向箇裏知得端的。便是箇金毛獅子子。若是金毛獅子子。更不必金牛將飯桶來作舞大笑。直向三千里外。便知他敗缺處。古人道。鑒在機先。不消一揑。所以衲僧家。尋常須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。若只據語言。未免漏逗。

垂示云。靈鋒寶劍。常露現前。亦能殺人亦能活人。在彼在此。同得同失。若要提持。一任提持。若要平展。一任平展。且道不落賓主。不拘回互時如何。試舉看。

【七五】舉。僧從定州和尚會裏。來到烏臼。烏臼問。定州法道何似這裏(言中有響。要辨淺深。探竿影草。太殺瞞人)僧云。不別(死漢中有活底。一箇半箇。鐵橛子一般。踏著實地)臼云。若不別更轉彼中去。便打(灼然。正令當行)僧云。棒頭有眼。不得草草打人(也是這作家始得。却是獅子兒)臼云。今日打著一箇也。又打三下(說什麼一箇。千箇萬箇)僧便出去(元來是屋裏人。只得受屈。只是見機而作)臼云。屈棒元來有人喫在(啞子喫苦瓜。放去又收來點。得回來堪作何用)僧轉身云。爭奈杓柄。在和尚手裏(依前三百六十日。却是箇伶俐衲僧)臼云。汝若要山僧回與汝(知他阿誰是君。阿誰是臣。敢向虎口橫身。忒殺不識好惡)僧近前奪臼手中棒。打臼三下(也是一箇作家禪客始得。賓主互換縱奪臨時)臼云。屈棒屈棒(點。這老漢。著什麼死急)僧云。有人喫在(呵呵。是幾箇杓柄却在這僧手裏)臼云。草草打著箇漢(不落丙邊。知他是阿誰)僧便禮拜(臨危不變。方是丈夫兒)臼云。和尚却恁麼去也(點)僧大笑而出(作家禪客天然有在。猛虎須得清風隨。方知盡始盡終。天下人摸索不著)臼云。消得恁麼。消得恁麼(可惜放過。何不劈脊便棒。將謂走到什麼處去)。

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。臼亦是作家。諸人若向這裏。識得此二人一出一入。千箇萬箇只是一箇。作主也恁麼。作賓也恁麼。二人畢竟合成一家。一期勘辨。賓主問答。始終作家。看烏臼問這僧云。定州法道何似這裏。僧便云。不別。當時若不是烏臼。難奈這僧何。臼云。若不別。更轉彼中去。便打。爭奈這僧是作家漢。便云。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。臼一向行令云。今日打著一箇也。又打三下。其僧便出去。看他兩箇轉轆轤地。俱是作家。了這一事。須要分緇素別休咎。這僧雖出去。這公案。却未了在。烏臼始終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何。這僧却似撐門拄戶。所以未見得他。烏臼却云。屈棒元來有人喫在。這僧要轉身吐氣。却不與他爭。輕輕轉云。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。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。敢向猛虎口裏橫身云。汝若要山僧回與汝。這漢是箇肘下有符底漢。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。更不擬議。近前奪烏臼手中棒。打臼三下。臼云。屈棒屈棒。爾且道意作麼生。頭上道。屈棒元來有人喫在。及乎到這僧

打他。却道屈棒屈棒。僧云。有人喫在。臼云。草草打著箇漢。頭上道草草打著一箇也。到末後自喫棒。為什麼亦道草草打著箇漢。當時若不是這僧卓朔地。也不奈他何。這僧便禮拜。這箇禮拜最毒。也不是好心。若不是烏臼。也識他不破。烏臼云。却恁麼去也。其僧大笑而出。烏臼云。消得恁麼消得恁麼。看他作家相見。始終賓主分明。斷而能續。其實也只是互換之機。他到這裏。亦不道有箇互換處。自是他古人。絕情塵意想。彼此作家。亦不道有得有失。雖是一期間語言。兩個活鱍鱍地。都有血脈針線。若能於此見得。亦乃向十二時中。歷歷分明。其僧便出是雙放。已下是雙收。謂之互換也。雪竇正恁麼地。頌出。

呼即易(天下人總疑著。臭肉引來蠅。天下衲僧總不知落處)　遣即難(不妨勦絕。海上明公秀)
互換機鋒子細看(一出一入。二俱作家。一條拄杖兩人扶。且道在阿誰邊)
劫石固來猶可壞(袖裏金鎚如何辨取。千聖不傳)　滄溟深處立須乾(向什麼處安排。棒頭有眼。獨許他親得)
烏臼老烏臼老(可惜許。這老漢不識好惡)
幾何般(也是箇無端漢。百千萬重)　與他杓柄太無端(已在言前。洎合打破蔡州。好與三十棒。且道過在什麼處)

呼即易遣即難。一等是落草。雪竇忒殺慈悲。尋常道。呼蛇易遣蛇難。如今將箇瓢子吹來。喚蛇即易。要遣時即難。一似將棒與他却易。復奪他棒。遣去却難。須是有本分手脚。方能遣得他去。烏臼是作家。有呼蛇底手脚。亦有遣蛇底手段。這僧也不是瞌睡底。烏臼問。定州法道何似這裏。便是呼他。烏臼便打。是遣他。僧云。棒頭有眼。不得草草打人。却轉在這僧處。便是呼來。烏臼云。汝若要山僧回與汝。僧便近前奪棒。也打三下。却是這僧遣去。乃至這僧大笑而出。烏臼云。消得恁麼消得恁麼。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。看他兩箇機鋒互換。絲來線去。打成一片。始終賓主分明。有時主却作賓。有時賓却作主。雪竇也讚歎不及。所以道。互換之機。教人且子細看。劫石固來猶可壞。謂此劫石。長四十里。廣八萬四千由旬。厚八萬四千由旬。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下來。以六銖衣袖拂一下。又去至五百年。又來如此拂。拂盡此石。乃為一劫。謂之輕衣拂石劫。雪竇道。劫石固來猶可壞。石雖堅固。尚爾可消磨盡。此二人機鋒。千古萬古。更無有窮盡。滄溟深處立須乾。任是滄溟。洪波浩渺白浪滔天。若教此二人。向內立地。此滄溟也須乾竭。雪竇到此。一時頌了。末後更道。烏臼老烏臼老。幾何般。或擒或縱。或殺或活。畢竟是幾何般。與他杓柄太無端。這箇拄杖

子。三世諸佛也用。歷代祖師也用。宗師家也用。與人抽釘拔楔。解粘去縛。爭得輕易分付與人。雪竇意要獨用。賴值這僧當時只與他平展。忽若旱地起雷。看他如何當抵。烏臼過杓柄與人去。豈不是太無端。

垂示云。細如米末。冷似氷霜。囯塞乾坤。離明絕暗。低低處觀之有餘。高高處平之不足。把住放行。總在這裏許還有出身處也無。試舉看　囯(拍逼切滿也)。

【七六】舉。丹霞問僧。甚處來(正是不可總沒來處也。要知來處也不難)僧云。山下來(著草鞋入爾肚裏過也。只是不會。言中有響諳含來。知他是黃是綠)霞云。喫飯了也未(第一杓惡水澆。何必定盤星。要知端的)僧云。喫飯了(果然撞著箇露柱。却被旁人穿却鼻孔。元來是箇無孔鐵鎚)霞云。將飯來與汝喫底人。還具眼麼(雖然是倚勢欺人。也是據欵結案。當時好掀倒禪床。無端作什麼)僧無語(果然走不得。這僧若是作家。向他道。與和尚眼一般)長慶問保福。將飯與人喫。報恩有分。為什麼不具眼(也只道得一半。通身是遍身是。一刀兩段。一手擡一手搦)福云。施者受者二俱瞎漢(據令而行。一句道盡。罕遇其人)長慶云。盡其機來。還成瞎否(識甚好惡。猶自未肯。討什麼碗)福云。道我瞎得麼(兩箇俱是草裏漢。龍頭蛇尾。當時待他道盡其機來。還成瞎否。只向他道瞎。也只道得一半。一等是作家。為什麼前不搆村。後不迭店)。

鄧州丹霞天然禪師。不知何許人。初習儒學。將入長安應舉。方宿於逆旅。忽夢白光滿室。占者曰。解空之祥。偶一禪客問曰。仁者何往。曰。選官去。禪客曰。選官何如選佛。霞云。選佛當往何所。禪客曰。今江西馬大師出世。是選佛之場。仁者可往。遂直造江西。才見馬大師。以兩手托幞頭脚。馬師顧視云。吾非汝師。南嶽石頭處去。遽抵南嶽。還以前意投之。石頭云。著槽廠去。師禮謝。入行者堂。隨眾作務。凡三年。石頭一日告眾云。來日剗佛殿前草。至來日。大眾各備鍬鋤剗草。丹霞獨以盆盛水淨頭。於師前跪膝。石頭見而笑之。便與剃髮。又為說戒。丹霞掩耳而出。便往江西。再謁馬祖。未參禮。便去僧堂內。騎聖僧頸而坐。時大眾驚愕。急報馬祖。祖躬入堂。視之曰。我子天然。霞便下禮拜曰。謝師賜法號。因名天然他古人天然。如此顯脫。所謂選官不如選佛也。傳燈錄中載其語句。直是壁立千仞。句句有與人抽釘拔楔底手脚。似問這僧道。什麼處來。僧云。山下來。這僧却不通來處。一如具眼倒去勘主家相似。當時若不是丹霞。也難為收拾。丹霞却云。喫飯了也未。頭邊總未見得。此是第二回勘他。僧云。喫飯了也。懵懂漢元來不會。霞云。將飯與汝喫底人。還具眼麼。僧無語。丹霞意道。與爾這般漢飯喫。堪作什麼。這僧若是箇漢。試與他一箚。看他如何。雖然如是。丹霞也未放爾在。這僧便眼眨眨地

無語。保福長慶。同在雪峯會下。常舉古人公案商量。長慶問保福。將飯與人喫。報恩有分。為什麼不具眼。不必盡問公案中事。大綱借此語作話頭。要驗他諦當處。保福云。施者受者二俱瞎漢。快哉到這裏。只論當機事。家裏有出身之路。長慶云。盡其機來。還成瞎否。保福云。道我瞎得麼。保福意謂。我恁麼具眼。與爾道了也。還道我瞎得麼。雖然如是。半合半開。當時若是山僧。等他道盡其機來。還成瞎否。只向他道瞎。可惜許。保福當時。若下得這箇瞎字。免得雪竇許多葛藤。雪竇亦只用此意頌。

盡機不成瞎(只道得一半。也要驗他過。言猶在耳)　按牛頭喫草(失錢遭罪。半河南半河北。殊不知傷鋒犯手)
四七二三諸祖師(有條攀條。帶累先聖。不唯只帶累一人)
寶器持來成過咎(盡大地人換手搥胸。還我拄杖來。帶累山僧也出頭不得)
過咎深(可殺深。天下衲僧跳不出。且道深多少)　無處尋(在爾脚跟下。摸索不著)
天上人間同陸沈(天下衲僧一坑埋却。還有活底人麼。放過一著。蒼天蒼天)
廠(齒兩切馬屋無壁也)　眨(側洽切目動也)

盡機不成瞎。長慶云。盡其機來。還成瞎否。保福云。道我瞎得麼。一似按牛頭喫草。須是等他自喫始得。那裏按他頭教喫。雪竇恁麼頌。自然見得丹霞意。四七二三諸祖師。寶器持來成過咎。不唯只帶累長慶。乃至西天二十八祖。此土六祖。一時埋沒。釋迦老子。四十九年。說一大藏教。末後唯傳這箇寶器。永嘉道。不是標形虛事褫。如來寶杖親蹤跡。若作保福見解。寶器持來。都成過咎。過咎深無處尋。這箇與爾說不得。但去靜坐。向他句中點檢看。既是過咎深。因什麼却無處尋。此非小過也。將祖師大事。一齊於陸地上平沈却。所以雪竇道。天上人間同陸沈。
垂示云。向上轉去。可以穿天下人鼻孔。似鶻捉鳩。向下轉去。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。如龜藏殼。箇中忽有箇出來道。本來無向上向下。用轉作什麼。只向伊道。我也知爾向鬼窟裏作活計。且道作麼生。辨箇緇素。良 久云。有條攀條無條攀例。試舉看。

【七七】舉。僧問雲門。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(開。旱地忽雷。拶)門云。餬餅(舌拄上齶。過也)。

這僧問雲門。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。門云。餬餅。還覺寒毛卓豎麼。衲僧家問佛問祖。問禪問道。問向上向下了。更無可得問。却致箇問端。問超佛越祖之談。雲門是作家。便水長船高。泥多佛大。便答道。餬餅。可謂道不虛行。功不浪施。雲門復示眾云。爾勿可作了。見人道著祖師意。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。爾且喚什麼

作佛。喚什麼作祖。即說超佛越祖之談。便問箇出三界。爾把三界來看。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爾。有什麼聲色佛法與汝可了。了箇什麼碗。以那箇為差殊之見。他古聖勿奈爾何。橫身為物。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覿體。不可得。我向汝道。直下有什麼事。早是埋沒了也。會得此語。便識得餬餅。五祖云。驢屎比麝香。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。摘葉尋枝我不能。到這裏欲得親切。莫將問來問。看這僧問。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。門云。餬餅。還識羞慚麼。還覺漏逗麼。有一般人。杜撰道。雲門見兔放鷹。便道餬餅。若恁麼將餬餅。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。豈有活路。莫作餬餅會。又不作超佛越祖會。便是活路也。與麻三斤解打鼓一般。雖然只道餬餅。其實難見。後人多作道理云。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。若恁麼會。且去作座主。一生贏得多知多解。如今禪和子道。超佛越祖之時。諸佛也踏在脚跟下。祖師也踏在脚跟下。所以雲門只向他道餬餅。既是餬餅。豈解超佛越祖。試去參詳看。諸方頌極多。盡向問頭邊作言語。唯雪竇頌得最好試舉看。頌云。

超談禪客問偏多(箇箇出來便作這般見解。如麻似粟)　縫罅披離見也麼(已在言前。開也。自屎不覺臭)
餬餅[祝/土]來猶不住(將木槖子換却爾眼睛了也)
至今天下有諝訛(畫箇圓相云。莫是恁麼會麼。咬人言語。有甚了期。大地茫茫愁殺人。便打)
[祝/土](仄六切塞也)

超談禪客問偏多。此語禪和家偏愛問。不見雲門道。爾諸人橫擔拄杖。道我參禪學道。便覓箇超佛越祖道理。我且問爾。十二時中。行住坐臥。屙屎放尿。至於茅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。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。道得底出來。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。便下座。有者更不識好惡。作圓相。土上加泥。添枷帶鎖。縫罅披離見也麼。他致問處。有大小大縫罅。雲門見他問處披離。所以將餬餅攔縫塞定。這僧猶自不肯住。却更問。是故雪竇道。餬餅[祝/土]來猶不住。至今天下有諝訛。如今禪和子。只管去餬餅上解會。不然去超佛越祖處作道理。既不在這兩頭。畢竟在什麼處。三十年後。待山僧換骨出來。却向爾道。

【七八】舉。古有十六開士(成群作隊。有什麼用處。這一隊不唧[口*留]漢)於浴僧時隨例入浴(撞著露柱。漆桶作什麼)忽悟水因(惡水驀頭澆)諸禪德作麼生會。他道妙觸宣明(更不干別人事。作麼生會他。撲落非他物)成佛子住(天下衲僧到這裏摸索不著。兩頭三而作什麼)也須七穿八穴始得(一棒一條痕。莫辜負山僧好。撞著磕著。還曾見德山臨濟麼)。

楞嚴會上。跋陀婆羅菩薩。與十六開士。各修梵行。乃各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。此亦二十五圓通之一數也。他因浴僧時。隨例入浴。忽悟水因。云。既不洗塵。亦不洗體。且道洗箇什麼。若會得去。中間安然。得無所有。千箇萬箇。更近傍不得。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。若有所得。是相似般若。不見達磨謂二祖云。將心來與汝安。二祖云。覓心了不可得。這裏些子。是衲僧性命根本。更總不消得如許多葛藤。只消道箇忽悟水因。自然了當。既不洗塵。亦不洗體。且道悟箇什麼。到這般田地。一點也著不得。道箇佛字。也須諱却。他道。妙觸宣明。成佛子住。宣則是顯也。妙觸是明也。既悟妙觸。成佛子住。即住佛地也。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。也恁麼觸。因甚却不悟。皆被塵境惑障。粘皮著骨。所以不能便惺惺去。若向這裏。洗亦無所得。觸亦無所得。水因亦無所得。且道。是妙觸宣明。不是妙觸宣明。若向箇裏。直下見得。便是妙觸宣明。成佛子住。如今人亦觸。還見妙處麼。妙觸非常觸與觸者合則為觸。離則非也。玄沙過嶺。磕著脚指頭。以至德山棒。豈不是妙觸。雖然恁麼。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。若只向身上摸索。有什麼交涉。爾若七穿八穴去。何須入浴。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剎。向微塵裏。轉大法輪。一處透得。千處萬處一時透。莫只守一窠一窟。一切處都是觀音入理之門。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。若一人悟去。則故是。因甚十六開士。同時悟去。是故古人同修同證。同悟同解。雪竇拈他教意。令人去妙觸處會取。出他教眼頌。免得人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。要令人直下灑灑落落。頌云。

了事衲僧消一箇(現有一箇。朝打三千暮打八百。跳出金剛圈。一箇也不消得)
長連床上展脚臥(果然是箇瞌睡漢。論劫不論禪)　夢中曾說悟圓通(早是瞌睡更說夢。却許爾夢見。寐語作什麼)
香水洗來驀面唾(咄。土上加泥又一重。莫來淨地上屙)。

了事衲僧消一箇。且道了得箇什麼事。作家禪客。聊聞舉著。剔起便行。似恁麼衲僧。只消得一箇。何用成群作隊。長連床上展脚臥。古人道。明明無悟法。悟了却迷人。長舒兩脚睡。無偽亦無真。所以胸中無一事。飢來喫飯困來眠。雪竇意道。爾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。在這般無事衲僧分上。只似夢中說夢。所以道。夢中曾說悟圓通。香水洗來驀面唾。似恁麼只是惡水驀頭澆。更說箇什麼圓通。雪竇道似這般漢。正好驀頭驀面唾。山僧道土上加泥又一重。

垂示云。大用現前。不存軌則。活捉生擒。不勞餘力。且道是什麼人。曾恁麼來。試舉看。

【七九】舉。僧問投子。一切聲是佛聲是否(也解捋虎鬚。青天轟霹靂。自屎不覺臭)投子云。是(賺殺一船人。賣身與爾了也。拈放一邊。是什麼心行)僧云。和尚莫屎沸碗鳴聲(只見錐頭利。不見鑿頭方。道什麼。果然納敗缺)投子便打(著。好打。放過則不可)又問。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。是否(第二回捋虎鬚。抱贓叫屈作什麼。東西南北。猶有影響在)投子云。是(又是賣身與爾了也。陷虎之機。也是什麼心行)僧云。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(只見錐頭利。不見鑿頭方。雖有逆水之波。只是頭上無角。含血噀人)投子便打(著。不可放過。好打。拄杖未到折。因什麼便休去)屎(都木切臀也)。

投子朴實頭。得逸群之辯。凡有致問。開口便見膽。不費餘力。便坐斷他舌頭。可謂運籌帷幄之中。決勝千里之外。這僧將聲色佛法見解。貼在他額頭上。逢人便問。投子作家。來風深辨。這僧知投子實頭。合下做箇圈繢子。教投子入來。所以有後語。投子却使陷虎之機。釣他後語出來。這僧接他答處道。和尚莫屎沸碗鳴聲。果然一釣便上。若是別人。則不奈這僧何。投子具眼。隨後便打。咬猪狗底手脚。須還作家始得。左轉也隨他阿轆轆地。右轉也隨他阿轆轆地。這僧既是做箇圈繢子。要來捋虎鬚。殊不知投子。更在他圈繢頭上。投子便打。這僧可惜許。有頭無尾。當時等他拈棒。便與掀倒禪床。直饒投子全機。也須倒退三千里。又問。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。投子亦云是。一似前頭語無異。僧云。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。投子又打。這僧雖然作窠窟。也不妨奇特。若是曲彔木床上老漢。頂門無眼。也難折挫他。投子有轉身處。這僧既做箇道理。要攙他行市。到了依舊不奈投子老漢何。不見巖頭道。若論戰也。箇箇立在轉處。投子放去太遲。收來太急。這僧當時。若解轉身吐氣。豈不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。衲僧家一不做二不休。這僧既不能返擲。却被投子穿了鼻孔。頌云。

投子投子(灼然。天下無這實頭老漢。教壞人家男女)　機輪無阻(有什麼奈何他處。也有些子)

放一得二(換却爾眼睛。什麼處見投子)　同彼同此(恁麼來也喫棒。不恁麼來也喫棒。闍黎替他。便打)

可憐無限弄潮人(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。放出這兩箇漢。天下衲僧要恁麼去)

畢竟還落潮中死(可惜許。爭奈出這圈繢不得。愁人莫向愁人說)

忽然活(禪床震動。驚殺山僧。也倒退三千里)　百川倒流鬧活活(嶮。徒勞佇思。山僧不敢開口。投子老漢。也須是拗折拄杖始得)

活(古活切水流聲)

投子投子。機輪無阻。投子尋常道。爾總道投子實頭。忽然下山三步。有人問爾。道如何是投子實頭處。爾作麼生抵對。古人道。機輪轉處。作者猶迷。他機輪轉轆轤地全無阻隔。所以雪竇道。放一得二。不見僧問。如何是佛。投子云。佛。又問。如何是道。投子云。道。又問。如何是禪。投子云。禪。又問。月未圓時如何。投子云。吞却三箇四箇。圓後如何。吐却七箇八箇。投子接人。常用此機。答這僧。只是一箇是字。這僧兩回被打。所以雪竇道。同彼同此。四句一時。頌投子了也。末後頌這僧道。可憐無限弄潮人。這僧敢攙旗奪鼓道。和尚莫孱沸碗鳴聲。又道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。此便是弄潮處。這僧做盡伎倆。依前死在投子句中。投子便打。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。雪竇出這僧云。忽然活便與掀倒禪床。投子也須倒退三千里。直得百川倒流鬧活活。非唯禪床震動。亦乃山川岌嶪。天地陡暗。苟或箇箇如此。山僧且打退鼓。諸人向什麼處。安身立命　岌(逆及切)　嶪(逆各切)。

【八〇】舉。僧問趙州。初生孩子。還具六識也無(閃電之機。說什麼初生孩兒子)趙州云。急水上打毬子(過也。俊鷂趁不及。也要驗過)僧復問投子。急水上打毬子。意旨如何(也是作家同驗過。還會麼。過也)子云。念念不停流(打葛藤漢)。

此六識。教家立為正本。山河大地。日月星辰。因其所以生。來為先鋒。去為殿後。古人道。三界唯心。萬法唯識。若證佛地。以八識。轉為四智。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。根塵識是三。前塵元不會分別。勝義根能發生識。識能顯色分別。即是第六意識。第七識末那識。能去執持世間一切影事。令人煩惱。不得自由自在。皆是第七識。到第八識。亦謂之阿賴耶識。亦謂之含藏識。含藏一切善惡種子。這僧知教意。故將來問趙州道。初生孩子。還具六識也無。初生孩兒。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。然未曾分別六塵。好惡長短。是非得失。他恁麼時總不知。學道之人要復如嬰孩。榮辱功名。逆情順境。都動他不得。眼見色與盲等。耳聞聲與聾等。如癡似兀。其心不動。如須彌山。這箇是衲僧家。真實得力處。古人道。衲被蒙頭萬事休。此時山僧都不會。若能如此。方有少分相應。雖然如此。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。山依舊是山。水依舊是水。無造作。無緣慮。如日月運於太虛未嘗暫止。亦不道我有許多名相。如天普蓋。似地普擎。為無心故。所以長養萬物。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。天地為無心故。所以長久。若有心則有限齊。得道之人亦復如是。於無功用中施功用。一切違情順境。皆以慈心攝受。到這裏。古人尚自呵責道。了了了時無可了。玄玄玄處直須呵。又道。事事通兮物物明。達者聞之暗裏驚。又云。入聖超凡不作聲。臥龍長怖碧潭

清。人生若得長如此。大地那能留一名。然雖恁麼。更須跳出窠窟始得。豈不見。教中道。第八不動地菩薩。以無功用智。於一微塵中。轉大法輪。於一切時中。行住坐臥。不拘得失。任運流入薩婆若海。衲僧家。到這裏。亦不可執著。但隨時自在。遇茶喫茶遇飯喫飯。這箇向上事著箇定字也不得。著箇不定字也不得。石室善道和尚示眾云。汝不見小兒出胎時。何曾道我會看教。當恁麼時。亦不知有佛性義。無佛性義。及至長大。便學種種知解出來。便道我能我解。不知是客塵煩惱。十六觀行中。嬰兒行為最。哆哆啰啰時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。故讚歎嬰兒。可況喻取之。若謂嬰兒是道。今時人錯會。南泉云。我十八上。解作活計。趙州道。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。又道。我在南方二十年。除粥飯二時。是雜用心處。曹山問僧。菩薩定中。聞香象渡河。歷歷地。出什麼經。僧云。涅槃經。山云。定前聞定後聞。僧云。和尚流也。山云。灘下接取。又楞嚴經云。湛入合湛入識邊際。又楞伽經云。相生執礙。想生妄想。流注生則逐妄流轉。若到無功用地。猶在流注相中。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。方始快活自在。所以溈山問仰山云。寂子如何。仰山云。和尚問他見解。問他行解。若問他行解。某甲不知。若是見解。如一瓶水注一鉼水。若得如此。皆可以為一方之師。趙州云。急水上打毬子。早是轉轆轤地。更向急水上打時。眨眼便過。譬如楞嚴經云。如急流水。望為恬靜。古人云。譬如駛流水。水流無定止。各各不相知。諸法亦如是。趙州答處。意渾類此。其僧又問投子。急水上打毬子。意旨如何。子云。念念不停流。自然與他問處恰好。古人行履綿密。答得只似一箇。更不消計較。爾纔問他。早知爾落處了也。孩子六識。雖然無功用。爭奈念念不停。如密水流。投子恁麼答。可謂深辨來風。雪竇頌云　駛(音史疾也)。

六識無功伸一問(有眼如盲。有耳如聾。明鏡當臺。明珠在掌。一句道盡)
作家曾共辨來端(何必。也要辨箇緇素。唯證乃知)　茫茫急水打毬子(始終一貫。過也。道什麼)
落處不停誰解看(看即瞎過也。灘下接取)

六識無功伸一問。古人學道。養到這裏。謂之無功之功。與嬰兒一般。雖有眼耳鼻舌身意。而不能分別六塵。蓋無功用也。既到這般田地。便乃降龍伏虎。坐脫立亡。如今人但將目前萬境。一時歇却。何必八地以上。方乃如是。雖然無功用處。依舊山是山水是水。雪竇前面頌云。活中有眼還同死。藥忌何須鑒作家。蓋為趙州投子是作家。故云。作家曾共辨來端。茫茫急水打毬子。投子道。

念念不停流。諸人還知落處麼。雪竇末後教人自著眼看。是故云。落處不停誰解看。此是雪竇活句。且道落在什麼處。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(終)

垂示云。攙旗奪鼓。千聖莫窮。坐斷諸訛。萬機不到。不是神通妙用。亦非本體如然。且道。憑箇什麼。得恁麼奇特。

【八一】舉。僧問藥山。平田淺草麆鹿成群。如何射得麆中麆(把髻投衙。擎頭帶角出來。腦後拔箭)山云。看箭(就身打劫。下坡不走。快便難逢。著)僧放身便倒(灼然不同。一死更不再活。弄精魂漢)山云。侍者拕出這死漢(據令而行。不勞再勘。前箭猶輕。後箭深)僧便走(棺木裏瞠眼。死中得活。猶有氣息在)山云。弄泥團漢有什麼限(可惜許放過。據令而行。雪上加霜)雪竇拈云。三步雖活五步須死(一手擡一手搦。直饒走百步。也須喪身失命。復云。看箭。且道。雪竇意落在什麼處。若是同死同生。藥山直得目瞪口呿。一向似無孔鎚。堪作何用)　麆(音主)　瞪(直耕切。怒目直視也)　呿(祛遮立伽二切。張口貌)。

這公案。洞下謂之借事問。亦謂之辨主問。用明當機。鹿與麆尋常易射。唯有麆中麆。是鹿中之王。最是難射。此麆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。如鋒鋩穎利。以身護惜群鹿。虎亦不能近傍。這僧亦似惺惺。引來問藥山。用明第一機。山云。看箭。作家宗師。不妨奇特。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豈不見。三平初參石鞏。鞏才見來。便作彎弓勢云。看箭。三平撥開胸云。此是殺人箭活人箭。鞏彈弓弦三下。三平便禮拜。鞏云。三十年。一張弓兩隻箭。今日只射得半箇聖人。便拗折弓箭。三平後舉似大顛。顛云。既是活人箭。為什麼向弓弦上辨。三平無語。顛云。三十年後。要人舉此話。也難得。法燈有頌云。古有石鞏師。架弓矢而坐。如是三十年。知音無一箇。三平中的來。父子相投和。子細返思量。元伊是射垛。石鞏作略。與藥山一般。三平頂門具眼。向一句下便中的。一似藥山道看箭。其僧便作麆放身倒。這僧也似作家。只是有頭無尾。既做圈縋要陷藥山。爭奈藥山是作家。一向逼將去。山云。侍者拕出這死漢。如展陣向前相似。其僧便走也好。是則是。爭奈不脫灑。粘脚粘手。所以藥山云。弄泥團漢有什麼限。藥山當時。若無後語。千古之下遭人檢點。山云。看箭。這僧便倒。且道。是會是不會。若道是會。藥山因什麼。却恁麼道。弄泥團漢。這箇最惡。正似僧問德山。學人仗鎲鏘劍。擬取師頭時如何。山引頸近前云。囚。僧云。師頭落也。德山低頭歸方丈。又巖頭問僧。什麼處來。僧云。西京來。巖頭云。黃巢過後。曾收得劍麼。僧云。收得。巖頭引頸。近前云。囚。僧云。師頭落也。巖頭呵呵大笑。這般公案。都是陷虎之機。正類此。恰是藥山不管他。只為識得破。只管逼將去。雪竇云。這僧三步雖活。五步須死。這僧雖甚解看箭。便放身倒。山云。侍者拕出這死漢。僧便走。雪竇道。只恐三步外不活。當時若跳出五步外。天下人便不奈他何。作家相見。須是賓主始終

互換。無有間斷。方有自由自在分。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。所以遭雪竇檢點。後面亦自用他語。頌云。

麈中麈(高著眼看。擎頭戴角去也)　君看取(何似生第二頭走。要射便射。看作什麼)
下一箭(中也。須知藥山好手)　走三步(活鱍鱍地。只得三步。死了多時)
五步若活(作什麼。跳百步。忽有箇死中得活時如何)
成群趁虎(二俱並照。須與他倒退始得。天下衲僧放他出頭。也只在草窠裏)
正眼從來付獵人(爭奈藥山未肯承當這話。藥山則故是雪竇又作麼生。也不干藥山事。也不干雪竇事。也不干山僧事。也不干上座事)
雪竇高聲云。　看箭(一狀領過。也須與他倒退始得。打云。已塞却爾咽喉了也)

麈中麈。君看取。衲僧家須是具麈中麈底眼。有麈中麈底頭角。有機關有作略。任是插翼猛虎戴角大蟲。也只得全身遠害。這僧當時放身便倒自道。我是麈。下一箭。走三步。山云。看箭。僧便倒。山云。侍者拖出這死漢。這僧便走也甚好。爭奈只走得三步。五步若活。成群趁虎。雪竇道。只恐五步須死。當時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時。便能成群去趁虎。其麈中麈。角利如鎗。虎見亦畏之而走。麈為鹿中王。常引群鹿。趁虎入別山。雪竇後面頌藥山亦有當機出身處。正眼從來付獵人。藥山如能射獵人。其僧如麈。雪竇是時因上堂。舉此語束為一團話。高聲道一句云。看箭。坐者立者。一時起不得。
垂示云。竿頭絲線具眼方知。格外之機作家方辨。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。試舉看。

【八二】舉。僧問大龍。色身敗壞。如何是堅固法身(話作兩橛。分開也好)龍云。山花開似錦。澗水湛如藍(無孔笛子撞著氈拍板。渾崙擘不破。人從陳州來。却往許州去)。

此事若向言語上覓。一如掉棒打月。且得沒交涉。古人分明道。欲得親切。莫將問來問。何故問在答處。答在問處。這僧擔一檐莽鹵。換一檐鶻突。致箇問端。敗缺不少。若不是大龍。爭得蓋天蓋地。他恁麼問。大龍恁麼答。一合相。更不移易一絲毫頭。一似見兔放鷹。看孔著楔。三乘十二分教。還有這箇時節麼。也不妨奇特。只是言語無味。杜塞人口。是故道。一片白雲橫谷口。幾多歸鳥夜迷巢。有者道。只是信口答將去。若恁麼會。盡是滅胡種族漢。殊不知。古人一機一境。敲枷打鎖。一句一言。渾金璞玉。若是衲僧眼腦。有時把住。有時放行。照用同時。人境俱奪。雙放雙收。臨時通變。若無大用大機。爭解恁麼籠天罩地。大似明鏡當

臺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。此公案與花藥欄話一般。然意却不同。這僧問處不明。大龍答處恰好。不見僧問雲門。樹凋葉落時如何。門云。體露金風。此謂之箭鋒相拄。這僧問大龍。色身敗壞。如何是堅固法身。大龍云。山花開似錦。澗水湛如藍。一如君向西秦我之東魯。他既恁麼行。我却不恁麼行。與他雲門一倍相返。那箇恁麼行却易見。這箇却不恁麼行却難見。大龍不妨三寸甚密。雪竇頌云。

問曾不知(東西不辨。弄物不知名。買帽相頭)　答還不會(南北不分。換却髑髏。江南江北)
月冷風高(何似生。今日正當這時節。天下人有眼不曾見。有耳不曾聞)
古巖寒檜(不雨時更好。無孔笛子撞著氈拍板)　堪笑路逢達道人(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。還我拄杖子來。成群作隊恁麼來)
不將語默對(向什麼處見大龍。將箇什麼對他好)
手把白玉鞭(一至七拗折了也)　驪珠盡擊碎(留與後人看。可惜許)
不擊碎(放過一著。又恁麼去)　增瑕纇(弄泥團作什麼。轉見郎當。過犯彌天)
國有憲章(識法者懼。朝打三千暮打八百)　三千條罪(只道得一半在。八萬四千無量劫來墮無間業。也未還得一半在)

雪竇頌得。最有工夫。前來頌雲門話。却云。問既有宗。答亦攸同。這箇却不恁麼。却云。問曾不知。答還不會。大龍答處傍瞥。直是奇特。分明是誰恁麼問。未問已前。早納敗缺了也。他答處俯能恰好。應機宜道。山花開似錦。澗水湛如藍。爾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。答處傍瞥。直是奇特。所以雪竇頌出。教人知道月冷風高。更撞著古巖寒檜。且道他意作麼生會。所以適來道。無孔笛子撞著氈拍板。只這四句頌了也。雪竇又怕人作道理。却云。堪笑路逢達道人。不將語默對。此事且不是見聞覺知。亦非思量分別。所以云。的的無兼帶。獨運何依賴。路逢達道人。不將語默對。此是香巖頌雪竇引用也。不見僧問趙州。不將語默對。未審將什麼對。州云。呈漆器。這箇便同適來話。不落爾情塵意想。一似什麼。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。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。此是劍刃上事。須是有恁麼作略。若不恁麼。總辜負從上諸聖。到這裏要無些子事。自有好處。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。既不擊碎。必增瑕纇。便見漏逗。畢竟是作麼生得是。國有憲章三千條罪。五刑之屬三千。莫大於不孝。憲是法章是條。三千條罪。一時犯了也。何故如此。只為不以本分事接人。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。

【八三】舉。雲門示眾云。古佛與露柱相交。是第幾機(三千里外沒交涉。七花八裂)自代云(東家人死。西家人助哀。一合相不可得)南山起雲(乾坤莫覩。刀斫不入)北山下雨(點滴不施。半河南半河北)。

雲門大師。出八十餘員善知識。遷化後七十餘年。開塔觀之。儼然如故。他見地明白。機境迅速。大凡垂語別語代語。直下孤峻。只這公案。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直是神出鬼沒。慶藏主云。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。如今人多向情解上作活計。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。既是古佛。為什麼却與露柱相交。若恁麼會。卒摸索不著。有者喚作無中唱出。殊不知宗師家說話。絕意識絕情量。絕生死絕法塵。入正位更不存一法。爾纔作道理計較。便纏脚纏手。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。但只使心境一如。好惡是非。撼動他不得。便說有也得無也得。有機也得無機也得。到這裏拍拍是令。五祖先師道。大小雲門元來膽小。若是山僧。只向他道第八機。他道。古佛與露柱相交。是第幾機。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。僧問。未審意旨如何。門云。一條絛三十文買。他有定乾坤底眼。既無人會。後來自代云。南山起雲北山下雨。且與後學通箇入路。所以雪竇只拈他定乾坤處教人見。若纔犯計較露箇鋒鋩。則當面蹉過。只要原他雲門宗旨。明他峻機。所以頌出云。

南山雲(乾坤莫覩。刀斫不入)　北山雨(點滴不施。半河南半河北)　四七二三面相覩(幾處覓不見。帶累傍人。露柱掛燈籠)
新羅國裏曾上堂(東湧西沒。東行不見西行利。那裏得這消息來)
大唐國裏未打鼓(遲一刻。還我話頭來。先行不到。末後太過)
苦中樂(教阿誰知)　樂中苦(兩重公案。使誰舉。苦便苦樂便樂。那裏有兩頭三面來)
誰道黃金如糞土(具眼者辨。試拂試看。阿剌剌。可惜許。且道是古佛是露柱)

南山雲北山雨。雪竇買帽相頭。看風使帆。向劍刃上與爾下箇注脚。直得四七二三面相覩。也莫錯會。此只頌古佛與露柱相交。是第幾機了也。後面劈開路。打葛藤要見他意。新羅國裏曾上堂。大唐國裏未打鼓。雪竇向電轉星飛處便道。苦中樂樂中苦。雪竇似堆一堆七珍八寶。在這裏了。所以末後有這一句子。云。誰道黃金如糞土。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。雪竇引來用。禪月云。山高海深人不測。古往今來轉青碧。淺近輕浮莫與交。地卑只解生荊棘。誰道黃金如糞土。張耳陳餘斷消息。行路難行路難。君自看。且莫土曠人稀。雲居羅漢。

垂示云。道是是無可是。言非非無可非。是非已去。得失兩忘。淨裸裸赤灑灑。且道。面前背後是箇什麼。或有箇衲僧出來道。面前是佛殿三門。背後是寢堂方丈。且道。此人還具眼也無。若辨得此人。許爾親見古人來。

【八四】舉。維摩詰問文殊師利(這漢太殺合鬧一場。合取口)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(知而故犯)文殊曰。如我意者(道什麼。直得分疎不下。擔枷過狀。把髻投衙)於一切法(喚什麼作一切法)無言無說(道什麼)無示無識(瞞別人即得)離諸問答(道什麼)是為入不二法門(用入作什麼。用許多葛藤作什麼)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。我等各自說已。仁者當說。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(這一靠莫道金粟如來。設使三世諸佛。也開口不得。倒轉鎗頭來也。刺殺一人。中箭還似射人時)雪竇云。維摩道什麼(咄。萬箭攢心。替他說道理)復云。勘破了也(非但當時。即今也恁麼。雪竇也是賊過後張弓。雖然為眾竭力。爭奈禍出私門。且道雪竇還見得落處麼。夢也未夢見。說什麼勘破。嶮。金毛獅子也摸索不著)。

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。時三十二菩薩。皆以二見有為無為真俗二諦。合為一見。為不二法門。後問文殊。文殊云。如我意者。於一切法。無言無說。無示無識。離諸問答。是為入不二法門。蓋為三十二人以言遣言。文殊以無言遣言。一時掃蕩總不要。是為入不二法門。殊不知靈龜曳尾。拂迹成痕。又如掃箒掃塵相似。塵雖去。箒迹猶存。末後依前除蹤跡。於是文殊却問維摩詰云。我等各自說已。仁者當自說。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。維摩詰默然。若是活漢。終不去死水裏浸却。若作恁麼見解。似狂狗逐塊。雪竇亦不說良 久。亦不說默然據坐。只去急急處云。維摩道什麼。只如雪竇恁麼道。還見維摩麼。夢也未夢見在。維摩乃過去古佛。亦有眷屬。助佛宣化。具不可思議辯才。有不可思議境界。有不可思議神通妙用。於方丈室中。容三萬二千獅子寶座。與八萬大眾。亦不寬狹。且道是什麼道理。喚作神通妙用得麼。且莫錯會。若是不二法門。雖同得同證方乃相共證知。獨有文殊。可與酬對。雖然恁麼。還免得雪竇檢責也無。雪竇恁麼道。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。維摩道什麼。又云。勘破了也。爾且道是什麼處。是勘破處。只這些子。不拘得失。不落是非。如萬仞懸崖。向上捨得性命。跳得過去。許爾親見維摩。如捨不得。大似群羊觸藩。雪竇故然是捨得性命底人。所以頌出云。

咄這維摩老(咄他作什麼。朝打三千暮打八百。咄得不濟事。好與三十棒)
悲生空懊惱(悲他作什麼。自有金剛王寶劍。為他閑事長無明。勞而無功)
臥疾毘耶離(因誰致得。帶累一切人)
全身太枯槁(病則且置。為什麼口似匾擔。飯也喫不得。喘也喘不得)

七佛祖師來(客來須看。賊來須打。成群作隊。也須是作家始得)
一室且頻掃(猶有這箇在。元來在鬼窟裏作活計)　請問不二門(若有可說。被他說了也。打云。和闍黎。也尋不見)
當時便靠倒(蒼天蒼天。道什麼)
不靠倒(死中得活。猶有氣息在)　金毛獅子無處討(咄。還見麼。蒼天蒼天)

雪竇道。咄這維摩老。頭上先下一咄作什麼。以金剛王寶劍。當頭直截。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始得。梵語云維摩詰。此云無垢稱。亦云淨名。乃過去金粟如來也。不見僧問雲居簡和尚。既是金粟如來。為什麼却於釋迦如來會中聽法。簡云。他不爭人我。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成佛。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。轉沒交涉。譬如圓覺經云。以輪迴心。生輪迴見。入於如來大寂滅海。終不能至。永嘉云。或是或非人不識。逆行順行天莫測。若順行則趣佛果位中。若逆行則入眾生境界。壽禪師道。直饒爾磨鍊得到這田地。亦未可順汝意在。直待證無漏聖身。始可逆行順行。所以雪竇道。悲生空懊惱。維摩經云。為眾生有病故。我亦有病。懊惱則悲絕也。臥疾毘耶離。維摩示疾於毘耶離城也。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。遂以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。因名方丈。全身太枯槁。因以身疾。廣為說法云。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。速朽之法。不可信也。為苦為惱。眾病所集。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。七佛祖師來。文殊是七佛祖師。承世尊旨往彼問疾。一室且頻掃。方丈內皆除去所有。唯留一榻等文殊至。請問不二法門也。所以雪竇道。請問不二門。當時便靠倒。維摩口似匾檐。如今禪和子便道。無語是靠倒。且莫錯認定盤星。雪竇拶到萬仞懸崖上。却云不靠倒。一手攞一手搦。他有這般手脚。直是用得玲瓏。此頌前面拈云維摩道什麼。金毛獅子無處討。非但當時。即今也恁麼。還見維摩老麼。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。皆變作金毛獅子。也摸索不著。
垂示云。把定世界不漏纖毫。盡大地人亡鋒結舌。是衲僧正令。頂門放光。照破四天下。是衲僧金剛眼睛。點鐵成金。點金成鐵。忽擒忽縱。是衲僧拄杖子。坐斷天下人舌頭。直得無出氣處。倒退三千里。是衲僧氣宇。且道總不恁麼時。畢竟是箇什麼人。試舉看。
【八五】舉。僧到桐峯庵主處便問。這裏忽逢大蟲時。又作麼生(作家弄影漢。草窠裏一箇半箇)庵主便作虎聲(將錯就錯。却有牙爪。同生同死。承言須會宗)僧便作怕勢(兩箇弄泥團漢。見機而作。似則也似。是則未是)庵主呵呵大笑(猶較些子。笑中有刀。亦能放亦能收)僧云。這老賊(也須識破。敗也。兩箇都放行)庵主云。爭奈老僧何(劈耳便掌。可惜放過。雪上加霜又一重)僧休去(恁麼休去。二俱不了。蒼天蒼天)雪竇云。是則是兩

箇惡賊。只解掩耳偷鈴(言猶在耳。遭他雪竇點檢。且道當時合作麼生免得點檢。天下衲僧不到)。

大雄宗派下。出四庵主。大梅白雲。虎溪桐峯。看他兩人恁麼眼親手辨。且道諸訛在什麼處。古人一機一境。一言一句。雖然出在臨時。若是眼目周正。自然活鱍鱍地。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。雖然如此。在他達人分上。雖處得失。却無得失。若以得失見他古人。則沒交涉。如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。然後以得失辨人。若一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。又到幾時得了去。不見雲門大師道。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。只欲得提搦閑言語。待老和尚口動。便問禪問道。向上向下。如何若何。大卷抄將去。[祝/土]向肚皮裏卜度。到處火爐邊。三箇五箇聚頭舉口。喃喃地便道。這箇是公才語。這箇是就身打出語。這箇是事上道底語。這箇是體裏語。體爾屋裏老爺老娘。噇却飯了。只管說夢。便道我會佛法了也。將知恁麼行脚。驢年得休歇去。古人暫時間拈弄。豈有勝負得失是非等見。桐峯見臨濟。其時在深山卓庵。這僧到彼中遂問。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。峯便作虎聲。也好就事便行。這僧也會將錯就錯。便作怕勢。庵主呵呵大笑。僧云。這老賊。峯云。爭奈老僧何。是則是二俱不了。千古之下遭人點檢。所以雪竇道。是則是兩箇惡賊。只解掩耳偷鈴。他二人雖皆是賊。當機却不用。所以掩耳偷鈴。此二老如排百萬軍陣。却只鬪掃箒。若論此事。須是殺人不眨眼底手脚。若一向縱而不擒。一向殺而不活。不免遭人怪笑。雖然如是。他古人亦無許多事。看他兩箇恁麼。總是見機而作。五祖道。神通遊戲三昧。慧炬三昧。莊嚴王三昧。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。只去點檢古人便道。有得有失。有底道。分明是庵主落節。且得沒交涉。雪竇道。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。其僧道。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。峯便作虎聲。此便是放過處。乃至道。爭奈老僧何。此亦是放過處。著著落在第二機。雪竇道。要用便用。如今人聞恁麼道。便道當時好與行令。且莫盲枷瞎棒。只如德山入門便棒。臨濟入門便喝。且道古人意如何。雪竇後面。便只如此頌出。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去。頌云。

見之不取(蹉過了也。已是千里萬里)　思之千里(悔不慎當初。蒼天蒼天)
好箇斑斑(闍黎自領出去。爭奈未解用在)　爪牙未備(只恐用處不明。待爪牙備向爾道)
君不見。大雄山下忽相逢(有條攀條。無條攀例)
落落聲光皆振地(這大蟲却恁麼去。猶較些子。幾箇男兒是丈夫)　大丈夫見也無(老婆心切。若解開眼同生同死。雪竇打葛藤)

收虎尾兮捋虎鬚(忽然突出如何收。收天下衲僧在這裏。忽有箇出來便與一拶。若無收放爾三十棒。教爾轉身吐氣。喝打云。何不道這老賊)

見之不取。思之千里。正當嶮處都不能使。等他道爭奈老僧何。好與本分草料。當時若下得這手脚。他必須有後語。二人只解放不解收。見之不取。早是白雲萬里。更說什麼思之千里。好箇斑斑爪牙未備。是則是箇大蟲。也解藏牙伏爪。爭奈不解咬人。君不見。大雄山下忽相逢。落落聲光皆振地。百丈一日問黃檗云。什麼處來。檗云。山下採菌子來。丈云。還見大蟲麼。檗便作虎聲。丈於腰下取斧作斫勢。檗約住便掌。丈至晚上堂云。大雄山下有一虎。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。老僧今日親遭一口。後來溈山問仰山。黃檗虎話作麼生。仰云。和尚尊意如何。溈山云。百丈當時合一斧斫殺。因什麼到如此。仰山云。不然。溈山云。子又作麼生。仰山云。不唯騎虎頭。亦解收虎尾。溈山云。寂子甚有嶮崖之句。雪竇引用明前面公案。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。這箇些子轉變自在。要句中有出身之路。大丈夫見也無。還見麼。收虎尾兮捋虎鬚。也須是本分。任爾收虎尾捋虎鬚。未免一時穿却鼻孔。

垂示云。把定世界不漏絲毫。截斷眾流不存涓滴。開口便錯擬議即差。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眼。試道看。

【八六】舉。雲門垂語云。人人盡有光明在(黑漆桶)看時不見暗昏昏(看時瞎)作麼生是諸人光明(山是山水是水。漆桶裏洗黑汁)自代云。厨庫三門(老婆心切。打葛藤作什麼)又云。好事不如無(自知較一半。猶較些子)。

雲門室中垂語接人。爾等諸人脚跟下。各各有一段光明。輝騰今古迥絕見知。雖然光明。恰到問著又不會。豈不是暗昏昏地。二十年垂示。都無人會他意。香林後來請代語。門云。厨庫三門。又云。好事不如無。尋常代語只一句。為什麼這裏却兩句。前頭一句為爾略開一線路教爾見。若是箇漢。聊聞舉著剔起便行。他怕人滯在此。又云。好事不如無。依前與爾掃却。如今人纔聞舉著光明。便去瞠眼云。那裏是厨庫。那裏是三門。且得沒交涉。所以道。識取鉤頭意。莫認定盤星。此事不在眼上。亦不在境上。須是絕知見忘得失。淨裸裸赤灑灑。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。雲門云。日裏來往日裏辨人。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。曾到處則故是。未曾到處取一件物。還取得麼。參同契云。當明中有暗。勿以暗相覩。當暗中有明。勿以明相遇。若坐斷明暗。且道是箇什麼。所以道。心花發明。照十方剎。盤山云。光非照境。境亦非存。光境俱忘。復是何物。又云。即此見聞非見聞。無餘聲色可呈君。箇中若了全無事。體用何妨分不分。但會取末後一句了。却去前頭游戲。畢竟不在裏

頭作活計。古人道。以無住本。立一切法。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。又不得作無事會。古人道。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。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。二乘人多偏墜此見。雪竇頌云。

自照列孤明(森羅萬象。賓主交參。列轉鼻孔。瞎漢作什麼)　為君通一線(何止一線。十日並照。放一線道即得)
花謝樹無影(打葛藤有什麼了期。向什麼處摸索。黑漆桶裏盛黑汁)
看時誰不見(瞎。不可總扶籬摸壁。兩瞎三瞎)　見不見(兩頭俱坐斷。瞎)
倒騎牛兮入佛殿(中。三門合掌。還我話頭來。打云。向什麼處去也。雪竇也只向鬼窟裏作活計。還會麼。半夜日頭出。日午打三更)

自照列孤明。自家脚跟下。本有此一段光明。只是尋常用得暗。所以雲門大師。與爾羅列此光明。在爾面前。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。厨庫三門。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。盤山道。心月孤圓光吞萬像。這箇便是真常獨露。然後與君通一線。亦怕人著在厨庫三門處。厨庫三門則且從却。朝花亦謝樹亦無影。日又落月又暗。盡乾坤大地。黑漫漫地。諸人還見麼。看時誰不見。且道是誰不見。到這裏。當明中有暗。暗中有明。皆如前後步自可見。雪竇道。見不見。頌好事不如無。合見又不見。合明又不明。倒騎牛兮入佛殿。入黑漆桶裏去也。須是爾自騎牛入佛殿。看道是箇什麼道理。
垂示云。明眼漢沒窠臼。有時孤峯頂上草漫漫。有時鬧市裏頭赤灑灑。忽若忿怒那吒。現三頭六臂。忽若日面月面。放普攝慈光。於一塵現一切身。為隨類人。和泥合水。忽若撥著向上竅。佛眼也覷不著。設使千聖出頭來。也須倒退三千里。還有同得同證者麼。試舉看。

【八七】舉。雲門示眾云。藥病相治(一合相不可得)盡大地是藥(苦瓠連根苦。擺向一邊)那箇是自己(甜瓜徹蒂甜。那裏得這消息來)治(澄之切。攻理也。音持)。

雲門道。藥病相治。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。諸人還有出身處麼。二六時中。管取壁立千仞。德山棒如雨點。臨濟喝似雷奔。則且致。釋迦自釋迦。彌勒自彌勒。未知落處者。往往喚作藥病相投會去。世尊四十九年。三百餘會。應機設教。皆是應病與藥。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。既淘汝諸人業根。令灑灑落落。盡大地是藥。爾向什麼處插嘴。若插得嘴。許爾有轉身吐氣處。便親見雲門。爾若回顧躊躇。管取插嘴不得。雲門在爾脚跟底。藥病相治。也只是尋常語論。爾若著有。與爾說無。爾若著無。與爾說有。爾若著不有不無。與爾去糞掃堆上。現丈六金身。頭出頭沒。只如今盡大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。一時是藥。當恁麼時。却喚那箇是自己。爾一向

喚作藥。彌勒佛下生。也未夢見雲門在。畢竟如何。識取鉤頭意。莫認定盤星。文殊一日。令善財去採藥云。不是藥者採將來。善財遍採。無不是藥。却來白云。無不是藥者。文殊云。是藥者採將來。善財乃拈一枝草。度與文殊。文殊提起示眾云。此藥亦能殺人。亦能活人。此藥病相治話。最難看。雲門室中尋常用接人。金鵝長老。一日訪雪竇。他是箇作家。乃臨濟下尊宿。與雪竇論此藥病相治話。一夜至天光。方能盡善。到這裏。學解思量計較。總使不著。雪竇後有頌送他道。藥病相治見最難。萬重關鎖太無端。金鵝道者來相訪。學海波瀾一夜乾。雪竇後面頌得最有工夫。他意亦在賓亦在主。自可見也。頌云。

盡大地是藥(教誰辨的。撒沙撒土。架高處著)　古今何太錯(言中有響。一筆句下。咄)
閉門不造車(大小雪竇為眾竭力。禍出私門。坦蕩不掛一絲毫。阿誰有閑工夫。向鬼窟裏作活計)
通途自寥廓(脚下便入草。上馬見路。信手拈來。不妨奇特)
錯錯(雙劍倚空飛。一箭落雙雕)　鼻孔遼天亦穿却(頭落也。打云。穿却了也)

盡大地是藥。古今何太錯。爾若喚作藥會。自古自今。一時錯了也。雪竇云。有般漢不解截斷太梅脚跟。只管道貪程太速。他解截雲門脚跟。為雲門這一句惑亂天下人。雲門云。拄杖子是浪。許爾七縱八橫。盡大地是浪。看爾頭出頭沒。閉門不造車。通途自寥廓。雪竇道。為爾通一線路。爾若閉門造車。出門合轍。濟箇甚事。我這裏閉門也不造車。出門自然寥廓。他這裏略露些子縫罅。教人見。又連忙却道。錯錯。前頭也錯。後頭也錯。誰知雪竇開一線路。也是錯。既然鼻孔遼天。為什麼也穿却。要會麼。且參三十年。爾有拄杖子。我與爾拄杖子。爾若無拄杖子。不免被人穿却鼻孔。
垂示云。門庭施設。且恁麼。破二作三。入理深談。也須是七穿八穴。當機敲點。擊碎金鎖玄關。據令而行。直得掃蹤滅跡。且道諸訛訛在什麼處。具頂門眼者。請試舉看。
【八八】舉。玄沙示眾云。諸方老宿。盡道接物利生(隨分開箇鋪席。隨家豐儉)忽遇三種病人來。作麼生接(打草只要蛇驚。山僧直得目瞪口呿。管取倒退三千里)患盲者。拈鎚竪拂。他又不見(端的瞎。是則接物利生。未必不見在)患聾者。語言三昧。他又不聞(端的聾。是則接物利生。未必聾在。是那箇未聞在)患啞者教伊說。又說不得(端的啞。是則接物利生。未必啞在。是那箇未說在)且作麼生接。若接此人不得。佛法

無靈驗(誠哉是言。山僧拱手歸降。已接了也。便打)僧請益雲門(也要諸方共知。著)雲門云。汝禮拜著(風行草偃。咄)僧禮拜起(這僧拗折拄杖子也)雲門以拄杖挃。僧退後。門云。汝不是患盲(端的瞎。莫道這僧患盲好)復喚近前來。僧近前(第二杓惡水澆。觀音來也。當時好與一喝)門云。汝不是患聾(端的聾。莫道這僧患聾好)門乃云。還會麼(何不與本分草料。當時好莫作聲)僧云。不會(兩重公案。蒼天蒼天)門云。汝不是患啞(端的啞。口吧吧地。莫道這僧啞好)僧於此有省(賊過後張弓。討什麼碗)　瞪(持陵切。怒目直視也)　呿(去伽切。張口貌)　挃(陟栗切。音窒撞空也)。

玄沙參到絕情塵意想。淨裸裸赤灑灑地處。方解恁麼道。是時諸方。列剎相望。尋常示眾道。諸方老宿。盡道接物利生。忽遇三種病人來時。作麼生接。患盲者。拈鎚竪拂他又不見。患聾者。語言三昧他又不聞。患啞者。教他說又說不得。且作麼生接。若接此人不得。佛法無靈驗。如今人若作盲聾瘖啞會。卒摸索不著。所以道。莫向句中死却。須是會他玄沙意始得。玄沙常以此語接人。有僧久在玄沙處。一日上堂。僧問和尚云。三種病人話。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。玄沙云許。僧便珍重下去。沙云。不是不是。這僧會得他玄沙意。後來法眼云。我聞地藏和尚舉這僧語。方會三種病人話。若道這僧不會。法眼為什麼却恁麼道。若道他會。玄沙為什麼。却道不是不是。一日地藏道。某甲聞。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。沙云是。藏云。珪琛現有眼耳鼻舌。和尚作麼生接。玄沙便休去。若會得玄沙意。豈在言句上。他會底自然殊別。後有僧舉似雲門。門便會他意云。汝禮拜著。僧禮拜起。門以拄杖挃。這僧退後。門云。汝不是患盲。復喚近前來。僧近前。門云。汝不是患聾。乃云會麼僧云。不會。門云。汝不是患啞。其僧於此有省。當時若是箇漢。等他道禮拜著。便與掀倒禪床。豈見有許多葛藤。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。是同是別。他兩人會處都只一般。看他古人出來。作千萬種方便。意在鉤頭上。多少苦口。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。五祖老師云。一人說得却不會。一人却會說不得。二人若來參。如何辨得他。若辨這兩人不得。管取為人解粘去縛不得在。若辨得。纔見入門。我便著草鞋向爾肚裏走幾遭了也。猶自不省。討什麼碗出去。且莫作盲聾瘖啞會好。若恁麼計較。所以道。眼見色如盲等。耳聞聲如聾等。又道。滿眼不視色。滿耳不聞聲。文殊常觸目。觀音塞耳根。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。耳聞如聾相似。方能與玄沙意不爭多。諸人還識盲聾瘖啞底漢子落處麼。看取雪竇頌云。

盲聾瘖啞(已在言前。三竅俱明。已做一段了也)　杳絕機宜(向什麼處摸索。還做計較得麼。有什麼交涉)

天上天下(正理自由。我也恁麼)　堪笑堪悲(笑箇什麼。悲箇什麼。半明半暗)
離婁不辨正色(瞎漢。巧匠不留蹤。端的瞎)
師曠豈識玄絲(聾漢。大功不立賞。端的聾)　爭如獨坐虛窓下(須是恁麼始得。莫向鬼窟裏作活計。一時打破漆桶)
葉落花開自有時(即今什麼時節。切不得作無事會。今日也從朝至暮。明日也從朝至暮)。

復云。還會也無(重說偈言)無孔鐵鎚(自領出去。可惜放過。便打)
盲聾瘖啞杳絕機宜。盡爾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說。雪竇一時與爾掃却了也。直得盲聾瘖啞見解。機宜計較。一時杳絕。總用不著。這箇向上事。可謂真盲真聾真啞。無機無宜。天上天下堪笑堪悲。雪竇一手擡一手搦。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。堪笑是啞却不啞。是聾却不聾。堪悲明明不盲却盲。明明不聾却聾。離婁不辨正色。不能辨青黃赤白。正是瞎。離婁黃帝時人。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。其目甚明。黃帝游於赤水沈珠。令離朱尋之不見。令喫詬尋之亦不得。後令象罔尋之方獲之。故云。象罔到時光燦爛。離婁行處浪滔天。這箇高處一著。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。師曠豈識玄絲。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。師曠字子野(一云。晉平公之樂太師也)善別五音六律。隔山聞蟻鬪。時晉與楚爭霸。師曠唯鼓琴。撥動風絃。知戰楚必無功。雖然如是。雪竇道。他尚未識玄絲在。不聾却是聾底人。這箇高處玄音。直是師曠亦識不得。雪竇道。我亦不作離婁。亦不作師曠。爭如獨坐虛窓下。葉落花開自有時。若到此境界。雖然見似不見。聞似不聞。說似不說。飢即喫飯。困即打眠。任他葉落花開。葉落時是秋。花開時是春。各各自有時節。雪竇與爾一時掃蕩了也。又放一線道云。還會也無。雪竇力盡神疲。只道得箇無孔鐵鎚。這一句急著眼看方見。若擬議又蹉過。師舉拂子云。還見麼。遂敲禪床一下云。還聞麼。下禪床云。還說得麼。垂示云。通身是眼見不到。通身是耳聞不及。通身是口說不著。通身是心鑒不出。通身即且止。忽若無眼作麼生見。無耳作麼生聞。無口作麼生說。無心作麼生鑒。若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。便與古佛同參。參則且止。且道參箇什麼人。

【八九】舉。雲巖問道吾。大悲菩薩。用許多手眼作什麼(當時好與本分草料。爾尋常走上走下作什麼。闍黎問作什麼)。吾云。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(何不用本分草料。一盲引眾盲)巖云。我會也(將錯就錯。賺殺一船人。同坑無異土。未免傷鋒犯手)吾云。汝作麼生會(何勞更問。也要問過。好與一拶)巖云。遍身是手眼(有什麼交涉。鬼窟裏作活計。泥裏洗土塊)吾云。道即太殺道。只道得八成(同坑無異土。奴見婢慇懃。癩兒牽

伴)巖云。師兄作麼生(取人處分爭得。也好與一拶)吾云。通身是手眼(鰕跳不出斗。換却爾眼睛。移却舌頭。還得十成也未。喚爹作爺)。

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。四十年脇不著席。藥山出曹洞一宗。有三人法道盛行。雲巖下洞山。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夾山。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。大悲有許多手眼。諸人還有也無。百丈云。一切語言文字。俱皆宛轉歸于自己。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。一日問他道。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。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。免見後有許多葛藤。道吾慈悲不能如此。却與他說道理。意要教他便會。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。當深夜無燈光時。將手摸枕子。且道眼在什麼處。他便道我會也。吾云汝作麼生會。巖云遍身是手眼。吾云。道即太殺道。只道得八成。巖云。師兄又作麼生。吾云。通身是手眼。且道遍身是底是。通身是底是。雖似爛泥却脫灑。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。遍身底不是。通身底是。只管咬他古人言句。於古人言下死了。殊不知。古人意不在言句上。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。如今下注脚。立格則道。若透得此公案。便作罷參會。以手摸渾身。摸燈籠露柱。盡作通身話會。若恁麼會。壞他古人不少。所以道。他參活句不參死句。須是絕情塵意想。淨裸裸赤灑灑地。方可見得大悲話。不見曹山問僧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。僧云。如驢覷井。山云。道即殺道只道得八成。僧云。和尚又作麼生。山云。如井覷驢。便同此意也。爾若去語上見。總出道吾雲巖圈縶不得。雪竇作家。更不向句下死。直向頭上行。頌云。

遍身是(四肢八節。未是衲僧極則處)　通身是(頂門上有半邊。猶在窠窟裏。瞎)　拈來猶較十萬里(放過則不可。何止十萬里)
展翅鵬騰六合雲(些子境界。將謂奇特。點)
搏風鼓蕩四溟水(些子塵埃。將謂天下人不奈爾何。過)
是何埃壒兮忽生(重為禪人下注脚。斬拈却著那裏)　那箇毫釐兮未止(別別。吹散了也。截)
君不見(又恁麼去)　網珠垂範影重重(大小大雪竇作這箇去就。可惜許。依舊打葛藤)
棒頭手眼從何起(咄。賊過後張弓。放爾不得。盡大地人無出氣處。放得又須喫棒。又打咄云。且道山僧底是雪竇底是)
咄(三喝四喝後作麼生)　壒(於蓋切。塵也通作堨)

遍身是通身是。若道背手摸枕子底便是。以手摸身底便是。若作恁麼見解。盡向鬼窟裏作活計。畢竟遍身通身都不是。若要以情識去見他大悲話。直是猶較十萬里。雪竇弄得一句活道。拈來猶較十萬里。後句頌雲巖道吾奇特處云。展翅鵬騰六合雲。搏風鼓蕩四溟

水。大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。其水開三千里。遂取龍吞之。雪竇道。爾若大鵬能搏風鼓浪。也太殺雄壯。若以大悲千手眼觀之。只是些子塵埃忽生相似。又似一毫釐風吹未止相似。雪竇道。爾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。於是大悲話上。直是未在。所以道。是何埃壒兮忽生。那箇毫釐兮未止。雪竇自謂作家。一時拂迹了也。爭奈後面依舊漏逗說箇諭子。依前只在圈繢裏。君不見。網珠垂範影重重。雪竇引帝網明珠。以用垂範。手眼且道落在什麼處。華嚴宗中。立四法界。一理法界。明一味平等故。二事法界。明全理成事故。三理事無礙法界。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。四事事無礙法界。明一事遍入一切事。一切事遍攝一切事。同時交參無礙故。所以道。一塵纔舉大地全收。一一塵含無邊法界。一塵既爾諸塵亦然。網珠者。乃天帝釋善法堂前。以摩尼珠為網。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。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。交映重重。主伴無盡。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。昔賢首國師。立為鏡燈諭。圓列十鏡。中設一燈。若看東鏡。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。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。所以世尊初成正覺。不離菩提道場。而遍昇忉利諸天。乃至於一切處。七處九會。說華嚴經。雪竇以帝網珠。垂示事事無礙法界。然六相義甚明白。即總即別。即同即異。即成即壞。舉一相則六相俱該。但為眾生日用而不知。雪竇拈帝網明珠。垂範況此大悲話。直是如此。爾若善能向此珠網中。明得拄杖子。神通妙用。出入無礙。方可見得手眼。所以雪竇云。棒頭手眼從何起。教爾棒頭取證喝下承當。只如德山入門便棒。且道手眼在什麼處。臨濟入門便喝。且道手眼在什麼處。且道雪竇末後。為什麼更著箇咄字參。

垂示云。聲前一句千聖不傳。面前一絲長時無間。淨裸裸赤灑灑。頭鬖鬆耳卓朔。且道作麼生。試舉看。

【九〇】舉。僧問智門。如何是般若體(通身無影象。坐斷天下人舌頭。用體作什麼)門云。蚌含明月(光吞萬象。即且止。棒頭正眼事如何。曲不藏直。雪上加霜又一重)僧云。如何是般若用(倒退三千里。要用作什麼)門云。兔子懷胎(嶮。苦瓠連根苦。甜瓜徹帶甜。向光影中作活計。不出智門窠窟。若有箇出來。且道是般若體是般若用。且要土上加泥)。

智門道。蚌含明月兔子。懷胎。都用中秋意。雖然如此。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。他是雲門會下尊宿。一句語須具三句。所謂函蓋乾坤句。截斷眾流句。隨波逐浪句。亦不消安排。自然恰好。便去嶮處。答這僧話。略露些子鋒鋩。不妨奇特。雖然恁麼。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。只與爾指些路頭教人見。這僧問。如何是般若體。智門云。蚌含明月。漢江出蚌。蚌中有明珠。到中秋月出。蚌於水面浮。開口含月光。感而產珠。合浦珠是也。若中秋有月則珠多。無月則珠少。如何是般若用。門云。兔子懷胎。此意亦無異。兔屬

陰。中秋月生。開口吞其光。便乃懷胎。口中產兒。亦是有月則多。無月則少。他古人答處。無許多事。他只借其意。而答般若光也。雖然恁麼。他意不在言句上。自是後人。去言句上作活計。不見盤山道。心月孤圓光吞萬象。光非照境境亦非存。光境俱亡復是何物。如今人但瞠眼喚作光。只去情上生解。空裏釘橛。古人道。汝等諸人。六根門頭晝夜放大光明。照破山河大地。不只止眼根放光。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。到這裏直須打疊六根下無一星事。淨裸裸赤灑灑地。方見此話落處。雪竇正恁麼頌出。

一片虛凝絕謂情(擬心即差動念即隔。佛眼也覷不見)　人天從此見空生(須菩提好與三十棒。用這老漢作什麼。設使須菩提也倒退三千里)
蚌含玄兔深深意(也須是當人始得。有什麼意。何須更用深深意)
曾與禪家作戰爭(干戈已息天下太平。還會麼。打云。闍黎喫得多少)

一片虛凝絕謂情。雪竇一句便頌得好。自然見得古人意。六根湛然。是箇什麼。只這一片虛明凝寂。不消去天上討。也不必向別人求。自然常光現前。是處壁立千仞。謂情即是絕言謂情塵也。法眼圓成實性頌云。理極忘情謂。如何得諭齊。到頭霜夜月。任運落前溪。果熟兼猿重。山遙似路迷。舉頭殘照在。元是住居西。所以道。心是根法是塵。兩種猶如鏡上痕。塵垢盡時光始現。心法雙忘性即真。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住。一道神光萬境閑。莫把是非來辨我。浮生穿鑿不相關。只此頌亦見一片虛凝絕謂情也。人天從此見空生。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。諸天雨花讚歎。尊者云。空中雨花讚歎。復是何人。天云。我是梵天。尊者云。汝云何讚歎。天云。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。尊者云。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。汝云何讚歎。天云。尊者無說。我乃無聞。無說無聞是真般若。又復動地雨花。看他須菩提善說般若。且不說體用。若於此見得。便可見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。古人意雖不在言句上。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旨。惹得雪竇道蚌含玄兔深深意。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。天下禪和子。鬧浩浩地商量。未嘗有一人夢見在。若要與智門雪竇同參。也須是自著眼始得。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(終)

垂示云。超情離見。去縛解粘。提起向上宗乘。扶竪正法眼藏。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。直到恁麼田地。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底麼。試舉看。

【九一】舉。鹽官一日喚侍者。與我將犀牛扇子來(打葛藤不少。何似這箇好箇消息)侍者云。扇子破也(可惜許。好箇消息。道什麼)官云。扇子既破。還我犀牛兒來(漏逗不少。幽州猶自可。最苦是新羅。和尚用犀牛兒作什麼)侍者無對(果然是箇無孔鐵鎚。可惜許)投子云。不辭將出。恐頭角不全(似則似。爭奈兩頭三面。也是說道理)雪竇拈云。我要不全底頭角(堪作何用。將錯就錯)石霜云。若還和尚即無也(道什麼。撞着鼻孔)雪竇拈云。犀牛兒猶在(嶮。洎乎錯認。收頭去)資福畫一圓相。於中書一牛字(草藁不勞拈出。弄影漢)雪竇拈云。適來為什麼不將出(金鍮不辨。也是草裏漢)保福云。和尚年尊。別請人好(僻地裏罵官人。辭辛道苦作什麼)雪竇拈云。可惜勞而無功(兼身在內。也好與三十棒。灼然)。

鹽官一日喚侍者。與我將犀牛扇子來。此事雖不在言句上。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略。又須得如此藉言而顯。於臘月三十日著得力。作得主。萬境摐然。覩之不動。可謂無功之功。無力之力。鹽官廼齊安禪師。古時以犀牛角為扇。時鹽官豈不知犀牛扇子破。故問侍者。侍者云。扇子破也。看他古人。十二時中常在裏許撞著磕著。鹽官云。扇子既破。還我犀牛兒來。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麼。也只要驗人知得落處也無。投子云。不辭將出。恐頭角不全。雪竇云。我要不全底頭角。亦向句下便投機。石霜云。若還和尚即無也。雪竇云。犀牛兒猶在。資福畫一圓相。於中書一牛字。為他承嗣仰山。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事。雪竇云。適來為什麼不將出。又穿他鼻孔了也。保福云。和尚年尊。別請人好。此語道得穩當。前三則語却易見。此一句語有遠意。雪竇亦打。破了也。山僧舊日在慶藏主處理會。道。和尚年尊老耄。得頭忘尾。適來索扇子。如今索犀牛兒。難為執侍。故云。別請人好。雪竇云。可惜勞而無功。此皆是下語格式。古人見徹此事。各各雖不同。道得出來。百發百中。須有出身之路。句句不失血脈。如今人問著。只管作道理計較。所以十二時中。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。求箇證悟處。看他雪竇頌一串云。摐(七恭切撞也)。

犀牛扇子用多時(遇夏則涼遇冬則暖。人人具足。為甚不知。阿誰不曾用)問著元來總不知(知則知。會則不會。莫瞞人好。也怪別人不得)　無限清風與頭角(在什麼處。不向自己上會。向什麼處會。天上天下。頭角重生。是什麼。無風起浪)

盡同雲雨去難追(蒼天蒼天。也是失錢遭罪)。

雪竇復云。若要清風再復。頭角重生(人人有箇犀牛扇子。十二時中全得他力。因什麼問着總不知。還道得麼)請禪客各下一轉語(鹽官猶在。三轉了也)問云。扇子既破。還我犀牛兒來(也有一箇半箇。咄。也好推倒禪床)時有僧出云。大眾參堂去(賊過後張弓。被奪却槍。前不搆村。後不迭店)雪竇喝云。拋鉤釣鯤鯨。釣得箇蝦蟆。便下座(招得他恁麼地。賊過後張弓。佛果自徵此語云。又直問爾諸人。這僧道。大眾參堂去。是會不會。若是不會。爭解恁麼道。若道會時。雪竇又道。拋鉤釣鯤鯨。只釣得箇蝦蟆。便下座。且道。譭訛在什麼處。試請參詳看)。

犀牛扇子用多時。問著元來總不知。人人有箇犀牛扇子。十二時中。全得他力。為什麼問著總不知去著。侍者投子。乃至保福。亦總不知。且道雪竇還知麼。不見無著訪文殊。喫茶次。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。南方還有這箇麼。著云。無殊云。尋常用什麼喫茶。著無語。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。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。亦見犀牛頭角崢嶸。四箇老漢恁麼道。如朝雲暮雨一去難追。雪竇復云。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。請禪客各下一轉語。問云。扇子既破。還我犀牛兒來。時有一禪客出云。大眾參堂去。這僧奪得主家權柄。道得也殺道。只道得八成。若要十成。便與掀倒禪床。爾且道。這僧會犀牛兒不會。若不會却解恁麼道。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。為什麼道。拋鉤釣鯤鯨。只釣得箇蝦蟆。且道畢竟作麼生。諸人無事。試拈掇看。

垂示云。動絃別曲。千載難逢。見兔放鷹。一時取俊。總一切語言為一句。攝大千沙界為一塵。同死同生。七穿八穴。還有證據者麼。試舉看。

【九二】舉。世尊一日陞座(賓主俱失。不是一回漏逗)文殊白槌云。諦觀法王法。法王法如是(一子親得)世尊便下座(愁人莫向愁人說。說向愁人愁殺人。打鼓弄琵琶。相逢兩會家)。

世尊未拈花已前。早有這箇消息。始從鹿野苑。終至拔提河。幾曾用著金剛王寶劍。當時眾中。若有衲僧氣息底漢。綽得去。免得他末後拈花。一場狼藉。世尊良 久間。被文殊一拶。便下座。那時也有這箇消息。釋迦掩室。淨名杜口。皆似此這箇。則已說了也。如肅宗問忠國師。造無縫塔話。又如外道問佛。不問有言。不問無言之語。看他向上人行履。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。有者道。意在默然處。有者道。在良 久處。有言明無言底事。無言明有言底事。永嘉道。默時說說時默。總恁麼會。三生六十劫。也未夢見在。爾若便直下承當得去。更不見有凡有聖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。日日與三世諸佛。把手共行。後面看雪竇自然見得頌出。

列聖叢中作者知(莫謗釋迦老子好。還他臨濟德山。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)
法王法令不如斯(隨他走底。如麻似粟。三頭兩面。灼然能有幾人到這裏)
會中若有仙陀客(就中難得伶俐人。文殊不是作家。闍黎定不是)　何必文殊下一槌(更下一槌。又何妨。第二第三槌總不要。當機一句作麼生道。嶮)。

列聖叢中作者知。靈山八萬大眾。皆是列聖。文殊普賢。乃至彌勒。主伴同會。須是巧中之巧。奇中之奇。方知他落處。雪竇意謂。列聖叢中。無一箇人知有。若有箇作家者。方知不恁麼。何故文殊白槌云。諦觀法王法。法王法如是。雪竇道。法王法令不如斯。何故如此。當時會中。若有箇漢。頂門具眼。肘後有符。向世尊未陞座已前。覷得破。更何必文殊白槌。涅槃經云。仙陀婆一名四實。一者鹽。二者水。三者器。四者馬。有一智臣。善會四義。王若欲灑洗。要仙陀婆。臣即奉水。食索奉鹽。食訖奉器飲漿。欲出奉馬。隨意應用無差。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。只如僧問香嚴。如何是王索仙陀婆。嚴云。過這邊來。僧過嚴云。鈍置殺人。又問趙州。如何是王索仙陀婆。州下禪床。曲躬叉手。當時若有箇仙陀婆。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去。猶較些子。世尊更陞座。便下去。已是不著便了也。那堪文殊更白槌。不妨鈍置他世尊一上提唱。且作麼生是鈍置處。

【九三】舉。僧問大光。長慶道。因齋慶讚。意旨如何(重光這漆桶。不妨疑着。不問不知)大光作舞(莫賺殺人。依舊從前恁麼來)僧禮拜(又恁麼去也。是則是恐錯會)光云。見箇什麼。便禮拜(也好一拶。須辨過始得)僧作舞(依樣畫猫兒。果然錯會。弄光影漢)光云。這野狐精(此恩難報。三十二祖只傳這箇)。

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只傳這箇些子。諸人還知落處麼。若知免得此過。若不知。依舊只是野狐精。有者道。是裂轉他鼻孔來瞞人。若真箇恁麼。成何道理。大光善能為人。他句中有出身之路。大凡宗師。須與人抽釘拔楔。去粘解縛。方謂之善知識。大光作舞。這僧禮拜。末後僧却作舞。大光云。這野狐精。不是轉這僧。畢竟不知的當。爾只管作舞。遞相恁麼。到幾時得休歇去。大光道野狐精。此語截斷金牛。不妨奇特。所以道。他參活句。不參死句。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。所以頌出。且道這野狐精。與藏頭白海頭黑。是同是別。這漆桶。又道。好師僧。且道。是同是別。還知麼觸處逢渠。雪竇頌云。

前箭猶輕後箭深(百發百中。向什麼處迴避)　誰云黃葉是黃金(且作止啼。瞞得小兒。也無用處)
曹溪波浪如相似(弄泥團漢有什麼限。依樣畫猫兒。放行一路)
無限平人被陸沈(遇着活底人。帶累天下衲僧。摸索不着。帶累闍黎。出頭不得)

前箭猶輕後箭深。大光作舞。是前箭。復云。這野狐精。是後箭。此是從上來爪牙。誰云黃葉是黃金。仰山示眾云。汝等諸人。各自回光返照。莫記吾言。汝等無始劫來。背明投暗。妄想根深卒難頓拔。所以假設方便。奪汝麁識。如將黃葉止小兒啼。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。古人權設方便為人。及其啼止。黃葉非金。世尊說一代時教。也只是止啼之說。這野狐精。只要換他業識。於中也有權實。也有照用。方見有衲僧巴鼻。若會得如虎插翼。曹溪波浪如相似。儻忽四方八面學者。只管大家如此作舞。一向恁麼。無限平人被陸沈。有什麼救處。
垂示云。聲前一句。千聖不傳。面前一絲。長時無間。淨裸裸赤灑灑。露地白牛。眼卓朔耳卓朔。金毛獅子。則且置。且道。作麼生是露地白牛。
【九四】舉。楞嚴經云。吾不見時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(好箇消息。用見作什麼。釋迦老子漏逗不少)若見不見。自然非彼不見之相(咄。有甚閑工夫。不可教山僧作兩頭三面去也)若不見吾不見之地(向什麼處去也。釘鐵橛相似。咄)自然非物(按牛頭喫草。更說什麼口頭聲色)云何非汝(說爾說我總沒交涉。打云。還見釋迦老子麼。爭奈古人不肯承當。打云。脚跟下自家看取。還會麼)。
楞嚴經云。吾不見時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。若見不見。自然非彼不見之相。若不見吾不見之地。自然非物。云何非汝。雪竇到此。引經文不盡。全引則可見。經云。若見是物。則汝亦可見吾之見。若同見者。名為見吾。吾不見時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。若見不見。自然非彼不見之相。若不見吾不見之地。自然非物。云何非汝。辭多不錄。阿難意道。世界燈籠露柱。皆可有名。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元明。喚作什麼物。教我見佛意。世尊云。我見香臺。阿難云。我亦見香臺。即是佛見。世尊云。我見香臺則可知。我若不見香臺時。爾作麼生見。阿難云。我不見香臺時。即是見佛。佛云。我云不見。自是我知。汝云不見。自是汝知。他人不見處。爾如何得知。古人云。到這裏。只可自知。與人說不得。只如世尊道。吾不見時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。若見不見。自然非彼不見之相。若不見吾不見之地。自然非物。云何非汝。若道認見為有物。未能拂迹。吾不見時。如羚羊掛角。聲響蹤跡。氣息都絕。爾向什麼處摸索。

經意初縱破。後奪破。雪竇出教眼頌。亦不頌物。亦不頌見與不見。直只頌見佛也。

全象全牛瞥不殊(半邊瞎漢。半開半合。扶籬摸壁作什麼。一刀兩段)　從來作者共名模(西天四七唐土二三。天下老和尚。如麻似粟。猶自少在)
如今要見黃頭老(咄。這老胡。瞎漢。在爾脚跟下)
剎剎塵塵在半途(脚跟下蹉過了也。更教山僧說什麼。驢年還曾夢見麼)

全象全牛瞥不殊。眾盲摸象。各說異端。出涅槃經。僧問仰山。和尚見人問禪問道。便作一圓相。於中書牛字。意在於何。仰山云。這箇也是閑事。忽若會得。不從外來。忽若不會。決定不識。我且問爾。諸方老宿。於爾身上。指出那箇是爾佛性。為復語底是。默底是。莫是不語不默底是。為復總是。為復總不是。爾若認語底是。如盲人摸著象尾。若認默底是。如盲人摸著象耳。若認不語不默底是。如盲人摸著象鼻。若道物物都是。如盲人摸著象四足。若道總不是。拋本象落在空見。如是眾盲所見。只於象上名邈差別。爾要好。切莫摸象。莫道見覺是。亦莫道不是。祖師云。菩提本無樹。明鏡亦無臺。本來無一物。爭得染塵埃。又云。道本無形相。智慧即是道。作此見解者。是名真般若。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。如佛見性亦然。全牛者出莊子。庖丁解牛。未嘗見其全牛。順理而解。游刃自在。更不須下手。纔舉目時。頭角蹄肉。一時自解了。如是十九年。其刀利如新發於硎。謂之全牛。雖然如此奇特。雪竇道。縱使得如此。全象全牛與眼中瞥更不殊。從來作者共名摸。直是作家。也去裏頭摸索不著。自從迦葉。乃至西天此土祖師。天下老和尚。皆只是名摸。雪竇直截道。如今要見黃頭老。所以道。要見即便見。更要尋覓方見。則千里萬里也。黃頭老。乃黃面老子也。爾如今要見。剎剎塵塵在半途。尋常道。一塵一塵剎。一葉一釋迦。盡三千大千世界。所有微塵。只向一塵中見。當恁麼時。猶在半途。那邊更有半途在。且道在什麼處。釋迦老子。尚自不知。教山僧作麼生說得　瞥(壹計切目疾)。
垂示云。有佛處不得住。住著頭角生。無佛處急走過。不走過。草深一丈。直饒淨裸裸赤灑灑。事外無機機外無事。未免守株待兔。且道總不恁麼。作麼生行履。試舉看。

【九五】舉。長慶有時云。寧說阿羅漢有三毒(焦穀不生芽)不說如來有二種語(已是謗釋迦老子了)不道如來無語(猶自顢頇。早是七穿八穴)只是無二種語(周由者也。說什麼第三第四種)保福云。作麼生是如來語(好一拶。道什麼)慶云。聾人爭得聞(望空啟告。七花八裂)保福云。情知爾向第二頭道(爭瞞得明眼人。裂轉鼻孔。何止第二頭)慶云。作麼生

是如來語(錯。却較些子)保福云。喫茶去(領。復云。還會麼。蹉過了也)。

長慶保福在雪峯會下。常互相舉覺商量。一日平常如此說話云。寧說阿羅漢有三毒。不說如來有二種語。梵語阿羅漢。此云殺賊。以功能彰名。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。諸漏已盡。梵行已立。此是無學阿羅漢位。三毒即是貪嗔癡。根本煩惱。八十一品。尚自斷盡。何況三毒。長慶道。寧說阿羅漢有三毒。不說如來有二種語。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。法華經云。唯此一事實。餘二則非真。又云。唯有一乘法。無二亦無三。世尊三百餘會。觀機逗教。應病與藥。萬種千般說法。畢竟無二種語。他意到這裏。諸人作麼生見得。佛以一音演說法。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。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。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。作麼生是如來語。慶云。聾人爭得聞。這漢知他幾時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。保福云。情知爾向第二頭道。果中其言。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語。福云。喫茶去。鎗頭倒被別人奪却了也。大小長慶。失錢遭罪。且問諸人。如來語還有幾箇。須知恁麼見得。方見這兩箇漢敗缺。子細檢點將來。盡合喫棒。放一線道與他理會。有底云。保福道得是。長慶道得不是。只管隨語生解。便道有得有失。殊不知。古人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。只管去句下走。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。所以落第二頭。保福云。喫茶去。便是第一頭。若只恁麼看。到彌勒下生。也不見古人意。若是作家。終不作這般見解。跳出這窠窟。向上自有一條路。爾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。保福云喫茶去。有什麼是處。轉沒交涉。是故道。他參活句。不參死句。這因緣與遍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。無爾計較是非處。須是爾脚跟下。淨裸裸地。方見古人相見處。五祖老師云。如馬前相撲相似。須是眼辨手親。這箇公案。若以正眼觀之。俱無得失處。辨箇得失。無親疎處。分箇親疎。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。何故這箇些子。巧處用得好。如電轉星飛相似。保福不妨牙上生牙。爪上生爪。頌云。

頭兮第一第二(我王庫中無如是事。古今榜樣。隨邪逐惡作什麼)　臥龍不鑒止水(同道方知)

無處有月波澄(四海孤舟獨自行。徒勞卜度討什麼椀)

有處無風浪起(嚇殺人。還覺寒毛卓竪麼。打云來也)　稜禪客稜禪客(勾賊破家。鬧市裏莫出頭。失錢遭罪)

三月禹門遭點額(退己讓人。萬中無一。只得飲氣吞聲)

頭兮第一第二。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。正是死水裏作活計。這箇機巧。爾只作第一第二會。且摸索不著在。雪竇云。臥龍不鑒止水。死水裏豈有龍藏。若是第一第二。正是止水裏作活計。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。方有龍藏。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。不見道。死水不藏龍。又道。臥龍長怖碧潭清。所以道。無龍處有月波澄。風恬浪靜。有龍處無風起浪。大似保福道喫茶去。正是無風起浪。雪竇到這裏。一時與爾打疊情解頌了也。他有餘韻。教成文理。依前就裏頭。著一隻眼。也不妨奇特。却道稜禪客稜禪客。三月禹門遭點額。長慶雖是透龍門底龍。却被保福驀頭一點。

【九六】舉。趙州示眾三轉語(道什麼。三段不同)。

趙州示此三轉語了。末後却云。真佛屋裏坐。這一句忒殺郎當。他古人出一隻眼。垂手接人。略借此語。通箇消息。要為人。爾若一向正令全提。法堂前草深一丈。雪竇嫌他末後一句漏逗。所以削去。只頌三句。泥佛若渡水。則爛却了也。金佛若渡鑪中。則鎔却了也。木佛若渡火。便燒却了也。有什麼難會。雪竇一百則頌古。計較葛藤。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息。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。爾若透得此三頌。便許爾罷參。

泥佛不渡水(浸爛鼻孔。無風起浪)　神光照天地(干他什麼事。見兔放鷹)
立雪如未休(一人傳虛萬人傳實。將錯就錯。阿誰曾見爾來)　何人不雕偽
(入寺看額。二六時中走上走下是什麼。闍黎便是)

泥佛不渡水。神光照天地。這一句頌分明了。且道為什麼却引神光。二祖初生時。神光燭室亘於霄漢。又一夕神人現。謂二祖曰。何久于此。汝當得道時至。宜即南之。二祖以神遇遂名神光。久居伊洛。博極群書。每嘆曰。孔老之教祖述風規。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。乃往彼晨夕參扣。達磨端坐面壁。莫聞誨勵。光自忖曰。昔人求道。敲骨出髓。刺血濟飢。布髮掩泥。投崖飼虎。古尚若此。我又何如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。二祖立於砌下。遲明積雪過膝。達磨憫之曰。汝立雪於此。當求何事。二祖悲淚曰。惟願慈悲開甘露門。廣度群品。達磨曰。諸佛妙道曠劫精勤。難行能行。非忍而忍。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。欲冀真乘。無有是處。二祖聞誨勵。向道益切。潛取利刀。自斷左臂。致于達磨前。磨知是法器。遂問曰。汝立雪斷臂。當為何事。二祖曰。某甲心未安。乞師安心。磨曰。將心來。與汝安。祖曰。覓心了不可得。達磨云。與汝安心竟。後達磨為易其名曰慧可。後接得三祖燦大師。既傳法隱於舒州皖公山。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。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。居無常處。積十餘載無人知者。宣律師高僧傳。載二祖事不詳。三祖傳

云。二祖妙法不傳於世。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。所以雪竇道。立雪如未休。何人不雕偽。立雪若未休。足恭諂詐之人皆效之。一時只成雕偽。則是諂詐之徒也。雪竇頌泥佛不渡水。為什麼。却引這因緣來用。他參得意根下無一星事。淨裸裸地方頌得如此。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。豈不見洞山初和尚有頌示眾云。五臺山上雲蒸飯。古佛堂前狗尿天。剎竿頭上煎餶飿子。三箇胡孫夜簸錢。又杜順和尚道。懷州牛喫禾。益州馬腹脹。天下覓醫人。灸猪左膊上。又傅大士頌云。空手把鋤頭。步行騎水牛。人從橋上過。橋流水不流。又云。石人機似汝。也解唱巴歌。汝若似石人。雪曲應須和。若會得此語。便會他雪竇頌　足(將樹反過也)。

金佛不渡鑪(燎却眉毛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)　人來訪紫胡(又恁麼去也。只恐喪身失命)
牌中數箇字(不識字底猫兒也無話會處。天下衲僧插嘴不得。只恐喪身失命)
清風何處無(又恁麼去也。頭上漫漫脚下漫漫。又云來也)　皖(戶版切明貌)

金佛不渡鑪。人來訪紫胡。此一句亦頌了也。為什麼却引人來訪紫胡。須是作家鑪鞴始得。紫胡和向。山門立一牌。牌中有字云。紫胡有一狗。上取人頭。中取人腰。下取人脚。擬議則喪身失命。凡見新到便喝云。看狗。僧纔回首。紫胡便歸方丈。且道為什麼却咬趙州不得。紫胡又一夕夜深於後架叫云。捉賊捉賊。黑地逢著一僧。攔胸捉住云。捉得也捉得也。僧云。和尚不是某甲。胡云。是則是。只是不肯承當。爾若會得這話。便許爾。咬殺一切人。處處清風凜凜。若也未然。牌中數箇字。決定不奈何。若要見他。但透得盡方見。頌云。

木佛不渡火(燒却了也。唯我能知)　常思破竈墮(東行西行有何不可。癩兒牽伴)
杖子忽擊著(在山僧手裏。山僧不用人。阿誰手裏無)　方知辜負我(似爾相似。摸索不著。有什麼用處。蒼天蒼天。三十年後始得。寧可永劫沈淪。不求諸聖解脫。若向箇裏薦得。未免辜負。作麼生得不辜負去。拄杖子未免在別人手裏)

木佛不渡火。常思破竈墮。此一句亦頌了。雪竇因此木佛不渡火。常思破竈墮。嵩山破竈墮和尚不稱姓字。言行叵測隱居嵩山。一日領徒。入山塢間有廟甚靈。殿中唯安一竈。遠近祭祀不輟。烹殺物命甚多。師入廟中。以拄杖敲竈三下云。咄汝本塼土合成。靈從何來。聖從何起。恁麼烹殺物命。又乃擊三下。竈乃自傾破墮落。須

臾有一人。青衣峨冠。忽然立師前設拜曰。我乃竈神。久受業報。今日蒙師說無生法。已脫此處。生在天中。特來致謝。師曰。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。神再拜而沒。侍者曰。某甲等久參侍和尚。未蒙指示。竈神得何徑旨。便乃生天。師曰。我只向伊道。汝本塼土合成。靈從何來。聖從何起。侍僧俱無對。師云。會麼。僧云。不會。師云。禮拜著。僧禮拜。師云。破也破也墮也墮也。侍者忽然大悟。後有僧舉似安國師。師歎云。此子會盡物我一如。竈神悟此則故是。其僧乃五蘊成身。亦云破也墮也。二俱開悟。且四大五蘊。與塼瓦泥土。是同是別。既是如此。雪竇為什麼道。杖子忽擊著。方知辜負我。因甚却成箇辜負去。只是未得拄杖子在。且道雪竇頌木佛不渡火。為什麼却引破竈墮公案。老僧直截與爾說。他意只是絕得失情塵意想。淨裸裸地。自然見他親切處也。

垂示云。拈一放一。未是作家。舉一明三。猶乖宗旨。直得天地陡變四方絕唱。雷奔電馳雲行雨驟。傾湫倒嶽甕瀉盆傾。也未提得一半在。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麼。試舉看。

【九七】舉。金剛經云。若為人輕賤(放一線道。又且何妨)是人先世罪業(驢駝馬載)應墮惡道(陷墮了也)以今世人輕賤故(酬本及末。只得忍受)先世罪業(向什麼處摸索。種穀不生豆苗)則為消滅(雪上加霜又一重。如湯消氷)。

金剛經云。若為人輕賤。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。先世罪業則為消滅。只據平常講究。乃經中常論。雪竇拈來頌這意。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。昭明太子科此一分。為能淨業障。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。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。為善力強未受。以今世人輕賤故。先世罪業則為消滅。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。轉重成輕轉輕不受。復得佛果菩提。據教家。轉此二十餘張經。便喚作持經。有什麼交涉。有底道。經自有靈驗。若恁麼。爾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。他有感應也無。法眼云。證佛地者。名持此經。經中云。一切諸佛。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皆從此經出。且道喚什麼作此經。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。且莫錯認定盤星。金剛諭於法體堅固。故物不能壞。利用故。能摧一切物。擬山則山摧。擬海則海竭。就諭彰名。其法亦然。此般若有三種。一實相般若。二觀照般若。三文字般若。實相般若者即是真智。乃諸人脚跟下。一段大事。輝騰今古。迥絕知見。淨裸裸赤灑灑者是。觀照般若者即是真境。二六時中。放光動地。聞聲見色者是。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字。即如今說者聽者。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。古人道。人人有一卷經。又道。手不執經卷。常轉如是經。若據此經靈驗。何止轉重令輕轉輕不受。設使敵聖功能未為奇特。不見龐居士聽講金剛經。問座主曰。俗人敢有小問。不知如何。主云。有疑請問。士云。無我

相無人相。既無我人相。教阿誰講阿誰聽。座主無對。却云。某甲依文解義。不知此意。居士乃有頌云。無我亦無人。作麼有疎親。勸君休歷座。爭似直求真。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。我聞并信受總是假稱名。此頌最好。分明一時說了也。圭峯科四句偈云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。此四句偈義。全同證佛地者名持此經。又道。若以色見我。以音聲求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見如來。此亦是四句偈。但中間取其義全者。僧問晦堂。如何是四句偈。晦堂云。話墮也不知。雪竇於此經上指出。若有人持此經者。即是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。若據祖令當行。本地風光本來面目。亦斬為三段。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。到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。亦不能管得。如今人只管轉經。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。只管道。我一日轉得多少。只認黃卷赤軸巡行數墨。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。這箇唯是轉處些子。大珠和尚云。向空屋裏堆數函經看。他放光麼。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。何故。萬法皆出於自心。一念是靈。既靈即通。既通即變。古人道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。若見得徹去。即是真如。忽未見得。且道作麼生喚作真如。華嚴經云。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。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。爾若識得去。逢境遇緣。為主為宗。若未能明得。且伏聽處分。雪竇出眼頌大概。要明經靈驗也。頌云。

明珠在掌(上通霄漢。下徹黃泉。道什麼。四邊諵訛八面玲瓏)　有功者賞(多少分明。隨他去也。忽若無功時作麼生賞)
胡漢不來(內外絕消息。猶較些子)　全無技倆(展轉沒交涉。向什麼處摸索。打破漆桶來相見)
伎倆既無(休去歇去。阿誰恁麼道)
波旬失途(勘破了也。這外道魔王。尋蹤跡不見)　瞿曇瞿曇(佛眼覷不見。咄)
識我也無(咄。勘破了也)

復云。勘破了也(一棒一條痕。已在言前)。
明珠在掌有功者賞。若有人持得此經。有功驗者。則以珠賞之。他得此珠。自然會用。胡來胡現。漢來漢現。萬象森羅。縱橫顯現。此是有功勳。法眼云。證佛地者。名持此經。此兩句頌公案畢。胡漢不來。全無伎倆。雪竇裂轉鼻孔。也有胡漢來。則教爾現。若忽胡漢俱不來時。又且如何。到這裏。佛眼也覷不見。且道是功勳是罪業。是胡是漢。直似羚羊掛角。莫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。向什麼處摸索。至使諸天捧花無路。魔外潛覷無門。是故洞山和尚。一生住院。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。一日厨前拋撒米麪。洞山起心曰。常

住物色。何得作踐如此。土地神遂得一見便禮拜。雪竇道。伎倆既無。若到此無伎倆處。波旬也教失途。世尊以一切眾生為赤子。若有一人。發心修行。波旬宮殿。為之振裂。他便來惱亂修行者。雪竇道。直饒波旬恁麼來。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近傍處。雪竇更自點胸云。瞿曇瞿曇識我也無。莫道是波旬。任是佛來。還識我也無。釋迦老子尚自不見。諸人向什麼處摸索。復云。勘破了也。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。瞿曇勘破雪竇。具眼者試定當看。

垂示云。一夏嘮嘮打葛藤。幾乎絆倒五湖僧。金剛寶劍當頭截。始覺從來百不能。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寶劍。眨上眉毛。試請露鋒鋩看。

【九八】舉。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。常云。莫道會佛法。覓箇舉話人也無(漏逗不少。這漢是則是。爭奈靈龜曳尾)一日西院遙見召云。從漪(鐃鉤搭索了也)平舉頭(著。兩重公案)西院云。錯(也須是鑪裏煅過始得。劈腹剜心。三要印開朱點窄。未容擬議。主賓分)平行三兩步(已是半前落後。這漢泥裏洗土塊)西院又云。錯(劈腹剜心。人皆喚作兩重公案。殊不知似水入水。如金博金)平近前(依前不知落處。展轉摸索不著)西院云。適來這兩錯。是西院錯。是西院錯。是上座錯(前箭猶輕後箭深)平云。從漪錯(錯認馬鞍橋。喚作爺下頷。以恁麼衲僧。打殺千箇萬箇。有什麼罪)西院云。錯(雪上加霜)平休去(錯認定盤星。果然不知落處。軒知爾鼻孔在別人手裏)西院云。且在這裏過夏。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(西院尋常脊梁硬似鐵。當時何不趕將出去)平當時便行(也似衲僧。似則似。是則未是)後住院謂眾云(貧兒思舊債。也須是點過)我當初行脚時。被業風吹。到思明長老處。連下兩錯。更留我過夏。待共我商量。我不道恁麼時錯。我發足向南方去時。早知道錯了也(爭奈這兩錯何。千錯萬錯。爭奈沒交涉。轉見郎當愁殺人)漪(於宜切水文也)。

思明先參大覺。後承嗣前寶壽。一日問。踏破化城來時如何。壽云。利劍不斬死漢。明云。斬壽便打。思明十回道斬。壽十回打云。這漢著甚死急。將箇死屍。抵他痛棒。遂喝出。其時有一僧。問寶壽云。適來問話底僧。甚有道理。和尚方便接他。寶壽亦打趕出這僧。且道寶壽亦趕這僧。唯當道他說是說非。且別有道理。意作麼生。後來俱承嗣寶壽。思明一日出見南院。院問云。甚處來。明云。許州來。院云。將得什麼來。明云。將得箇江西剃刀。獻與和尚。院云。既從許州來。因甚却有江西剃刀(明把院手掐一掐。院云。侍者收取。思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。院云。阿剌剌)阿剌剌。天平曾參進山主來。為他到諸方。參得些蘿蔔頭禪。在肚皮裏。到處便輕開大口道。我會禪會道。常云。莫道會佛法。覓箇舉話人也無。屎臭氣薰人。只管放輕薄。且如諸佛未出世。祖師未西來。未有問答。未有公案已前。還有禪道麼。古人事不獲已。對機垂示。後人喚作公

案。因世尊拈花。迦葉微笑。後來阿難問迦葉。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。迦葉云。阿難。阿難應諾。迦葉云。倒却門前剎竿著。只如未拈花阿難未問已前。甚處得公案來。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印定了便道。我會佛法奇特。莫教人知。天平正如此。被西院叫來連下兩錯。直得周惶怖分疎不下。前不搆村後不迭店。有者道。說箇西來意。早錯了也。殊不知西院這兩錯落處。諸人且道。落在什麼處。所以道。他參活句不參死句。天平舉頭。已是落二落三了也。西院云。錯。他却不薦得當陽用處。只道我肚皮裏有禪。莫管他。又行三兩步。西院又云。錯。却依舊黑漫漫地。天平近前。西院云。適來兩錯。是西院錯。是上座錯。天平云。從漪錯。且喜沒交涉。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。西院云。且在這裏度夏。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。天平當時便行。似則也似。是則未是。也不道他不是。只是趕不上。雖然如是。却有些子衲僧氣息。天平後住院謂眾云。我當初行脚時。被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。連下兩錯。更留我度夏。待共我商量。我不道恁麼時錯。我發足向南方去時。早知道錯了也。這漢也殺道。只是落第七第八頭。料掉沒交涉。如今人聞他道。發足向南方去時。早知道錯了也。便去卜度道。未行脚時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。及至行脚。被諸方熱瞞。不可未行脚時。喚地作天。喚山作水。幸無一星事。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。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。有什麼用處。佛法不是這箇道理。若論此事。豈有許多般葛藤。爾若道我會他不會。擔一檐禪。遶天下走。被明眼人勘破。一點也使不著。雪竇正如此頌出。

禪家流(漆桶。一狀領過)　愛輕薄(也有些子。呵佛罵祖。如麻似粟)　滿肚參來用不著(只宜有用處。方木不逗圓孔。閻黎與他同參)
堪悲堪笑天平老(天下衲僧跳不出。不怕旁人攢眉。也得人鈍悶)
却謂當初悔行脚(未行脚已前錯了也。踏破草鞋堪作何用。一筆句下)
錯錯(是什麼。雪竇已錯下名言了也)
西院清風頓銷鑠(西院在什麼處。何似生。莫道西院。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。亦須倒退三千始得。於斯會得。許爾天下橫行)

復云。忽有箇衲僧出云錯(一狀領過。猶較些子)雪竇錯。何似天平錯(西院又出世。據欵結案。總沒交涉。且道畢竟如何。打云。錯)。禪家流愛輕薄。滿肚參來用不著。這漢會則會。只是用不得。尋常目視雲霄道。他會得多少禪。及至向烘爐裏纔烹。元來一點使不著。五祖先師道。有一般人參禪。如琉璃瓶裏搗糍糕相似更動轉不得。抖擻不出。觸著便破。若要活潑潑地。但參皮殼漏子禪。直向高山上。撲將下來。亦不破亦不壞。古人道。設使言前薦得。猶是

滯殼迷封。直饒句下精通。未免觸途狂見。堪悲堪笑天平老。却謂當初悔行脚。雪竇道。堪悲他對人說不出。堪笑他會一肚皮禪。更使些子不著。錯錯這兩錯。有者道。天平不會是錯。又有底道。無語底是錯。有什麼交涉。殊不知這兩錯。如擊石火。似閃電光。是他向上人行履處。如仗劍斬人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斷。若向此劍刃上行得。便七縱八橫。若會得兩錯。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鑠。雪竇上堂。舉此話了。意道錯。我且問爾。雪竇這。兩錯。何似天平錯。且參三十年。

垂示云。龍吟霧起虎嘯風生。出世宗猷金玉相振。通方作略箭鋒相拄。遍界不藏遠近齊彰。古今明辨。且道是什麼人境界。試舉看。

【九九】舉。肅宗帝問忠問師。如何是十身調御(作家君王。大唐天子。也合知恁麼。頭上捲輪冠脚下無憂履)國師云。檀越踏毘盧頂上行(須彌那畔把手共行。猶有這箇在)帝云。寡人不會(何不領話。可惜許。好彩不分付帝當時便喝。更用會作什麼)國師云。莫認自己清淨法身(雖然葛藤。却有出身處。醉後郎當愁殺人)。

肅宗皇帝。在東宮時。已參忠國師。後來即位。敬之愈篤。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。一日致箇問端來。問國師云。如何是十身調御。師云。檀越踏毘盧頂上行。國師平生。一條脊梁骨硬如生鐵。及至帝王面前。如爛泥相似。雖然答得廉纖。却有箇好處。他道。爾要會得。檀越須是向毘盧頂[寧*頁]上行始得。他却不薦。更道。寡人不會。國師後面。忒殺郎當落草。更注頭上底一句云。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。所謂人人具足。箇箇圓成。看他一放一收。八面受敵。不見道。善為師者。應機設教。看風使帆。若只僻守一隅。豈能回互。看他黃檗老善能接人。遇著臨濟。三回便痛施六十棒。臨濟當下便會去。及至為裴相國。葛藤忒殺。此豈不是善為人師。忠國師善巧方便。接肅宗帝。蓋為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。十身調御者。即是十種他受用身。法報化三身。即法身也。何故報化非真佛。亦非說法者。據法身。則一片虛凝。靈明寂照。太原孚上座。在揚州光孝寺。講涅槃經。有游方僧。即夾山典座。在寺阻雪。因往聽講。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。廣談法身妙理。典座忽然失笑。孚乃目顧。講罷令請禪者問云。某素智狹劣。依文解義。適來講次。見上人失笑。某必有所短乏處。請上人說。典座云。座主不問。即不敢說。座主既問。則不可不言。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。孚云。如此解說。何處不是。典座云。請座主更說一遍。孚曰。法身之理。猶若太虛。豎窮三際。橫亘十方。彌綸八極。包括二儀。隨緣赴感。靡不周遍。典座曰。不道座主說不是。只識得法身量邊事。實未識法身在。孚曰。既然如是。禪者當為我說。典座曰。若如是。座主暫輟講旬日。於靜室中端然靜慮。收心攝念。善惡諸緣一時放却。

自窮究看。孚一依所言。從初夜至五更。聞鼓角鳴。忽然契悟。便去叩禪者門。典座曰。阿誰。孚曰某甲。典座咄曰。教汝傳持大教。代佛說法。夜半為什麼。醉酒臥街。孚曰。自來講經。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。從今日已後。更不敢如是。看他奇特漢。豈只去認箇昭昭靈靈。落在驢前馬後。須是打破業識。無一絲毫頭可得。猶只得一半在。古人道。不起纖毫修學心。無相光中常自在。但識常寂滅底。莫認聲色。但識靈知。莫認妄想。所以道。假使鐵輪頂上旋。定慧圓明終不失。達磨問二祖。汝立雪斷臂。當為何事。祖曰。某甲心未安。乞師安心。磨云。將心來。與汝安。祖曰。覓心了不可得。磨曰。與汝安心竟。二祖忽然領悟。且道。正當恁麼時。法身在什麼處。長沙云。學道之人不識真。只為從前認識神。無量劫來生死本。癡人喚作本來人。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。便瞠眼努目弄精魂。有什麼交涉。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且如自己法身。爾也未夢見在。更說什麼莫認。教家以清淨法身為極則。為什麼却不教人認。不見道。認著依前還不是咄。好便與棒。會得此意者。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雪竇嫌他老婆心切。爭奈爛泥裏有刺。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。所謂玄路鳥道展手。初機學道。且向此三路行履。僧問師。尋常教學人行鳥道。未審如何是鳥道。洞山云。不逢一人。僧云。如何行。山云。直須足下無私去。僧云。只如行鳥道。莫便是本來面目否。山云。闍黎因什麼顛倒。僧云。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。山云。若不顛倒。為什麼認奴作郎。僧云。如何是本來面目。山云。不行鳥道。須是見倒這般田地。方有少分相應。直下打疊教削迹吞聲。猶是衲僧門下。沙彌童行見解在。更須回首塵勞。繁興大用始得。雪竇頌云。

一國之師亦強名(何必空花水月。風過樹頭搖)　南陽獨許振嘉聲(果然坐斷要津。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)
大唐扶得真天子(可憐生。接得堪作何用。接得瞎衲僧濟什麼事)
曾踏毘盧頂上行(一切人何不恁麼去。直得天上天下。上座作麼生踏)
鐵鎚擊碎黃金骨(暢快平生。已在言前)
天地之間更何物(茫茫四海少知音。全身擔荷撒沙撒土)
三千剎海夜沈沈(高着眼。把定封疆。爾待入鬼窟裏去那)　不知誰入蒼龍窟(三十棒。一棒也少不得。拈了也。還會麼咄。諸人鼻孔被雪竇穿了也。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)

一國之師亦強名。南陽獨許振嘉聲。此頌一似箇真贊相似。不見道。至人無名。喚作國師。亦是強安名了。國師之道。不可比倫。善能恁麼接人。獨許南陽是箇作家。大唐扶得真天子。曾踏毘盧頂

上行。若是具眼衲僧眼腦。須是向毘盧頂上行。方見此十身調御。佛謂之調御。便是十號之一數也。一身化十身。十身化百身。乃至千百億身。大綱只是一身。這一頌却易說。後頌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頌得水灑不著。直是難下口說。鐵鎚擊碎黃金骨。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雪竇忒殺讚歎他。黃金骨一鎚擊碎了也。天地之間更何物。直須淨裸裸赤灑灑。更無一物可得。乃是本地風光。一似三千剎海夜沈沈。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剎。一剎有一海。正當夜靜更深時。天地一時澄澄地。且道是什麼。切忌作閉目合眼會。若恁麼會。正墮在毒海。不知誰入蒼龍窟。展脚縮脚。且道是誰。諸人鼻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也。

垂示云。收因結果。盡始盡終。對面無私。元不曾說。忽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為什麼不曾說。待爾悟來向爾道。且道為復是當面諱却。為復別有長處。試舉看。

【一〇〇】舉。僧問巴陵。如何是吹毛劍(斬嶮)。陵云。珊瑚枝枝撐著月(光吞萬象。四海九州)。

巴陵不動干戈。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。雲門接人正如此。他是雲門的子。亦各具箇作略。是故道。我愛韶陽新定機。一生與人抽釘拔楔。這箇話正恁麼地也。於一句中。自然具三句。函蓋乾坤句。截斷眾流句。隨波逐浪句。答得也不妨奇特。浮山遠錄公云。未透底人參句不如參意。透得底人。參意不如參句。雲門下有三尊宿。答吹毛劍俱云了。唯是巴陵答得過於了字。此乃得句也。且道。了字與珊瑚枝枝撐著月。是同是別。前來道。三句可辨。一鏃遼空。要會這話。須是絕情塵意想。淨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著有。若更作道理。轉見摸索不著。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。厚似鐵圍山上鐵。薄似雙成仙體纈。蜀機鳳雛動蹶蹩。珊瑚枝枝撐著月。王凱家中藏難掘。顏回飢漢愁天雪。古檜筆直雷不折。雪衣石女蟠桃缺。佩入龍宮步遲遲。繡簾銀簟何參差。即不知驪龍失珠。知不知。巴陵於句中。取一句答吹毛劍。則是快。劍刃上吹毛試之。其毛自斷。乃利劍謂之吹毛也。巴陵只就他問處。便答這僧話。頭落也不知。頌云。

要平不平(細若蚍蜉。大丈夫漢須是恁麼)　大巧若拙(不動聲色。藏身露影)
或指或掌(看。果然這箇不是)　倚天照雪(斬。覷着則瞎)　大冶兮磨礱不下(更用煆煉作什麼。干將莫能來)
良工兮拂拭未歇(人莫能行。直饒干將出來也倒退三千)

別別(咄。有什麼別處。讚歎有分)珊瑚枝枝撐著月(三更月落影照寒潭。且道向什麼處去。直得天下太平。醉後郎當愁殺人)

蚍蜉(音毘浮)
要平不平。大巧若拙。古有俠客。路見不平。以強凌弱。即飛劍取強者頭。所以宗師家。眉藏寶劍袖掛金鎚。以斷不平之事。大巧若拙。巴陵答處。要平不平之事。為他語忒殺傷巧。返成拙相似。何故為他不當面揮來。却去僻地裏。一截暗取人頭。而人不覺。或指或掌。倚天照雪。會得則如倚天長劍凜凜神威。古人道。心月孤圓。光吞萬象。光非照境。境亦非存。光境俱忘。復是何物。此寶劍或現在指上。忽現掌中。昔日慶藏主說到這裏。竪手云。還見麼。也不必在手指上也。雪竇借路經過。教爾見古人意。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。所以道。三級浪高魚化龍。癡人猶戽夜塘水。祖庭事苑載孝子傳云。楚王夫人。嘗夏乘涼抱鐵柱感孕。後產一鐵塊。楚王令干將鑄為劍。三年乃成雙劍。一雌一雄。干將密留雄。以雌進於楚王。王祕於匣中。常聞悲鳴。王問群臣。臣曰。劍有雌雄。鳴者憶雄耳。王大怒即收干將殺之。干將知其應。乃以劍藏屋柱中。因囑妻莫耶曰。日出北戶。南山其松。松生於石。劍在其中。妻後生男。名眉間赤。年十五問母曰。父何在。母乃述前事。久思惟剖柱得劍。日夜欲為父報讎。楚王亦募覓其人。宣言。有得眉間赤者厚賞之。眉間赤遂逃。俄有客曰。子得非眉間赤邪。曰然。客曰。吾甑山人也。能為子報父讎。赤曰。父昔無辜。枉被荼毒。君今惠念。何所須邪。客曰。當得子頭并劍。赤乃與劍并頭。客得之進於楚王。王大喜。客曰。願煎油烹之。王遂投於鼎中。客詒於王曰。其首不爛。王方臨視。客於後以劍擬王頭墮鼎中。於是二首相噬。客恐眉間赤不勝。乃自刎以助之。三頭相噬。尋亦俱爛(川本無此楚王一段)雪竇道。此劍能倚天照雪。尋常道。倚天長劍光能照雪。這些子用處直得大冶兮磨礱不下。任是良 工拂拭也未歇。良 工即干將是也。故事自顯。雪竇頌了末後顯出道。別別也不妨奇特。別有好處。與尋常劍不同。且道如何是別處。珊瑚枝枝撐著月。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。更無等匹。畢竟如何諸人頭落也。老僧更有一小偈。

詒(音待欺也)　噬(倪結切噬也)

萬斛盈舟信手拏　却因一粒甕吞蛇
拈提百轉舊公案　撒却時人幾眼沙

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(終)

後序

雪竇頌古百則。叢林學道詮要也。其間取譬經論或儒家文史。以發明此事。非具眼宗匠時為後學擊揚剖析。則無以知之。

圜悟老師。在成都時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。師後住夾山道林。復為學徒扣之。凡三提宗綱。語雖不同。其旨一也。門人掇而錄之。既二十年矣。師未嘗過而問焉。流傳四方。或致踳駁。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。而妄有改作。則此書遂廢矣。學者幸諦其傳焉。

宣和乙巳春暮上休。[刀/牛]人關友無黨記。

重刊圜悟禪師碧巖集疏

雪竇頌古百則圜悟重下注脚。單示叢林。永垂宗旨經也。學人機鋒捷出。大慧密室勘辨。知無實詣。毀梓不傳權也。此書諸佛正眼列祖大機。兩經鉗鎚。一無瑕纇。茲欲與大慧長書並駕。同圜悟心要兼行。揭杲日於迷途。指南鍼於慧海。快然一覩。開彼群愚。相與圓成。不無利益。幸甚。

右伏以。十七歲便悟雲門睦州。可道是口頭三昧。二百年不見碧巖雪竇。忽遭渠手下一交。怎忘得弓冶裘箕。莫斷却兒孫種草。隨人去脚跟後轉。誰下得釣龍鉤。有箇具眼目底來。不看作繫驢橛。此事當如筏喻。他時自會筌忘。家家門戶透長安。前者呼後者應。種種因緣歸大數。昔之廢今之興。莫怪山僧口多。終是老婆心切。不讀東土書。安知西來意。重興一代宗風。雖無南去雁。看取北來魚。便有十分消息。持同文印。讀無盡燈。謹疏。

今月　日疏

圓悟老祖居夾山時。集成此書。欲天下後世知有佛祖玄奧。豈小補哉。老妙喜深患學者不根於道溺于知解。由是毀之。謂其父子之間矛盾。可乎。今嵎中張居士重為板行。果何謂哉。覽者宜自擇焉。

大德壬寅中秋。住天童第七世法孫比丘。淨日拜手謹書。

圜悟禪師。評唱雪竇和尚頌古一百則。剖決玄微。抉剔幽邃。顯列祖之機用。開後學之心源。況妙智虛凝。神機默運。晶旭輝而玄扃洞照。圓蟾升而幽室朗明。豈淺識而能致極哉。後大慧禪師。因學人入室。下語頗異。疑之纔勘而邪鋒自挫。再鞫而納欵。自降曰。我碧巖集中記來。實非有悟。因慮其後不明根本。專尚語言以圖口捷。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。然成此書。火此書。其用心則一。豈有二哉。嵎中張明遠偶獲寫本後冊。又獲雪堂刊本及蜀本。校訂訛舛。刊成此書。流通萬古。使上根大智之士。一覽而頓開本心。直造無疑之地。豈小補云乎哉。延祐丁巳迎佛會日。徑山住持比丘。希陵拜書以為後序。

儒門子貢極有功於東家聖人。藉令良 馬見鞭影而奔。皆如瞠若乎後之顏子。吾聖師遊乎何言之天久矣。靈山會上。四眾海集。世尊拈

花宗旨。諸人罔措。獨迦葉尊者。微為之破顏。與吾教中一唯之外口耳俱喪。同一頓徹懸悟。當時曾參。不直下剖擊忠恕之祕鑰。豈惟門人之惑滋甚。千載之下。何以祛一貫之迷雲乎。異時成都佛果圜悟老禪。笏夾山丈室。拈提雪竇頌古百則。其大弟子杲上座。懼學人泥於言句。辜負從上諸祖。取老和尚舌頭。一截併付烈焰。煙而颺之拉[木*(天/韭)]堆。自以巨壑太虛投置毫滴。如古德德山賣弄油糍婆前。此疏鈔已埃冷而無餘矣。野火燒不盡。春風吹又生。花落碧巖。陽坡如繡。歷過去劫。死灰復然。不知何許。許多葛藤。一一從嵎中張居士手栽無影樹子上。全體敗露。直得般若無說諸天雨花。百七八十年。衲僧驀地。橫穿鼻孔。從前不曾嗅底寶熏。一旦水湧雲蒸。於八萬四千毛孔。悉普悉遍。可謂甚深希有。難值難遇之事。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。或謂。勤寶經杲上座燬板。居士不當拾遺燼。而日月光景之故。受如是報。居士者疑其說。以質於予。予謂。圜悟門人人人而杲上座。碧巖自碧。何得有說杲上座。見月亡指。遂乃追尤古佛。毒燎亘天。倒却剎竿。不放一綫。彼未嘗識月者。誰將乘一指而示之。或者又謂。杲上座火此書。盟之社鬼者深重。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。予謂。當杲上座灼然秉炬時。煉得故紙通紅。何緣密室通風。老勤巴命門舌根。別自有不壞處。一星迸散。明月空山。張居士那裏得這消息來。把天然一段西蜀錦機。依舊織作舊日花樣。意者主林神陰為之地。訶護至今。料亦是此書合出世因緣時節。清涼池上。針芥相逢。則書寫讀誦。為人演說之功。應獲殊勝福德。何況金石刻鏤。展轉流布。居士二子之心疾根本。本不在此。客作漢。妄以情識卜度。居士緣其目前不足計拔之禍福。亦以情識卜度之。是相隨赴火坑也。豈不冤哉。冥驗記。沛國周氏。三子並瘖。一日有客造門曰。君可內省宿愆。忽猛憶兒時見燕窠三子。伺其母出。各以一蒺藜吞之。斯須共斃。母還悲鳴而去。常自悔責。客曰。君既知悔責。罪今免矣。三子即皆能言。然則居士二子之病風喪心。得無亦有可悔恨之事乎。談般若者。若為人輕賤。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。先世罪業即為消滅。居士能於此有省。縱無始劫來所造諸業。當應時消滅。即君二子之心疾。當如周氏三子之應時能言。可以不疑。世尊住世。四十九年。六百函文字。覆藏遍界。若從杲上座之說。萬年一念。更留踪跡作麼。向上禪林無限尊宿有兩句。最端的曰。任爾即心即佛。我但非心非佛。今而後有謗如來正法輪者。君但應之曰。任汝說杲上座底是。我只說勤老師底是。若不如是。即恐燎却面門。四百四病一時發矣。將如居士二子心疾何。不見古人道。養子方知父母恩。居士學佛知恩。臨老懺悔。他日作家爐鞴。跳出丈六金身。不知還見勤老師真箇揚眉竪拂否。若還一句薦得。向道佛

祖有誓。罪不重科。莫殃及他家兒孫好。雖然如是。且得沒交涉。是年延祐丁巳中元日。海粟老人馮子振題。

碧巖集行于世者數版。卷套多多。到上學徒盛笈非便也。故(予)欲成小字縮行省紙冊。有年所矣。安政丁巳秋。篤信檀士戮力捨財。喜資上木。即命剞劂氏。事既竣焉。喜捨刊梓製本賤價。固予初志也。若夫碧巖曲節。先哲序跋善美盡盡。(予)何言乎。簡省刻成。故書詹言於笈端。爾安政六年歲在己未秋七月初吉勅住華園玉桃菴主萬寧玄彙敬識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